武俠世界
$2.00
809

◀編　後　話▶

濟南府總捕頭李元福爲了一個摧花不採花的飛賊束手無策，那飛賊做案手法別創一格，敏捷俐落，不留痕跡！在短短半月間，先後已有十五個閨女慘遭他毒手……﹂花郎﹂是高庸君繼﹂虎魄﹂後之精心作品，也是他最近加盟鼎力助陣本刋內容大革新之代表作。今期刋出萬勿錯過。

＊＊＊　　＊＊＊　　＊＊＊

小鬼子王小克在今期﹂死亡俱樂部﹂故事裏險死還生，幸而他福大命大，吉人天相，終於安然無恙。而且還給他瞎闖亂撞的揭破一宗轟動全球之國際驚人暗殺團巨案。本故事情節緊張，步步驚魂。爲上官庸君最新巨著。

＊＊＊　　＊＊＊　　＊＊＊

﹂龍虎殺手﹂、﹂血鸚鵡﹂、﹂無形劍﹂……等故事今期亦有不可臆測的情節發展，不可錯過。諸葛青雲的﹂天網﹂今期起已連載刋出了，這是一篇充滿愛國思想的故事，描述抗戰英雄事蹟，淋漓盡致，是諸葛君最佳作品。

＊＊＊　　＊＊＊　　＊＊＊

下期﹂巨型﹂大小說是馬雲先生的鐵拐俠盜故事﹂蛇蝎春心﹂。﹂神眼遊龍﹂故事下期恢復刋出，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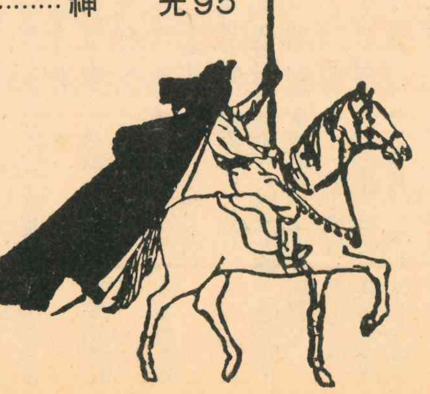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0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死亡俱樂部

獨力殲仇　逃亡落阱

呂七伸手觸一觸插在腰間的短槍，推開那邊寫着「內進耍樂」的玻璃門。

一陣震耳欲聾的洗牌聲立時傳進了耳中，賭館裏的生意相當旺。

巡場馬老六一見了他，臉色倏然地一變，向他走過來。

「七哥，」馬老六陪着笑臉：「什麼風吹你來的？」

他側眼打量馬老六一下，把頭仰起來，這人不配和自己說話。

「關老大呢？」他冷冷地問。

馬老六在他臉上找到事不尋常的預兆，納納地答：「關大哥在經理室裏。」

「去找他出來，」他說道：「我要和他說話。」

「七哥，關大哥正忙着，你老人家——」

他話未說完，呂七伸手示意他不必說下去，道：「馬老六，你少跟我廢話，我這次找的是關老大！」

「七哥，可是這一區並不是你巡視的啊！」馬老六臉上勃然變色，語氣硬了許多。

他冷冷一笑，這一區雖然不是他轄下所管，但范警目和何探員都是自己的生死之交，余老六自恃買通了范、何兩位，因此對他毫不顧忌。

呂七沉吟了一下，向附近的那桌麻將枱走去。

「七哥，你……你想幹什麼？」馬老六追上前來。

「想玩幾手，行嗎？」

「改天來吧，今天客滿。」

呂七踏上前去，指着一個身穿唐裝衫褲，身型魁梧的大漢，道：「大隻明你起來！」

那大隻明是關老大麻將館的巡場之一，這時正陪着三個客人在竹戰，他轉過頭來一見是呂七，急忙站了起身。

呂七毫不客氣地坐了下去，雙手向牌一推，道：「來，老子要打大的，十塊二十塊。」

那三個客人長得獐頭鼠目，諒來也不是善男信女，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不約而同地站起身來，離開了麻將館。

呂七無可奈何地聳聳肩，站了起身。

「七哥，他們多半都認得你，」馬老六見他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急忙又堆上了笑臉，道：「那有胆子和你打牌，還是給關大哥一個面子，算了吧！」

呂七瞪他一眼，道：「老子今天牌興大發，這一局是非打不可的了。」

這時，另一個巡場頭目大疤二向呂七走過來。

「呂七哥，好久不見了啊！」

「大疤二，小弟今天牌興大發，想玩幾手，但馬老六卻有意刁難，你作個主好了。」

大疤二身材瘦小，臉上劃着一道大刀痕，笑起來刀痕隨着臉上的肌肉顫動，望上去恐怖異常，這時，他白了馬老六一眼，道：「老六，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呂七哥是自己人，凑興玩兩手，正是兄弟們的光采，來來來，這邊有位子！」

大疤二不愧在這個圈子裏混了二三十年，他親熱地拉了呂七向三個腦滿腸肥的客人走過去。

「這幾位是陳老闆、何經理和劉管事，」大疤二替呂七介紹：「大家親熱親熱。」

那三個中年人望了呂七一眼，笑着請他坐下。

「幾位隨便玩好了，本館招呼不週之處，還請原諒。」大疤二說。

禿頭陳老闆忽然望了望腕錶，道：「糟糕，我還有個約會，時間够了。」

「陳老闆這樣掃興？」大疤二說。

「二哥，是個妞兒的約會，我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錢，今晚正是開花結果的時候，你忍心見我血本無歸，把大好時機溜走嗎？」陳老闆說着打了個哈哈，站起身來，走了。

何經理和劉管事也道了聲「對不起」，隨着陳老闆之後走了。

「二哥看到了嗎？人客們都認得咱們當差的呂七哥——」站在身旁的馬老六話未說完，便被大疤二手一揮，阻止他說下去。

「呂七哥，看樣子咱們只好吃杯茶算了。」大疤二說完拉着呂七，要向內廂走去。

呂七將手一掙，冷冷地道：「今晚這局牌非打成不可！」

饒是大疤二涵養再好，這時，也按捺不住了。

他將臉一沉，冷聲道：「呂七哥，我敬你是條漢子，大家出來做世界，還是互相敬重爲是。」

呂七冷哼了一聲，道：「對啊，我來關老大的麻將館玩，是給他面子——」說着逕自向另一桌走過去。

那四個賭客早已留意到賭館氣氛不對，見呂七向他們走近，急忙站起身來，收拾鈔票離去了。

大疤二和馬老六對望了一眼，臉上再也掩飾不住心底下的恚怒。

「姓呂的，你這是什麼意思？」馬老六怒叱一聲，趨上前去。

「什麼意思？」

「你這樣攪下去，分明是在散我的檔！」馬老六聲色俱厲地說。

「這檔又不是你們的，」呂七冷冷地說：「叫關老大出來和我說話！」

馬老六向附近幾個大漢打了個眼色，圍了上去。

呂七冷冷地笑着，三四個大漢他對付得來，何況腰間還有一把吃飯的傢伙。

馬老六頭一擺，三個彪形大漢向他圍上去。望着三人壯碩的身材，他臉上一點也沒有懼色！

「呂七哥，依兄弟之見，你還是離去吧，大夥兒改天請你喝茶。」大疤二踏上前來，冀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呂七冷哼了一聲，沒有答話。

這時，三名大漢揚起了拳頭，分三面向呂七身上招呼。

呂七咬着牙，展臂一格，右腿向前掃去，將一個大漢掃下地去。

其餘的賭客見發生了毆鬥，紛紛爭先恐後地向外奪門而逃。

呂七得勢不饒人，拳腳交加，將另兩名大漢迫得連連後退；這時，馬老六掀起衣袖加入戰圈。

馬老六學過功夫，拳上的造詣不錯，呂七三年前和他交過手，雖然佔了點便宜，但三年來自從加入警界後，用槍的機會多過用拳，日久生疏，倒是不可輕敵。

馬老六「呼」地一拳向呂七當胸襲來。

呂七伸手一格，一招「黑虎偷心」，直擊而出，馬老六的跳紮功夫倒也不比尋常，機靈地閃過了。

由於參加集體訓練時，呂七學過一點空手道、柔道和西洋拳，此次，他紮穩了馬步，一

掌向馬老六面門劈過去。

馬老六叫了一聲好，不敢用手來格，又是向後一躍避過了。

呂七連踏三步，向前進擊！

馬老六見他使出了空手道，正在思忖對策，左臂已吃了一掌，痛得往後連連退步。

呂七乘勝追擊，一個箭步趨上前，一掌向他頸項間斬下。

馬老六廻避不及，立時掉倒下地。

呂七起脚踏住他的身子，正想在他背上補上一拳，怎知一陣胃痛，臂上的勁力立時消失了。

馬老六乘隙跳起身，自一個木櫃的暗格裏，取出一把西瓜刀，向他砍來。

呂七咬牙忍着胃痛，倏地握槍在手，朝馬老六胸膛便射。

「砰！砰！」兩聲過後，跟着是馬老六墮地的巨响，他也在刹那間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呂七慢慢轉醒。

「呂探員，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人問。

他緩緩地睜開眼睛，站在面前的是周探長，自己的頂頭上司。

呂七向周探長露出一絲苦笑，沒有回答，這件事的發生，他已計劃了三年，整整三年！

「告訴我，你爲什麼會跑到關老大的麻將館去生事的？」周探長變眉微蹙。

他仍然緊閉着咀。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轉身走了。

呂七將眼打開一道縫，發現自己躺在宿舍中，胃痛已經消失，代替的，却是心靈上的創痛。

他重新把眼皮闔上，三年來一直計劃的事，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一個開端。

不知這關老大見自己殺了他手下的愛將馬老六時，會有什麼感覺？

像他那種心狠手辣的人，死一兩個手下並不足爲憾，他有錢有勢，只要說一句話，自然會有數不盡的流氓湧去做他的手下。

可是，只要自己的計劃一實行，他的霸業和王國，便是瀕臨崩潰的時刻了！

三年來忍痛偷生，爲的就是要想出一個週全的計劃！

他把計劃從頭想了一遍，雖然談不上萬無一失，但，却也是唯一可走的路子了！

——他不能再等下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他聽到有脚步聲走近他的床畔。

「呂七。」是熟悉的聲音。

他睜開眼，看到范警目深邃的瞳孔。

「昨天晚上是麼一回事？」

他淡淡一笑，沒有回答。

「告訴我，」范警目道：「今天早上我接到關老大的電話，他要我向你追查原因。」

「你吃的是公家的飯，還是關老大的？」呂七冷冷地問。

范警目臉上一紅，納納地答不出話來。

半晌，他嘆了一口氣，道：「你這樣做，大家都不方便。」

呂七緘默着，不方便的是你，何探員和關老大，與自己何關？

「呂七，如果關老大控告你呢？」

「控告我？他憑什麼控告我。」

「你在他的賭館裏開槍，企圖殺人。」

「那是自衞，」呂七淡淡地說：「誰叫那個馬老六首先拿出西瓜刀來？槍彈無眼，殺了他我也沒有罪，對不對？」

「問題是馬老六並沒有死！」

聽了他的話，呂七差點自床上跳起身來。這怎麼可能？自己練了三年的槍法，竟然在近距離之下也打不中人？

後來他回心一想，唔，是那陣胃痛，令自己瞄不準的。

范警目忽然壓低了聲音，說道：「七哥，咱們是兄弟伙記，我實不相瞞，關大哥關照過我——」

呂七不等他說下去，便伸手阻止他，道：「范兄，既然大家是自己人，那你到底帮我還是帮他？」

范警目楞了一楞，吶吶地說道：「你的意思是說，當馬老六傷癒來找你報……報仇時，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究竟要我怎樣做？」

「范兄，我以前跟過關老大做事，這一點你是知道的了？」

范警目向他點點頭。

「他做過一件事，非常對我不起。」呂七雙眼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是什麼事？」

呂七凝視着窗外緘默着。

范警目十分聰明，他見呂七沒有意思向他提前事，並不追查，在呂七肩膊上輕輕拍了一下，轉身離開他的房間。

范警目離開後，呂七閉了眼睛，讓莎莉的倩影重現在他的眼前。

這三年來莎莉的一顰一笑，經常盤踞在他的腦海中。

如果不是她的緣故，他怎會「棄暗投明」？從黑社會的打手變成一個便衣警探？

莎莉是一個好女子，那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記得初認識她時，是在一間舞廳之中。

那時候，他是關老大的手下之一，由於他善伺人意，對關老大又忠心耿耿，因此，關老大對他也特別刮目相看。

三年前的一個晚上，關老大因爲轉手一批「黑貨」賺了一筆，因此拉了他、馬老六和大疤二一塊到舞廳去耍樂。

在這之前，他很少到舞廳去，不是假正經，而是他已經有了女朋友，她是他所居住的那一帶木屋區中的「木屋之花」，名字叫王淑嫺，長得相當漂亮。

王淑嫺對他很好，如果不是她母親反對的話，他早已和她結婚了。

他不知道自己愛淑嫺多少，但當她的母親告訴自己，如果可以拿出五萬元聘金的話，便允許娶她的女兒時，他毫不考慮地答應了。

並且，他聲明在三年之內，籌足這一筆數目。

淑嫺自然知道他和關老大這種人來往，也知道他在爲關老大工作，不過，爲了將來，她沒有反對。

既然淑嫺對他這麼好，而他在其他女人身上可以得到的東西，她一樣也可以給他，所以，他爲什麼要花錢去找其他的女人？

這是他很少到舞廳的原因。

關老大知道他有了個美人，也知道他很少在歌壇舞榭留連，所以，當他們踏進了最高尙的「新美舞廳」時拍拍他的肩膊，笑道：「阿七，看開一點，來這種地方是玩的！」

接着，關老大向他使了個眼色，他當然明白他的意思，逢場作興並無傷大雅啊！

不久，在大班的帶領下，莎莉出現在他的眼前。

莎莉不是絕色美人，然而，她那種風情，却使同行的大疤二和馬老六張大了眼睛，把她上下打量個不停。

莎莉向他微微一笑，大班介紹道：「莎莉小姐，我們的大牌。」

「貴姓？」莎莉在他身畔坐了下來。

「呂。」

「名字呢？」

「七。」

「呂七。」她掀唇一笑，道：「很特別的名字。」

「我在家裏排行第七。」

「那你父親一定是個很勤力的人！」她笑着說。

他還想不到她話中的含義，馬老六却哈哈大笑了起來，道：「有意思，有意思！」

他旋即明白了她那句話的意思了，自嘲地笑了笑，對她的印象打了個折扣，雖然說風月場所的女人，說話比較隨便，但這種「不文幽默」，却不是他所欣賞的。

他總覺得，女人要有女人的分寸，就像淑嫺一般，豈不是好。

接下來的時間倒是馬老六和大疤二跟她聊天跳舞的機會多，那張枱子雖然有不少舞小姐絡繹過來陪坐，但馬、大兩人似乎對莎莉最有興趣。

「阿七，爲什麼不跳？」關老大見他悶坐一旁，咀向他呶一呶。

「不大會跳。」

「莎莉教你，她是舞林高手。」

「對！對！莎莉教教我們的七哥！」馬老六附和着說。

莎莉盈盈地站了起來，向他淺笑一下，道：「賞面嗎？」

在舞池中和她跳舞，她把臉貼過來，忽然問：「你很少來這種地方玩？」

他向她點點頭，鼻端嗅到一陣幽香，心中不由一蕩。

淑嫺就是不會噴香水。

「你和那位關老板是朋友？」她問。

他呆了一呆，又繼續向她點點頭，反問道：「他怎樣？」

「是這裏的常客。」

「你在這裏做了很久？」

「昨天剛到。」

「那你怎知道他是常客？」

「姊妹們告訴我的，她們都說關老板的手面很闊綽。」

「所以你以爲我也會一樣？」

她搖搖頭，道：「不，你和他們不同。」

「什麼不同？」

她忽然展開春葱也似的纖指，撥弄着他的鬢髮，仰首望着他。

「直覺告訴我。」她說。

由於她的談吐和剛才陪着馬老六他們時不同，他詫異地問：「你以前做什麼？」

「我以前住在曼谷，」她告訴他：「上星期剛來到本市。」

「爲什麼要伴舞？」

「很簡單，爲了生活。」

「自己一個人？」

「還有一個兒子，今年六歲。」

他呆了一呆，看她的樣子，絕對猜不到已經是個結過婚，而且還生了兒子的少婦，她看上來只像二十歲多一點的少女，雖然她的身段那般成熟。

「你這人坦白。」他笑着說。

「那要看對什麼人，」她水汪汪的美眸凝視着他：「像你。」

他淡淡地一笑，想起很多人向他說過，風月場所的女人，都有一張會說話，討人喜歡的咀。

同時，她們也有一副令人陷於身敗名裂，人財兩空的心腸。

他警惕着自己，不要爲她的三言兩語迷醉，從而泥足深陷。

她好像還要跟他說什麼，然而，音樂剛巧在這個時候完畢了。

他搭着她的纖腰回座。

「對不起，我要轉枱了。」她坐下不久便說。

望着她婀娜多姿的步伐，他忽然想，如果她剛才那幾句話是假的話，爲什麼一回到位子來，便恢復了一派冷若冰霜？

莫非自己桃花運當頭，被她看中了？

可是，她爲什麼要看中自己？因爲自己年輕？漂亮？抑或富有？

呂七雖然長得不如再世潘安，但也眉清目秀，年輕力壯，只是，他窮！

他暗想，如果她查到了自己只是「手面闊綽」的關大哥手下一名卒仔的話，一定不會再向自己多看一眼。

那天晚上回到家裏，淑嫺煑了一煲牛肉粥，送到他家，服伺他宵夜。

以前，吃過宵夜後，他和她通常會恩愛一番，然後才送她回去。

可是這一晚，他一點興緻也沒有，推說太過疲倦，將她送出門口。

回到房裏，他望着天花板，眼前是她那迷人的笑容……。

翌日，他身不由主地，踏上了「新美舞廳」去。

她見到他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反笑着說：「我知道你會來的。」

他爲被她洞悉一切而赧然，她却溫柔地握住他的手，說：「我們跳舞，好不好？」

他又身不由主地和她步下舞池，這一次，他主動地把她摟得緊緊。

「七哥，」她在他耳畔低聲說：「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了。」

他懍了一懍，摟着她纖腰的手放鬆了，道：「那又怎樣？」

「同時，我也知道那個關老板的身份。」

他緘默着等她說下去，然而，她只是把身子貼過來，沒有做聲。

良久，她才問：「你一定賺很多錢？」

錢，在這種女人的眼中，什麼都是錢，他沒有答她，他有一陣失望。

她見他沒有回答，嘆了一口氣，又問：「冒險賺來的錢，花出去時是什麼感覺？」

他呆了一呆，倒想不到她會問這樣的話。

「七哥，我丈夫生前在曼谷也是做你現在這種工作，」她說：「起初，我以爲既然可以賺這麼多錢，也就由他去，可是——」

「他遭遇了意外？」

「被自己人殺了，」她說：「滅口。」

他懍一懍，這種事會發生到自己身上嗎？不會的，這裏的環境沒有曼谷複雜。

她接着又說：「所以，我怕好像你們這種人！」

他望着她，她的睫毛抖動着，顯示出她的心情異常激動。

「我經常想，爲什麼一個好好的年輕人，放着大好的光明前途不走，却要去幹爲非作歹的事，錢是賺到了，可是，命也賤了，」她說着抬頭望定了他，說：「你今年才廿餘歲，是不是？」

他向她點點頭。

她笑笑道：「爲什麼那麼急於賺錢？」

「我——」他沉吟了一下，決定將淑嫺的事瞞住她，道：「錢多一點難道不好？」

她要答話，忽然神情一變，帶着他在舞池轉了個身，在他耳畔低聲道：「你看！」

他向前望去，看到了關老大，他正向自己這邊走過來。

刹那間，他好像小孩子做了一件什麼錯事

，怕被大人看到一般，黯爲情得只恨地上沒有一個洞給他鑽下去。

他把攬着莎莉細腰的手鬆開，拉着她向關老大走去，在這種情況之下，還有什麼話說？

「阿七，想不到你倒風流得緊啊！」關老大見到他大出意料之外，向莎莉瞥了一眼，笑着道：「來捧莎莉小姐的場？」

他澀笑着向他點點頭。

「很好！很好！」

關老大深意地笑着，當他心中打定了什麼主意時，他經常那樣笑。

三人在位子上坐下來，關老大忽然把一張鈔票塞到他手中。

「你先走吧。」關老大低聲道。

「——」他呆了一呆，這算是什麼意思？

他猶豫了一下，起身便欲離去。

「呂先生，你走了？」莎莉叫住他。

他轉身向她點點頭，道：「是的。」

「坐多一會兒嘛！」

他苦笑着，關老大却說：「他有事，給他先走好了。」

離門了舞廳，他在街道上漫無目的地走着，心中暗自盤念，關老大用這種態度對自己，到底是什麼意思？

也許他也看中了莎莉，他想。

跟了關大老這幾年，雖然談不上非常瞭解他，却也知道他絕對不是一個好色的人。

所以，他有可能會看中莎莉嗎？

不過，像莎莉這種美人，很容易令人神魂皆醉，關老大以前不愛美色，可能是一直找不到對象。

他翻覆地想着，如果關老大看上了莎莉，那麼，第一天便應該對她有所表示，粗魯如關老大，難道還會實行「欲擒故縱」的戰術？

姑勿論關老大對莎莉存着甚麼心，都不關我的事——呂七最後告訴自己。

可是，三日後，他發現自己錯了！

他想念她！

第四天晚上，他鼓起勇氣，又到「新美舞廳」去見莎莉。

她看到他時感到愕然，問：「怎麼你還上來？」

他呆了一呆，怎麼我不能上來？

「你的關老板關照過，叫我以後不要理你。」莎莉含笑說。

他的心一跳，關老大爲甚麼要這樣吩咐她？如果說他是爲淑嫻着想，那可是太笑話，他和淑嫻之間的事，關老大一點也不關心。

「七哥，你來這裏找我，有兩個人要不高興。」莎莉忽然又說。

「除了關老大之外，另一個是誰？」

「你的女朋友。」

他楞了一楞：「是關老大告訴你的？」

「不，是馬老六，他差不多天天上來。」

聽到這句話，他立即顯出不安的樣子，關老大不許自己接近莎莉，一定另有用意，等一下馬老六上來又碰到了自己，在關老大那裏一說，定要受他一番斥責。

她看出他的不安，笑着說道：「七哥，別來這裏花無謂的錢，如果你想見我，可以在外面。」

他感激地瞥了她一眼，道：「等一下一塊宵夜怎樣？」

「好，」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在甚麼地方？」

× × ×

「七哥，爲甚麼愁眉苦臉？」莎莉撫弄着他赤裸的胸膛。

「昨天關老大向我提過我們之間的事。」

「他怎麼說？」莎莉停止了動作，語氣很緊張。

「說甚麼，他說希望我不要愛上你。」他儘量把語氣放得不在乎。

「——」她輕吁了一口氣，好像放下心頭上的一塊大石，問：「你愛上了我嗎？」

他側頭望她姣美的胴體一眼，反問：「你說呢？」

「我不知道你對我的感情怎樣，可是——」她頓一頓，接着說：「可是我知道我愛上了你，自從第一眼看到你開始。」

他不禁笑了起來，照她這樣說，她對自己是「一見鍾情」了？有這個可能嗎？

「不要笑，」她忽然又嘆了一口氣，徐徐地說：「你很像他。」

「你指你的丈夫？」

她點着頭，告訴他：「不但面貌舉止，甚至性格和愛好。」

這次輪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怪不得她對其他客人冷若冰霜，對自己溫柔體貼了！

她對其他的客人守身如玉，而對自己却無條件地獻身！

「你把我當作你丈夫的影子，」他說：「你愛的不是我本人。」

「如果我告訴你這樣想法是錯的，你一定不相信，」她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人的感情有時候很奇妙，信不信？」

他緩緩地點着頭。

不用說別人，自己便是一個例子；在不曾看到莎莉之前，他以爲淑嫻是世界上最適合自己的女孩子，以爲自己死心塌地的愛上了她，可是，如今呢？

他把她擁到懷裏，在她潤濕的櫻唇吻了下去，這時候，誰也不能把他們分開。

他告訴自己，卽使莎莉只不過是愛上了一個「影子」，他也心甘情願，他對她的感情，是無可言喻的。

那一天，關老大把他們召到他豪華的辦公室。

「阿七，我告訴你，以後不要再和那個名叫莎莉的女人來往！」關老大沉着臉說。

他對關老大喊莎莉作「那個名叫莎莉的女人」的口吻感到不悅。

然而，他沒有說出來，畢竟他是老大，自己還要靠他生活。

「聽到我的話嗎？」

「——」他終於鼓起了勇氣：「關大哥，可以告訴我原因嗎？」

「豈有此理！」關老大一拍枱子，厲聲道：「我做事情難道還要向你解釋？」

他呆了一呆，自己和莎莉之間的感情，和他「做事情」有甚麼關係？

「阿七，念在你平日對我忠心耿耿，所以我老實告訴你，莎莉這個女人你不能愛！」

「爲……爲甚麼？」

「因爲我在她身上投了資！」

他腦中轟的一聲，甚麼都明白了！

關老大口中的「投資」，便是施用奸計，先將莎莉的人控制，然後再利用她的美色，做他的「搖錢樹」！

關老大經常在女人身上「投資」，只要具有幾分姿色，或者身段迷人，他會不擇手段地去威迫利誘，務使征服對方。

他記起有個成了名的漠特兒，身材和樣貌都不錯，所以被關老大看中了，成了他的「投資」的對象。

首先，關老大設法使她染上了毒癮，等她花光了錢而又無法自拔時，便將她「零售批發」作應召女郎。

莎莉既然被他看中了，她在本市舉目無親，那裏可以逃過他的魔掌？

這時，他倏地想到莎莉近來雙目無神，精神疲憊，不用說，她已經着了關老大的道兒了，刹那間，他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關老大冷冷地望着他，道：「現在，你知道我爲甚麼不許你和她來往的原因了嗎？」

他呆呆地望着他，根本不知道回答。

「阿七，我聽馬老六提過，你不是有一個女朋友嗎？」關老大忽然柔聲說道：「不要理莎莉這個女人了，憑她的條件，將來一個月起碼可以替我們賺好幾萬，那時候，你我都有好處。」

他心中憤怒到了極點，恨不得立刻衝上前給他兩下耳刮子。

可是他不敢，面前這人是老大，門外有三四個手下守着，只要自己對他稍有不敬，便可能就此「失蹤」，不再存在於這個世界了。

他忍着胸中恚怒，離開了他的辦公室。

那時候，他已經下了決心，決定離開關老大——不論做甚麼都好。

晚上，他到莎莉的家去，望着神色憔悴的她，沉痛地說道：「莎莉，你不能這樣沉淪下去！」

她連抬一抬眼皮看他的氣力也省了，一直吸着烟，噴着霧。

他在她身畔坐下來，柔聲告訴她：「莎莉，我愛你，爲了你，我決定離開關老大，你也離開他的魔掌吧，我們隨便找個地方住，隨便找份工作做，我要和你結婚，莎莉！」

她緩緩地轉過頭，望定了他。

他看到她眼眶裏閃爍着淚光，忽然，她撲到他的懷裏，啜泣起來。

「莎莉，現在還不遲，讓我們改過自新吧！」他像父親一般慈愛地拍着她的背。

刹那間，他發覺自己好像長大了許多——她需要自己的庇護。

良久，她離開他的懷抱，又燃上一口烟，狠狠地咬着，就是不做聲。

「莎莉，回答我。」

「——」她吁了一口氣，道：「七哥，你會給我勇氣嗎？」

「我會的，我一定會。」

她臉上閃現過一陣喜色，又緊緊地摟住了他……

然而，他沒有機會和莎莉結婚，因爲當她向關老大提出要脫離他的集團時，便好像烟霧一般，突然間消失了。

他當然知道那是關老大的手段，也知道他用甚麼手法使莎莉「失蹤」。

不過，他只是關老大手下的一名嘍囉而已，只好敢怒而不敢言。

一個月後，他咬牙忍着失去莎莉的痛苦，毅然加入了警界。

時間飛快地過去，瞬眼間三年了。

在這三年中，他處心積慮地計劃爲莎莉報仇，但始終沒有機會——關老大的犯罪活動，警方得不到半點證據。

這是個凡事講法律、講證據的大都市，他拿關老大沒有辦法。

如今，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要替莎莉報仇！

雖然計劃並不完美，但只要能夠除掃爲非作歹的關老大，就算同歸於盡，對他來說也是佔了便宜。

他到關老大開設的麻將館搗蛋還是第一步，明天，他還會實行他的第二個行動。

他閉起眼睛養着神，因爲明天他需要更多的精力，而且暗暗祈禱着，老毛病胃痛不要再發生才好。

他告訴自己，睡吧，阿七，明天是你的日子！

曚矓間，他睡了過去，也不知這睡了多少個鐘頭，總之當他起身時，陽光從窗口射了進來，他望一望腕錶，是早上八時多。

自從時鐘較慢一個鐘頭後，太陽光來得特別早，他起身伸了個懶腰，發現自己精神奕奕，足可以和一頭老虎搏鬥。

——關老大比老虎還要狡猾兇惡。

他一面對着鏡子穿衣服，一面打量着自己，廿六歲的他，正是成家立室的時候，如果不是莎莉的出現，也許這一生的歷史要重寫。

穿好衣服之後，他自枕頭下取出佩槍，槍膛有六發子彈，另外還有六發，一共十二發，足夠用了。

半個小時後，他來到一間大茶樓前，向內一望，果然如自己所料，大疤二坐在卡位上，正一面看着早報，一面喝着茶，這幾年來的習慣還沒改。

由於茶樓裏吵鬧異常，所以大疤二發現不到他的腳步聲——直至他在他面前坐了下來，他才抬起了頭，望定了呂七。

「大疤二，你好！」他笑着，和大疤二招呼。

「你……你好，七哥。」大疤二僵笑一下，大概怕他來找麻煩。

「每天仍然在這裏喝茶？」

「十餘年的老習慣了，」大疤二道：「風雨不改。」

「你倒很會享受。」

大疤二見他似乎沒有甚麼惡意，提起茶壺，要替他斟茶。

他急忙阻止，道：「大疤二，我有話要和你好好談談。」

「甚麼話？」

「你是關老大的心腹，也是他的得力助手，是不是？」

「那又怎麼樣？」

「我希望你不要爲虎作倀，」他凝眼望着大疤二，道：「離開他！」

大疤二先是愕了一然，隨卽笑了起來。

「七哥，你這話是甚麼意思？關大哥對我恩重如山，我怎會像你一樣背叛他？」

「可是，如果你一直這樣跟隨他下去的話，最後將會是死路一條。」

「是嗎？」大疤二呷了一口茶，斜眼望着他，淡淡地道：「何以見得？」

「馬老六便是一個例子。」

大疤二臉上不動聲息，他沉吟了半晌，忽然問道：「阿七，你是決意和關大哥作對的了，是不是？」

他向大疤二點點頭。

「爲甚麼？」大疤二不解地問：「你加入警界，大哥並沒有給你甚麼麻煩呀。」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大疤二雙眉一揚，道：「我明白了，是爲了那個女人。」

「她叫莎莉。」他沉聲更正他。

「啊！是的，是的，她叫莎莉，」大疤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可是，哥兒們犯得着爲了一個女人而動肝火嗎？」

「關老大殺了她！」

大疤二垂下頭來，撫弄着茶杯。

「天下間女人有的是，」大疤二道：「我看大家還是化干戈爲玉帛吧。」

「你以爲我會這樣做？」

「七哥，」大疤二又抬起頭來：「大家出來社會做事，凡事都要在大節着眼，不要意氣用事，傷了兄弟們的感情。」

他冷笑一聲，道：「大疤二，不用多說了，如果關老大想跟我化干戈爲玉帛的話，叫他今天下午二時到『安樂酒店』四零七號房來，叫他

我等他。」

說完，他起身走了。

下午一時半，他便到「安樂酒店」去，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

——關老大會不會來？

他會來的，呂七告訴自己，如果他想在本市平安無事地混下去的話，他一定會來！

忽然，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

「進來。」

門開處，出現在他眼簾前的竟然是一個風情萬種，嬌艷不可方物的美女。

他呆了一呆。她却對他甜膩地笑了一笑，轉身將房門上了門。

然後，她向他走過來。

「七哥？」

他坐直起身，沉聲問：「你是誰？」

「我叫麗麗，」她向他擺一個漠峙兒的姿態，道：「是關大哥叫我來的。」

說時，打開手袋，抓了幾叠鈔票，他定眼一看，竟然是百元面額的巨鈔。

「這裏一共兩萬元，」麗麗向他走過來：「再加上一個我，都是你的。」

他向她望了一眼，不由心中一蕩。

她長得很高，雙腿修長均勻，尤其是穿着時下最流行的迷你裙，更將她美腿的綫條顯露了出來。

「告訴關老大，錢我收下，人嘛，請帶回去。」他冷冷地道。

她楞了一楞，滿臉錯愕的神色，道：「你不喜歡我？」

「你值多少？」他反問。

她沉吟了一下，才答道：「兩千。」

他抽了一小叠鈔票給她，道：「這些給你，快替我走吧！」

她接過鈔票，屁股一扭一擺地走了。

他重新在床上躺下來，看來今天晚上要親自出馬了。

即晚十時許，他離開家門，來到關老大的豪華麻將館門前。

他推開玻璃門，踏了進去，劈劈拍拍的麻將聲立時靜止，數十眼光向他身上射來。

大疤二見他來到，臉色立時沉了下來，但旋即陪上了笑臉趨上前來。

「七哥，找咱們關大哥？」

他點着頭。

「他在後面。」

他當然知道關老大在後面，麻將要樂只是一個幌子，後面才是大賭檔。

大疤二向一個大漢打了個眼色，示意他帶呂七到後面去。

他一踏進後面的「密室」，立時拔出手槍，喝道：「我是警探，大家快舉起手來，不要動！」

密室裏有好幾十個賭客，聞言相顧失色，紛紛舉高着手，站起身來。

那大漢料不到呂七竟然會這樣做，一掌向他右手劈過來。

呂七早已料到他會動手，一扣槍掣，「砰」地一聲，大漢應聲倒下地去。

這一來，全場賭客驚得臉上毫無人色，有的滿身抖索，有的尖聲大叫。

「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這時，槍聲驚動了留守在另幾間「貴賓房」的保鏢巡場，開門出來巡視，在他們還未清楚形勢時，呂七連扣槍掣，將他們擊倒。

那些賭客，登時噤若寒蟬，沒有人敢稍動了。

「關老大，你出來！」他大聲叫道。

然而，沒有人應他。

他緩緩地推開其中一個「貴賓房」的門，裏面有五個腦滿腸肥的中年男子，正圍坐在一張大圓枱旁，枱上放滿了啤牌現欵，正在打沙蟹。

「坐着別動！」他說完把門關上，然後將眼光射向不遠處的一道門戶。

關老大這個秘密賭檔對他來說並不陌生，以前他就經常在這裏走動。

除了賭之外，還有幾間房是給濶客們「騰雲駕霧」抽吸鴉片的。

關老大的私人辦公室就在他對面的那個房間。

從外面望過去，那只是一個和其他的房間沒有分別的「貴賓房」。可是，如果房裏的人上了鎖的話，除非用炸彈，否則不能自外面進去。

而且，房中另有一道門戶，是通向街上的，關老大的座駕車，經常便泊在附近。

他不能讓關老大有逃走的機會和時間，如果這次讓他逃掉的話，天曉得甚麼時候才能找到他了！

他瞄準了門鎖，連開三槍，然後用脚一踢，門被他踢得幌了一幌。

他洞悉那道門的結構，又開了一槍，然後再用力一踢，門開了！

當他撞開了門後，看見關老大的背影一閃，消失在一條黑暗的甬道中。

「關老大，有種的別逃！」

他一面叱喝着，一面衝上前去，他沒有開槍，因爲他只剩下三顆子彈，如果開槍的話，除了浪費子彈之外，還會加快他逃走的速度。

關老大奔近了他的座駕車，一拉車門，整個人挨了進去。

跟着，他發動馬達，汽車怒吼一聲，向前疾衝而出。

他暗呼不妙，瞄準車胎，一槍射去，汽車胎中彈，速度慢了下來。

他急忙閃身躲到電燈柱後面，果然看見關老大打開車門，滾了出來。

「砰！砰！」兩聲，關老大手持短槍，向他開了兩槍。

關老大的槍法實在不濟，那可能與平日沒有機會開槍有關係。

他便不同了，上射擊訓練堂時，他格外留心，因此槍法可以說得上是百發百中。

如今，他只剩下兩發子彈，而關老大却躲在車後，這使他無法射擊。

「呂七！」關老大忽然大叫道：「你瘋了嗎？這樣做是犯法的，你有沒有搜查令和拘捕令？」

他咬一咬牙，如果關老大的行事粗心到可以使自己捉到痛脚，而使警方發出拘捕令的話，他那裏用得着出此下策。他曾經打匿名電話向警方報告關老大的秘密賭檔，然而關老大在警界有不少有勢力的「朋友」，警車的「嗚嗚」聲才到達，麻將館後面的「大檔」早已改裝成爲休息室了。

關老大見他沒有出聲，又叫道：「呂七，你要甚麼，我給你甚麼，不要再胡攪下去了，怎樣？」

他乘關老大伸頭出來說話時，一槍向他腦際射去，「啊呀」一聲，關老大倒下地去。

他衝了上前，在他天靈蓋補上一槍，然後，將手槍丟在地上——功德圓滿了。

這時，遠處傳來了警車的「嗚嗚」聲，他忽然覺一陣劇痛，昏倒下地……。

× × ×

呂七躺在床上，范警目面色肅穆地走了進來。

「七哥，你這次碰到麻煩了。」

他苦笑了一下，再大的麻煩又怎樣？

「七哥，檢察官將會控告你，」范警目沉痛地說：「而你的罪名，可能會坐電椅！」

坐電椅又怎樣？反正他的胃癌，醫生說最多有三年壽命，而現在距那日子，還有兩個星期左右，他已經活了差不多三年了！

他想，說不定還沒有開庭，他便會離開這個人世，去找他的莎莉。

「七哥，你爲甚麼要這樣做？爲甚麼？」范警目不解地問。

爲了自己命不久長，但莎莉的仇却不能不報——他並沒有把話說出來，這三年來，他已習慣把話埋在心底下了。

「三死五傷！」范警目嘆了一口氣。

「關老大死了沒有？」

范警目黯然地點着頭。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樣做真值得，莎莉在九泉之下，也該瞑目了！

范警目還要說話，門被人推開了，女護士踏了進來，叫范警目離開床畔，她要替病人打針。

護士打過了針後，他閉起了眼睛，睡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他悠悠醒轉，床前站着一個老淚縱橫的老婦。

「媽！」他喚她一聲。

「阿七！」老婦的淚簌簌而下，嗚咽着道：「你爲甚麼要這樣？爲甚麼？」

他苦笑一下，老人家是不會理解的。

「殺人是要判……判死的！」老婦啜泣着道：「我……我幾個兒子中，只有你最孝順我，每個月拿錢回家，如果你……你去了，叫我怎麼辦！」說到後來，已經泣不成聲。

他伸手一拍褲袋，麗麗交給自己的那兩萬元已經不見了，大概是被送到醫院時，被警員搜去的。

「媽！」他負疚地喚了母親一聲。

老婦只是垂着頭啜泣着，就在這個時候，病房的門被人推開了，進來的是周探長！

周探長雙眉深結，踏着沉重的脚步來到床前，道：「呂七，你太不智了！」

他苦笑一下，這只是見仁見智而已，如果周探長和自己易位而處，他也會這樣做嗎？

「明天你將要上庭，被控十四條罪名，」周探長沉痛地道：「任何一條都會被法官判你死刑，何況是十四條！」

聽了周探長的話，他倒是一點都不在乎，人只能死一次，而他遲早都要死，而且就在不久之後。

他只是感到對不起母親，她老人家年事已高，幾個兄弟又全不生性，幾年來，差不多是自己一人負担她的生活。

自己死後，母親風燭殘年，靠誰供養？

他後悔沒有替母親留下一筆錢；這三年來親眼看着許多像自己職位的人發大財，可是他並沒有！

望着母親哀痛的神情，他揑住了拳頭，懊悔自己一直爲莎莉着想，却從來不曾爲年邁的母親設想一下。

「媽，我……我對不起你。」他嗚咽着說道。

老人家的淚更簌簌如雨而下。

「呂老太，請你出去吧，我有話要和令郎談談。」周探長道。

老人家顫巍巍地離開病房，周探長一直凝視着呂七，沒有出聲。

呂七被他看得有點不自在，向他苦笑一下，道：「探長，你有什麼話要說？」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呂七，你其實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探員！」

呂七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是的，三年來自己盡忠職守，從來不貪汚，不收片。

「如果你要減輕罪名的話，我倒有一個辦法。」

呂七心中一動，可是隨即黯然地嘆了一口氣，那又有什麼分別？自己反正就要死了，死亡的陰影已經緊緊地籠罩而來。

不過，他還是好奇地問：「什麼辦法？」

「設法證明你行兇時神經不正常。」

那倒是一個好辦法，許多兇手都因爲醫生的一紙證明書而逃出鬼門關。

然而，有這個必要嗎？

現在，自己並不在乎生死，只是想天降一筆橫財，等自己死後給母親作生活費而已。

周探長看出呂七並不熱衷，嘆了口氣，轉身走了。

呂七又閉起眼睛，算了吧，在這個時候，那裏會有奇蹟出現？

除了奇蹟之外，他怎有辦法，得到一筆鉅欵？

可是，天下間的事實在太令人意想不到。

那天晚上，呂七睡到半夜，忽然聽到有陣異聲，睜開眼睛，只見窗口人影一閃，有人自外爬了進來。

那人身手之敏捷，就像一隻貓一樣，他打開窗子，落地無聲，迅速來到自己床前。

呂七心下驚愕無比，腦中迅速閃現一個念頭：莫非是關老大的手下報仇來了？

一念及此，呂七本能地想掙扎起身，準備迎敵。

可是，那人走近床前，伸手一按柔聲道：「躺下。」

在這種情形之下，呂七只得乖乖地躺了下來。

那人雙手盤在胸前，站着俯視呂七。

黑暗之中，呂七發現床前這人眸子竟似發出一種奇特的光芒，正牢牢地望住自己。

那人一直望着呂七，却不作聲。

呂七雖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然而却被他望得心下發毛，實在按捺不住了，顫聲問：「你……你是誰？」

「呂七，如果你想逃命的話，別這樣大聲，外面有兩個警員把守，被他們聽到後，我便救不出你了！」

這人是來救自己的！

呂七剎那間如在五里霧中，爲什麼？自己素來沒有這種朋友啊！

那人的語氣那樣堅定，那樣誠懇，分明不是在騙自己高興！

「起來吧。」那人道。

呂七猶豫一下，並不起身，反正都是死，何必再加上一次罪名？

「有一筆五十萬的現鈔，正等着你去拿！」那人淡淡地說道。

呂七心頭一跳，五十萬！

「你……你說什麼？」呂七訥訥地問，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如果你跟我離去，你可能得到五十萬的現鈔，」那人頓了一頓，接道：「和自由！」

自由對他來說已無關重要，但五十萬對他實在太重要了。

有了五十萬，母親的下半世儘可舒適地渡過！

他滿腹狐疑，却慢慢地爬了起身。

「行動要快！」那人聲音不悅，道：「我就不信你已經病得走也走不動了！」

呂七心下一懍，看來這人很瞭解自己，連周探長也不知道自己有嚴重的絕症，此人却知道了。

他加快了動作，奔到窗口一看，只見窗口下停泊着一輛黑色房車，車門打開着。

那人走近他，指着繫在窗框上的一條尼龍繩，道：「從二漊爬下去行嗎？」

呂七點着頭，那人的聲音似是有一種無可抗拒的威力。

他抓住尼龍繩，慢慢地爬了下來。

當他雙足落地後，仰首向二漊的窗口望去，只見那人身手快若靈猴，三兩個起落，已經跳了下來，伸手一抖，那尼龍繩掉了下來。

呂七這時才看清楚原來是個三十餘歲的男子，他身材瘦削，肌膚黝黑，雙唇薄而帶弧型，兩隻眸子即使在微弱的街燈下，也現出閃閃精光。那人收起繩子，道：「上車吧！」

呂七遲疑了一下，攢進車廂。

那人跟着他上車，司機早已開動車子，向前緩緩駛去。

那車子似乎是經過特別改造一般，連絲毫引擎聲也聽不到，靜得出奇地向前疾駛而出。

「咱們要到那兒去？」呂七側頭問。

那人並不回答，只是雙目凝視着前方，似乎在想着什麼東西。

不一會，車子轉上了一條斜坡，正是「明園台」。

好心惡報　生死一髮

那「明園台」雖然位於鬧市，但地勢高亢，前面卻全是高漊大厦，因此環境十分幽靜。

車子在一幢四層高的唐漊前停了下來。司機下車打開車門，向那人鞠了一躬，等待他下車。

呂七見那司機穿着制服，顯然是大富之家的司機，可是這「明園台」並非特別高貴的住宅區，附近居民，都是小康之家而已。

「跟我來。」那人向呂七招了招手。

呂七亦喜亦憂地跟他踏上了樓梯，在頂漊一道大門前停了下來。

那人伸手輕輕敲門，是三急兩慢——呂七從事便衣警探三年，他本能地發現到那是一種暗號。門開了，一個青年男子探頭出來，道：

「郝先生，你回來了！」

那人「唔」地一聲，說道：「他們都來了嗎？」

「全來了，只欠一個屠先生。」

呂七跟着他踏了進去，大廳中四個形狀奇特的男子正圍坐在一張大圓枱邊，一見那人出現，立時站了起身。其中竟有兩個外籍男子，一黑一白，相貌十分威武。

那四個大漢年紀全在三十歲以外，身上衣着華麗，精神矍鑠，一望而知不是尋常人。

一個頭戴着黑帽的男子走了過來，上下打量着呂七，道：「你就是獨力砸了關老大窠穴的那便衣警探呂七？」

呂七點了點頭。

「爲什麼有這個勇氣？」

「報仇。」

那頭戴黑帽的男子點了點頭，向那個髮長及肩的外籍男子望去，笑道：「威廉，你的調查功夫做得蠻不錯啊！」

威廉聳了聳肩，臉上木無表情。

呂七打量着那六個男子，道：「你們究竟是誰？」

帶他來的「郝先生」向那頭戴黑帽的男子道：「他是譚炳！」

「譚炳！」呂七瞪大了一雙眼睛，低呼一聲道：「譚炳就是你？」

譚炳冷冷一笑，道：「不錯，就是我！」

呂七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面前這個頭戴黑帽，臉上露笑的男子，便是天字第一號職業兇手「笑面虎」，據說他殺人只消兩根手指，生平殺過的人，沒有一百，也有八十。

不過，譚炳雖然被僱行兇，警方也掌握了不少有關他的資料，但卻沒有他的樣貌，因爲凡是被他指定要殺的人，絕對逃不過鬼門關，無從向警方描述他的樣貌。

呂七隱約記起，即使國際刑警也追查他的下落，並且懸獎十萬元通緝他。

譚炳神通廣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他可能隨時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據說有一年，美國聯邦密探隊在拉丁美洲的多米尼亞發現了他的蹤跡，追蹤到當地時，兩個最出名的幹探立即被暗殺而死，而譚炳也隨之失蹤了！

直到目前爲止，起碼有五十個國家的警方，還在通緝他，因爲他在那五十個國家中，都做了案子！

譚炳每做一案，必將黑帽罩在死者的臉上，呂七向他頭上那頂黑帽望去，果然和照片中的帽子一樣，心中不由打了個突。

「郝先生」接着向那黑人指指，道：「他是狄克，這不過是他的假名，事實上他是當年刺殺甘廼廸總統的眞正兇手！」

呂七又是不由自主地驚呼一聲，當年甘廼廸總統遇刺，兇手已經捉到，眼前這個狄克，又怎會是眞正的兇手。

「郝先生」接着又道：「狄克的計劃很完美，那眞是一項傑作！」

呂七心中明白，他的意思是狄克在幹了那種大事後，便換了另一個人去頂罪。

想到這裏，他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郝先生」指着那白人道：「他叫威廉，全名是威廉．亨利．湯姆士。」

「湯姆士！」呂七呻吟了一聲，他記得三個月前，警方曾接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封急電，說是刺殺美國黑人人權運動首腦的馬金博士的兇手威廉．亨利．湯姆士已逃到本市。

眼前這個髮長及肩，狀似嬉皮士的外籍男子，竟然就是他！

「郝先生」跟着又指着一個身材瘦得像一層皮包骨，年紀最大，約五十歲左右的男子道：「他是『甘地』，我們經常這樣叫他，你知道『甘地』這個名字的意義嗎？」

呂七扶住了一張沙發的扶手，才能把身子站得穩。

如果連「甘地」這個名辭也不知道，他也不配做周探長的得力助手了。

「甘地」是印度國父，但五年前國際刑警便通緝一個綽號「甘地」的男子，因爲他一共殺了五十七個女子。

那五十七個女子的死法各異，但她們都有一個相同點，那便是被人先姦後殺。

如果不是在西雅圖一處叢林中發現五十七具骸骨埋在一起，警方根本不能想像那是同一個人幹的！

「甘地」在半年內姦殺了五十七個女子，其手段之毒辣，行爲之卑鄙，任何人一提到他，都會恨得咬牙切齒，不過迄今爲止，仍然沒有人知道他的眞正長相如何，因爲據一兩個印象極其模糊的目擊者報導，那「甘地」有時是一個牧師，有時是一個黑人苦力，有時是中國人，有時是印度人。

而「甘地」最喜歡扮成印度人！這便是他的綽號的來源。

想不到「甘地」竟然也在本市！

呂七背上生了一陣寒意，自己根本是處身在一羣「兇手集團」中。

「我叫郝四通，是『死亡俱樂部』的副主席。」那人又道。

呂七楞楞地望着郝四通，原來此人竟是「死亡俱樂部」的第二號人物，只是自己怎麼從未聽過他的名號？

「你……你帶我到這裏幹什麼？」呂七訥訥地問。

「咦？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郝四通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道：「我想帶挈你發一筆橫財！」

呂七心中一動，沒有出聲。

「五十萬這個數目你滿意的了？」

呂七凝視着郝四通，問道：「我看這五十萬並不容易賺，對不對？」

「呂先生，天下間沒有容易賺的錢，即使走私販毒，也有兇險的。」

「可是你們要我做什麼？」

「殺人！」

「殺……殺人！」呂七失聲道。

「你已經殺了三個，再殺一個也是沒有所謂，對不對？」

「可是——可是——」

「呂先生，你知道我們這些人的底細了？」郝四通忽然問。

呂七點了點頭，背上又生出一陣寒意，這五個全是惡名昭彰的兇手，雖然郝四通的底細自己還不大明瞭，但他能身居「副主席」之位，想來必有驚人的「藝業」，只是自己見聞不廣而已。

「我們這『死亡俱樂部』一共有六個會員，」郝四通慢條斯理地道：「現在有五個在這裏了，除了主席屠大哥之外。」

呂七心中一動，那「主席」是姓屠的，他究竟是什麼人？竟然做得他們的領袖？

只聽郝四通又道：「其實，我們的名稱應該改爲『兇手俱樂部』才對，因爲我們六人全是殺人專家！」

殺人專家！呂七不由苦笑了一下，殺人竟然也有專家，這世界眞是無奇不有。

「我們是受聘的兇手，當然，我們的待遇很高，而且找我們的人，必須是社會上，或者國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我們才肯和他做生意。」

郝四通頗爲自豪地又道：「只要我們答應了對方的聘請，決定下手去殺一個人時，他無論如何是逃不了的！」

呂七不由自主地點着頭。

他說的是事實，以譚炳、甘地、威廉和狄克這樣的職業兇手，倘若他們竟然也有殺不了的人的話，那人必然是個超人！

「所以——」郝四通又道：「我們的俱樂部便定名爲『死亡俱樂部』，沒有人可以逃過我們，只要我們決定向某人下手的話，他的結果只有兩個字『死亡』！」

呂七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早知道自己可以請他們去謀殺關老大了！

「剛才我已說過，我們的待遇很高，」郝四通忽然問：「你以爲會高到什麼程度？」

「我——我不知道。」

「我們的起碼收費是一百萬元。」

一百萬元！

呂七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難怪他們有辦法逃避警方的追緝了，有時候財可通神，身爲便衣警探的呂七，很清楚其中奧妙！

「由於我們的地位超然，我們從來不接受其他的新會員——」郝四通頓了一頓才道：「因爲殺人也是一種藝術，對我們來說，它的確是一種藝術，我們欣賞各種各樣不同的殺人方法，而世界上懂得這門藝術的人不多。」

呂七凝視着他，暗想他爲什麼會將話題拉到這裏？

「你這次槍殺了三個，傷了五個，手法其笨無比，但卻勇氣可嘉！」

呂七一聽到「其笨無比」那句話，臉上不由一紅，他說得沒錯。

「當然，你不是一個職業性兇手，你做不到職業水準，」郝四通道：「不過，我們很欣賞你的勇氣，所以才將你請了來。」

呂七終於明白了，原來如此！

「我們調查過你，你很窮，對不對？」

呂七由衷地點着頭。

「你有七個兄弟，你排行最小，但只有你一個人奉養老母，對不對？」

呂七又向他點了點頭。

「很好，我們喜歡孝順的人，我們中國不是有一句老話嗎？百行孝爲先——」

呂七有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這個兇手集團的副主席，竟然也會頌讚孝道！

「如果你被檢控，罪名必定是死刑，」郝四通用一種悲天憫人的眼色望着呂七，道：「你死了之後，年邁的老母靠誰供養？」

呂七咬了咬唇，仍然不出聲。

「而且，你還可以得到自由，」郝四通道：「事成之後，我們會負責把你送到外國去，你喜歡去瑞士也好，去巴黎也好，甚至如果你喜歡美國，我們也有辦法把你送到那兒安頓下來。」

呂七聞言心中一動，看來這「死亡俱樂部」的副主席只知道自己有病，卻不知道那是絕症，而且會在最近兩個星期裏死亡。

到底把眞相告訴他，抑或瞞着呢？

呂七告訴自己，何必把眞相告訴他們？除了自己的私家醫生陶立德之外，沒有第三個人知道自己患有絕症——包括母親在內。

「你怎麼說？」郝四通問。

「究竟你們要我去殺……殺誰？」

「這是個秘密，」郝四通道：「我們會在行動之前告訴你。」

「他一定是個很不尋常的人了？」

「不錯，」郝四通緩緩地點着頭，道：「他的確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人，否則，我們也不會接受這項工作了。」

「行動什麼時候進行？」

「大約一個星期後。」

呂七聞言一喜，這樣說來，自己倒有時間了。

「五十萬？」他問。

郝四通點着頭，道：「我們言出必行，五十萬，現鈔。」

「如果我不答應呢？」呂七試探着問。

「你不會拒絕的，」郝四通滿懷自信地說：「我們是『死亡俱樂部』成員，和我們反對的人，最後結果只是一個字——死！而你，反正回去也是死，倒不如和我們合作，接受這項差使了。」

「可以預付一點酬勞嗎？」

「你的意思是答應了？」

「是的。」呂七咬了咬牙，道：「我答應接受這項差使。」

「好得很，」郝四通問威廉道：「呂先生要點錢花花。」

威廉入屋拿了一個占士邦提箱出來，放在沙發前的茶几上。

郝四通打開手提箱，裏面全是一疊疊的美鈔，面額全是二十和五十元的。

「這是小面額的美鈔，」郝四通道：「一共是二十五萬元！」

呂七睜大了雙眼，他還以爲五十萬元是本市的貨幣，那料到竟是美鈔！

殺一個人而付給自己五十萬的美鈔，可以想像得出被殺者將會是什麼人了！

何況，聘請他們的主使者，付出的數目必然不止五十萬美元！

呂七望着那一箱鈔票，半晌說不出話來。

郝四通把箱蓋蓋上，正色向呂七說道：「呂先生，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你知道

嗎？」

呂七點着頭。

「如果你失敗的話，我們『死亡俱樂部』在國際上的聲譽將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損毀，一切後果，是要你負責的。」

呂七不寒而慄，但還是向他點點頭。

「還有，如果你成功的話，我會稟明屠主席，也許他會允許你加入我們，成為『死亡俱樂部』光榮的一員。」

呂七心底下暗暗苦笑，當差使完成後，也是自己離開人世的時候了。至於是否參加了「死亡俱樂部」便有無上光榮，對他根本沒有關係痛癢。

他目前只要錢！

「現在這廿五萬元交給你了，」郝四通道：「不過，從今天起，你要接受我們一些特別的訓練，對了，你的病怎樣了？」

「還……還好。」

「我們有全世界第一流的醫生，如果你有需要，甚至可以從外國請一個回來醫你，」郝四通道：「你的意思怎樣？」

「不必了。」呂七急忙搖頭，如果被他們的醫生檢驗出自己有絕症，他們絕不會讓自己担任這件工作，廿五萬（或者五十萬）的酬勞也就付諸流水了。

他又補充了一句，道：「我只是小毛病，已經無碍了。」

「那好得很，」郝四通指一指那占士邦手提箱，說道：「你打算把這些錢，拿去給你母親？」

「是的。」

「現在你千萬不能露面，」郝四通道：「他們發現你失蹤後，必定派人留守在你母親家居外面窺伺，你一出現，立刻被捕。」

呂七緩緩地點着頭。

「所以——你這幾天不能離開這裏，」郝四通道：「如果想出去的話，也要經過『甘地』替你悉心化裝。」

呂七向「甘地」望去，只見他臉上仍然木無表情，就像一具殭屍般站着。

「呂先生，你要緊記着，我們是全世界最傑出的殺人專家，我們殺人之前，或者殺人之後，絕對不會留下任何痕跡給警方破案，所以，你要格外小心，不可破壞我們的聲譽！」

「是的。」呂七答話時，心中忽然昇上了一個疑團，既然他們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殺人專家」，何以不自己去執行這項任務，而要差遣自己，同時付出五十萬美元的酬勞？

當然，五十萬元對於「死亡俱樂部」來說，也許不算一回事，但，如果自己因經驗所限而失敗了，豈非令他們的「聲譽」大損？

呂七沒有繼續想下去，他只是担心怎樣把這筆錢交給他的母親。

「你有什麼問題？」郝四通問。

「我——」呂七沉吟了一下，終於把他的難題說了出來：「我不知道這些錢應該用什麼方法交給我母親。」

「你放心，我們有辦法的，」郝四通問譚炳道：「炳哥，這件事交給你辦怎樣？」

譚炳嘻嘻笑了起來，道：「小事一件而已。」說着接過那個占士邦手提箱，開門走了。

呂七望着他的背影呆呆出怔，忽然感覺到，這些人全是神通廣大的人物，自己和他們一比，簡直等於廢物。

一個「兇手集團」竟然要外求僱請兇手執行一件謀殺案，想來真是不可思議。

正因為如此，呂七感到事情大有蹊蹺，只是自己猜測不透而已。

「好，現在大家休息吧，」郝四通道：「明天，屠主席將會來和我們佈置一切。」

呂七聞言心中一動，明天可以看到那個「屠主席」了，到底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郝四通吩咐剛才開門的那個青年帶領呂七到一個臥房休息。

那臥房面積不大，只有七十餘方呎，但窗明几淨，佈置得很幽雅。

他在床上坐了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胃部有一陣疼痛，他暗暗祈禱，但願這幾天內不要發作，否則便要露出馬脚了。

在床上坐了一會兒，他以手作枕，躺了下來。

是凌晨二時多了，呂七閉起了眼睛，却無論如何睡不着覺。

根據陶立德醫生的判斷，自己還有兩個星期左右的壽命，正因為如此，才會把一切都豁出去，同時接受了「死亡俱樂部」的邀請，前去刺殺一個人。

他想，既然已經殺了一個人，不在乎多殺一個，只是不知那個倒霉的人是誰？

他告訴自己，如果想完成這樁「使命」賺取那五十萬美元，必須保持健康，而首先便是爭取睡眠，否則，以自己日漸孱弱的體質，很有可能臨時功敗垂成。

朦朧間，他睡了過去。

× ×

呂七面對着鏡子，根本不相信鏡子中的人是自己！

灰白的雙鬢，額頭佈滿皺紋，看樣子年齡絕對超過五十歲，而自己的年齡，至少是它的一半。

甘地把化粧用具收拾起來，臉上仍然是木無表情，似乎對自己的傑作毫無所動。

呂七凝視着鏡中的自己，即使相熟如范警目和周探長，也決然認不出這個垂垂老矣的老者是自己！

郝四通走了過來望他一眼，問道：「呂先生，你認為怎樣？」

「太……太奇妙了！」

「夠資格加入『死亡俱樂部』的會員，都有驚人的藝業，甘地先生的化粧術眞是獨步天下，舉世無雙！」郝四通道。

呂七由衷地點着頭，在警方的便衣組織中，也有化粧師，不過，兩者的化粧術簡直是天淵之別，那個從外國高薪聘請回來的專家「愛活夏蒙」，和甘地比起上來，簡直做甘地的徒弟也還不配。

郝四通把一具名廠相機交給呂七，道：「好，你現在可以走了。」

呂七接過那具相機，放在身上，打量相機的結構和用法。

「你平日喜歡攝影嗎？」

呂七臉上一紅，搖着頭。

「那麼，今天儘量實習一下，」郝四通道：「機內有三十六張菲林，這隻相機的效果不錯，單鏡反光，自動測光，一點四的鏡頭相當清晰。」

呂七詫異地望着郝四通，問道：「我將來的任務和攝影有關嗎？」

「可以這樣說，因為你是一個記者。」

「記者？」呂七呆了一呆。

「不錯，你將來會以記者的身份，去從事這項工作，」郝四通說道：「所以，你必須學會拿相機，至於能否拍得好照片，那倒無關重要。」

呂七點着頭。在這情形之下，他只有任由擺佈的份兒。

郝四通把他送到門口，道：「到機場去，看到明星或者有記者替他拍照的名人，也跟着他們按快門，如果有人問你是那一間報館的，

你答是外國的通訊社好了。」

「為——為甚麼一定要到機場去？」

「機場中有記者駐守，你可以跟他們實習一下。」郝四通答。

「唔，那我走了。」

「記住，千萬不要惹事，落日之前趕回來。」郝四通又道。

「是。」

離開「死亡俱樂部」的臨時會所，呂七帶着相機，朝大馬路走去。

關老大被殺三天了，兇手在醫院神秘失踪的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警方把數萬張呂七的照片像傳單一般發出來，並且呼籲市民看到可疑的人物時立即報警。

周探長為了追緝呂七，差不多已經七十二小時未曾闔眼。

可是，呂七好像在空氣中消失了一般，周探長盤問了近百個警方的「綫人」，仍然毫無所得。

這天中午，周探長在他的辦公室中和陳警官討論呂七的神秘失踪。

「他媽的，呂七這小子，會逃到甚麼地方去？」周探長雙眼紅絲滿佈，神情疲乏憔悴無比。

「他一定會回家的，」陳警官道：「他是個孝順仔，每個星期都要回家，送錢給他年邁的老母。」

「可是我們一天廿四小時派人守在他母親家居樓下，奶奶的，鬼影也不見一個！」

「耐心一點，他總有一天會出現的。」

「總有一天！」周探長苦笑着，頹喪地坐了下來，道：「一年後，還是十年後？」

兩人緘默了。

陳警官拿起了一張報紙，忽然問：「探長，這兩天你有沒有看報紙？」

「我連睡覺都沒有時間！」

陳警官將手中的報紙遞上前去，道：「你看看這篇短評。」

周探長因為無眠的關係，不耐煩地揮了揮手，道：「寫些甚麼？你讀給我聽聽。」

「批評警方的無能，」陳警官尷尬地笑着，道：「說是一個謀殺了三個人的兇手，竟然能在警方的看守下從容逃走，一點也沒有綫索留下來。」

周探長苦笑一下，沒有做聲。

陳警官又道：「他們還說，兇手是警方便衣組的幹探，懷疑我們包藏兇手——」

「砰」地一聲，周探長用力拍了一下枱子，道：「放屁！」

「新聞界的輿論都認為我們這次不能像以前那樣懶散，因為兇手既然無端端殺了三人，他可能還會再殺人的。」

「我們幾時懶散了？他媽的胡說八道！」周探長恨恨地道。

就在這個時候，辦公室的門「篤篤」地響了起來。

「進來！」

門開處，出現在門口的是警方「政治組」和「保安組」的汪，文兩位主任。

周探長見了兩人，不由一呆。

汪，文兩位主任都是上了年紀，十分幹練的警務人員，平日和周探長甚少來往，他們在沙發上坐下後，汪主任問道：「老周，三日前的那樁兇殺案忙煞了你吧？」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兇殺組」的生意比「政治組」和「保安組」起碼好十倍以上，正因為如此，也辛苦十倍。

「兩位有甚麼指教？」

「我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文主任說。

「甚麼事？」

「是這樣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下個星期將到本市訪問，雖然是短短兩天，但他是世界上風頭人物，所以，一切的保安措施，必須做到盡善盡美。」汪主任道。

周探長呆呆地望着汪主任出怔，基辛格下星期將到本市訪問二天的事，他早在報章上讀到，只是保安措施只關「保安組」的事，和自己有甚麼關係？

「他是一個重要人物，而本市在這之前，從來沒有像他這樣重要的人物前來訪問過，所以，我們的保安計劃，需要許多人手，」汪主任說道：「同時，我們也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材。」

「你——你們要我參加你們的保安措施？」周探長楞楞地問。

「不錯。」

「可是——可是我目前的事實在太忙了，恐怕——」

周探長還沒有說下去，汪主任便道：「我已經向署長稟明了我們的需要，他答應我們可以調動任何部門的成員，包括你在內。」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苦笑着道：「既然你們這樣賞面，我還有甚麼話說。」

「謝謝你！」汪主任站了起身，伸出手來，道：「一言為定。」

周探長和他握了握手，發覺自己肩膊上的負担又加重了。

「我們會繼續和你聯絡，商討有關事項的。」汪主任道。

周探長把兩人送了出去後，罵了一句粗口，道：「我吃一份糧，却要理這麼多事！」

陳警官一直沒有出過聲，這時才道：「探長，你以為本市有人想刺殺基辛格嗎？」

「我怎知道？」周探長聳着肩，道：「不過像他這種大人物，所到之處，保安措施自然要做到加零一，本市是個小地方，萬一他在本市發生意外，那豈不是糟糕之至？」

陳警官緩緩地點着頭。基辛格目前的風頭，和國際之聲望，地位，並不比前美國總統尼克遜遜色，聽說他在某國訪問時，曾有人揚言要殺了他，幸好當地加強保安措施，才無事故發生的。

不過，陳警官認為意外是沒有可能發生的，目前，最感頭痛的便是沒有呂七的消息。

「探長。」陳警官喚了周探長一聲。

「唔？」

「咱們是一籌莫展，倒不如請我們的『福將』出馬，也許——」

陳警官還沒說下去，周探長便問：「你的意思是請小鬼子參加我們的緝兇行動？」

「是的。」

周探長苦笑着搖頭，道：「他不是警方人員，沒吃過一份公糧，這種事有甚麼理由找他帮忙？再說，我便不相信三百餘個便衣探員的日夜追緝調查，比不上小鬼子一人！」

「探長，可是你不要忘記，小鬼子是『福將』，」陳警官道：「我們以前碰過許多棘手案件，都被他誤打誤撞地破了！」

周探長抿着咀不出聲，因為陳警官說的是事實。

「怎麼樣？」

周探長望了陳警官一眼，道：「沒有用的，幸運之神不可能一輩子跟着他。」

「探長，世界上有許多事是很難預料的，」陳警官道：「我忽然有一種預感——」

「甚麼預感？」

「如果我們和王小克聯絡一下的話，也許對這樁案件有所帮助。」

「哦？」周探長那雙佈滿紅絲的眼睛望定

了陳警官，道：「你這樣有信心？」

「是的。」

「好吧！那你打個電話給他，叫他來一趟，」周探長頓了一頓，又補充一句：「我請他喝酒！」

陳警官拿起了電話，撥下王小克家中的電話號碼。

王小克這天正在家中教白小妹和小辣椒玩「牌九」，兩女都是聰明之人，只半個小時，已分得出甚麼「至尊」，「天槓」，「地槓」，「天王」，「地王」……的擺法。

王小克見兩人一學卽會，心中不由大喜，撫掌大笑道：「好極了，咱們來賭幾手，我做莊！」

「幹嘛要你做莊！」小辣椒噘起小咀，道：「做莊可以吃夾棍，我來！」

「好，你想賠通莊便由你，」王小克笑道：「等一下輸到甩袂可別怨人。」

「呸！呸！呸！」小辣椒道：「我做莊是大小通殺，有殺有賠！」

王小克和白小妹將牌叠好，小辣椒拿起骰子，似漠似樣地道：「買呀，買！」

王小克取了兩個大銀出來，道：「先試試你的莊！」

「小妹，你呢？」小辣椒問。

白小妹取了個一元輔幣出來，道：「我也先試試你的莊。」

小辣椒把骰子一擲，高聲叫道：「兩邊切耳！」

那一手牌，王小克拿到鵝牌九，雜七賨，以爲必定實贏，不料小辣椒的牌比他更大，拿了天槓地賨，白小妹則只得六點七點，自然輸了。

小辣椒大喜，殺了兩人三元，正欲再擲骰子，電話便在這時响了起來。

「這舖我買五元，擲骰好了！」王小克一邊叫，一邊跑過去聽電話。

他剛「喂」地一聲，便聽到陳警官的聲音：「小鬼子，現在有空嗎？」

「甚麼事？」

「周探長想請你喝酒。」

「哦？」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道：「不會這麼簡單吧？」

陳警官見瞞不過王小克，只得從實說道：「有件事想請你幫幫忙。」

「甚麼事？」

「三天前本市發生的麻將館兇殺案，相信你知道了？」陳警官問。

「是的。」

「周探長想找你談談，看看你有沒有辦法把在逃的兇手捉來。」

「哈！別說笑了，我又不是福爾摩斯，」王小克道：「那有這種能耐？」

「如果你有空的話，請到警署來一趟吧，反正大家許久沒見面了，聚一聚也好。」

「這個——」王小克轉頭向小辣椒望去，只見她拿着骰子作勢要擲，不由得猶豫了起來了。

「小鬼子，你沒有甚麼特別的事吧？」

「我遲一個鐘頭來怎樣？」

「也好，」陳警官道：「我們等你。」

放下電話後，王小克來到茶几前，小辣椒已急不及待地擲下骰子，叫道：「兩邊切耳，照殺！」

「誰的電話？」白小妹問。

「陳警官。」

白小妹愕了一然，不禁問道：「有甚麼事呢？」

「周探長爲了三天之前的麻將館兇殺案要找我，」王小克答道。

「你和那椿兇殺案有甚麼關係？」

王小克聳着肩，道：「我猜是周探長毫無頭緒，想找我幫忙。」

「奇怪，周探長以前從未這樣要求過你呢！」白小妹道。

王小克點着頭，道：「我也是這樣想，看來這次他是眞正的感到頭痛了。」

「你能幫他甚麼呢？」

王小克聳聳肩，道：「我怎知道？」

「喂，你們快擺牌吧！」小辣椒催促道。

玩了好一會，王小克終於贏了二十幾元，小辣椒大嚷不依，王小克眼見和周探長約會的時間已到，站起身來，道：「等一下回來再賭吧。」

他回房換了衣服，離開屋門。

那時已是下午三時多，王小克跳上一輛十四座位小巴，半個小時後，來到警署。

周探長正在和監視呂七母親的幹探通電話，一見了王小克，招手示意他坐下，然後掛斷了電話。

王小克一眼瞥見雙眼佈滿紅絲的周探長，不由嚇了一跳。

「探長，你怎麼啦？」

周探長搔了搔頭，道：「他媽的，煩死了，一點頭緒都沒有。」

「還沒有那個殺人兇手的踪跡？」

周探長苦笑着搖了搖頭，說道：「我們搜查了全市的酒店，公寓，招待所，大檔和私家架步，還有他所有的朋友的家居，仍然找不到他！」

「也許他已離開了本市？」

「不會的，」周探長道：「在他逃出醫院十分鐘後，我們立刻得悉。」

「你們怎知他逃出醫院十分鐘？」

「因爲他的床褥猶有微溫，」周探長道：「那表示他離去不會超過十分鐘。」

「你們發現他逃走後，立時採取行動？」

「是的，我們把他的照片複印了幾百份，派給各海關，機場和水警巡邏艇，但一樣沒有他的消息。」周探長答道。

「可以把他的照片拿給我看看麼？」

「你沒見過？」

「那是在電視新聞報導看到的，不大清楚。」王小克道。

「好吧。」周探長從案頭文件夾中抽了一張呂七的照片出來，遞給王小克。

「他的樣子很容易辨認，」王小克道：「精眉大眼，雙眉之間有一顆紅痣，要找一個這樣的人，並不是一件難事。」

周探長苦笑着，道：「我們動員了三百餘個便衣，不斷搜索了七十二個小時，他媽的仍然鬼影也不見！」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問道：「你要我協助找尋這人？」

「大家碰碰運氣而已，」周探長道：「事實上要在本市茫茫人海中找到他，並不是易事，如果他匿居起來的話。」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只要呂七足不出戶，要在四百多萬人口的一個大都市中將他找出來，看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鬼子，你經常在街上逛，眼光又特別尖銳，也許會碰上了他也說不定。」

「卽使我碰上了，那又怎樣，我手無寸鐵，怎樣拘捕他？」

周探長同意地點着頭，道：「你可以暗中跟踪他，然後設法通知我們。」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終於向他點點頭，道：「我替你留意就是了。」

周探長站了起身，披上上裝，道：「我要回家睡一會才行，再這樣頂下去，兇手還沒捉

到，我已經倒下去了。」

「我送你回去吧！」

周探長的家居在「明園台」，他平日都駕駛那部小型房車代步，但此時因爲三日三夜未曾闔眼，沒有精神駕車，因此召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出地址。

車子來到「明園台」口，前面有輛的士停着，塞住了去路。

司機按了一下喇叭，前面的的士，仍然紋風不動。

「幹甚麼？」周探長睜開眼睛，道：「有車子停着嗎？」

「是的，我下車看看。」

王小克不待周探長回答，打開車門下車，向前走去。

他來到那輛的士之前，向司機問道：「喂，甚麼回事？」

司機向後廂一指，只見座位上蜷伏着一人，渾身抖索抽搐着，把頭埋在雙臂之中。背上孭着一具相機。

王小克心下暗暗詫異，問道：「他幹甚麼呢？」

「這人叫我車他到明園台，但又沒有說出門牌號碼，車到這裏，忽然好像中了風，」司機答道：「我正在考慮怎樣處理。」

王小克伸手進去，拍拍那人肩膊，道：「先生，你住在幾號？」

那人仍然把臉孔埋在臂彎之中，渾身抖索着。

「這人病了！」

司機轉頭望了他一眼，訥訥道：「這……這怎麼辦？」

「把他送到醫院吧！」

「嘿！那我一天的生意都不用做了，」司機轉身推着那人，一面道：「只要他對我說出門牌，我車他回家便算了！」

王小克反感地望了那司機一眼，見他不斷追問着那人的地址。

回心一想，當的士司機每更八個小時，如果他把這人車到醫院的話，的確要浪費不少時間，對於這種分分鐘爭取時間賺錢的的士司機來說，的確不能怪他。

於是，王小克道：「那你把車子駛過一旁再說吧，這樣子阻住路口也不是辦法。」

司機一想有理，於是把車子駛過一旁，王小克關心那人情形，走了過去，打開車門，那人已翻過身來，額上汗水簌簌而下，臉上全是痛苦的神色。

「先生，你怎麼了啦？」王小克關切地在問。

那人掙扎着抬起手來，微顫着聲道：「扶……扶我下車。」

王小克依言扶起了他下車，司機車費也不收了，掉頭向台下駛去。

這時，周探長也下了車，付過車資後，向這邊走了過來。

那人一眼瞥見周探長，渾身一震，俯下首來。

「發生了甚麼事？」周探長問道：「小鬼子？」

「這位先生病了，我看要把他送回家去，讓他的家人料理。」

「他住在甚麼地方？」周探長一面走上前，一面打量着那人，只見他雙鬢灰白，額上佈滿皺紋，印象中「明園台」似乎沒有這樣的一個住客。

「我不知道。」

王小克話甫出口，那人忽然低聲道：「請……請你扶我到二號門口……」

王小克抬頭一望，自己正站在十八號門口，二號要走一段路，於是向周探長道：「探長，你先去吧，我送他回家再上來。」

周探長疲倦欲死，當下轉身向他的居所走去。

「先生，你走得動嗎？」王小克問。

那人緩緩地點着頭，支撐着向前走出，可是脚步虛浮，差點摔下地去。

王小克急忙上前扶住他。

兩人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王小克側頭望去，忽然發現那人臉上有一些粉末，隨着汗水滾下來。

那人的膚色本來是十分黝黑的，可是隨着那一條汗水，却現出了皙白的肌膚。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他告訴自己：這人的臉上經過化粧！

然而，他彷若無其事地扶着那人向前走着，一面更仔細地端詳着他。

忽然，王小克發現那人額上的皺紋，剝落了！

臉上的皺紋竟然會有剝落的現象，那不是太不可思議嗎？

就在這個時候，那人忽然精神一振，加快脚步向前走去，來到了二號門口。

那人站定了身子，向王小克道：「謝……謝謝你。」

王小克道：「先生，你住幾樓，我送你上去吧！」

「不……不用了，」那人道：「我自己可以走上去，再見！」

說罷，他雙手扶住兩邊牆壁，慢慢地上了樓梯。

王小克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樓梯轉角處，這才懷着疑惑的心情轉身離去。

原來那人正是周探長夢寢以求的殺人兇手呂七。

他奉命到機場實習做記老，拍了一輯照片，僱車回來，不料行至中途，他的老毛病竟然復發，胃部痛得幾乎死去。

他咬着牙忍住疼痛，暗想若是昏倒在的士中，司機把自己車到醫院中去，那麼一切便完了！

所以，他一直支撐着自己，來到了「死亡俱樂部」的臨時會所。

當他來到二樓門口時，再也支持不住，暈倒下地去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呂七緩緩地睜開了眼睛，映現在眼簾前的，是郝四通那張陰沉的臉色。

「我——」呂七張開口，却發現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了，發不出話來。

「你發生了什麼事？」郝四通沉聲問。

呂七放眼一看，房中除了郝四通之外，沒有其他人，整層樓靜得逾乎尋常。

他清了淸喉嚨，吶吶地道：「我……我剛才搭車回來，在車上忽然不……不適。」

「你有病？」

在這種情形之下，呂七只得從實地，點着頭。

「什麼病？」

「胃病。」呂七答話時，一顆心怦怦亂跳，如果郝四通繼續追問的話，自己是否要把身患絕症的眞相告訴他？

「剛才你暈倒之前，流了不少汗，把臉上的化妝全冲流去了，你知道嗎？」

呂七聞言臉上勃然變色，張大了口闔不攏來。

「快回答我！」

呂七這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我不知道。」

「有人看到你嗎？」

呂七最初是搖着頭，隨即呆住了！

他想到扶着自己過來的那個少年。

郝四通何等精明，一眼瞥見呂七臉上的神情，立時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了。

「有人看到了你，是不是？」郝四通緊張地問。

呂七嘆了一口氣，緩緩地點着頭。

「誰？」

「是……是一個少年。」

「你認識他嗎？」呂七搖搖頭，忽然腦中一亮，道：「他好像叫『小鬼子』。」

「小鬼子？」郝四通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我聽到有人這樣叫他。」

「誰叫他？」

呂七知道瞞騙不是辦法，只得從實招供，道：「他是警方的周探長！」

郝四通聞言變眉一揚，道：「好啊，原來是警方的周探長，這樣說來，那『小鬼子』也是警方的人了？」

「不，看他的樣子不像。」

「那小鬼子多大年紀？」

「大約十五歲。」

「唔——」郝四通在房中踱來踱去，良久才像決定了一件什麼事似的，站定了腳步，道：「呂先生，看來你又多了一件任務了。」

「什……什麼任務。」

「把那個小鬼子殺掉！」

呂七聞言心頭一跳，不解地問道：「為……為什麼？」

「呂先生，你不知道，最近不論電視報紙，每天都有你的相貌出現，那個小鬼子雖然不是警方人員，但你的化妝一定被他看了出來，如果他向警方提及這件事，咱們的計劃便糟糕了。」

「可是——」

「不要和我爭辯，」郝四通怒喝一聲，道：「死亡俱樂部從來不曾失敗過，你知道那是為了什麼？」

呂七呆呆地望住郝四通。

「告訴你，那是因為我們小心從事！」郝四通凝眼望着呂七，正色道：「我們永遠不犯錯誤，即使是一點點的小錯誤！」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道：「我們的成功是從無數的經驗和小心行事，不露任何痕跡得來的，所以，即使那個小鬼子沒有看清楚你的廬山面目，他的結局也只有一個字：死！」

呂七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這個「死亡俱樂部」的副主席，未免小題大做，太過心狠手辣了！

「你聽到我的話嗎？今晚午夜之前，那個小鬼子是必定要死！」郝四通一字一頓地道：「而你將是執行這件任務的人。」

「可是我有病。」

「病！」郝四通緊緊捏住了拳頭，道：「即使你病，也要將這件差使做完了才病！」

呂七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緘默了。

「現在，我去替你調查一下那個小鬼子是什麼人，在這半個小時內，你快想好怎樣殺他滅口的辦法，」郝四通一面向外走去，一面道：「我們要爭取時間！」

郝四通離去後，呂七坐直起身，望着窗外呆呆出怔。

他實在猜測不透，為何一個少年扶了自己一把，郝四通卻非將他置之死地不可。

當然，郝四通的解釋很成理由，「死亡俱樂部」的行動和計劃，都不允許有任何小錯誤，所以，為了小心起見，只有將「小鬼子」殺死。

然而，僅僅為了這個理由去殺害一個人，不是太兒戲了吧？

呂七立即想到，「死亡俱樂部」是個草菅人命的邪惡組織，對他們來說，殺害一個少年就等於捏死一隻螞蟻那樣簡單而已。

目前的難題是怎樣將那「小鬼子」殺死！

呂七暗暗祈禱，但願郝四通查不到那「小鬼子」到底是什麼人，更查不到他的地址，這麼一來，他便可逃過一命，而自己也不必去濫殺無辜了。

可是他的祈禱並沒有收效，半個小時後，郝四通進來了。

他的臉繃緊着，問道：「呂先生，你可知道都個『小鬼子』是什麼人？」

聽到郝四通的口氣，呂七已經知道事不尋常了。

「他是一個神童，狡計百出，武功非凡，以前曾助警方破過不少奇案，」郝四通疑惑地望住呂七，道：「你身為警方便衣幹探，怎麼會不知道？」

「我……我歷年來都被派在郊區服務，最近幾個月才調回市區的，」呂七道：「而且，我只顧計劃怎樣替莎莉報仇，怎樣殺掉關老大，素來不關心圈子裏其他的事。」

郝四通臉色稍緩，道：「即使是個神童，也不過是小孩子而已，你立即起程，把他殺了吧。」

「用……用槍？」

「不，他住的是一幢大廈，還有兩個女的和他一塊兒住，不能用槍。」

「那……那用什麼武器？」

「你不需要武器。」

呂七聞言一呆，天下間那有殺人不用武器的道理？可是看到郝四通胸有成竹的表情，立時明白了，他有辦法！

郝四通在呂七耳畔低聲說了幾句話，道：「這是數百種殺人方法的一種，最適用於這種情形之下，你去吧？」

跟着，他又把王小克的住址說了出來，說：「不成功的話，你不必回來了。」

呂七心頭一跳，如此說來，自己無論如何都要把「小鬼子」置於死地了。

他爬了起身，胃部的疼痛已減，在房中來回走了一遍，道：「那我走了。」

「唔，好好地幹，不要滅了我們『死亡俱樂部』的威風！」

呂七苦笑了一下，他忽然想起郝四通以前說過的話，只要被他們看中下手的人，絕無逃出生天的機會——包括甘廼廸總統在內。

看來，那個「小鬼子」此番必死無疑了，——他想。

× ×

王小克扭熄電視機，站起身來伸了伸懶腰，已經是深夜十一時多了，下一個電視節目是「英語長片」，雖然有中英文字幕，但他看不懂。

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入房睡去了，自從婆婆在P國遇害後（詳情請參閱拙作「綠眼巫婆」），少了一個談天的對像，逐漸地習慣了早睡。

王小克在婆婆靈前裝了一枝香，走進浴室，他習慣沖過涼後才就寢。

浴室的面積很小，但有原裝獨立煤氣設備，王小克扭開煤氣分掣，再把小喉扭開了，關上浴室的門，除下衣服。

水的溫度剛剛好，他跨進浴缸。

熱水和冷水從兩個水龍頭流了出來，王小克躺下浴缸，閉起眼睛享受溫水浴。

水由腳踵一直升上來，淹沒了他的小肚，來到他的胸部。

王小克仍然閤着雙眼，天下間還有比沖溫

水浴更佳的享受嗎？

不一會，水已浸到了他的頸間，呼吸也越來越困難了，他不得不坐直起身。

他仍然閉着眼睛。

就在這個時候，廚房出現了一個人影，他手中拿着一個電筒，找到了煤氣總掣，用戴着皮手套的手把它關了。

浴室中的火立即熄了，然而王小克沒有發現到這一點——他依然閉着眼睛。

廚房中的人正奉是命殺王小克的呂七，他把煤氣總掣熄掉後，立即又把它開了。

熱水器的火既然熄掉，當煤氣開了的時候，洩出來的自然是可致人死命的煤氣了。

呂七悄悄地從窗口爬了下去，等候反應。

且說浴室中的王小克正躺在浴缸中享受溫水浴，鼻端忽然嗅到了一陣煤氣味。

可是王小克並不在意，每次開煤氣熱水喉，都有微小煤氣外洩，他聞慣了。

他腦中不斷出現今天下午在「明園台」碰到的那個男子。

忽然，他覺得呼吸有點困難，腦際間昏昏沉沉的，有一種昏眩的感覺。

他睜開眼睛，發現熱水器的火熄了，從水龍頭流出來的水冰冷冷地。

王小克心下一懍，他想不起自己在什麼時候熄掉熱水器。急忙站了起身，爬出浴缸。

正盤念間，忽覺胸臆間一陣翳悶，有想嘔吐的感覺，跟着眼前一花，栽倒下浴缸。

白小妹正欲入睡，忽聽浴室傳來一聲巨響，似是有人跌下地去的樣子。

她睜眼一看，小辣椒正自呼呼入睡，家中除了王小克之外，再無第四人，於是起床披上睡衣，扭開了燈，走出房來。

「小鬼子！」

沒有人答她。

她側耳一聽，浴室傳來潺潺的水聲，顯然地，王小克在沖凉。

白小妹，小辣椒雖然和王小克住在同一層樓內，但他們心知男女有別，以禮相待，這時見王小克在內沖凉，便欲轉身離去。

忽然，她一眼瞥見有水從浴室滲了出來。

那水源越來越大，迅速地往客廳的柚木板蔓延了開來。

「小鬼子！」白小妹急忙趨上前去，用力地敲着浴室的門。

然而，王小克仍然沒有回答她。

這時，小辣椒也被白小妹的叫聲吵醒了，搓揉着惺忪的睡眼，踏出房來。

「什麼事？」

她剛問過這句話，立時看到地板上的水漬，急忙竄了上前，一邊擂着門，一邊叫道：「小鬼子，你死的嗎，把水全溢到廳中來了！」

可是，浴室中除了潺潺的水聲之外，更無其他的聲響。

小辣椒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均知有異，小辣椒伸手抓住門柄一扭，門自內反鎖着。

「小鬼子，快開門！」小辣椒叫道。

浴室內的水源源向外流了出來，卻沒有王小克的回音，這麼一來，白，小兩女急了，小辣椒道：「咱們把門撞開！」

「是！」

兩人各提了一口氣，大力撞門。

不一會，門終於被她們撞開了，迎面一陣煤氣味撲來，白小妹暗叫一聲不好，定眼望去，只見王小克全身赤裸，伏在地上。

「小辣椒，快關掉煤氣和水喉！」

小辣椒不等她吩咐，早已衝了上前，把水喉和煤氣掣熄了。

「把他扶到廳裏去！」

「是！」小辣椒答着拿了一條浴巾裹住王小克的身子，將他扶了起來。

兩人合力把王小克扶到客廳的沙發上，這才檢視他的情形，只見他雙眼緊閉，躺在那裏動也不動。

白小妹把耳朵貼在王小克胸膛一聽，見他尚有呼吸，這才鬆了一口氣。

「快報警。」

「是。」小辣椒跳了起身，奔到電話几去，撥下了「九九九」。

白小妹在書上看過「急救法」，這時正用口對口人工呼吸在救治，可是王小克仍然昏迷不醒。

「這怎麼辦？」小辣椒急得哭了起來。

白小妹也又驚又急，可是她知道王小克中毒甚深，如果不在救傷車來到之前設法把他救醒，可能抵達醫院時已經一命嗚呼，所以她一再告訴自己要鎮定，要鎮定！

口對口呼吸無效，白小妹又按撫王小克的心臟，累得滿頭大汗，但王小克仍然動也不動地。

「小辣椒，把窗口全部打開！」白小妹叫道。

「是！」小辣椒跳了起身，奔過去把客廳的窗子打開了。

當她眼光向街上望去時，忽見一個人影閃進附近一輛汽車之後，行動鬼祟異常。

小辣椒心中一動，可是這時她關心王小克的安危生死，不及細想，轉身向沙發奔去，問道：「他怎麼了？」

白小妹滿頭大汗，兀自替王小克施行人工急救，一面道：「沒用！」

小辣椒急得連連頓腳，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不要心急，也許我的急救法用錯了，」白小妹道：「等一下救傷車來到之後，也許會有辦法。」

白小妹口中雖然這樣說，可是語氣卻顯得沒有絲毫信心。

小辣椒跪下地來，用力推着王小克，一面叫道：「小鬼子，小鬼子！」

可是王小克怎會應？

就在這時，一陣「嗚嗚」聲自遠處傳來，白，小兩女大喜，小辣椒急忙趨上前去，打開大門。

不一會，救傷人員奔上樓來，領前那位檢驗了王小克一下，向部下道：「快將袖珍氧氣筒拿上來。」

「先生，他會死嗎？」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問。

那人並不回答，用白小妹用過的方法，替王小克做人工呼吸。

小辣椒還要再問，白小妹把她拉過一旁，低聲道：「別妨礙他。」

小辣椒這才緘口不言，一雙淚光閃閃的美眸，望定了那個救傷人員的動作。

不一會，另一個救傷人員將氧氣筒拿了上來，蓋在王小克鼻端口部，另兩個救護員已將担架鋪平。

「把他抬上担架，快！」

兩名救傷員將王小克小心翼翼地抬上了担架，向外走去。

小辣椒再也忍不住了，拉住那個手捧氧氣筒的救傷人員，道：「他有危險嗎？」

「我怎知道？」那救傷人員不耐煩地道。

小辣椒大怒，正待發作，又被白小妹拉住，這時，一個軍裝警員手拿筆記簿踏了進來，道：「這是怎樣發生的？」

「我——我們不知道。」白小妹一邊答着話，一邊隨担架向外走去。

「小姐，請你把詳細情形告訴我吧，」那

警員又問：「剛才是不是你報警的？」

「先生，我現在沒有空，」白小妹也不耐煩起來道：「你有話到醫院去問吧，我要陪着他。」

說罷，白小妹再也不理會那警員，向前走去。

在救傷車上，救傷人員不斷施用人工呼吸法急救着，可是王小克仍然沒有甦醒過來。

白小妹急得掩住了臉低聲啜泣，小辣椒緊揑着拳頭，望住担架上的王小克。

十餘分鐘後，救傷車抵達了全市最大的政府醫院，王小克被送進急症室，白，小兩女本來要跟着進去，但被護士攔住了。

「你們只能在外面等。」女護士說。

兩女在急症室門外的一張沙發上坐下來，望着門上一盞燈閃動，心中之焦慮驚惶，實在不是筆墨所能形容。

「為……為什麼會這樣的？」白小妹喃喃地道。

「有人想謀殺小鬼子！」小辣椒衝口而出道。

「哦？」白小妹心下一懍，呐呐地問：「你……你怎麼知道？」

「我去開窗時，看到有人鬼鬼祟祟地躲開了，」小辣椒若有所思地說：「對！一定是那人！」

白小妹正欲再問，只聽脚步聲响，有人跑了過來，抬頭一望，正是周探長。

「這是怎麼一回事？」周探長神色驚惶，劈口便問。

白小妹把剛才的一切說了出來，周探長側頭望着小辣椒，道：「你認為那鬼鬼祟祟的人影便是想謀殺小鬼子的人？」

「是的。」小辣椒堅定地點着頭。

「為什麼這樣肯定？」

小辣椒張大了口答不出話來，那只是一種直覺，一種不能解釋的直覺！

「你家的煤氣熱水爐可曾壞過嗎？」

白小妹猶豫了一下，道：「我們搬進新居只不過是三四個月的事，煤氣爐是新的，怎會壞。」

「總掣在那裏？」

「在厨房。」

周探長在聞言雙眉一揚，望住那盞紅燈呆呆出怔，他隱約想到王小克中煤氣的原因了。

「不錯，我看是有人想謀殺小鬼子！」周探長憂形於色，道：「可是那究竟是誰？」

「用這種手段，太卑鄙了！」小辣椒恨恨地道。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殺人還講究光明磊落嗎？」

小辣椒見無數身穿白袍的醫生向急症室奔去，心頭便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不知王小克命運如何。

這時，一個年過五旬的醫生自內踏了出來，周探長趨上前去，出示證件後，問道：「醫生，傷者現在的情形怎樣？」

白小妹和小辣椒圍了上去，等待那醫生的回答。

醫生深皺着雙眉，沉吟了半晌，才道：「他中毒甚深，傷了肺葉，腦細胞也有一定程度的損傷，所以——」

「醫生，他的生命有沒有危險？」白小妹急忙問。

「這個——」醫生擦一擦鼻子，道：「那要看手術進行如何了。」

「要……要施手術！」白小妹不由低呼了一聲。

「不但要施手術，而且，要在七個小時之內施行，否則……否則即使將他救活，他……他……」

「他怎麼了？」小辣椒問。

「由於腦部缺氣過久，細胞又受到損害，他這輩子可能要變成白痴！」

白小妹禁不住打了個寒顫，那眞是不能接受的一個事實！

「你們還不快替他施手術！」

「本市本來有十二個外科好手，可是昨天有半數到日內瓦參加每年一度的醫學會議去了，另外有三個正在外國渡假。」

「可是你們還有三個！」

「不錯，其中黃桃博士患了半身不遂症，杜端正博士今日休假，他和家人駕遊艇到離島區釣魚去了，聽說今晚不會回航。」

「那麼你們還有一個！」

「是的，他是朱成家博士，我們現在正在找他的人。」

「你——」白小妹頓了頓脚，一間規模如此大的政府醫院，竟然沒有外科醫生當值，也眞是笑話。

「本來我們醫院還有四個以上，可以担當這次手術的外科醫生，」那醫生道：「可是這是一次不比尋常的外科手術，進行時稍有差池，便會導致病者死亡或變成白痴，所以，我們必須立即找到朱成家博士。」

周探長一直冷靜地在旁聽着，這時插口問道：「你們找到了嗎？」

醫生搖着頭。

「那麼你們什麼時候可以找到他？」周探長問。

「我們正用『太空電話』和朱成家博士聯絡，希望他在一個小時內，能趕到醫院來。」

「如果他接不到訊息呢？」

「那麼——」那醫生頓了一頓，道：「只好由其他外科醫生施手術了。」

「不！你們一定要找到那個朱博士，你們一定要！」小辣椒叫了起來。

「我會盡力，」那醫生向小辣椒望去，道：「對了，小姐，你是傷者的什麼人？」

「——朋友。」

「很好，等一下我們要傷者的親人簽字，你肯簽嗎？」醫生問。

「當然肯簽。」

「小姐，請問你今年超過十八歲沒有？」

小辣椒呆了一呆，向他搖搖頭。

醫生嘆了一口氣，正要說話，周探長忽然自告奮勇道：「醫生，我也是傷者的好友，我可以代她們簽嗎？」

醫生沉吟了一下，道：「當然可以！」

白小妹這才吁了一口氣，因為她明白如果沒有親人簽字，手術是不能進行的，而簽字者的年紀必須在十八歲以上。

既然周探長自動請纓，這個難題是不成難題的了，現在留下來的問題是能否在一個小時內找到那個本市唯一在場的外科好手朱成家博士。

那醫生伸出手來，道：「我姓陳，是急症室主任。」

周探長和他握了握手，道：「需要簽字時，請立即通知我，我會在這裏等！」

「好。」

陳主任離去後，周探長安慰着白小妹和小辣椒，道：「你們放心，小鬼子多少次都死不去，他必定會吉人天相，化險為夷的！」

白小妹苦笑了一下，人只能死一次，如果找不到朱博士，由那些外科醫生開刀的話，是否能把小鬼子救活，救活後，是否能逃過成為白痴的機會，實在渺茫得很。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牆上的壁鐘望去，是凌晨一時多了。

這時候，每一秒鐘的逝去，都表示王小克接近死亡關頭一步——他從來沒有這種遭遇。

不一會，陳主任自外走來，白小妹急忙趨上前去，促聲問道：「陳主任，找到了朱博士了嗎？」

陳主任搖着頭，道：「還沒有，不過我們並不灰心，一定會找到他的。」

聽到陳主任那充滿把握的語氣，白小妹才稍為放下心來。

偽証易容　鬼斧神工

且說呂七照郝四通教自己的方法，利用煤氣謀殺王小克之後，一直留守在王小克家居附近觀看動靜。

大約過了十分鐘，忽見二樓窗口人影一幌，有人走近將窗子打開。

如果呂七是個職業兇手的話，他站在當地不動，小辣椒並不會起疑，不過他初次執行任務去殺害一個與自己無關之人，心情過份緊張，一看到窗口的人影，立時便閃過一旁。

他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盤念着究竟是立即離開現場，抑或繼續留下來窺伺動靜。

忽然，他記起郝四通的話，此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在沒有確定王小克是否斃命之前，他是不敢離開現場。

所以，他決定留下來。

又過了十餘分鐘，他聽到救傷車的「嗚嗚」聲自遠處而來，心中不由一動，這表示王小克中了毒，問題是死了沒有。

他等救傷車離去後，這才轉身走到大馬路，召了一輛的士，回到「死亡俱樂部」的臨時總部。

郝四通一見他便問：「任務怎樣？」

「完成了。」

「你確定他死了？」

呂七遲疑一下，點點頭道：「我離開現場時，救傷車正把他送到醫院去，不過照我的看法，浴室沒有通風設備，他是難逃一死的。」

郝四通這才滿意地點着頭，向坐在沙發上閱報的威廉道：「威廉，你去查一查，那個『小鬼子』是不是一到醫院便完蛋。」

威廉答應了一聲，起身離去了。

郝四通拍拍呂七的肩膊，道：「你這次做得很好，相信下個星期執行眞正的任務時，也一定會做得像這次一樣好。」

呂七澀然一笑，他為了被逼去殺一個幫過自己的忙的人而感悔意。

可是他明白，在「死亡俱樂部」裏面，是沒有反悔的餘地的。

「郝先生，那些錢送到我母親的手中了嗎？」呂七問。

「對了，這件事我要向你說清楚，由於警方派人廿四小時守着你母親家居樓下，我們沒有辦法送去，不過你不用担心，我們會替你安排的。」郝四通誠懇地道：「你該相信我。」

呂七不由自主地點着頭，是郝四通那堅定的語氣加強了他對「死亡俱樂部」的信心。

對於「死亡俱樂部」來說，二十五萬美元亦不過是一個小數目而已，他們全是國際傳奇人物，絕對不會食言而肥。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郝四通又道：「威廉大概半個小時之後便有回音了。」

呂七回到房間躺在床上，暗暗感到詫異，威廉到什麼地方去查王小克的生死？不過回心一想，「死亡俱樂部」的成員，每一個都神通廣大，他們自有辦法。

由於剛才行事時精神緊張，這時已有點眼睏，正想瞌睡過去，忽聽有人大力地敲着門。

「呂七！你出來！」

呂七認得是郝四通的聲音，然而，他一向稱呼自己為「呂先生」，何以直接稱呼自己名字？是不是意味着事情有變卦。

他一骨碌爬了起身，開門出來，只見威廉正和郝四通在說話。

兩人一見了他，均是向他望過來。

「你的工作並沒完成，」郝四通沉聲道。

「他……他沒有死？」呂七臉上勃然變色，呐呐地問。

「不錯，他只是昏過去，現在，在醫院中等待開刀急救！」

「這……這……」呂七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不過，我們還是有辦法補救的，」郝四通向威廉望去，道：「醫院裏的情形怎樣？」

「傷者胸部受傷，肺部亦然，」威廉答：「他們正在找本市唯一的外科博士朱成家回去開刀。」

郝四通雙眉一揚，道：「你的意思是說，現在他們還找不到朱博士？」

「是的，」威廉點頭，道：「不過他們正在找，如果找不到的話，便只好請其他的外科醫生冒險替他開刀了。」

威廉頓了一頓，又道：「如果在七小時之內不施行手術，那便沒得救了！」

郝四通聞言臉上露出喜色，道：「好得很，我們設法找找那個朱博士，找到之後，賞他一針麻醉劑，使他剛好過了七個鐘頭之後才醒過來好了！」

呂七不由心下一凜，這倒是一個很毒辣的手段！

「你們有沒有人認識那個朱博士的？」郝四通向大廳中衆人望去。

「我認識。」譚炳答。

「好得很，你把他的樣子拼出來吧。」郝四通道。

呂七聞言一呆，樣子怎樣「拼」？只見譚炳回房取了一個占士邦手提箱出來，打開蓋子，自箱子底層暗格中取出一副眼、耳、口、鼻的圖形出來。

利那間，呂七明白了，那是警方也經常採用的拼圖法，將一個人的樣子拼出來。

譚炳的手法很熟練，不到一刻，已經將那朱博士的樣子拼了出來，只見「他」濃眉大眼，上唇蓄着短髭，樣子慈祥帶着威武。

郝四通將朱博士的像遞給威廉，狄克和甘地等人看過，道：「行了嗎？」

「行了。」三人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好，你們儘可能在醫院找到朱博士之前找到他！」郝四通道。

衆人離去後，整層樓只剩下呂七和郝四通兩人單獨相對了。

「呂先生，你最好祈禱他們找到朱博士！」郝四通冷冷說道：「否則，你的任務便算失敗了！」

呂七心頭一跳，失敗了便怎樣？他們會怎樣對付自己？

他一想到自己原本便豁了出去，並非貪生怕死之心，心下反而坦然了。

「他們找得到嗎？」

「也許找得到，」郝四通道：「本市只不過是彈丸之地，我們曾經試過在加里福尼亞州追殺一個毒梟，他躲在一個車廂中，還是被我們找了出來。」

呂七聞言心下一凜，暗想那大毒梟一定是被對手買兇的情形下被殺的。對於「死亡俱樂部」的辦事效率和無孔不入處，暗自戰慄。

「你……你們用什麼方法？」

郝四通淡淡一笑，道：「用任何方法，科學的，不科學的，甚至用錢買通有關方面的人

，只要有一點蛛絲馬跡可循，沒有人逃得過我們！」

呂七聳然動容，照這樣說來，便是英國的蘇格蘭場，美國的聯邦調查局，也不够「死亡俱樂部」的神通廣大了？

郝四通慢條斯理地望一望腕表，道：「王小克中毒已經一個小時了，他還有六個小時的壽命！」

呂七忽然想到：自己究竟希望譚炳等人找到朱博士，抑或希望他們找不到，令王小克有一綫生機？

他心情矛盾，一時間也想不到答案。

就在一小時之後，第一個回來報到的是狄克，他聳着肩，道：「沒有他的消息。」

郝四通亦無什麼表示，倒了杯酒給他，又替自己倒了一杯，道：「不要緊，他們也快有消息了。」

第二個回來報到的是威廉，他的收穫和狄克一樣，也是找不到朱博士。

郝四通的神情開始有點不安，頻頻地望着腕表；不一會，甘地回來了，他帶來了一個壞消息。

「朱博士在一間夜總會被他們帶走了！」甘地道：「今天是他女兒的十八歲生辰，她在夜總會宴客。」

郝四通緊握住變拳，道：「眞是豈有此理，被他們搶先了一步！」

「現在怎麼辦？」狄克問。

郝四通緩緩向呂七望來，臉上露着寒霜。

呂七不由自主向後退一步，驚悸地望着郝四通。

「呂先生，你的任務已經失敗了八成，知道嗎？」郝四通道。

呂七雖然早已把一切豁了出去，可是這時看到郝四通那陰沉的臉色，還是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郝副主席，」甘地忽然道：「咱們仍然還有希望，譚炳還沒有回來。」

郝四通咬了咬唇，道：「不錯，希望譚炳會帶來好消息。」

狄克走近呂七，拍拍他的肩膊，笑道：「老弟，你放心，譚炳這時候還不回來，便表示他有收穫，他是惟一認識朱博士的人！」

呂七聞言心下稍定，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矛盾心情沒有了，他只希望譚炳眞的可以帶來好消息。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瞬息間半個小時已經過去了，仍然沒有譚炳的消息。

郝四通開始煩躁起來，拿着酒杯在廳中踱來踱去，不斷地望看手表。

這時，王小克中毒已經將近三個小時。

就在這個時候，大門傳來開啓聲，郝四通趨上前去，打開大門。

出現在衆人眼前的是一個雙眼蒙住黑布，身上穿着晚禮服的少女！

那少女即使被矇住了眼睛，也看得出她相貌姣好，是個美人胚子。

在那少女背後的，是笑吟吟的譚炳。

譚炳向廳中衆人打着手勢，示意不要出聲，跟着把少女推進來。

「她是朱博士的千金，朱珍珍小姐！」譚炳啞着嗓子道。

呂七一聽到譚炳這個聲音，不由不佩服他行事的小心，他連眞正的聲音，也不願被人聽到！

廳中的人都是絕頂聰明之人，但看到譚炳竟然將朱博士的女兒擄來，卻是大惑不解。

「有了她，那個王小克是沒命的了！」譚炳仍然尖着聲音道：「我們可以利用她，威脅朱博士中斷手術！」

衆人對望了一眼，均是緩緩地點着頭，這的確是一個「亡羊補牢」之辦法。

既然朱博士已經被請到醫院去替王小克開刀，那麼，把他的女兒綁來，威脅他中止手術，他愛女心切，多半是會就範的。

即使他不就範，利用這一點來擾亂他的心神，使手術無法做到盡善盡美，也是一樣。

「拿一架袖珍盒式錄音機給我。」譚炳叫道。

狄克一聲不响地，回房拿了一架盒式錄音機來，譚炳將驚駭得渾身抖索的朱珍珍推到沙發上坐下，說道：「朱小姐，如果你要命的話，便跟着我的話說，把你的聲音錄下來，知道了嗎？」

朱珍珍已嚇得六神無主，聞言只是連連點着頭。

「爸爸，我被他們捉住了，如果你要我平安回來，便照他們的話做。」譚炳道。

朱珍珍照着譚炳的話說了一遍。

譚炳將那幾句話錄下了，道：「你們好好看管着朱小姐，我要去和她父親聯絡了。」

他拿起盒式錄音機，望了衆人一眼，道：「誰跟我一塊兒去？」

「我去！」狄克首先叫道。

譚炳臉上露着陰驚的笑意，道：「我只要一個伴兒而已——」說着，閃電般的眼光向呂七射去。

呂七硬着頭皮，道：「我陪你去。」

「好極了！」譚炳道。

呂七正想跟譚炳離去，甘地忽然叫住了他，替他補過裝，這才道：「好吧，現在可以走了。」

兩人離開巢穴，來到大馬路，這時已是凌晨四時多，馬路上靜悄悄地一片。

「你知道我們爲什麼要出來打電話嗎？」譚炳側頭望着他問。

「怕警方從電話綫查到我們的所在？」

「對啦！不愧是便衣警探。」譚炳側頭笑問：「我考一考你，現在我們到什麼地方打電話安全？」

「這個——」呂七放眼望去，只見街邊一片寂靜，兩個大男人在街上走動，十分惹人注目，附近又沒有公衆電話亭，所有的士多又全關門了，卻到那兒去打電話？

他實在想不到可以在什麼地方借打電話，只好赧然一笑。

「跟我來吧！」譚炳拉了他一把，向停泊在不遠處的一輛房車走過去。

他取出車匙，把車門打開，先讓呂七上了車，才道：「咱們到政府醫院去！」

「啊！」呂七低呼了一聲。

「政府醫院廿四小時服務，而且還有通宵街診部，你以爲如何？」譚炳笑問。

呂七點着頭，譚炳已經發動了馬達，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飛馳而去。

× × ×

朱博士一踏進醫院大門，陳主任立即趨上前去，將王小克的檢查報告遞上去。

朱博士望了一眼，道：「立即開刀！」說着，他一面除下上裝給站在一旁的女護士，一面向急症室奔去。

周探長，白小妹和小辣椒看到朱博士的出現，都是大喜過望，然而，朱博士望也沒有望他一眼，逕自進了急症室。

這時，王小克已被放在手術床上，等待開刀，急症室旁邊的「手術室」中，已經站着兩個助理醫生，和三個女護士，準備協助開刀。

朱博士洗過手，戴上了手套，女護士早已將一應用具擺好。

陳主任在外面領周探長簽好字後，望了望

腕表，是凌晨四時了，王小克距肇事時間，已有三個多鐘頭。

「陳主任，經過手術後，他一定有救嗎？」周探長問道。

「朱博士是最出名的外科專家，三年前已經被提名接受諾貝爾醫學獎金了，」陳主任輕鬆笑着問：「你信不信任他？」

周探長這才鬆了一口氣，他對王小克的生命，終於有了信心。

王小克會被救活的！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女護士匆匆走了過來，道：「陳主任，朱博士有電話。」

「告訴對方，朱博士正在做緊急手術，他沒有時間聽電話。」

女護士並沒有立即轉身離去，她道：「可是那人說是緊急事件。」

「哦？」陳主任詫異地問：「緊急到什麼程度？」

「那人說，有關朱博士千金的性命。」

陳主任心下一凜，急忙道：「電話在那兒？讓我來聽。」

「請跟我來。」

女護士領着陳主任來到櫃面，拿起電話筒，道：「陳主任，請聽。」

陳主任接電過話筒，「喂」地一聲。

「朱博士嗎？」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對不起，朱博士正在施手術，」陳主任道：「我是外科主任陳立基，有什麼事請跟我說好了。」

「——」

「喂？有什麼說好了。」

對方傳來一陣陰惻惻的笑聲，說道：「好得很，既然你是外科主任，那麼跟你說也是一樣。」

陳主任開始意味到對方來意不善，緊緊握住電話筒，等待說下去。

「告訴你，朱珍珍小姐在我們手中，我們隨時可以要她的命！」

陳主任心頭突地一跳，呆住了。

「你……你們想幹什麼？」

「我們要朱博士立即終止手術，知道嗎？我重複一句：終止手術！」

陳主任腦中轟地一聲，這是種卑鄙的勒索手段！

「我給你十分鐘時間通知朱博士，如果他十分鐘之後不站在西翼二樓的露台上，他的女兒將會永遠見不了他了！」

說罷，電話掛斷了。

陳主任兀自拿着電話筒呆呆出怔，對方的意思十分明顯——要王小克死！

周探長走了過來，看到陳主任臉色有異！問道：「陳主任，有什麼難題嗎？」

陳主任眼前一亮，把剛才那個神秘電話說了出來。

周探長聽完了後，用力地捺着鼻子，兩條濃眉緊緊地結在一起。

「周探長，你說現在應該怎麼辦？」陳主任焦急地問。

周探長飛快地轉着念頭，究竟如何抉擇？

「陳主任，這件事無論如何要通知朱博士本人，讓他自己拿主意。」周探長道。

「不錯。」陳主任緩緩地點着頭，他很明白，歹徒的手中掌握着朱珍珍的命運，而王小克的命運卻又掌握在朱博士的手中。

他和周探長匆匆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拿起案頭的電話，道：「接綫生，請接手術室，朱博士。」

「是！」

朱博士這時正準備動手術，門口牆壁掛着的電話忽然响了。

一個助理醫生拿起電話接聽過後，道：「朱博士，你的電話。」

「告訴他我沒有時間。」

「是陳主任，」那助理醫生道：「他說有緊急的事。」

朱博士無可奈何地除下手套，趨上前去接聽。

陳主任把剛才發生的事說了出來，然後問：「朱博士，傷者再遲一兩個小時開刀不碍事吧？」

朱博士驟聞獨生愛女落入歹徒手中，大受打擊，竟然答不過話來。

「好，我下來看你。」陳主任明瞭他的心情，說完把電話掛斷了。

當陳主任來到手術室時，見朱博士呆若木鷄地站在電話旁。

他急忙趨上前去，說道：「朱博士，現在我們必須弄清楚，傷者遲一兩個鐘頭才開刀行嗎？」

朱博士撫弄着自己的前額，半响才吁了口氣，道：「最多可以延遲一個鐘頭。」

「那就好辦了，你立刻站到西翼二樓的露台上去，一個小時後，便再來開刀，不是一樣嗎？」

朱博士苦笑了一下，道：「陳主任，你不明白的，歹徒要殺王小克，他們既然擄去了我的女兒以此要脅，自是不達到目的不罷休，你以爲他們會在一個小時後放我走嗎？」

站在一旁的周探長插口問道：「朱博士，我們現在還不能確定令千金是否落在他們的手中。」

「不錯！」朱博士眼前一亮，現出一綫曙光。

周探長道：「朱博士，你來醫院之前，是不是把令千金送回家去？」

「對，我半個小時前才把她送回家，」朱博士向外衝出去，白小妹和小辣椒見衆人進進出出，臉上神色奇峙，心知一定是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攔住了自內出來的周探長，道：「探長，什麼事？」

「等一下才告訴你！」周探長跟着朱博士來到他的辦公室。

朱博士早已拿起了電話，正撥着號碼。

電話响了十幾下，仍然沒有人接聽，朱博士的額頭，開始滲出了汗珠。

電話又响了十幾下，朱博士才頹然把電話掛上，道：「她不在家！」

「會不會出去了？」

「現在是什麼時候？」朱博士望一望腕表，已經是四時零五分了。

陳主任焦急地說道：「現在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朱博士撥一撥披在額前的亂髮，又驚又急，不斷地頓着脚。

「朱博士，我看歹徒還會打電話來的。」周探長忽然說道。

朱博士向他望去。

周探長接道：「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殺害令千金，只不過是王小克而已。」

「那……那又怎樣？」

「所以，當他們看不到你出現在西翼二樓的露台時，一定會再打電話來，也許這一次會命令千金和你說話，務必打動你！」

朱博士緩緩地點着頭。

既然周探長預料歹徒還會打電話來，他立時展開準備工作，首先吩咐接綫生，叫電話公司查明電話來源，又在朱博士的電話上安下錄音機。

政府醫院中的儀器齊全，不一會，電話的

錄音機已經裝好了。

白小妹和小辣椒躡足踏了進來，周探長把一切大略的說了一遍，只聽得兩女花容失色，震驚不已。

她們不約而同地向朱博士望去。

朱博士手中掌握着王小克的命運，可是，他的女兒在歹徒手中，好意思央求他不理會歹徒的要脅，着力挽救王小克的命嗎？

「放心，」周探長看得出兩女心底下之焦慮惶急，柔聲安慰道：「歹徒一定還會再打電話來的，我們總有辦法應付！」

白小妹望了周探長一眼，心情並沒有因爲這一句話而鬆弛一分，因爲她心底下明白，周探長碰上棘手事件時，經常出不到主意。

這時，電話「鈴鈴」地響了起來。衆人的心都隨之一跳。

朱博士拿起電話，對方傳來的是女接綫生的聲音：「朱博士嗎？」

「我就是。」朱博士握着電話的手在抖。

「你的電話。」

「誰打來的？」

「他不肯說。」女接綫生答。

「——接過來吧。」

電話接通後，朱博士又聽到那種陰惻惻的笑聲。

「你就是朱博士？」

「不錯，」朱博士掏出手帕抹拭額前的汗水，顫聲問：「你是誰？」

「我是掌握你女兒命運的人！」

朱博士的心一沉，顫聲問道：「你……你究竟想要什麼？」

「咦？我第一個電話不是說得很淸楚嗎？我要你終止手術，站到醫院西翼二樓的露台去，讓我們的人看着你。」

「可是我怎知道我女兒的性命無碍？」

「你聽不聽她的聲音？」

「聽！」朱博士緊緊握住電話筒，道：「快叫她來和我說話！」

不一會，對方傳來了嬌膩惶急的聲音：「爸爸，我被他們捉住了，如果你要我平安回來，便照他們的說話去做。」正是愛女朱珍珍的聲音。

接着，對方又傳來那陣尖銳而陰惻惻的聲音：「聽到了吧？朱博士？」

朱博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還有什麼話好說？

「如果你不立即停止手術的話，你將永遠見不到她了！」

朱博士道：「你們……你們能担保放她平安回來嗎？」

「只要你停止手術，我們爲什麼要殺掉她？」那人道。

「我可以考慮一下嗎？」

「當然可以，這次我給你十五分鐘的時間，如果你要女兒的命，便依言站到西翼二漊的露台上，直到早晨九時才准離去，記住，我們會一直監視着你，只要你一離開露台，你的女兒便一命嗚呼了，」那人道：「還有，我們將不會再打電話給你，這是最後通牒！」

說完，電話掛上了。

朱博士把電話聽筒放回，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剛才兩人的對話，早由錄音機錄下，周探長一面將錄音播出，一面詢問女接綫生，看看那電話究竟從什麼地方打來。

白小妹聽完錄音帶後，一顆心直往下沉，那是一種很高明的「間接殺人」方法，只有頭腦極端靈活的人才想得出。

那些欲置王小克於死地的人，絕對不是普通的歹徒！

正因爲如此，白小妹才感到將王小克救活的希望實在太過渺茫。

她向小辣椒望去，只見她咬着牙關，呆呆地不出聲。

「探長，你說我該怎麼辦？」朱博士問。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這次手術眞的沒有你便不行？」

「他們也可以做的，但經驗不如我之多，這是種極爲精密的手術，如果稍有差池，傷者可能會變成白痴，甚至死亡。」

周探長早從陳主任口中聽到這種後果，還是不由自主地倒抖了一口涼氣。

就在這個時候，女接綫生的答案來了，她說道：「剛才的電話是從本醫院的公用電話亭打來的！」

周探長聞言臉色一變，想不到歹徒竟然就在這醫院之內！

「周探長，請你立即命令醫院的護衛人員和駐院警員搜索！」陳主任道。

「沒有用的，他們既然夠胆在醫院中打這個電話，自然有把握不被我們發現——」周探長頓了一頓，又道：「好吧，我出去下令搜索吧！」

周探長離去後，朱博士神情越來越是焦急，向陳主任望去，道：「立基兄，你說我應該怎樣做？」

陳主任嘆了一口氣，自己怎能夠替他拿主意！

目前有兩條人命掌握在朱博士的手中，一個是他的女兒，另一個是王小克。

以朱博士的立場來說，自然是女兒的性命爲重，但如果因此而放棄了救治王小克，却有失一個醫生的本份和職責。

朱博士的徬徨抉擇，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

「朱博士，手術一定要由你親自執行不可嗎？」白小妹忽然問。

朱博士望了她一眼，點着頭。

「如果用閉路電視機實地播映，再經你利用無綫電指揮，行不行得通？」

朱博士雙眉一揚，驚愕地望住白小妹，他料不到一個小女孩，竟然會有此奇想。

「怎麼樣？」白小妹又問。

陳主任搔了搔頭，說道：「這倒是個好辦法！」

這時，周探長自外回來，陳主任把白小妹提議的方法說出來，連周探長也呆住了。

「朱博士，你認爲怎樣？」周探長問。

朱博士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道：「這個辦法是行得通的，只不過你們必須在四十五分鐘之內安好閉路電視機。因爲，傷者已經等不及了。」

「這辦得到。」陳主任道。

「好，朱博士，現在你可以到二漊的露台去了，」周探長道：「等電視裝好後，你便可以看着螢幕指導他們施手術。」

難題終於解決，朱博士精神一振，領先向二漊走去。

政府醫院面積很大，共分東、西兩翼，東翼是養病的病房，西翼則多半容納急症病人。

朱博士來到二〇三號病房，推開落地玻璃窗，踏出露台。

從露台望過去，前面是許多五六層高的房屋，密密麻麻地。

朱博士迎着晚風呼了一口氣，他此時身穿白袍，在黑暗中十分顯眼，但心想歹徒如果要從遠處監視自己，必須用紅外光望遠鏡不可。

這時，醫院的電機人員已搬了一架電視機上來，放在露台口，揷上電掣，螢幕立時現出手術室的情形。



譚炳和呂七伏在天台上用紅外綫望遠鏡監視站在醫院露台的朱博士。

陳主任伸手調節着，不一會，螢幕上現出王小克躺在手術床上的特寫鏡頭，三個外科醫生圍在床畔，等待開刀。

陳主任將一個「原子咪」遞給朱博士，低聲道：「掛在頸項間便行了。」

朱博士依言將那「原子咪」掛在頸上，試了一試，道：「你們聽到我的聲音嗎？」

手術室的外科醫生齊聲答道：「聽到了。」聲音乃是從電視機的擴音器傳來。

「好，你們開始吧！」朱博士轉頭望着螢光幕。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接受了開刀急救。那電視螢光幕既穩定又淸晰，在朱博士的指導下，手術進行得十分順利。

像這種繁複的外科手術，通常要做三四個鐘頭，但朱博士有的是時間。

這時，譚炳和呂七正藏身在醫院對面遠處一幢房屋的天台上。

譚炳手中拿着一具紅外光袖珍望遠鏡，監視着朱博士。

「譚先生，要他站四五個鐘頭，也够他受的了。」呂七道。

譚炳咀角泛着陰鷙笑容，道：「如果他在手術室施手術，還不是要站四五個鐘頭，他們站慣了！」

「譚先生，給我看看好嗎？」

譚炳遲疑了一下，道：「好吧。」說着把望遠鏡遞給呂七。

呂七湊近眼前一看，忽然詫異地道：「譚先生，朱博士的口唇不斷動着，好像掉頭在和什麼人說話一般。」

「哦？」譚炳一把搶了望遠鏡說，道：「給我看看！」

他將望遠鏡湊近眼前一望，果然看到朱博士不斷轉頭向室內望去，口唇嗡動，似乎在和什麼人說話一般。

譚炳放下望遠鏡，喃喃地道：「他在和什麼人說話？」

「譚先生，剛才我們在醫院中見過周探長，對不對？」呂七問。

「唔——莫非朱博士正吩咐周探長緝捕我們？」譚炳道。

「我看不會，」呂七道：「其中一定另有蹊蹺。」

譚炳緩緩地點着頭，呂七又道：「要不要再打個電話給他們，命令朱博士不准將頭朝後望？」

譚炳望了望腕錶，又將望遠鏡湊近眼前，向醫院四週望去。

「不行，他們正調動人員四處搜查我們，」譚炳道：「這時候下樓的話，用不着接近醫院，立時便會被他們截住了。」

呂七向街上望去，除了暈黃的街燈之外，四下裏黑漆漆靜悄悄的一片，任何人在這個時候走到街上，都會被埋伏在黑暗中的便探截住盤問。

「反正只要朱博士不在手術室中，那王小克便注定要死，而你的任務也算達成了。」譚炳道。

呂七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暗暗責問自己，爲何這樣希望王小克死去？

不過，他立即安慰自己，所謂「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如果王小克不死，郝四通可能會懲罰自己，至於他將會用什麼方法，實在猜測不透，以「死亡俱樂部」手段之狠，必定是令自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辦法了！

雖然王小克曾經好心地扶了自己一把，畢竟是個與自己毫無關係之人。

爲了那筆五十萬美元的酬金，爲了母親的下半世，王小克即使死了，也是値得的。

呂七想通了這一點，不再爲自己矛盾的心情煩惱了。

「譚先生，你猜他們會查到這個天台來嗎？」呂七忽然担心地問。

「放心好了，這附近的房屋大廈，少說也有一千多間，他們絕對沒有時間，查到這裏來的。」

呂七對於譚炳的腦筋和行事作風又驚又佩，聞言才放下心來。

「我們就這樣等到早上九點？」

「是的。」譚炳答。

× × ×

王小克睜開了眼睛，接觸到兩雙關切的眼光。

「小鬼子！」小辣椒驚喜交集，首先叫出聲來：「你醒了！」

王小克向她笑一笑，腦際間一片混沌，根本想不到自己爲什麼會躺在醫院裏面。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問。

「沒什麼，」白小妹搭住他的手背，柔聲道：「你休息一會吧。」

就在這個時候，病房的門被人推開，朱博士笑吟吟地踏了進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了朱博士，急忙讓身，還招呼了他一聲。

朱博士替王小克檢查了一下，道：「唔，

很有進展，很有進展。」

「朱博士，他幾時可以出院？」白小妹問道。

「他的體質有異常人，」朱博士笑着道：「普通人經過這種手術，起碼要休息一個月才可以出院，可是照現在這種情形看來，他頂多再休息一兩個禮拜，便可以出院了。」

王小克集中思想，終於被他想到是什麼一回事了：他在沖涼，忽然嗅到煤氣味，跟着便暈倒不醒人事……

「好好休息吧！」朱博士拍拍王小克的肩膊，笑道：「你很快便可恢復健康了！」

說罷，轉身便欲離去，白小妹問道：「朱博士，朱小姐怎麼樣？」

「她很好，下個星期要到美國讀書了。」朱博士答道：「她說有機會想見見你。」

白小妹嫣然一笑，說道：「我也很想見見她。」

朱博士離去後，王小克立即追問端詳，小辣椒一五一十地把情形告訴了他。

「這樣說來，我已經昏迷三天了？」

「不錯。」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想不到我這條命是小妹靈機一觸救回的。」

「朱博士的指導也很重要，如果不是他，你這時可能變白痴小鬼子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這次可嚇着朱博士的千金了。」

「歹徒以爲朱博士果然依言放棄替你施手術，十時一過，立即釋放了朱小姐。」

王小克腦際升上了一個疑團：到底是誰想謀殺自己？

從他們不擇手段，窮追猛打的態度看來，那絕對不會是一兩個人能幹得出來的。

王小克告訴自己：那一定是個集團！

可是，他無論如何猜測不透，自己究竟在什麼時候得罪了人，以致令他們千方百計地要將自己置之死地！

「朱小姐可曾說出綁架她的歹徒的樣貌？」王小克問。

白小妹搖着頭，道：「她一開始便被人蠓住了眼，根本看不到。」

「那麼，歹徒到底有多少人？」王小克又問：「她有個概念嗎？」

「朱小姐向周探長說，歹徒超過四個人，」白小妹道：「但，確實的人數，她便不淸楚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想起一事，道：「如果歹徒們知道我仍然活着，一定會再來加害的，周探長想到了這點沒有？」

「有的，他派了九個幹探，分三班輪值，廿四小時守在門外，不准旁人入來，」白小妹道：「而且，我和小辣椒也一直在房內守望，晚上輪流睡覺，歹徒即使想來加害，也無從下手。」

王小克感激地望了兩人一眼，雙手分執她們小手，柔聲道：「謝謝你們。」

「只要你平安無事，我們便放心了。」小辣椒道。

「小鬼子，」白小妹忽然問道：「你想不想得起來，到底是誰想殺你？」

王小克皺起眉頭，仰首想了一下，道：「我實在想不到。」

「你仔細想想！」白小妹道。

王小克閉起眼睛，陷入思維中。

他將那幾天發生的事，仔細地想了一遍，可是，自己除了做過好事，從的士中扶了一個突然發病的中年人下來之外，並沒做過任何壞事。

一想到那個中年人，王小克心中忽然一動，那人臉上化着裝——

爲什麼要化裝？目的只有一個：他不願旁人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

王小克凝神思索，只覺那中年人的樣貌十分熟悉，尤其是褪了妝的部份，便似在什麼地方見過一般。

——什麼地方？

王小克竭力地思索着，然而，他得不到答案。

「想到了沒有？」白小妹問。

王小克搖着頭，道：「他沒有理由要殺我的呀！」

「誰？」

王小克赧然一笑，將那天遭遇到的事說了出來，白、小兩人秀眉打結，一時間也猜測不到其中原因。

「只要你想出什麼地方見過那人，便可以得到答案了。」白小妹道。

「你是指到底是否他要殺我？」

「是的。」

「沒有可能的，我幫了他！」王小克道：「天下間會有人以怨報德嗎？」

「也許他怕你認出了他的廬山眞面目，因而對他不利呢？」

王小克何等聰明，若非經過手術，腦際間仍然混沌一片，早就想到這個理由了。經白小妹提醒，眼前不由一亮，說道：「對，你說得有理！」

「小鬼子，你仔細想想，到底在什麼地方見過那個病男子！」白小妹道。

王小克皺起眉頭，努力思索着。

可是他腦際一片空白，根本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那男子。

由於集中精神思索的關係，腦部竟然隱隱作痛，王小克知道這是用神過度，當下苦笑一下，道：「慢慢再想吧！」

這時，病房的門被人推開，二人不約而同朝門那邊望去。

出現在房門口的，正是周探長。

周探長神色沉重，趨上前來，一見王小克甦醒了過來，臉上才露出一絲笑容。

「你不礙事了？」

「周探長，坐！」王小克拍拍床畔。

周探長坐了下來，道：「你覺得怎樣？」

「不錯，」王小克笑道：「死不了，朱博士剛才說，我下個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有這個可能？」

「朱博士親口說的，他是我的主任醫生，對於我的情況，自是比任何人都要淸楚。」

「那倒很不錯。」周探長說着站了起來，在房中踱來踱去。

任何人都看得出周探長滿懷心事，惴惴不安，小辣椒問道：「探長，你又有了難題？」

周探長苦笑一下，道：「是大難題！」

「什麼大難題？」小辣椒道：「說出來聽聽。」

「第一，麻將館兇殺案的兇手呂七還沒有消息，第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下個星期將來本市訪問，據說有一個國際職業兇手集團，正來到要在本市刺殺他，」周探長道：「而保安責任，我是有份的。」

他頓了一頓，又道：「本來如果單是一個難題，我自會設法去克服它，可是上頭壓了下來，說是那兇手是個神經失常的人，如果任他逍遙法外，對全市四百萬居民的性命是個威脅，叫我們要儘速把他捉到。」

「那麼，關於有人要刺殺基辛格的事，你又將怎樣處理？」白小妹問。

「保安組的文主任和我商量過，我們打算調動本市的所有便衣，在他訪問時暗中保護，

可是——」說着，忽然嘆了一口氣。

「可是怎麼了？」白小妹問。

「據說那個兇手集團，便是年前置炸彈炸死西班牙總理勃朗可的兇手，」周探長道：「以本市的人力，是否能保護基辛格博士的安全，實在是個大疑問？」

「基辛格博士幾時前來本市？」王小克忽然問。

「下星期六。」

「這樣說來，還有八天的時間。」王小克道：「他將會住在什麼地方？」

「基辛格博士這次前來本市，將逗留兩天，除了在機場公開招待記者外，便不公開露面，只是和本市各政要首腦會談而已。」

「這樣說來，如果有人想殺他，只有幾個機會了。」王小克道。

「那幾個機會？」周探長雙眉一揚。

「最理想的下手場合是機場，因爲招待記者的場面很亂，容易乘機下手。」

「然後呢？」

「從機場離開時的那剎那，」王小克道：「只要是神槍手，可以在很遠的地方發槍下手的。」

「還有呢？」

「在下榻的酒店。」

「不，」周探長道：「這一點倒是可以放心的，因爲基辛格博士是本市市長的貴賓，他將住在市長官邸中，而不是酒店。」

「那便好辦了，」王小克道：「兇手失了一個最容易下手的地方，剩下來的只是機場的記者招待會，和離開機場，上車和下車的那幾分鐘。」

「在他離開機場前，我們會在附近的樓宇作地氈式搜查，看來兇手是沒有機會在那時候下手的。」

「這樣說來，只有逼使兇手在機場的記者招待會中下手了！」王小克道。

周探長聞言雙眉一挑，道：「不錯！我們正在思疑兇徒下手的地點，從而加倍留神防範，現在既然肯定會在記者招待會中，那就好辦了。」

「探長，我看也不好辦。」

「哦？」

「你試想想好了，舉凡那些記者招待會，場面都是混亂異常，中外記者雲集，兇手正可混水摸魚哩！」王小克道。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這一次他們是沒有機會的。」

「爲什麼？」

「本市的報業雖然十分蓬勃，加上外國通訊社和雜誌記者，人數更多，但——」周探長道：「我和文主任已經有所安排。」

「怎樣安排？」

「這是秘密，暫時不能公開，」周探長道：「要在基辛格抵埠前一天，才可以公開。」

「連我也不能說！」

「對不起，小鬼子，我和文主任立過重誓，不能將這辦法洩漏出來的。」

「也許你說給我聽之後，我會發現它的漏洞，從而令你們補救呢？」

「不，這個辦法可說萬無一失，」周探長自信地道：「絕對不會失敗的。」

「那好得很！」王小克道：「關於麻將館兇殺案的事，你只好暫時放下來了。」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聳一聳肩，說道：「我還有什麼法子？本來以爲你可以幫忙的，不料，——」

周探長才說到這裏，王小克忽然「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周探長吃了一驚，詫異地問道：「你怎麼啦？」

「探長，你身上有沒有那個兇手的照片？」王小克問道。

「幹什麼？」

「快拿出來給我看看。」

周探長疑惑不已，把呂七的照片拿了出來，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只望了一眼，便一拍大腿，道：「不錯，正是他！」

周探長心中一動，問道：「是誰？你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探長，還記得那天我送你回家時，有一輛的士攔在路上的事嗎？」

周探長茫然地點着頭。

「車中有人突然得病，我還扶了他下來，對不對？」王小克又問。

「是……是的。」

「就是他！」

周探長大喜，道：「你肯定了？」

「不錯！」

周探長臉上興奮的神色，忽然消失了，說道：「小鬼子，你沒有弄錯吧？那人雙鬢灰白，年紀起碼有五六十歲了，而呂七今年才廿餘歲。」

「可是他化了妝！」王小克道：「對了，他就是因爲被我看到眞面目，怕我去告發他，因此才來謀殺我的！」

周探長聞言大喜，老實說，他也正爲謀害王小克的神秘兇手而煩惱，暗想這大概又是一樁無頭公案，想不到這件案竟與呂七有關！

「小鬼子，那天你送他到幾號幾樓？」周探長微顫着聲問。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好像是二號。」

「幾樓？」

「他不肯讓我送上樓，」王小克道：「但這也沒有關係，只要逐層樓搜查便行了，反正那一帶全是四層高的舊樓，派十幾個人包圍起來，他插翼也難逃！」

「好！我立刻去辦！」

周探長拉開房門，衝了出去。

王小克望着他的身影離去，俯首又看了呂七的照片一眼，道：「原來是他！」

白小妹和小辣椒也是大喜過望，暗想只要捉到了呂七，便不必像目前一樣提心吊胆，分分鐘担心又有人來加害了！

「呂七爲甚麼要化粧出門？」王小克腦際又升上了一個疑團：「他應該躲着不出來才對啊！」

「小鬼子，你到底是甚麼時候碰到那個呂七的？」小辣椒問。

「就在我中煤氣毒的那一天。」王小克在答。

「當時的情形怎樣？」白小妹好奇地問。

王小克把當時的情形，說了出來，白小妹感嘆一聲，說道：「天下間竟然有這樣巧的事的！」

「人家說善有善報，你這次却是好心不得好報了！」小辣椒恨恨地道：「那個呂七也太混蛋，竟然恩將仇報，等周探長把他抓到後，我先要打他一巴掌，把他摑醒！」

「周探長能捉到他嗎？」王小克凝眼望着窻外，喃喃地道：「如果他知道殺不死我，這時候還會躲在家裏，等人去捉嗎？」

白小妹贊同地點着頭，道：「你的意思是說，周探長此去只會撲空，對不對？」

「你說吧？」王小克反問。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恐怕要爲我們不幸言中。」

一個小時後，周探長帶來了壞消息：捕不到呂七的人——二號住的全是正當人家。

惟一的收穫是，周探長在二號二樓發現了一對孿生子，是在最近一個月搬進去住的。

那對孿生子姓歐陽，大的叫仲乾，小的叫仲坤，據鄰居說，兩人經常有朋友過訪。

然而，僅是這一點，又怎能構成他們匿藏兇徒的罪名？

周探長的回音雖然早在王小克意料之中，還是感到吃驚，顯然地，那兇手呂七早已得悉自己大難不死，以防萬一逃走了！

如此一來，自己的性命，仍然在他威脅之下。

「周探長，你手上有沒有呂七的資料？」王小克忽然問道。

「有的。」周探長先是愕了一然，問道：「你想要？」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他是不是很精於化粧術？」

周探長咬着唇沉吟半晌，道：「他在警界服務凡三年了，却沒聽他精於此道。」

「可是那天我碰到他時，他臉上化着粧，如果不是因為汗水滲透，簡直維妙維肖，看不出來呢。」

「這樣說來，必定是有人替他化粧的了？」周探長說道。

王小克點着頭，說道：「依我看來，呂七一定是有同黨，他們可能在計劃着另一件大事了！」

「哦？」

王小克抬頭望定了周探長，道：「你試想想好了，如果不是有絕對的需要，呂七會在這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情形下出門嗎？」他自從家中裝了電視機後，竟然學了不少成語，而且還運用得甚為適當，不明底蘊者，還道「小鬼子」受過甚麼高深的教育。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所謂大事，不外是搶劫和殺人兩回事。」

「如果是搶劫，必定是一筆大生意，至於殺人嘛，目標必定是大人物。」

周探長聞言心中一動，驀地想起了一件事，瞪大了一雙眼！向王小克望去。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你也想到我心中所想的事了？」

周探長大力地擦着鼻子，道：「可是……可是這有可能嗎？」

「天下間沒有不可能的事！」王小克道：「好像那天我陪你回家時，怎想得到你夢寐以求捉到的兇手，便在你眼前？」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王小克說得有道理，況且，呂七是個殺了三個人的兇手，他會在乎多殺一人嗎？

「呂七被人從醫院中無聲無息地救走，便表示他有同黨了！」王小克道。

「可是我查過所有的綫人，本市黑社會中，沒有人和呂七有交情，也沒有人採取那個行動。」

「因此，救走呂七的必定是外地來的人，」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可能便是你所說的那個國際兇手集團。」

周探長本來只有二成懷疑，這時不由信了七分——呂七和陰謀刺殺基辛格有關！

想到了這一點，周探長不由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心底下又驚又喜。

驚的是「刺殺基辛格」的陰謀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眞有其事，喜的是既然知道兇手將會是呂七，保安措施就易辦得多了。

不過，如果呂七竟然與國際出名的兇手集團的成員聯合在一起的話，事情便頭痛了！

王小克見周探長兩道濃眉皺在一起，道：「探長，其實你可以從那一雙孿生子身上着手，我看他們跟呂七一定有關係的。」

「不錯！」

「探長，但願我能夠幫你的忙，」王小克誠懇地說：「可惜我還有一個多星期要住在醫院裏。」

「我們可以幫你！」小辣椒叫道。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不必了，這件事由我自己去進行吧！」

他走到門口，忽然又轉頭道：「小鬼子，謝謝你給我這許多啟示！」

王小克笑着向他揮手，腦際忽然出現一個念頭：提早離開醫院，去將那個恩將仇報的兇手揪出來，洩洩胸中的忿怒！

× ×

威廉坐在寫字枱上，埋首地寫着一張兩吋乘四吋左右，長方形的卡片。

郝四通自外踏了進來，道：「威廉，證件做好了嗎？」

威廉把那張卡片拿了起來，對着枱燈，笑道：「你想怎樣？」接着又把一張影印的副本遞過去。

郝四通接過去一看，滿意地點着頭：「唔，和眞的一漠一樣。」

「我連電腦信用卡也可仿造，何況是區區一張記者證。」威廉得意地笑着說。

「副會長，」狄克從外面進來，道：「歐陽仲坤來了。」

郝四通臉色一變，道：「早叫他沒有必要的事不可來此，他怎麼不聽話？」

「他說有要緊的事，要告訴你。」狄克答道。

郝四通離開了房間，來到客廳，只見歐陽仲坤站在廳中，臉上神色緊張。

「甚麼事？」

歐陽仲坤看到郝四通，喜道：「副會長，我有屠會長的消息帶來。」

郝四通雙眉一揚，道：「哦？他甚麼時候可以抵達此間？」

「屠會長打了一封電報到我那裏，你請看。」說着把一封電文遞上前。

郝四通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只有寥寥數字英文，翻譯過來便是：照計劃進行，日內將來會合。

「好極了，」郝四通立即取出打火機，把那封電文燒着，拋到洗手間的馬桶去。

「屠會長日內便可趕到了，」歐陽仲坤問道：「要我帶他到這裏嗎？」

「歐陽仲坤，我問你，本市的周探長是不是一個庸才？」

歐陽仲坤料不到他會有此一問，答不出話來，沉思良久，才道：「聽說……聽說他不太精明。」

「可是那小鬼子還沒有死，他是不是天天都到醫院探望小鬼子。」

「不錯。」

「據我們調查的最新資料，發現那小鬼子實在不是一個普通人，因此，你在外面的行動要格外小心，剛才你來此之時，有沒有人跟踪你？」

「有！」歐陽仲坤得意地道：「可是那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便探而已，還不用十分鐘，我立即擺脫了他！」

郝四通滿意地點着頭，道：「雖然譚炳教了你不少犯罪知識，你仍然是個初哥，以後沒有必要的話，不要再到這裏來了。」

歐陽仲坤臉上露出不悅的神色，道：「其實我這樣小心，怎會……怎會出事？」

「如果你想參加我們的『死亡俱樂部』，首先就要聽從我的命令！」

「副會長，其實這次的任務大可派我去做，」歐陽仲坤忽然低聲道：「我們兄弟起碼跟

了你一年了，何必去找個外人？」

「你懂甚麼！」郝四通向他揮了揮手，道：「走吧！屠會長神通廣大，我們這裏又有暗號，我想他老人家會自己找上門來的。」

歐陽仲坤澀然一笑，道：「那麼你們還需要些甚麼？我去替你們張羅。」

「不必了。」郝四通道：「你回去吧，有需要時，我會和你聯絡的。」

歐陽仲坤這才轉身離去。

譚炳和甘地一直坐在沙發上閱報，這時才問道：「會長要來嗎？」

「唔。」

「這樣看來，他對我們五人是沒有信心的了。」譚炳道。

「也不盡然，他只是不放心我們起用新人去執行這樣重要的任務。」

「其實，咱們這次的計劃萬無一失，」譚炳道：「用新人或者我們親自出馬，都是一樣的。」

郝四通臉上現出一種得意的笑容，道：「譚兄弟說得是。」

「對了，呂七呢？」譚炳問。

「他在房裏。」

「今天他一直關在房裏，究竟在幹甚麼？」譚炳站起身來，道：「讓我去看看。」

他來到一個房門前，也不伸手敲門，逕自一扭門柄，打開房門。

呂七躺在床上，雙目微閉，聽到開門聲時，急忙睜開眼睛。

「你在幹甚麼？」

呂七從床上坐直起身，道：「沒……沒有甚麼。」

「大後天便是行動的日子了，」譚炳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笑道：「你緊張嗎？」

「我——」呂七赧然地笑着，由衷地點點頭。

「老實說，我第一次受僱去殺人時，也一樣緊張，」譚炳說道：「只不過，逐漸便習慣了，現在，殺人對我來說，竟然是一陣享受了呢！」

呂七心下一懍，天下間竟然有人視殺人為享受，也眞是匪夷所思。

他想：自己還有下一次嗎？做過這次後，大限之期也來了！

「你們——你們到底要我去殺甚麼人，我直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

「大後天你出發之前，郝副會長會通知你的。」譚炳道。

呂七道：「其實即使你們不肯說，我也猜得到的。」

「哦？」

呂七雙手盤在胸前，凝視着譚炳，問道：「是不是基辛格？」

「咦？你怎知道？」

「那還不容易嗎？我這幾天都有看報紙，基辛格將在大後天來本市訪問，」呂七道：「也只有像他這樣的大人物才值五十萬美元。」

「你眞聰明。」

呂七道：「還有，我看到威廉正在偽造一張記者證，上面有我的照片，我猜，你們是要我偽裝記者，在他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下手的，對不對呢？」

「呂七，以你的腦筋，再經一段日子的磨練，的確可以參加『死亡俱樂部』，成為我們的一員的，」譚炳笑道：「事成之後，我會推荐你！」

呂七淡淡一笑，道：「我相信殺人武器一定是那具照相機？」

「不錯，威廉是偽造專家，甘地是化粧專家，而狄克是軍械專家，經他改裝之下，那具照相機可以成為手槍，而且是滅聲手槍，只要一按快門，子彈便會從鏡頭旁的一個小孔射出去。」

「為甚麼你們還不給我練習？」

「練習？為甚麼？」

「咦？難道你們不怕我的瞄準技術突然失靈？」呂七道。

譚炳狡黠地笑了一笑，道：「在那樣近的距離內，沒有可能落空的。」

他頓了一頓，又道：「況且，我們調查過你，你在警界服務時，得過射擊冠軍！」

呂七心下一懍，「死亡俱樂部」也眞是神通廣大，只不知他們究竟查到自己身染絕症沒有。

如果他們查悉了，還會讓自己担當這個重任？

像這種機會是稍瞬即逝的，如果自己行事時胃痛突發，他們努力計劃的事，便要失敗的了！

「死亡俱樂部」肯不肯冒失敗的危險？

「呂七，你有了五十萬美元，將怎樣花費？」譚炳忽然問。

「我——」呂七從來不曾為自己打算過，因此答不出話來。

「難道你從來不曾想過這個問題嗎？」

「我……我只是在想，殺掉基辛格後，你們安排甚麼後路給我退却。」

「這個郝副會長自有安排，」譚炳拍拍他的肩膊，道：「你放心！」

「可是警方已經到明園台搜查過，顯然他們已懷疑我，並且，那個小鬼子終於被朱博士救活了，這一切一切，對你們的計劃不會有影響嗎？」

「放心，『死亡俱樂部』的計劃，是從來沒有人可以破壞的，」譚炳道：「只要你鎮定，並且和我們合作，這個任務一定可以取得成功。」

呂七見譚炳說得這樣有信心和把握，腦際間又升上了一個疑團：他們憑甚麼？

難道說憑一張偽製的記者證，和一架經過改裝的照相機，便有把握去刺殺世界上最出風頭的人物，並且可以安全撤退？

呂七始終懷着疑問。

然而，他知這種疑問一時間是得不到答案的——也許在後天便有答案了。

「你好好休息吧，」譚炳站了起身，道：「我出去了。」

呂七望着譚炳離房，幽幽地嘆了一口氣，他對自己這次的任務，實在沒有信心。

洞燭機先　幸挽刦運

王小克拿着乒乓球拍，對着牆壁在打乒乓球，一雙眼睛却不斷向對面二號的門口望去。

在二號附近，有個大漢站在電燈柱下面，正在吸着烟。

那大漢低垂着頭，一副無所事事的樣子，可是一雙眼睛也不斷向二號門口望去。

王小克心底下明白，那是周探長派來監視那對孿生子歐陽兄弟的便衣探員。

像這種監視行動，對普通人來說自然有其作用，但對歐陽兄弟來說，絕對是沒有用的，王小克並沒有低估歐陽兄弟的能力，反而把他們估計成為很夠資格的犯罪份子和天才！

所以，他假裝是附近的居民，閒時無事在門外練習乒乓球，那是每一個少年都喜歡的運動。

這時，二號門口人影一閃，歐陽仲坤出現了！

那便衣探員精神一振，却故意背轉身子。

歐陽仲坤一看到那個便衣探員，口角泛出一種陰鷙的笑容，從容地向前走着。

便衣探員由於背轉着身子，看不到歐陽仲坤的表情，但王小克卻看得十分清楚。

從歐陽仲坤的表情看來，他已洞悉了那便衣探員的身份。所以，王小克可以肯定，便衣探員的跟踪必然徒勞無功，很快便會被他擺脫的。

王小克並不覺得可惜，反而為此感到高興，因為歐陽仲坤如果只顧設法擺脫便衣探員的話，便會忽畧了自己的存在，那麼，自己便可以成功地跟踪他了！

就是為了這個原故，王小克沒有把此行的目的告訴周探長。

當歐陽仲坤向對面的大馬路走過去時，便衣探員立即展開跟踪。

王小克也收起了乒乓球拍，自後面跟了上去。

歐陽仲坤從容不迫地向前走着，便衣探員不徐不疾地尾隨其後。

不一會，歐陽仲坤經過一間大茶樓，在門口的報攤買了份報紙，踏進茶樓。

看他的樣子，就像要進茶樓內嘆下午茶一般的。

便衣探員猶豫了一下，跟着他入內。

王小克遠遠見了，精靈的眼珠一轉，非但沒有跟着他們踏進茶樓，反而繞道向一條後巷走去。

那後巷正是大茶樓的後門，堆滿了裝茶渣的垃圾桶，王小克找了一個有利地位，將身子貼住牆壁，望定了茶樓的後門。

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剛站定身子，立即看到歐陽仲坤身影一閃，從後門走了出來，左右望了一眼，向前面快步而走。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好傢伙」，等他奔出了巷口，這才快步追上。

一出後巷，王小克立刻看到歐陽仲坤截了一輛的士，正踏上車去。

車子怒吼着向前馳去時，王小克見附近並無其他的士，不由大急。

他急忙定眼望去，記住那輛的士的車牌號碼，連後面玻璃上的「電召電話號碼」也記住了。

他猶豫了一下，向附近一爿士多店奔去，撥了一個電話。

「喂？是電召的士服務中心嗎？」

「是的，要事嗎？」

「我是警方的便衣警探，」王小克道：「我正在跟踪一個可疑男子，他剛剛坐了你們公司的一輛的士走了，請你替我用無綫電查一查，那輛的士要去甚麼地方。」

「好的，」女接綫生立即問道：「該的士的車牌多少號？」

「CN一三四五。」王小克答。

「好的，請你等一等。」

不一會，女接綫生的答案來了：「目的地招顯道。」

「好，請你繼續和司機聯絡，查清楚在幾號停車。」王小克道：「為免那乘客懷疑，最好用比較婉轉的方法，你曉得嗎？」

那女接綫生大概是偵探小說迷，連忙興奮地答：「好的。」

「我等一下再打電話和你聯絡。」

說罷，王小克掛斷了電話，離開那爿士多店，剛巧有輛的士駛來，急忙截住了，跳上車去，向司機道：「招顯道，快！」

司機應了一聲，踩下油門。

不一會，車子來到「招顯道」，王小克老遠便看到那架「CN一三四五」號的的士，停在路旁。

他付過車資下車，趨上前去，司機一見了他問道：「先生，你就是警方的探員？」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明白大概是那女接綫生過份熱心，吩咐司機在當地等候自己，連忙點着頭，問道：「剛才你載的那個乘客在幾號下車。」

「一二九號，」司機向前一指，道：「他從那裏進去了。」

王小克循着他的手勢望去，不由暗叫一聲苦。

一二九號是一幢大厦，佔地六個門牌，是一幢擁有不少單位的大厦，名叫「招顯大樓」的。

他抬頭一望，那「招顯大樓」共有二十二層，每層十個單位計，起碼有二百二十個單位，怎知歐陽仲坤的目的地是那一個。

王小克向司機謝了一聲，奔上前去。

「招顯大厦」共有四部電梯，兩部由一至十一樓，另兩部由十二樓到廿二樓。

四部電梯都在上昇中。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在這種情形下，跟踪而來有甚麼用處？

他在管理處的沙發坐了下來。管理員托着老花眼鏡，凝眼打量他。

王小克心中一動，問道：「阿伯，剛才有一個穿紅色碎花恤衫，白西褲的青年進來，你看到嗎？」

管理員詫異地望着王小克，反問：「幹甚麼？」

「他……他是我的哥哥，」王小克陪笑道：「來這裏找他的女朋友去看電影，我要他帶我去，他怎樣也不肯，阿伯，他剛才坐那一部電梯？」

管理員猶豫了一下，向左邊那部電梯呶了呶咀。

「謝謝你。」王小克向電梯燈號望去，它正停在「九」字上面。

他告訴自己，歐陽仲坤可能是去十樓的。

於是伸手一按鈕掣，未幾，電梯下降了。

電梯來到樓下時，王小克踏了進去，按下「九」字的鈕掣，當電梯緩緩向上升起時，王小克腦中開始盤念：應該怎樣找到歐陽仲坤確定的去處？

不一會，電梯停了。

王小克踏出電梯，左右望了一眼，他決定先從「A」座查起。

A座在右手邊，門外有鐵柵，地下還有個「門口土地」神主牌。

他側耳一聽，屋內傳出麻將的劈劈拍拍聲，還有小孩啼哭聲。於是搖了搖頭。

「B」座的大門開着，是個家庭式工廠，C座亦然，他循着次序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查看下去，終於來到了J座門口。

J座的大門緊緊關閉着，裏面一點聲音也沒有。

他走近通天天井窗口處一望，只是窗戶緊閉，窗帘布也拉合着，只是有燈光從內透射出來。

大白天為甚麼要關緊窗子，亮着電燈？

王小克眼珠一轉，緩緩地點着頭，歐陽仲坤百分之八十在裏面，而那個差點殺了自己的呂七，也有可能在裏面！

一想到這點，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起來，他再三地問自己：繼續在這裏窺伺下去呢，抑或通知周探長派人來搜查。

在未曾確定呂七是否在屋內之前，絕對不能輕舉妄動，否則，只會打草驚蛇——王小克想。

忽然，大門托開一道小縫，兩道銳利的眼光自內望了出來。

王小克一接觸到那雙銳利的眼光，心中不由一懍，剎那之間，他肯定屋內必然有呂七其人。

可是，他同時也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

在那短短數秒鐘時間，王小克決定了一件事，那便是：逃！

自己勢孤力單，絕對不是對手，何況，屋內的人可能還有手槍之類的武器呢！

所以，他一接觸到那雙銳利的眼光後，立即轉快拔腳便逃！

他一口氣從十樓衝到八樓，見後面沒有腳步聲追來，這才停止去勢，靠在梯間喘着氣。

然而，他立即告訴自己，要趕快通知周探長，不論屋內是什麼人，總之，不會是善男信女。

他捨電梯不乘，徒步自十樓跑到樓下，也不敢在管理處借打電話，來到附近一間士多店，向後望了一眼，肯定沒有人追上來，這才入內借電話打。

周探長聽他報告後，道：「你在附近監視着他們，我立刻來！」

放下電話後，王小克向「招顯大厦」走去，雙眼凝視着出口處。

不一會，出口處人影一閃，有人自內走了出來。

王小克定眼一望，正是歐陽仲坤。

歐陽仲坤左右望了一眼，終於發現到王小克站在不遠處，臉上殺機頓現，伸手入袋，向王小克走過去。

王小克見他來意不善，心底下一懍，轉身便逃。

歐陽仲坤加快腳步，追上前去，王小克見他袋子微鼓，似是藏有槍械，暗想莫非在大庭廣衆之中，竟敢開槍殺人？

眼見歐陽仲坤越逼越近，這時逃命要緊，當下拔腳便逃。

他一口氣跑過幾個街口，這才轉頭一望，可是那裏還有歐陽仲坤的影子？

這麼一來，王小克知道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了，那歐陽仲坤假裝前來追殺自己，好讓同黨逃亡，自己匆逼之間，一時大意，竟然中了計！

想到此點，王小克不禁連連頓足，然而卻又有什麼法子？

他轉身來到「招顯大樓」，門口人來人往，沒有歐陽仲坤的影子。

王小克肯定歐陽仲坤的同黨——包括呂七在內，必定趁自己逃命時撤退了，周探長即使帶領再多的人手趕來，也是撲了一場空。

十餘分鐘後，遠處傳來「嗚嗚」的警車聲，果然是周探長來了。

周探長首先從車上跳了下來，道：「小鬼子，快帶我們上去拿人！」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我看這次又被他們逃走了。」

「哦？」周探長愕了一然。

王小克把剛才的一幕說了出來。

周探長也是連連頓足：「咱們還是上去看看再說吧！」

「好。」

王小克領着周探長和一衆便衣探員，來到十樓J座。

只見大門緊閉，屋中窗戶窗帘仍然關着，只見已經沒有了燈光。

周探長上前按了按門鈴，良久都沒有人來應門。

「探長，我看還是破門而入吧。」王小克道。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好！」

當下，兩個孔武有力的探員，合力將大門撞開，整層樓果然空空如也，一個人影也沒有了。

周探長並不失望，吩咐探員細心搜查，希望可以找到綫索。

然而，整層樓除了床桌椅子和被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甚至洗手間中，也不見有牙刷面巾之類的日用品。

周探長皺起了眉頭，道：「他們早就有計劃隨時撤退的了，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綫索可資追尋。」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我們起碼可以查一查這層樓的業主！」

「不錯！」

周探長吩咐兩個便衣探員留守着，領了其他的人員下樓。

管理處的管理員正在閱報，周探長向他表露了身份後，問道：「十樓J座的住客叫什麼名？」

管理員查一查文件夾，答道：「業主姓馮，住客我們可不大清楚，是這個月初，才搬進來的。」

「你知道住客是誰嗎？」

管理員搖了搖頭，道：「我不大清楚。」

「那麼，你知道業主的電話號碼或者住址嗎？」周探長又問。

管理員翻開一本簿子，查了一會，才把地址告訴周探長。

離開「招顯大樓」時，周探長問：「你陪不陪我去一趟？」

王小克點着頭。

× ×

「請問馮吉先生在家嗎？」

「我就是。」老者托一托老花眼鏡，臉上罩着詫異的神情，反問：「有什麼貴幹？」

周探長向他表明身份後，禮貌地問道：「我們可以進去坐坐嗎？」

「當然可以，請進來。」

兩人在客廳坐定後，周探長開門見山地問：「請問『招顯大樓』十樓J座是否閣下的物業？」

「是的。」

「你上個月租了給人，對不對？」

馮吉點着頭，道：「我是托物業管理公司租出去的，你知道，我有不少產業，不論出租，收租或者任何法律上的手續，都聘請物業管理公司代勞，所以，我不大清楚，有什麼麻煩嗎？」

周探長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深深地吸了口氣，原來如此！

「請問那間公司叫什麼名？」周探長問。

「是大衆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很好，」周探長站了起身，道：「謝謝你的合作，再見。」

馮吉追上前來，問道：「我那層樓有麻煩嗎？」

「可能是。」

周探長說完一拉王小克向外走去，因為時間已經無多，必須在基辛格抵埠之前，將那個呂七找出來。

半個小時之後，周探長和王小克已經坐在「大衆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寫字樓中。

招呼他們的是一個姓金的經理。

「請問兩位有什麼貴幹？」

「我們想查一查，馮吉先生的物業是否完全委托貴公司管理？」

「不錯。」

「招顯大樓中的一個單位，你們是不是這個月才租出去的？」

「讓我查一查。」金經理轉身自一個文件

柜中取出一叠文件，翻閱了一會，才道：「不錯，是十漊J座嗎？三房兩廳，本月初才租出去的。」

「租客是誰？」

「是一對甫從美國回來的兄弟，姓歐陽，大哥叫仲乾，小弟叫仲坤！」

周探長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關鍵果然在歐陽兄弟身上。

顯然地，歐陽兄弟是那個集團的中間人，由他們出面租漊及添購一應物事。

從他們分別租了兩層樓作臨時巢穴看來，歐陽兄弟和此案有莫大的關係。

同時，他們既然可以租兩層樓，自然可以租三層，四層，甚至無數層。

周探長想到了「狡兔三窟」這句成語，只要有錢的話，如今的「狡兔」，又何止三窟而已？

「招顯大樓十樓J座的面積是八百五十五呎，月租一千二百五十元，先付兩個月按金，一個月上期，他們是這個月——」

金經理還要說下去，周探長便站了起來，道：「謝謝你，那些資料已經足夠了。」

兩人離開了「大衆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時，王小克問道：「探長，你現在可以下令通緝歐陽兄弟了吧？」

周探長眉心打結，道：「目前還不能通緝他們，不過可以下令追尋他們協助警方調查麻將館兇殺案。」

「那麼，咱們先到明園台去看看吧，」王小克道：「雖然他們有可能早已逃之夭夭！」

「對，我差點忘記了！」

兩人來到車子旁，周探長發現擋風玻璃的水撥上，竟然有一張「告票」。

他取了下來，苦笑一聲：「違例泊車！」

王小克笑了一笑，說道：「一直有人批評你們警方，只會抄牌，不會捉賊，你現在信了吧？」

周探長苦笑着，一面發動了馬達，車子怒吼着向前馳出。

「探長，死氣喉的聲太大了！」王小克打笑着說：「小心你的自己人，再給你一張告票啊！」

周探長擦了擦鼻子，他已經沒有心情和王小克開玩笑了。

不久，車子來到明園台，二號門口仍然有便衣警員駐守，周探長踏上前去，問道：「有人出入嗎？」

「沒有，」那便衣探員急忙答道：「我一直站在這裏。」

周探長猶豫了一下，向王小克道：「上去看看吧，希望會有奇跡出現。」

兩人來到二樓，按下門鈴，可是久久沒有人來應門，王小克用手一推，大門竟然沒有上鎖，「呀」地一聲，開了。

兩人向內望去，早已人去漊空，整層漊靜悄悄地，一個人影也沒有。

周探長不由自主地深吸了一口氣，如今連歐陽兄弟的蹤跡也失去了，茫茫人海中，到那兒找呂七去？

「探長，看來你只有從頭開始了！」王小克苦笑着說。

周探長頹然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如今一切綫索已經失去，從頭開始卻是談何容易！

王小克在他身畔坐了下來，道：「探長，你這次遭遇到的，是個很强的對手！」

「但絕不會是呂七！」周探長雙眼望着窗外，道：「他絕不會這樣精明！」

「何以見得？」

「如果他精明的話，不會用這種方法殺掉關老大。」周探長說：「那幾乎是同歸於盡的做法。」

「也許他正想和關老大同歸於盡呢？」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走吧，時間無多了。」

× ×

郝四通背負雙手，在大廳中踱來踱去。

大廳中心有一盞水晶吊燈，但並沒有開亮，只是開着壁上的兩盞壁燈，燈光昏黃，郝四通的臉色在這種燈光下看來，更加蠟黃了。

在腥紅色的地氈上，譚炳正做着健身運動，甘地則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威廉和狄克，單對單地在玩着紙牌，呂七坐在一旁，默默地觀看着。

沒有人開口說話，氣氛有點異常。

忽然，郝四通好像決定了一件什麼事似的，問譚炳道：「好，就是『城市日報』的採訪主任龍紹雲吧！」

譚炳彈跳起身，道：「決定了？」

「是的，」郝四通咬了咬牙，道：「這樣重要的採訪，我看必定是他親自出馬。」

「如果不是呢？」

「我的判斷，向來很少犯錯，」郝四通道：「城市日報雖然有不少好記者，但外文程度以採訪主任龍紹雲最好，况且，他以前代表報社採訪過奧運會，這次，報社方面一定會派他出去的。」

「龍紹雲的身材和呂七相似嗎？」

郝四通向呂七望去，道：「差不多，就因爲如此，我才決定利用龍紹雲。」

「好吧，」譚炳作了個深呼吸，道：「事不宜遲，我們要採取行動了。」

「你去吧。」

譚炳臉上現出一陣詭異的笑容，道：「怎麼又是我？」

「歐陽兄弟行藏已露，他們再也難現以了，而且，這件差使說不定要用一點武力，」郝四通道：「你最適合。」

「好吧。」譚炳披了上裝，道：「兩個小時之內，我會把好消息帶來的。」

離開屋子後，譚炳望着遠處的海面，緩緩向花園中的車房走去。

背山面海的小別墅靜悄悄地，以前由一個年邁的男傭打理，前天一夥人撤退到此處時，才把男傭辭掉。

這幢小別墅，是「死亡俱樂部」的資產之一，像這樣的資產物業，全世界各個城市中都有。

明天便是基辛格前來本市訪問的日子了，如果任務完成，可以多一筆數百萬美元的進賬，不過，「死亡俱樂部」並不在乎這數百萬美元。

因爲這樁差使，動員了「死亡俱樂部」所有的成員，以前，只要其中一個出動便行了。

畢竟，基辛格是大人物啊！

譚炳上了那輛紅色跑車，發動了馬達，車子怒吼着向外疾馳而去。

不一會，車子來到了「城市日報大廈」門口。

那「城市日報」是本市銷路最廣的一間報社，擁有一幢漊高八層的大廈，地下是「印刷部」，二，三漊是執字部，植字部，四漊至五漊是經理部，六漊，七漊是編輯部及採訪部，八漊是高級職員的宿舍。

譚炳泊好車子後，踏進了大堂，向「詢問處」走去。

詢問處的女職員向他露出一個職業化的笑容，道：「有什麼貴幹？」

「我想找一個人。」

「誰？」

「龍紹雲先生。」

「請問那一位找他？」

「朋友，」譚炳友善地微笑着：「請問他在嗎？」

「貴姓？」

「李。」譚炳隨便揑造了一個姓。

女職員拿起電話，找到了龍紹雲，請他立即到大堂來一趟。

「請坐一會，」女職員笑着說：「龍先生立即便下來了。」

譚炳在詢問處對面的沙發坐下來，取出香烟，燃上一口。

不一會，一個身材壯碩，年紀大約四十歲左右的中年男子，向「詢問處」走去。

譚炳上下打量着他，暗想大概便是「城市日報」的採訪主任龍紹雲了。

龍紹雲的身材果然和呂七差不多，輪廓也有點酷肖，假使經過「甘地」鬼斧神工的化裝，肯定會瞞過所有的人。

女職員向譚炳指過來，龍紹雲轉頭望了譚炳一眼，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

「李先生？」龍紹雲向譚炳走來。

「是的，」譚炳連忙站了起身，伸出手來，道：「閣下是龍紹雲先生嗎？」

龍紹雲點着頭，道：「請問我們以前見過面嗎？」

「沒有，」譚炳笑着道：「可是我有一件十分重要的新聞要供給你。」

「哦？」龍紹雲愕了一愕，問道：「什麼新聞？」

譚炳左右望了一眼，道：「龍先生，在這裏說話不大方便，我們另外找個地方談談，好不好？」

龍紹雲猶豫着，道：「對不起，我現在很忙，李先生你——」

「龍先生！」譚炳不待他說下去，便插口道：「這件新聞十分重要，我相信你一定會感興趣的。」

「關於什麼新聞？」

「龍先生，如果你信任我的話，我希望能夠找個地方，讓我詳細地告訴你，」譚炳正色道：「它對貴報的銷紙，是有一定作用的。」

「這個——」

「龍先生，如果貴報不要這件獨有內幕爆炸性新聞的話，我相信本市四十餘間報館，一定會搶着要。」譚炳道。

龍紹雲沉吟了一下，終於決定了。

「好，我和你到外面談談，」龍紹雲道：「李先生提議到那兒去？」

「最好到舍下，」譚炳道：「我有許多圖片和資料來證實這件新聞的眞實性，相信你一定有興趣的，怎樣？」

「好。」

譚炳領着龍紹雲到他的車子旁，打開車門，道：「龍先生，請上車。」

龍紹雲踏上車去，譚炳咀角又現出了他們那種慣有的，陰惻惻的笑容。

他也上了車，發動馬達，車子怒吼着向前疾馳了出去。

車行十餘分鐘，龍紹雲詫異地道：「李先生，府上在那裏？」

「就在郊區十三咪，那裏有一幢小型別墅。」譚炳答道。

龍紹雲緩緩地點着頭，緘默了。

半個小時之後，車子來到那幢小型別墅，譚炳把車子泊好後，說道：「龍先生，請你下車吧！」

兩人先後下了車子，向內走進去。

龍紹雲一踏進大廳，便看到了郝四通，甘地，狄克，威廉，和歐陽兄弟等人，不由呆了一呆，想不到別墅中竟有這麼多人。

譚炳哈哈一笑，道：「龍先生，這幾位都是我的朋友。」

龍紹雲見衆人望住自己的眼光十分奇峙，心中不由冒出了一個問號。

他站在當地等待譚炳替自己介紹，可是譚炳逕自走上前去，打開一道房門，道：「出來吧！」

龍紹雲滿腹狐疑，望定了那個房門口。

這時，一個人出現了。

當那個人出現時，龍紹雲心下打了個突，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

他瞪大了一雙眼睛，望定站在門口的那個人。

對龍紹雲來說，那人對他太熟悉了，因爲自從「麻將館兇殺案」發生後，「城市日報」已經不止一次刋登過他的照片，其中有一次，還是龍紹雲親自發稿的。

那人是呂七。

剎那間，龍紹雲心底下的震驚，實在是無可比擬的，他想不到警方通緝了十幾天的殺人兇手，竟然會出現在自己眼前。

可是，他隨即又想：譚炳帶自己來見呂七的用意是什麼？難道竟是想把這段轟動的內幕新聞供給自己不成？

龍紹雲在報界服務已有二十年，經歷之豐富，普通人絕對比不上他，所以，他立即告訴自己：事情絕無如此簡單！

呂七一步一步向他走了過來，雙眼凝視着他。

「龍先生，這位是誰，相信你知道嗎？」譚炳笑着問。

龍紹雲根本忘了回答，他只是呆呆地望住呂七，腦中飛快地轉着念頭。

然而，他實在猜不透箇中究竟有什麼乾坤，他可以肯定的一點便是：這些人絕不對會將呂七給自己帶走的。

「這位就是『城市日報』的採訪主任龍紹雲先生？」呂七問。

「不錯，你和他多多親近，」譚炳哈哈地笑着道：「他是個好人！」

龍紹雲澀然一笑，發現自己臉上的肌肉十分僵硬，他開始意味到事情有點不好了。

「龍先生，請坐。」郝四通走了過來，禮貌地招呼他。

在這情形之下，龍紹雲告訴自己要鎮靜，要裝成一派滿不在乎的樣子，所以，他在沙發上坐下來。

「龍先生，我們有件事想請問你，」郝四通望定了龍紹雲，道：「不知你肯不肯從實告訴我們。」

「什麼事？」

「那是有關明天在機場的招待會。」

龍紹雲心下一懍，詫異地望住郝四通，等待他說下去。

郝四通淸了淸喉嚨，道：「聽說警方爲了保證基辛格博士的安全，每間報社只准兩個記者進入機場貴賓室參加招待會，對不對？」

龍紹雲點點頭。

「還有，他們甚至發出特別通行證給報社，並且把與會的記者的名字和照片，放在通行證上面，對不對？」郝四通又問。

「不錯。」

郝四通道：「龍先生，你是『城市日報』最傑出的採訪人員，明天的招待會，一定有你一份的了？」

龍紹雲沉吟了一下，坦白地點點頭，道：「不錯，明天的招待會由我和一位姓曾的同事聯袂參加，他是攝影記者。」

「哦？」郝四通臉色微微一變，道：「這樣說來，你不拿照相機的了？」

「這幾年來，我已經很少拿照相機了——」龍紹雲答話時，掃了衆人一眼，只見他們臉上均是微微變色，不由暗自猜疑，訥訥問道：

「這……這有什麼關係嗎？」

郝四通苦笑着，道：「關係到是沒有，不過，如果明天你拿着一架照相機參加招待會的話，你的行家們會引以爲異嗎？」

「這個——」龍紹雲沉吟了一下，答道：「我想大概是沒有問題的，因爲明天的招待會很隆重，和我同去的曾一民雖然是出色的攝記，但我多帶一個相機以防萬一，也不會引起人們的注目，何況，明天估計有百多名記者參加，由於多了一些外國通訊社和電視記者，大家多半還是不認識的。」

「那好極了！」郝四通一拍大腿，問道：「龍先生，那張通行證在你身上吧？」

龍紹雲一聽到這個問題，更加肯定這些人含意不善了。

他開始後悔跟那姓「李」的神秘男子來到此處，同時，也暗暗戒備着。

「龍先生，我問你那張通行證。」郝四通見他不回答，沉着聲問。

「我——我沒有帶出來。」

「龍先生，」郝四通正色道：「我們希望你說眞話！」

龍紹雲霍地一聲站了起身，向譚炳道：「李先生，你沒有內幕新聞供給我，現在這樣對我，究竟是什麼意思？」

譚炳哈哈一笑，道：「龍先生，何必這樣激動，如果你肯把通行證拿出來，那的確會成爲一樁全世界的報館和通訊社都樂意用的頭條新聞！」

龍紹雲腦際念頭電轉，終於猜不到這些人的眞正用意。

他掃了衆人一眼，道：「通行證在報館，我眞的沒有帶出來。」

「那一定是在你的辦公枱抽屜中了？」

龍紹雲閤着咀不出聲，他心下暗暗奇怪，這些人要他的「通行證」幹什麼？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想到了那個暗殺基辛格的傳說。

那傳說，亦沒有確鑿的證據，因此沒有見報。

「龍先生，我們希望在和平的方式下解決這個問題，你以爲如何？」郝四通問。

龍紹雲凝視着郝四通，一顆心，怦怦亂跳了起來，如今身入虎穴，如何想法脫身才是最重要的事，那張通行證之得失，反而成爲次要了。

他遲疑了一下，答道：「不錯，是在我辦公枱的抽屜中。」

「那個抽屜自然是鎖着的了？」

「不，剛才李先生——」他向譚炳指去，接道：「叫我下來時，我匆匆離開採訪部，沒鎖。」

「那好得很，」郝四通向呂七望過去，道：「呂先生，恐怕你要走一趟了。」

「到……到城市日報去取龍先生的通行證？」呂七訥訥地問。

「不錯。」

「可是……可是我一踏進採訪部，立即會被人認了出來。」

郝四通淡淡一笑，向甘地道：「甘地，這是你顯功夫的時候了。」

甘地本來懶洋洋地坐在沙發上閱報，對衆人的說話毫不留心，這時緩緩地站了起身，望了龍紹雲一眼，又望了呂七一下。

半晌，他緩緩地點着頭，道：「行了！」

呂七已經明白甘地要將自己化妝成龍紹雲的樣子，於是自動走到房間去。

龍紹雲心下驚詫不定，道：「我……我可以走了嗎？」

「對不起，你恐怕要逗留一會，」郝四通道：「等一下，有戲法要變給你看。請坐一下吧。」

龍紹雲左右望了一眼，見身材高大，肌肉結實的黑人狄克站在大廳口，金髮的威廉又虎視眈眈，只得嘆了一口氣，在沙發上坐下來。

半個小時後，甘地自房內走了出來，背後當然跟着呂七。

然而，當龍紹雲看到呂七時，心頭陡地一跳，那分明是自己！

不錯，隨着甘地自房間內走出來的，不論髮型樣貌，身材舉止，都和龍紹雲一般無二。

如果一定要說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那麼就是身上的衣着了！

刹那間，龍紹雲瞪大了眼睛，說不出話來了。

郝四通上下打量了呂七一眼，滿意地笑着道：「好！好！」轉頭向龍紹雲問道：「龍先生，你說這個戲法變得好不好？」

龍紹雲正爲甘地的神妙化妝術驚嘆不已，竟然忘了回答。

甘地就像是做完了一樁「例行公事」似的，又坐到沙發上去，懶洋洋地拿起了報紙，埋首其中了。

龍紹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不禁嘆道：「太奇妙了！」

「現在還差一樣東西，」郝四通笑道：「龍先生出來時穿的衣服。」

「不錯，」譚炳接口道：「龍先生，你好人做到底，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吧！」

「什麼！」龍紹雲這時恢復了清醒，大叫一聲。

譚炳緩緩向他走過去，臉上露出了獰笑容，道：「脫不脫？」

龍紹雲學過幾年國術，早已暗中估計自己是否這幾個人的敵手，他見譚炳走過來時，眼中兇意頓現，不由倒退了一步。

然而，他立即紮穩了馬步，沉聲道：「不脫！」

「好啊！」譚炳轉頭向衆人笑道：「龍先生似乎學過一點功夫，要考驗一下我哩——」

他話未說完，龍紹雲呼地一拳朝他面門擊了過去。

譚炳未曾轉過頭來，可是他便像後腦長了眼睛一樣，龍紹雲那拳去勢雖速，却被他揮手一格，格了過去。

兩人拚了一拳，龍紹雲只覺虎口疼痛，不由吃了一驚。

他那一拳使上了八成力，滿以爲擊退了譚炳，便向外奪路而逃，料不到譚炳談笑自若，漫不經心地一拳迎來，便卸了自己的攻勢。

然而，他心知如果不繼續奮鬥，今日絕離不了這虎穴，於是深吸了一口氣，又是一拳向譚炳當胸擊了過去。

他這一拳已使足了十成力，譚炳眼見來勢洶洶，倒也不敢輕敵，歛起笑容，喝道：「來得好！」右手驀地一探，五指如爪，在那電光火石間，攫住了龍紹雲手腕，用力一拉，把龍紹雲摔倒下地。

「砰」地一聲响過後，龍紹雲躺在地上，半晌爬不起身來。

廳中衆人除了呂七爲譚炳的功夫感到驚異之外，其餘人等却是一點也沒有意外的表情，似乎譚炳一招之間挫敵乃天公地道之事。

龍紹雲掙扎着自地板上爬了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凝望着譚炳，一時間拿不定主意：繼續上前攻擊呢？抑或就此認輸？

「來啊！」譚炳向他笑笑，說道：「讓我

敎你幾招。」

龍紹雲漲紅着臉，趑趄不前。

「小心，不要弄破他身上的衣服。」郝四通道：「倉卒之間，咱們可做不出另外一套，況且這裏並無裁縫專家。」

龍紹雲心知自己功夫和譚炳相差太遠，嘆了一口氣，垂下首來。

譚炳見他擺出一副罷鬥的模樣，臉上閃過一陣失望的神色，道：「好吧，那你把衣服脫下來吧，我們的呂先生要趕時間哩！」

龍紹雲只得乖乖地把衣服脫下來給呂七替換上了，道：「你們究竟想把我怎樣？」

「龍先生，我老實告訴你吧，」郝四通緩緩向前走去，問道：「你可知道我們是什麼組織？」

「我——」

「死亡俱樂部，」郝四通問：「這個名字對你可有什麼意義？」

龍紹雲聞言倒抽了一口冷氣，如果他不知道「死亡俱樂部」是什麼組織的話，他也不配做「城市日報」的採訪主任了！

刹那間，龍紹雲面色死灰，頹然地垂下頭來。

「你落在我們的手中，而且又看清楚了我們的廬山眞面目，本來是難逃一死的——」

龍紹雲聞言渾身一震，是的，落入「死亡俱樂部」中，還有機會生還嗎？

如果「死亡俱樂部」會放過他的話，也不叫「死亡俱樂部」了！

「不過，」郝四通又道：「你和我們相當合作，所以，我們只想除去你的記憶，如此而已！」

龍紹雲腦際轟地一聲，那和殺了他有什麼分別？郝四通向威廉招招手，道：「威廉，現在輪到你了。」

「是，」威廉掠一掠披在額前的金髮，笑吟吟地向房間走去，不一會，拿了一枝針筒出來。

「龍先生，只是在靜脈注射一針，你不會感覺到很痛的，」威廉用英文道：「注射完畢後，你不但會忘記今天發生的事，而且，也會把你所有煩惱的事忘掉，嘖嘖，你眞有福氣，以後可以活得一點煩惱也沒有了！」

聽他的口氣，竟似這一針對龍紹雲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了。

龍紹雲當然明白，這一針注射之後，自己便會成了白痴，一個只知吃飯拉矢，不會思想的白痴！

所以，他驀地大喝一聲：「不！」

「恐怕不由得你了！」威廉說着，手持針筒向龍紹雲走過去。

龍紹雲大喝一聲，像一頭瘋狗般，向威廉撲了過去。

倏地，大廳中人影一閃，譚炳飛身撲上，在龍紹雲頸項間一斬！

龍紹雲叫了一聲，倒下地上昏死過去。

威廉搖着頭，道：「眞是不聽話的孩子！打針就像蚊咬一樣，不大痛的，竟然想和我拚命！」說罷在龍紹雲的靜脈注射。

呂七把這一切全看在眼中，不由打了一個寒顫，爲他們的心狠手辣感到寒心。

「好了，你可以走了。」郝四通向呂七說道。

「我陪你去，」譚炳道：「充任你的司機好了。」

兩人離開別墅，上了車子。

車子在「城市日報大厦」門口停下來時，已是午夜十二時多了。

「你自己進去吧！」譚炳道：「我在這裏等你。」

呂七猶豫了一下，向內走去。

當他踏進採訪部時，數十雙眼光向他射過來。

接觸到那些眼光，呂七不禁有點心虛，可是一想到甘地的化妝術天下無雙，於是鼓起了勇氣，向前走去。

「龍主任，你跑到那兒去啦？」一個廿餘歲的青年向他走來，道：「我們都在找你。」

呂七淡淡一笑，並不答話，因爲他知道自己雖然已被化妝成龍紹雲的樣子，但聲音絕對模仿不來，因此只好沉默着。

他向採訪部望去，一共有十幾張寫字枱，那一張才是龍紹雲的？

不過，他立時看到一張最大的辦公枱，枱上堆滿着許多稿件，椅子却空着。

他走近那張辦公枱，拉開抽屜，立即看到了那張「通行證」，因爲，上面有龍紹雲的照片。

他把通行證放入袋中，將抽屜關上了。

「龍主任，廖總編輯叫你上去，」那青年一直跟着他，道：「他要和你商討一下明日訪問的內容。」

呂七漫應了一聲，轉身便走。

那青年又追了上來，道：「龍主任，社長忽然下了決定，後天要以彩色印刷，所以，明天我要帶彩色菲林，拍些基辛格的彩色照片，你說用一三五好呀？抑或一二〇？」那青年正是攝影記者曾一民。

呂七皺起了眉頭，好像在思考着，脚下絲毫不停，離開了採訪部。

曾一民仍然緊緊追在他背後，又道：「龍主任，你到那兒去？」

呂七並不答話，按下電梯鈕掣，不一會，電梯來了，他領先踏進電梯。

曾一民見呂七毫不理睬自己，聳了聳肩，望着電梯門緩緩閤上，這才轉身離去。

呂七這才吁了一口氣，總算沒有出岔子！

× × ×

周探長以手支額，望着窗外的停機坪在出怔。

是深夜十一時多，班機來往已經十分稀疏，連機場餐廳的客人，也寥寥無幾。

周探長轉頭望去，除了幾對情侶在欵欵談心之外，機場餐廳中沒有可疑的人物。

王小克一對精靈的眼睛，却望定了周探長身上。

這時，一個便衣探員走了進來，向周探長道：「探長，一切佈置好了。」

「唔，」周探長道：「貴賓室用雷達檢查過沒有？」周探長問。

「檢查過了，沒有任何可疑。」

「好吧，」周探長道：「叫大夥兒打醒十二分精神，絕對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可疑點。」

「是。」

探員正要轉身離去，周探長又道：「還有，明天早上七時開始，每隔半個小時，便要複檢一次。」

「是。」

探員離去後，王小克問道：「探長，你那個萬無一失的保安計劃，到底是怎樣的，現在可以說來聽聽吧？」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是這樣的，本市一共有四十三間報紙，連同外國通訊社記者，電視台記者在內，大概要超過兩百多人。這批人數太多了，因此，我們決定每間報社只准派出兩個記者，並且派給特別通行證，上面有姓名和照片登記在案，因此——」

他頓了一頓，又道：「即使歹徒想冒充記者混入貴賓室行兇，也沒有機會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的確是一個很安

全的辦法，不過，他又想到了一件事，道：「如果歹徒經過化妝改容呢？」

「這個——」周探長沉吟了一下，說道：「沒有用的，我們有專家在場檢查驗明正身，才准進入貴賓室，同時，每一個記者，必須搜過身。」

王小克緘默了，他的眼光又移向外面的停機坪。

「你認為怎樣？」周探長問。

「辦法相當不錯，」王小克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被歹徒混進了貴賓室，他身上沒有殺人的兇器，也難以下手了。」

周探長道：「我現在担心的是機場出口對面的樓宇，只要一枝來福槍，一個遠程瞄準器，便可以下手了。」

「你不是派了探員埋伏在附近一帶的樓宇和天台上了嗎？」

周探長點着頭，道：「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感到有點不放心。」

「為什麼？」

「也許我們的保安措施仍然有漏洞呢？」周探長回答。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經過十餘位保安專家設計佈置的保安措施，如果還有漏洞予歹徒可乘之機的話，也真無話可說了。

「小鬼子。」周探長忽然低聲喚了王小克一聲。

「唔？」

「你以為我們現在還有什麼漏洞？」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我怎知道？」

「一切的保安措施，你都十分清楚，你是局外人，應該清楚的。」

王小克雙眼凝視着遠方，他的確洞悉所有的保安計劃，好像機場中五步一崗，全是便衣探員，貴賓室前，更有十個孔武有力，槍法如神的高級探目，貴賓室的沙發、桌椅以及一切雜物，包括咪高峯擴音器在內，都經過嚴密的檢查。

周探長和保安組的文主任，已經盡了全力了。

「你們已盡了全力。」王小克道。

「本市以前雖然也有不少大人物來訪問，但這一次的保安措施，動員的人力物力，却是以前的幾倍。」周探長道。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是事實。

「咱們還是睡一會吧，否則明天沒有精神。」周探長道。

「班機幾點鐘抵達？」

「明天下午三時正，」周探長說道：「是專機。」

× × ×

機場中人頭湧湧，剛巧有幾個女明星赴外埠拍片，候機室擠滿了男女影迷，爭睹女明星風采。

王小克本來也想過去瞧瞧女明星風儀，可是，他知道自己身負重任，因為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見過化了妝之後的呂七。

王小克肯定呂七一定會出現。

這時，各報記者已陸續而來，在「貴賓室」門外，接受盤問檢查。

王小克望一望腕錶，是下午二時三十分了，基辛格博士的專機，還有半個鐘頭便到。

周探長一雙銳利的眼光，打量着每一個接受檢查的記者。

王小克站在他身畔，也端詳着絡繹而來的記者。

這時，一個廿餘歲青年，陪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男子，走了過來。

兩人身上都掛着相機，用不着說，他們是來參加招待會的記者之一。

「龍主任，我猜你會提早來機場，果然不出所料，」那青年正是曾一民，他側頭對「龍紹雲」道：「我已在門口等你十分鐘了。」

那龍主任正是呂七的化身，他淡淡一笑，沒有答話。

曾一民向行家打招呼，排隊接受盤問和搜身。

呂七一眼瞥見王小克，心頭一跳，急忙轉過頭去。

王小克本來並不起疑，一見呂七故意別過頭去，心頭陡地一動。

這時，已經輪到曾一民和呂七，主持盤問和搜身的「專家」問道：「那間報館？」

「城市日報。」曾一民答。跟着把通行證遞了前去，呂七急忙把自己的也遞上前去。

專家對了一下，緩緩點着頭，叫兩人過去接受搜身檢查。

「且慢！」王小克忽然趨上前去。

那專家呆了一呆，曾一民和呂七，依言站定。

呂七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可是一想到甘地化妝術的巧妙，和自己持有的正本通行證，一顆心又定了下來。

他裝出詫異的神情，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向那呂七道：「可以把你的通行證給我看看嗎？」

曾一民見王小克是個小孩，根本不像是警務人員，道：「你是什麼人？」

「把證件給他看。」周探長踏上前來。

呂七取出那張通行證，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接了過來，憑他銳利的眼光，看得出照中人果然便是面對的人。

「你是誰？」王小克問。

呂七一顆心怦怦亂跳，只要一出聲的話，立時便會被曾一民認出。所以，他佯裝有點不悅，鐵青着臉，打算不加回答。

不料曾一民却搶先答道：「他是我們的採訪主任，龍紹雲。」

王小克望了證件一眼，又望望呂七，他只覺得這人行跡可疑，但却指不出到底可疑在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進去了嗎？」曾一民道：「你們警方對我們新聞界還為難不够嗎？上次捉了我們十一個記者，也是在機場中——」

曾一民的話還未說下去，一個探目趨上前來，把他拉開了。

「喂，你們這是什麼意思？」曾一民大聲叫了起來：「我抗議，我抗議！」

呂七見曾一民大聲叫嚷，心下大急，即使可以安全通過檢查站進入貴賓室的話，這樣一來，必定引起在場探員的注意，等一下想乘亂脫身，也有所不能了！

他心一急，忽覺胃部一陣劇痛，忍不住彎下了身來，臉上肌肉抽搐着。

王小克一看到他那種神情，腦際一亮，那天扶住呂七時，他臉上不也露出這種痛楚無已的神情嗎？

呂七胃部劇痛，越來越是厲害，心中暗叫不好，想不到担心的老毛病，却在這個時候發作。

王小克趨上前去，伸手從他臉上一抹，觸手處果然不是具有彈性的肌膚！

呂七見王小克伸手抹來，本來想向後避開，無奈力不從心，被他摸上了。

呂七心下暗叫糟糕，忍住了疼痛，抓起掛在頸子間的相機，向王小克對準。

王小克此時已肯定是這個「龍主任」便是呂七，見他抓起相機，心頭一亮，知道相機中必然有殺人致死的神秘武器，於是叫道：「快讓開，他的相機中有特製武器！」

呂七挺起了腰，拿起相機。這時他知道任務已難以完成，自己也絕難逃得過重重警網，只是存着萬一希望，想殺出一條血路。

啓程之前，那四通曾對他說過，那些相機中有特製手槍，還裝了滅聲器，只要一按快門，子彈便能射了出來，殺人於無聲無息。這時，他只求先將王小克殺掉，然後向外衝去。不料剛舉起相機，胃痛加劇，手指竟然沒有氣力。王小克一見不好，早已轉身便逃，見不遠處有保險公司櫃面，立時跳進去，伏下了身來。

周探長掏出了手槍，退後幾步，向呂七瞄準。

呂七咬住牙關，忍住疼痛，然而手指竟是使不出力來，他慢慢地又彎下腰去。

此時，照相機已掩在他胸腹之間，他神智已有點昏迷，也不知那裏來的氣力，把快門按下去了。

剎那間，只聽轟然一聲巨响，呂七的照相機爆炸開來，他立時被炸得血肉横飛，碎片四處彈飛。站在四週的探員全被炸傷，可見爆炸力之劇！

× × ×

王小克推開病房門，躺在床上的周探長向他笑一笑，道：「你來了。」

「算你够運，死不了！」王小克道。

「傷了多少人？」周探長問。

「連你在內，一共是二十三人，」王小克說道：「有四個站得較近的探員，都因傷重斃命了。」

周探長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如果相機炸彈在貴賓室爆炸的話，死傷人數，起碼要多幾倍。」

王小克一想到當時情形，不由打了一個冷顫。自己如果不是立即轉身逃走，恐怕已經和呂七同歸於盡了。

「這種刺殺計劃，真是太狠了！」周探長道：「和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神風敢死隊倒有點相似。」

「依我看，呂七本人也不知道照相機內裝的是烈性炸藥？」

「哦？」

「如果他知道，只要一按快門就是了，為什麼當初要舉起相機對我瞄準？」

「不錯，」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如果相機不是被他自己胸腹掩住，殺傷力可能更大！」

「是的，主使呂七的主兇，原來是打算將他犧牲了的，因此，相機中的炸藥當然是最厲害的一種。」

「那幕後主兇是誰？」

王小克聳着肩，說道：「這個我怎麼知道？總而言之，基辛格臨時取消了前來本市訪問，幕後主兇，大概已經離開了本市，到『科威時』去了。」

「為什麼？」周探長詫異地問。

「就在炸彈爆發後十分鐘，市長接到基辛格博士的電話，說是他有急事要到科威時跑一趟，不能前來本市了。」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你說那幕後主兇會轉移目標，趕去科威時開始另一個刺殺基辛格博士的新計劃？」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相信情形一定會和自己猜想的一樣。

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全文完）

武術珍聞

「希萊特」功夫

文龍譯

在東方各國的武術中——中國的「功夫」，日本的柔道，韓國的拳道跆、泰國拳和馬來西亞的「希萊特」，馬來西亞的武術最優美，也最不出名。

但馬來西亞人全力提倡這項民族運動的努力，已喚起西方和亞洲國家的注意，海外的專家已開始教導馬來西亞的武術，日本最近曾派遣一組專家至馬來西亞，攝影並學習「希萊特」的技巧，夏威夷新出版的一本雜誌「國際武術」，在創刊號中以專文介紹「希萊特」，可見日本人和美國人現在已把「希萊特」視為世上最富技巧和最受敬重的武術。

這種新技巧是一羣提倡效忠，自制和自衛的馬來西亞人發明的，包括傳統學校裏所教的「希萊特」——一種緩慢，像舞蹈似的自衛動作——和劍術，今天，馬來西亞警察和憲兵已將「希萊特」列為正式的訓練項目。

練習項目包括跳躍、投擲、包圍、足踢切擊和擊倒等，並練習任何方向的交互攻擊，和任何可以預料的防禦姿勢，雙拳並不像打拳擊時般緊握，但略微彎曲，使手指可隨時抓住對手的手腕或手臂，身體永不向前傾向敵方，精通「希萊特」的人總是提供有限的目標——一側或另一側，而從肩上注視敵人的動態，並設法除去攻擊者的武裝，然後以任何武器從各方面攻擊。

「希萊特」的歷史可追溯至十三世紀末，謠傳有三名蘇門答臘青年跟隨回教的傳教者走遍全馬來西亞，有一天，其中一位叫阿瑪魯定的青年，在瀑布邊觀察落在水中的一朵小花，這朵淡紫色的小花就在瀑布下的水渦裏打轉，當它往中心飄至某一點時，瀑布的浪花就形成一道障碍，打擊着水面，將花朵彈回岸邊，忽左忽右，但水渦的吸力又使花朵飄向中心，半小時後，借浪花和微風之助，終於使它脫離水渦的軌道，緩緩飄至岸邊。

當阿瑪魯定彎身舀起這朵花時，忽然聽到岸邊的樹上傳來一陣聲音，要他以這朵花的教訓教導他的朋友，於是，這三人發明一套運用手臂和雙腿的動作，以保護手無寸鐵的人抵禦突襲，然後他們開始傳授「希萊特」。

不久後，這三名青年返回家鄉教導回教信徒，他們的學生一早起來研習宗教，到「午禱」時刻改習「希萊特」，直到「日落禱」時終止，教練們說，每週練習和學習六次，三個月內就會精通。

但要達於高深的境界，還必須以良好的品德與行為作為先決條件，如果任何一名「希萊特」學生以所學去做除自衛以外的事，他將受到公開的指責。

每一次練習都以祈禱和冥想開始——必須全心全意和專心一致，另外還必須具備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機敏、體力配合和警覺等。再以專心、決心、毅力、謙遜性情和自我信念等品德集大成。

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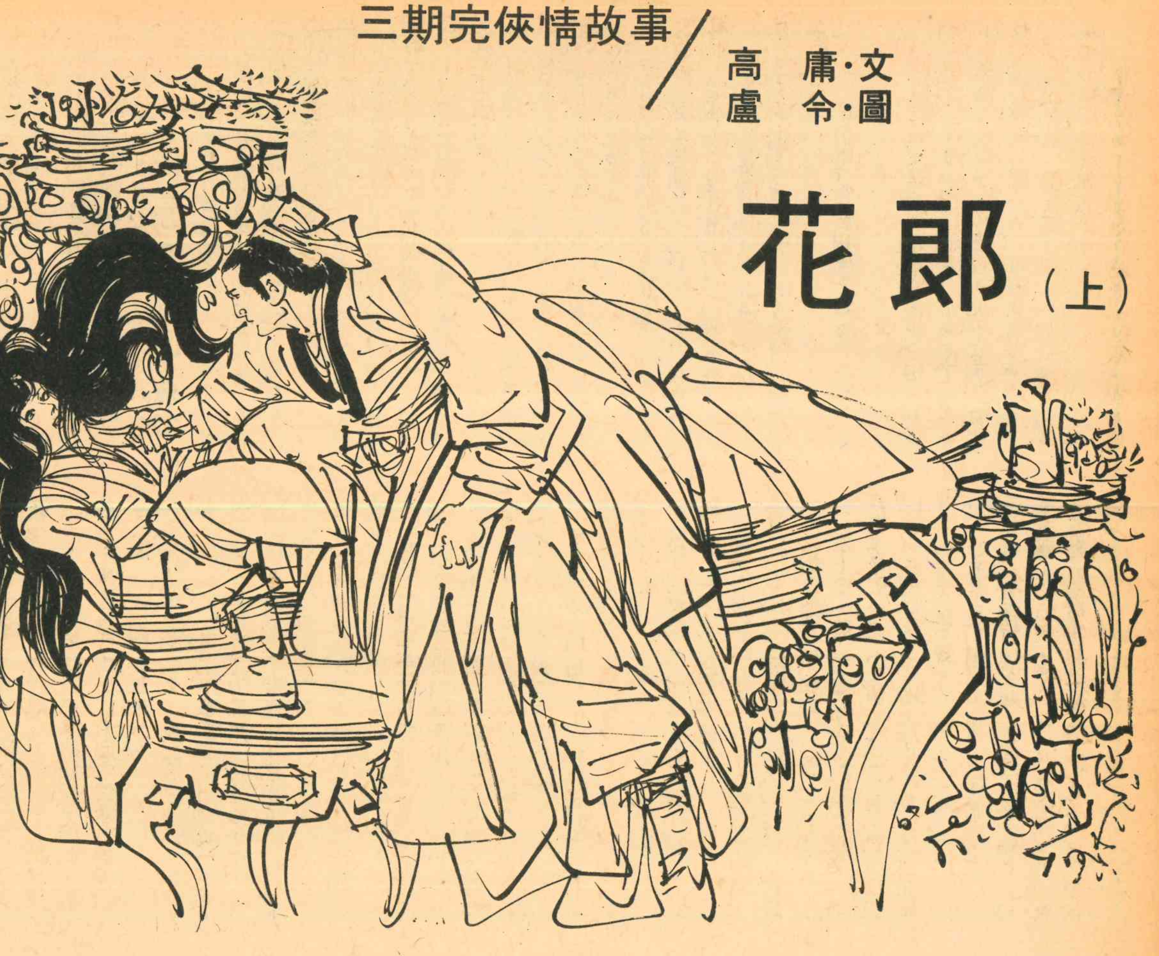
小鬼子傳奇故事：**神經博士** 上官庸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三期完俠情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花郎（上）



摧花不採花　設阱反落阱

他靜靜地站在那兒。

從他那種肅穆凝重的神情看來，他似乎正專心一致的在欣賞一盤棋局。

從他咀角流露出的一絲難以覺察的笑容看來，他又好像在觀賞一篇美妙的詩文，或者一幅佈局奇佳的水墨丹青。

然而，他的面前却躺着一個女人。

一個年輕、貌美、豐滿，而且完全赤裸的女人。

她仰躺着，姿態極爲不雅；自然，在代表羞恥和自尊的衣衫被剝光之後，一個人已無所謂雅與不雅了。

她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一張大八仙桌上。

她的頭虛懸在桌沿外，使她的胸域看來更挺秀、更堅實，平坦的小腹，肌膚細如凝脂。

長長的頭髮飄拂在空中，咀唇微張，露出整齊雪白的牙齒，她的兩眼睜得很大，既沒有情慾的火苗，也沒有恐懼的光芒，只是那樣直楞楞地望着墻壁。

她暈過去了？或者死了？

沒有。

瞧！她的眼皮仍在不時眨動，胸腹也因呼吸而均勻地起伏着。

他站在桌前，動作輕柔而文雅，緩緩從袖筒中抽出一柄鋒利的七首。

七首尖端，抵在她那挺起的咽喉上，沒有刺下，却緩慢的向下拖滑，刀尖經過之處，出現了一道極細的白色痕跡，却沒有傷到她的皮膚。

他那隻握刀的手非常穩定。

刀尖從胸域中間那道溝壑滑過，越過胸膛，越過小腹，再越過微微凸出的恥骨……

他的右手突然向下一壓，整把七首進入了她的體內；進入了一個不是七首應該「進入」的地方。

她沒有呼痛，只是軀體輕微顫抖了一下，然後，長長吁出一口氣，慢慢閉上了眼睛。

他鬆開手，讓七首就留在她的身體裏。

他的神態還是那麼凝肅，那麼安詳，從容的由衣袋裏取出了一支花——一支以彩綢紮成，幾可亂眞的假花。

鮮紅的花瓣，鮮艷欲滴，只是缺少了那麼一點生機，就和躺在八仙桌上那美麗的少女一樣。

他輕輕將那綢花插進她那半張着的口中，再輕輕拍了拍手，似乎表示已經完成了一件精心傑作。

然後用他那雙澄澈的眸子，向左右掃了一眼，推開窗槅，一閃身，穿窗而出。

夜風，從窗口吹進來，燈火搖曳着，鮮血正，從她的兩腿之間流出，浸過八仙桌，滴落到地上……

他——就是令人聞名喪胆的花郎，一個行事怪異，形蹤詭密的飛賊。

花郎！

花郎使濟南府像一鍋沸騰的滾水；花郎使濟南府成了一個被頑童搗過的蜂窩；花郎使這家家流水，戶戶垂楊的勝地，變成了屠宰場。

半個月，濟南府死了十五個美艷少女。每天一條命案，不多也不少。

兇手殺人的方法很殘酷，也很特殊；他總是用一把鋒利的七首，刺進她們的下體。奇怪的是，她們的死狀並不可怖，個個面色安詳，好像死得心甘情願。

在兇案發生的時候，既沒有呼叫，更沒有掙扎，被害者的家人連一點動靜都沒有聽到。

因爲兇手在辣手摧花之後，總是將一朵彩綢紮成的假花，插在被害者口中，所以被人稱爲「花郎」！

爲什麼不稱他「採花賊」呢？那是爲了兇手摧花而不採花，無論仵作的檢驗，有經驗人士的仔細觀察，都證實死者在生前絕未遭受一絲輕薄或侮辱。

家裏有閨女的人，一個個心驚肉跳，有的將閨女藏進了地窖；有的請來保鏢護院，日夜提防；有的偷偷將女兒送往鄉下農莊避風頭……眞是人人自危。

濟南府八十八名精幹捕快，在總捕頭李元福的指揮下全體出動，搜遍全城，結果，連花郎的影子也有沒見到，而命案仍然每夜在發生，毫無停止的跡象。

衙門懸賞的告示貼得滿城皆是，賞金一天天提高，由五百兩……一千兩……加到賞銀一萬兩，始終查不出有關花郎的任何綫索。

每當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全濟南府的人，幾乎都在想着同一個問題——今晚輪到那家閨女遭殃呢？

而太陽落山，却是用鈎子也鈎不住的……

× × ×

濟南府刑堂總捕李元福是個四十四、五歲的瘦個子，幹這一行已經有二十來年了，也不知道是他的人緣好？還是運氣佳？轄下從沒有破不了的懸案，這一次，可眞使他棘手了。

南城有家「積慶樓」酒店，魚三味這道菜做得最絕，遠近無人不知。

李元福多年來都是在這兒吃晚飯，跟手底下幾個得力捕快聚一聚，看看這一天之內，有什麼刑案發生沒有，若有，就互相交換一下消息和意見，李元福覺得這種方式，不會使手下人拘束，反而更能啓發破案的靈智，因此，許多年來，無論陰晴雨雪，若想在晚飯的時候找李元福，上積慶樓準沒錯兒。

自從花郎血案發生，李元福手下八十八名捕快全部出動，他們可沒敢像往日那樣，一個個亮着腰牌，插着腰刀鐵尺，提着鍊子鎖，神氣活現的出去抓人，而是打扮成各色各樣的人物，深入各行業明察暗訪，就像老鼠似的，隨時在嗅着各種氣味，每天傍晚，再向李元福詳細呈報。

於是，積慶樓成了他們最好的報事之所，也成了李元福的臨時指揮班房。

積慶樓的老闆跟李元福是結拜兄弟，義不容辭，在二樓的雅座樓梯口，高掛「包座」紅牌，將整座二樓全撥給李元福使用。

吃有好菜，喝有好酒，積慶樓的老闆趙世芳說得好：要想捕快們勤查緊追，就得讓他們先吃飽喝足。

李元福却是食不下嚥，每天從早到晚，從夜到明，一杯一杯猛灌老酒。

府台大人三限四比，滿城百姓羣相指責，眼看二十多年辛苦換來的「神捕」雅譽，就要被那個無頭無尾的「花郎」毀於一旦了。

剛上燈，雅座上就擺妥了好幾桌飯菜，却只有李元福一個人愁眉苦臉的坐在那兒，手裏捏着一隻酒杯，不停地旋轉着，焦灼的目光望着樓梯口霎也不霎。

好不容易，樓梯上响起了脚步聲。

來人是李元福手底下號稱四大金剛之一的丁振春，年紀輕，精力旺，反應敏捷，加上肯用腦筋，比那些老經驗的捕快，更得李元福信任。

丁振春在樓梯口一露面，李元福就好像吞下了一粒醒腦丸，精神不由一振，連忙招呼道：「振春，辛苦啦！」

丁振春毫無拘束的在李元福身邊坐下，拿起茶壺，倒了個滿杯，舉杯一飲而盡，這才吁口氣，砸砸咀，道：「總捕，我今天跑遍了全城的刀剪舖、鐵匠舖，他們衆口一詞，都說那十五柄七首絕不是本城的貨品。」

「這麼說，兇手是從外地來的了？」

「總捕，這可不敢肯定。」

丁振春顯然是個喜歡表示主見的人，他並不附合他的上司：「兇手可以跑到別的縣城去買兇器，以免被本地刀剪舖認出他的模樣，再說，被害人都是平日足不出戶的大閨女，若是外地來的，怎會摸得那樣清楚……」

李元福一揚手，截住了對方的話，然後緩緩說道：「振春，你肯用腦筋，眞是可喜，但是千萬不能鑽牛角尖，譬如說，兇手具有一身上乘武功，來去自如，他想探訪那家有閨女？那家閨女美貌年少，應該是毫無困難的。」

「總捕說的是。」丁振春抬起頭，向李元福仔細看了看，才壯着胆道：「以屬下看來，這件案子只怕很難破。」

「爲什麼？」李元福的語氣很平靜，並沒有過份吃驚的樣子。

「兇手與被害人無怨無仇，無法從死者身上追查，此其一；兇手犯案的動機是什麼，令人諱莫如深，半個月來我們一無所得，此其二；濟南府地面太大，兇手又是來無影去無蹤的高手，使我們無法埋伏追躡，此其三……」

「振春！」李元福點點頭道：「你的想法跟我一樣，我們現在就好像瞎子摸針，破案的機會實在太少了，但是——」

他語氣忽然一變，接道：「天底下沒有破不了的案。我姓李的在職一天，非跟他週旋到底不可，除非他早已離開了濟南……」

「總捕，你看他離開了麼？」

「沒有。」李元福的口音既堅定，又沉痛：「我倒眞希望他早些遠走高飛，寧可讓這些案子變成懸案，免得無辜閨女繼續受害，事實上，他還要幹下去，我們在這兒愁，他却在暗中笑，這傢伙，是個喪心病狂，理性絕滅的禽獸。」

他越說越激動，眼珠子佈滿了血絲，用自己的拳頭敲擊着自己的太陽穴，這一方面由於太過辛勞，另一方面則由於對兇手的憤恨。

丁振春很了解他們頭兒的脾氣，在這種節骨眼上，也用不着說什麼勸慰的話，自顧拿起碗筷吃飯去了。

飯後，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雖然明知無法防範，却也得盡心盡力，以求阻止另一件兇案的發生。

這時，樓梯上又响起了匆促的脚步聲。

神情頹喪的李元福急忙抬頭，心裏又燃起另一希望。

上樓來的是擅使鍊子鎖的捕快吳九，在追逐逃犯的時候，吳九施展鍊子鎖的功夫眞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若說他能獲得什麼綫索，李元福不大敢指望，因爲吳九手上功夫雖然不賴，却是個有勇無謀的人。

「總捕！」吳九一上樓，就氣喘吁吁的大喊，臉上每一寸肌肉都是興奮之色：「我抓到了一個嫌疑犯！」

「哦！人呢？」李元福不禁站了起來。肚子餓得咕咕叫的丁振春，也不由自主放下了碗筷。

「下在大牢裏了！」吳九忙不迭地倒茶，喝乾，然後得意的道：「就是整天在城隍廟耍無賴的痞子刁老二，那小子還想溜，總算我眼

尖，被我一鍊子鎖就套住了……」

一聽說是刁老二，李元福又洩氣地坐了下來。那傢伙曾因酒醉傷人，被送到牢城營去做了三年苦役，平日裏大錯不犯，小錯不斷，但若說他就是這件驚天動地兇案的主兒，李元福絕不相信。

他擺擺手，沒勁的道：「吃飯吧，老吳，這案子不可能是刁老二幹的。」

吳九瞪大眼睛，說道：「總捕，有人看見他昨晚在凶宅外面徘徊，剛才我去找他，他還想跑……」

「不是他。」李元福苦笑道：「這傢伙連北城大溝邊，十個銅板來一下的老土娼都要沾一沾，看到細皮白肉的黃花大閨女那會忍得住？再說，他若有錢買得起那麼上等的匕首，只怕早拿那些錢去打酒喝啦。」

「那……」吳九搔搔頭皮，一時竟沒了主意：「人已經抓來下在大牢裏了，那……那該怎麼辦？」

「這些傢伙整日游手好閑，惹事生非，早該給他們點教訓了，明兒一大早給他二十籐條，教他往後規矩點。」李元福不耐煩地揮揮手：「快吃飯吧！」

吳九坐下吃飯，樓梯板又在響，接二連三來了十幾個人。

這些人上樓後，都向李元福搖搖頭，然後拿碗盛飯，悶聲不響地將飯菜往口裏送。

該回來吃飯的都回來了，還有些沒回來的，此時正在巨宅大院附近地帶巡邏，察看有無行跡可疑的人，等待一些吃過飯的伙伴去替換他們。

桌上備得有酒，但誰也沒有心情去喝——除了李元福，他是只喝酒，不吃飯菜。

李元福看看自己的屬下，都是些盡忠盡職的好手，但他們已失去了往日的歡笑聲，一個個低頭扒飯，叫人看了不禁鼻子酸酸地。

「蔡章呢？」李元福突然提高了聲音問。這個人也是名列四大金剛之一，是他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

有人回話：「他在察訪綢緞莊，剛才我回來的時候，還看見他在瑞福祥……」

那人的話忽然停住，因爲樓梯板響起了腳步聲。

上來的人正是蔡章，三十出頭，身形健壯，雙目烱烱有神，一看就知道是個精明幹練的人物。

「各位辛苦啦！」他向伙伴們打了個招呼，走到李元福面前坐下，很輕，很慢的說道：「總捕，有頭緒了。」

「哦！」李元福眼中射出喜悅的神采。

他太瞭解蔡章，絕不會像吳九那樣莽撞，抓了個在凶宅附近出現的痞子就喜不自勝。

蔡章從身上取出了一朶以彩綢紮成的假花，顯然，那是兇手留下的，十五朶綢花中的一朶。

他將綢花放在李元福面前桌子上，慢吞吞地說道：「紮花的料子名叫縐綢，出在山西，很貴，要八錢銀子一尺。」

李元福聚精會神的聽着，一面聽，一面不住地點頭。

蔡章道：「這種縐綢，本地只有瑞福祥、老吉昌、老介福、玉福祥四家綢緞莊有貨，這四家只有瑞福祥在半個月前賣出去四尺……」

大夥兒都端着碗筷圍了過來。

李元福更是興奮得不得了，連忙問道：「可記得那買綢子的人是什麼模樣？」

蔡章很從容地答道：「因爲這種縐綢是冷門貨，所以，經手的夥計記得很清楚，那傢伙約莫二十一、二歲，生得眉清目秀，舉止斯文，操本地口音……」

「本地口音？」李元福不由精神一振。

「嗯！是本地口音。」蔡章點點頭，又接着敘述道：「他好像很內行，一進店門就指定買大紅色縐綢，也沒有問價錢，臨走他付了五兩一錠官銀，夥計找給他一兩八錢碎銀子，在秤碎銀的時候，夥計請他看看秤，他搖頭笑了笑，夥計說他牙齒很白，很齊，粒粒似玉。」

「還有什麼特徵？」

「沒有了。那夥計名叫呂大順，總捕若覺得還有必要，可以再傳他來問話。」

「那倒不必。」李元福沉吟了一下：「你先吃飯，飯後帶衙門裏的黃師爺同去瑞福祥，讓那夥計將兇手的容貌再詳述一遍，請黃師爺描繪下來。這件事，目前務必要守密，不能洩漏風聲。」

最後兩句話，顯然不僅是告誡蔡章，而是對在場每一個人的叮囑。

大夥兒連忙點頭答應。

李元福好像突然又記起一件事，問道：「那錠官銀可曾向瑞福祥淸查出來？」

「這——」蔡章聳聳肩頭，道：「屬下已經查過，但事隔半個多月，瑞福祥又是本地有名的大字號，每日往來銀錢不在少數，實在沒有辦法淸查。」

李元福也知道這是實情，擺擺手道：「那就罷了，等會兒你記住傳話給那四家綢緞莊，再有人來買縐綢，務必儘快向我密報，我想，四尺縐綢紮十五朶綢花，應該已所剩無幾，那傢伙若打算繼續做案，勢必還會再買縐綢。」

薑是老的辣。這的確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只要兇手再購買縐綢，就不難守株待兎，來個人贓俱獲。

大夥兒都爲這唯一的綫索興奮不已，飯也吃得有味了，還有人開始在倒酒喝。

積慶樓上，也開始有了笑語聲。彷彿沉悶了半月之久的陰雨天，忽然雨歇雲開，透出了一絲陽光。

飯後，蔡章又匆匆告退去辦事，丁振春，吳九和其餘捕快，也都相繼離去，替換另一批人回來吃飯。

人去人來，李元福好像都視而不見，獨自坐在桌邊將朶縐綢紮成的假花，拿在手裏反覆細看。

那朶花，製作得維妙維肖，幾乎不易認出是假的，花瓣是縐綢紮製，花莖却是真的，莖上還有刺……

正看得出神，突然一隻手伸過來，將綢花一把奪了過去，叫道：「啊！好漂亮的玫瑰花呀，爹！你是哪兒摘來的？」

桌子對面，不知什麼時候站着穿藍布襖褲的小男孩，七八歲年紀，頭上紮根冲天辮子，一臉調皮像。

李元福一見這孩子，心裏煩惱先消去一半，笑罵道：「大龍，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爹讓你在家陪着姊姊，誰叫你到處亂跑！」

他年逾不惑，膝下只有一子一女，男孩子叫大龍，女兒名叫雲姑，自從七年前老妻去世後，父子三人相依爲命，李元福對再兇狠的盜匪都有辦法收拾，唯獨對大龍姊弟倆，毫無辦法。

雲姑今年都十九歲了，仍然待字閨中，並非沒有人求親，而是李元福捨不得女兒出嫁，因爲這丫頭從十二三歲開始，就姊代母職，不僅要管教弟弟，操持家務，更要照料父親的起居，既能幹，又聰明，別看李元福四十多歲的大男人，生活上還眞離不了這位女兒。

大龍却天生頑皮，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他姐姐雲姑，他老子雖然身爲濟南府總捕頭，竟拿他一點兒也沒有，只要他高興，硬按着老子當馬騎，李元福沒轍，只好爬在地上兜圈

子，還得學幾聲馬嘶才得脫身。

做老子的沒法可想，只得隨時抬出女兒來嚇唬兒子。

今天，大龍却沒有被姊姊兩個字唬住，小臉一揚，道：「就是姐要我來的，姐說你好幾天沒有回家，也不洗澡，身上一定臭了，叫你跟我回去洗澡換衣服。」

雅座內還有幾名捕快在吃飯，聽了這話，都掩住咀笑起來。

李元福一則心煩，二則面子上有些下不來，臉一板，道：「小孩子別胡鬧，爹這兩天忙，沒工夫回家，快把花還給爹，那是假的，當心弄破了手指頭。」

大龍低頭看看，道：「假花做得這麼像，更不能還你了，我要拿回去送給姐姐……」

「不行！」李元福伸出手道：「這是附案的證物，不許弄壞，快還給爹。」

大龍向後退了一步，笑道：「就不給你，有本事你來搶去呀，喏！來呀！」

說着，將花往咀裏一揷，拍着雙手，嘻嘻而笑。

李元福當時臉上變了顏色。

因爲大龍的舉動，使他突然想起那些被害少女的死狀，更很快的聯想到家裏的雲姑。

雲姑也是十八九歲的少女，模樣兒也挺美，萬一那兇手今夜……

他心頭一陣寒，不敢再想下去，急忙站起身子，對幾名正在吃飯的捕快道：「我回家去看看，如果有事，叫他們到我家去找我。」

「總捕請放心回府去吧，我們會轉告兄弟們。」

大龍却帶着那朶綢花，搶先奔下樓去。

李元福緊跟着下樓，縱目四顧，竟不見大龍的踪影。

前後不過一轉眼工夫，大龍是個小孩子，絕不可能跑得這麼快，可是，街上行人並不多，除非小傢伙藏在附近牆角簷下，會到什麼地方去了？

李元福不便當街喊叫，急忙快步前走，一面凝聚目力，向街邊暗處搜。

越過兩條橫街，仍然不見大龍的影子。

李元福發覺不妙，忙回頭直奔積慶樓……

還沒有回到酒樓，已遠遠望見街角圍着一堆人，正在議論紛紛。

李元福排開人堆衝了進去，心裏不覺往下直沉。

街角牆邊，一隻堆垃圾的木箱背後，倚牆坐着個小男孩，藍衣，冲天髮辮，可不正是大龍。

× × ×

圍觀人羣中有認識李元福的，低聲道：「李總捕頭來了，這孩子好面熟，很像就是他家的大龍……」

李元福一把抱起孩子，先試鼻息，知道還活着，只是被人拍閉了穴道，忙翻過大龍的身子，一手托着他的前胸，另一隻手在他背心上重重拍了一掌。

「哇！」

大龍口裏吐出一塊濃痰，哭出聲來。

李元福放了心，向四週拱拱手，道：「諸位請散了吧，這是小犬，不當心摔跤跌閉了氣，現在已經沒事了。」

衆人散去後，李元福四處尋找，却不見了被大龍奪去的那朶綢花。

大龍受了驚嚇，哭個不停。

李元福沉聲道：「別哭，你遇見什麼人？事情怎麼發生的？慢慢講給爹聽！」

大龍揉着眼睛，說道：「我也不知道，我躲在街角落裏，想嚇嚇爹，誰知道，後面來了一個……」

「是個怎樣的人？」

「我……我沒看見，只知道那人從背後捏着我的脖子，想叫也叫不出來，玫瑰花就被他搶去了，後來……」

「後來怎樣？」

「後來，他向我說：大龍，你姐姐雲姑很漂亮，對不對……」

「你怎麼回答的？」

「我說不出話，只能够點頭。他又對我說：回去告訴她，叫她今夜乖乖的在家等我……說完，就拍了我一巴掌了，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好大胆的東西！」李元福咬牙切齒罵道：「我倒要看看你是三頭六臂？還是銅澆的羅漢？鐵汀的金剛？」

抱起大龍，逕返積慶樓，立刻傳出話去：「刑堂緝捕班房全體弟兄，限半個時辰內，趕到獅子橋石板巷！」

× × ×

獅子橋石板巷，就是李元福的居處。

不到半個時辰，濟南府全班捕快都已到齊，其中只有蔡章因陪伴着黃師爺在瑞福祥綢緞莊公幹未畢，必須稍遲才能趕來。

李元福等不及蔡章趕到，已將晚間在積慶樓附近發生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吳九第一個跳了起來，大聲叫道：「那王八羔子眞吃了熊心豹胆，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讓他來，我吳九要是接不下他，我就不姓吳！」

幹捕快的大多只知道欺侮人，何嘗容過人這般指名挑釁，當時便有許多人磨拳擦掌，恨不得那花郎就在眼前才好。

丁振春却很沉得住氣，平靜地道：「九哥，現在不是賭氣逞能的時候，我們必須先瞭解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

吳九道：「還有什麼目的，那小子明知我們釘得緊，反正遲早會面對幹一次，不如索性挑明了來，要跟我們分個高下。」

丁振春道：「如果是這樣，他爲什麼不早不遲，專挑在今晚上來呢？」

「這——」吳九霎霎眼睛，道：「一定是他發覺小蔡已經查出賣縐綢的瑞福祥，他的狐狸尾巴就快露出來了。」

別看他魯莽，這番話，倒也頗有幾分言之成理。

丁振春笑笑道：「就算他是圖窮匕現，也犯不着這樣明目張胆預先給咱們送消息，他這樣做，等於以寡敵衆，縱然自恃武功高強，總不可能把咱們八九十號人全部殺個精光，即使能殺光我們，濟南府立刻又可再募八九十名捕快，對他並沒有絲毫益處，他又何必多此一擧呢！」

李元福連連點頭，道：「不錯，振春的推斷很有道理，那厮必然另有險惡的用心。」

吳九也有些信服了，道：「小丁，你倒說說看，他究竟有什麼用心？」

丁振春道：「我只是按情理推測，是否準確，却不敢妄斷。」

李元福道：「沒關係，你儘管說說你的看法，應該如何應付，大夥兒再商議。」

丁振春輕咳了一聲，坐正了身子，然後才慢條斯理說道：「在推測他的用心之前，我們必須先注意幾件事，第一，這半月十五樁血案，那厮只摧花而不採花，足見其目的並不是爲了貪淫好色。」

李元福頷首道：「嗯，很對。」

丁振春道：「第二，他在瑞福祥只買了四尺縐綢，用來製紮綢花，恰好僅能製十四五朶，除非他還準備繼續購買縐綢，否則，就證明他原來也只想幹十四五樁案子，並沒有意思永

遠幹下去。」

「唔!有道理。」

「第三，那斷是本地口音，對濟南府又很熟悉，他殺人做案既非爲色，也不爲財，當然只是爲了一字——仇。」

李元福變色道:「難道他跟那十五家苦主都有仇?」

「當然不是。」丁振春的語氣忽然變得很沉重，道:「總捕，請恕屬下大胆揣測，屬下認爲那花郎殺人做案，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報仇嫁禍。」

李元福身軀震動了一下，沉聲道:「向誰報仇?向誰嫁禍?莫非他的仇人竟是我?」

「正是。」丁振春毫不遲疑地道:「總捕請先不要激動，我們吃六扇門公事飯的，誰都少不了結幾個仇家，那斷在半月之中，連幹十五樁血案，若說毫無目的，那是絕不可能，血案發生後，首先領受罪責的人，就是總捕，況且，他今夜更借大龍之口，公然揚言欲來獅子橋，其用心，分明是指名挑釁，故意使總捕難堪，由此可見，那斷八成是總捕的仇人。」

李元福臉色連變，忽然仰面大笑道:「好吧，如果他眞是我李某人的仇家，就讓他來吧，我李某人自問秉公當差，二十年來，從未寃枉過好人，也未拿過昧心錢，我倒要看看他跟我何仇何恨?」

丁振春急忙起身拱手道:「屬下只是揣測之辭，總捕請勿見怪……」

李元福笑着一按他的肩頭，道:「振春，坐下!這怎能怪你。那斷今夜對大龍下手，我心裏也早有這個疙瘩了，不過——」

他收斂了笑容，目光一掃全場，突然臉色一凝，道:「大家都回去吧，今天夜晚，我要獨自一人等他來，別讓他譏笑李元福倚仗人多爲勝。」

衆人聽了這話，盡皆愕然。

吳九大聲道:「總捕，你……」

李元福一擺手，道:「不必再說了，這是命令，也算是我請求大夥兒，咱們多年同事，諸位應該瞭解我的脾氣，誰要再多說一句話，就是不拿我李元福當朋友。」

這話說得太重，衆人全知道李元福眞是說得到做得到，大家面面相覷，都不知該如何是好。

李元福拱拱手，又道:「半月來，諸位都够辛苦了，趁今天夜晚，不妨回家好好的休息一宿，我自信能應付得下，咱們明天班房見面吧。」

吳九拿眼睛狠狠瞪了丁振春一眼，當先退出了李宅。

衆人無奈，只得快快告辭。

由石板巷出了來，朝東邊一轉，就是獅子橋。

丁振春低着頭向橋上走，却被吳九迎面攔住。

吳九是個粗人，對李元福一直忠心耿耿，這時，臉上就像罩着一層寒霜，怒目道:「小丁，你剛才那些話，說得太不識進退了。」

丁振春兩手一攤，道:「我是就情理推測，並沒有故意危言聳聽呀……」

「你還敢强辯!」吳九喝道:「就算這件事句句是眞，你也不該當面說出來，你知道總捕的脾氣，他能放得下這份顏面?」

丁振春輕嘆道:「九哥，我話已經說出口，後悔也來不及了，當時，誰想到會惹出這場變化。」

吳九冷哼道:「你現在知道後悔了?早爲什麼儘逞能幹?如今大夥兒全讓總捕給轟出來，你說該怎麼辦?」

丁振春笑笑道:「九哥你吩咐，你叫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

吳九道:「無論如何，咱們絕不能當眞回家去睡大覺，好歹也要暗中助總捕一臂之力，不讓他單獨對付花郎。」

衆人紛紛點頭道:「對!寧可明天挨頓臭罵，咱們絕不離開獅子橋。」

吳九道:「小丁，你怎麼說?」

丁振春點頭道:「我當然跟大夥兒一齊行動。」

吳九道:「既然如此，咱們就把人手分配一下，分散開來，在獅子橋附近埋伏，花郎那斷一現身，咱們就給他來個一擁齊上……」

正議論着，一條人影由遠而近，向橋上快步行來。

丁振春輕吁一口氣，道:「小蔡來了，咱們先問問他有什麼好主意。」

蔡章在四大金剛中年紀最輕，却最得李元福信任，因爲他辦事向來冷靜，思緒愼密，連吳九也很服他。

大夥兒爭着將事情經過複述了一遍。蔡章想了想，道:「振春哥推測的很有道理，總捕準備單刀赴會，也沒錯，只是你們都忽畧了一件事。」

吳九搶着問:「什麼事?」

蔡章緩緩道:「兇手今晚可能根本不會到獅子橋來。」

大家見他說得鄭重其事，都不由一呆。

吳九又迫不及待地向他追問道:「你怎麼知道?」

蔡章道:「諸位請想想，那花郎若果眞與總捕有仇，這半月來殺人做案，爲的就是要嫁禍總捕，足見他自知難與總捕正面爲敵，才出此下策，否則，他儘可當面向總捕報仇，又何必劃蛇添足，多此一舉?」

大夥兒都覺得這分析也頗有道理，人人凝神傾聽，靜待他說下去。

蔡章道:「話再說回來，就算他改變了主意，準備正面跟總捕挑釁，也無須借大龍的口預先傳話，讓總捕心裏有了防備。」

吳九道:「是呀，我也不相信，他會這麼笨。」

蔡章又道:「再退一萬步，就算他絲毫不把總捕和我們這許多人放在心上，他又何須從大龍手中搶去那朶綢花呢?」

不錯，大家都忽畧了綢花被奪的事，小蔡的頭腦果然冷靜，够愼密。

蔡章頓了頓，才自己替自己下了結論:「所以，我猜那花郎此舉只是在聲東擊西，他奪去綢花，是因爲製綢花的綢綢已經用罄了，一時不敢露面再添購，却又怕奪取綢花暴露了繼續做案的企圖，才故意放話使咱們只注意獅子橋一帶，他却趁機去別處做案。」

大夥兒對這番推測都深信不疑，紛紛道:「果眞如此，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蔡章道:「這事關係重大，當然應該先請示總捕，諸位在這兒等候，暫勿離開，我去見了總捕以後，大夥兒再商議。」

吳九連連點頭道:「好，你快去快回，咱們就在橋下等你。」

蔡章拱拱手，別了衆人，來到李元福的住處，老遠就望見李家燈火通明，門戶大開，李元福巍然坐在一把太師椅上，左首茶几上，放着一壺酒，右手却握着一柄明晃晃的厚背砍山刀。

在他背後，就是女兒雲姑的臥室，也是門扉洞開，燈光雪亮，雲姑和弟弟大龍都沒有睡，完全一副坐以待旦的打算。

蔡章才到門外，李元福早已望見他了，眉頭一皺，却沒有開口。

直到蔡章走進廳內，才擺擺手道:「坐下吧!瑞福祥的事，辦得怎麼樣了?」

蔡章道:「一切妥當，屬下特來覆命。」

李元福說道:「兇手的畫像，已經繪好了嗎?」

「繪好了。」

蔡章從貼身處，取出一軸紙卷，正想起身展開給李元福觀看，內間臥房突然傳來一聲驚呼——

「爹——」

李元福反應快得驚人，一個縱身，人已從椅上翻過，提刀衝進了臥室。

外廳跟臥室不過一簾之隔，蔡章雖然是李元福的手下，因爲房裏有雲姑在，不便跟入，只能在門口準備應援。

只見雲姑和大龍本來，對坐在小桌前奕棋，現在，却相擁在一起，兩人臉上佈滿驚恐之色。

李元福低喝道:「發生了什麼事?」

雲姑一手攬着弟弟，一手指着窗戶道:「外面……有人……」

李元福閃身欺近窗前，但見窗扣完好，並無異狀，詫道:「人在什麼地方?」

雲姑吶吶道:「剛才我……我明明看見，……有人用一柄……一柄小刀……在撥那……窗扣……」

「哦?有這種事!」

李元福翻身退出臥房，對蔡章微一揮手，說道:「你要由左首繞出去，我從右邊出去，搜!」

蔡章答應一聲，順手將紙卷拋在茶几上，抽出腰間鐵尺，飛步奔出了前廳門。

李宅佔地並不大，前後共四房二廳，外加廚房和鷄屋，屋子四週是院落，再繞以土築的矮牆，是一棟小巧而精緻的獨院房屋。

臥室窗外，約有丈餘見方一塊空地，上搭木架花棚，沿窗地下，放着二十多隻盆景和花缽。

如果有人從矮牆翻進來，潛至花棚偷窺，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事。

可是，李元福和蔡章分頭繞到花棚，却什麼也沒有看見，一切寧靜如常，甚至靠牆脚鷄屋中的四五隻鷄，都沒有被驚動。

四週院落，也毫無發現。

蔡章低聲道:「總捕，吳九哥他們都還在獅子橋下，要不要屬下去……」

李元福搖搖頭，道:「不必勞師動衆，那小子今夜遲早會來，我一定等着他。」

「可是——」

「走!我們回屋裏去，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

回到廳中，李元福安慰了雲姑姊弟幾句，重坐椅上，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別理會那斷搔擾，我們還是看我們的圖像吧!」

蔡章一回頭，突然變色。

几上空空，那軸紙卷竟不見了……

× × ×

蔡章記得清清楚楚，紙卷放在李元福左首那張茶几上的，几上還有一壺酒。

現在，酒壺仍然在几上，獨那幅畫像却已不翼而飛。

當他把這件事告訴了李元福，李元福也大吃一驚，駭然道:「這怎麼可能?咱們連院子門都沒有出去，誰會偷走畫像?」

蔡章道:「請問總捕，府上還有一位老僕婦顧嫂怎麼沒有看見?」

李元福道:「我今夜準備獨自會會那位花郎，所以打發她回女婿家去了，這棟屋子裏除雲姑姊弟外，只有你我兩人，難道咱們剛才出去搜時，花郎已經偷偷進來不成?」

於是，立刻喚出雲姑姊弟詢問道:「你們發現有人進廳裏來過沒有?」

雲姑和大龍，異口同聲地答道:「沒有。我們一直是站在臥房門口等爹，絕對沒有人進來過。」

蔡章困惑地道:「屬下分明是將紙卷放在茶几上，怎會轉眼失了踪影?」

雲姑道:「會不會掉在地上了?」

一言提醒夢中人，大家連忙蹲下尋找，果然，那紙卷可不是就在太師椅下面。

蔡章便探手拾起，展開來一看，竟然呆住了。

紙卷雖在，却因沾到几上酒漬，畫像墨跡溶散，業已模糊難以辨認。

李元福嘆道:「可惜，可惜，爲什麼不當心一些?唉!」

蔡章神色連變，一面收起畫像，一面道:「都怪屬下太大意了，不過沒關係，明天還可以請黃師爺重新再畫一幅。」

李元福道:「這是兇手的圖形，關係重大，你務必記住，明天一早就去請黃師爺另畫幾幅，如果花郎今夜不敢履約，咱們明天立即在四門張掛圖形，懸賞捉拿。」

蔡章沉吟了一下，道:「屬下猜想，那花郎現在可能已經隱藏在附近，隨時都會出現，總捕千萬別因意氣用事而影响大局。」

李元福道:「你是怕我無力單獨對付花郎，要大夥兒都來助拳?」

蔡章欠身道:「屬下不是這個意思，但此事關係十五條人命，府台大人追比甚急，總捕最好預作萬全準備，今夜若讓那斷逃脫，以後恐怕就再難有這種機會了。」

李元福心裏不禁有些意動，低頭沉思，默然不語。

雲姑忽然怯生生問道:「爹!那惡賊今夜眞的會到我們家來嗎?」

李元福道:「八成會來。」

雲姑囁嚅道:「那就該讓叔叔他們先來埋伏，大家齊心合力擒他，像剛才那樣，爹和蔡叔叔追出屋去，萬一——」

李元福猛抬頭，見兒女都有驚懼之色，心也軟下來，擺擺手，對蔡章道:「去告訴兄弟們，叫他們回來吧!」

× × ×

蔡章再到獅子橋，轉告了李元福的吩咐，最興奮的首推吳九，一聲聲讚蔡章能幹，竟然能相機進言，說服總捕回心轉意。當時就帶着衆人趕返石板巷。

丁振春却不解地道:「小蔡，你不是說花郎只是聲東擊西，根本不會到獅子橋來嗎?爲什麼忽然又改口了?」

蔡章以指壓唇，輕聲道:「別聲張，小弟正爲這事想跟你商量。」

他拉拉丁振春，故意落後，讓吳九等人先走，然後，將適才李宅發生的事，大畧說了一遍。

丁振春詫道:「難道你不相信紙卷是自動滾落椅下的?」

蔡章搖頭道:「我敢發誓，那一定是有人動了手脚，茶几上殘酒並不多，就算紙卷由几上滾落，也不可能沾上那麼些酒漬，而且，沾染的地方，恰好是畫像的五官部位。」

丁振春道:「但屋子裏只有你們四個人，若說花郎趁機侵入廳中，他一定會對雲姑下手，即使來不及下手，他也儘可將畫像帶走，何必如此費事?」

蔡章道:「所以我絕不相信那是花郎幹的，甚至，也根本不相信有人在窗外用小刀撥窗扣。」

丁振春吃驚道:「那會是誰?當時你跟總捕都在院子裏，屋內只有雲姑姊弟，總不能是

雲姑姊弟做的手脚吧？」

蔡章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低聲道：「現在關鍵不在是誰動的手脚，而在那人這樣做的目的。」

丁振春道：「很顯然，那人毀去畫像，當然是不願畫像被總捕看見。」

蔡章立即接道：「這就證明有一種可能，畫像上的形貌，必然是總捕熟悉的，如果被總捕看見了，或許會認出花郎的身份。」

丁振春道：「即使如此，他也不必毀壞畫像，畫像是黃師爺根據瑞福祥夥計描述，一點一點勾畫出來的，毀了一張，明天立刻可以再畫十張。」

「這正是小弟要跟你商議的。」蔡章的神色突然變成異常凝重，啞聲道：「我猜，那人僅毀去一張畫像，絕不會就此罷手，他要是想堵塞這個漏洞，只有一條路……」

丁振春道：「什麼？」

蔡章一字一字道：「殺人滅口。」

丁振春一震，道：「殺誰？」

蔡章伸出三個指頭，徐徐說道：「瑞福祥的那個伙記，還有黃師爺和我。」

丁振春顯然被這項推測驚呆了，好一會沒有開口。

直到走近李元福住宅的院牆，前面吳九衆人都已進入宅內。

丁振春才停住脚步，輕聲問道：「小蔡，你有什麼計劃？」

蔡章向院子裏呶呶咀，道：「這件事暫時別讓總捕知道，等一會咱們再詳細商議。」

丁振春點頭道：「好，無論你有任何打算，都別忘了告訴我。」

兩人進屋，都不提路上的談話，大夥兒議論紛紛，應如何分配防守，兩人也沒有表示意見。

李元福仍然準備單獨對付花郎，吩咐衆人只能在院牆以外埋伏，並且要分散隱匿，不許暴露目標。

他好像下定決心，要跟花郎較量個高低，唯恐人多嚇跑了對方。

這位濟南府的總捕頭，脾氣倒眞是倔強的很。

吳九領着衆人紛擾而來，又紛擾而去，八十餘名捕快各覓隱密處所，分藏在獅子橋附近，三步一樁，五步一伏，將石板巷李宅圍得層層密密，鐵桶一般。

別說花郎是個人，就是一隻野狗，一隻野貓，也休想由衆人眼皮下溜過。

這安排，恰好給了丁振春和蔡章方便，兩人互相施個眼色，悄悄退出了獅子橋。

丁振春道：「九哥就是這樣衝動，縱要埋伏守候，有三五個得力兄弟也儘夠了，像這般如臨大敵，那花郎如何肯來。」

蔡章笑道：「這樣也好，有他們守護着總捕，你我正好分身去辦事。」

丁振春道：「你打算從何着手？」

蔡章道：「如果我的估計不錯，花郎正是欲聲東擊西，將全城捕快騙來獅子橋，以便進行殺人滅口的計謀，你我兩人，必須分守在兩處地方，只看誰的運氣好，誰就能先將那廝逮住。」

丁振春奮然道：「你指的可是瑞福祥綢緞莊和黃師爺的住處？」

蔡章點點頭道：「瑞福祥那名夥計名叫大柱子就住在店內；黃師爺住在益信坊，兩處相距約四條街口，如有警兆，可以互相呼應，振春哥，你願意守那一邊？」

丁振春想了想，道：「那一邊都無所謂，不過，我跟大柱子不熟，別認錯了人誤事，由我守益信坊黃家吧。」

蔡章道：「那就由我去瑞福祥，但咱們得先約好，無論花郎在那一邊出現，要立即發出燐火號箭，彼此互相支援。」

丁振春道：「這是自然。」

蔡章道：「還有一件事，咱們目的以保護大柱子和黃師爺爲主，花郎出現時，能制服固然最好，否則，千萬別太貪功，只須將那廝緊緊纏住，設法認清他的面貌和身裁，也算是一大收穫。」

丁振春頷首道：「我知道。時間不早，咱們別儘躭誤，快去吧！」

× × ×

益信坊靠近知府衙門；瑞福祥綢緞莊則在東大街上，兩處都是濟南府的繁華區，白天行人接踵，相隔似很遙遠，時屆深夜，却亟目可及，呼應十分方便。

蔡章抵達瑞祥綢緞莊，店裏早已安歇，他仍然不放心，縱身越過店房，飄落在後院天井中。

綢緞莊臨街共有三間店面，後面却是兩座三合院子，打通了併成一家使用。

因此，房間頗多，不知那大柱子究竟睡在那一間房。

蔡章爲了愼重，逐屋查看，未發現大柱子在內，只好將另一名熟睡中的夥計，輕輕的拍醒。

那夥計一睜眼，猛見一條黑影站在床前，嚇得就想張口呼叫……

蔡章急忙按住他的咀，低聲道：「別嚷！我是刑堂班房的捕頭，今天來過你們店裏兩次了。」

那夥計眨眨眼睛，認出是蔡章，才鬆了一口氣，道：「蔡捕頭，這麼夜深了，你又來幹什麼？掌櫃的早就睡啦。」

生意人見到了衙門捕快，心裏先有七分畏懼，三分厭惡，口氣分明有些無可奈何的厭煩了。

蔡章笑了笑，道：「今天夜裏，你們店中要出人命，我是奉命特來保護你們的。」

「要出人命？」

那夥計吃了一驚，急忙挺身坐起……

蔡章一伸手，又將他按住，道：「不用起來，也不許聲張，你只要告訴我，大柱子睡在那一間房，就行了。」

那夥計顫抖着聲音說道：「是大柱子出事了麼？」

蔡章道：「現在還沒有，等一會可能會出事，快告訴我，他睡在什麼地方？」

那夥計顯然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嚇住了，怔了好一會，才答非所問地道：「大柱子得罪了什麼人？誰要殺他……」

蔡章沉聲道：「你不必多問，快些回答我的問話。」

那夥計道：「他本來睡第二進西廂房間，可是……」

「可是什麼？快說！」

偏偏急驚風竟遇上個慢郎中，他越逼問得緊，那夥計越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好半晌，才說道：「可是，他今天夜裏可能不在房裏睡覺……」

蔡章詫道：「他會睡在什麼地方？」

那夥計又急又怕，兩顆眼珠轉了半天，這才用手指着前面道：「今天夜裏，輪着他當值，他要睡在前面櫃枱上……」

蔡章不想再跟他多說，駢指疾落，點了那夥計的睡穴。

掩門退出，轉往前間店舖，果見櫃枱上攤着被褥，大柱子仰面而臥，睡得正熟。

蔡章只探頭望了望，仍由天井越屋而出，在附近選了一處較爲高的樓房，隱身在暗處等

待。

時間在等待中慢慢消逝，一夜過了大半，什麼事故都沒有發生。

眺望益信坊那邊，也平靜如常，毫無什麼異樣。

蔡章不禁對自己的推斷有些懷疑了——難道花郎已經發現兩處都有埋伏，不肯上當？

又等了個把時辰，天色已現曙光。

蔡章不能老坐在人家屋頂上，只得躍落街心，據他想，這一夜是白等了。

可是，當他意興索然正打算邀約丁振春一塊兒同返獅子橋，剛由瑞福祥門前走過，無意間却看見店門竟是虛掩着。

天猶未明，也沒有見到夥計出入，這店門怎會……

蔡章心頭一震，急忙推門衝了進去。

店舖中靜悄悄毫無異狀，大柱子仍然仰臥在櫃枱上，一動也不動。

蔡章飛步搶到櫃枱前，伸手一試，不禁駭然變色。

再拉開大柱子身上的被褥，整個人當時呆住了……

× × ×

一柄小刀，端端正正的，插在大柱子的心窩上。

就是那種鋒利匕首，跟半月來從十五名被害少女屍體上取得的一模一樣。

不同的，只是死者並非美貌少女，口中少了一朶縐綢紮的假花。

從大柱子屍體的冰冷，和傷口凝血的顏色，一眼就可看出，人已死亡至少在兩個時辰以上。

蔡章來不及喚醒瑞福祥綢緞莊的人，匆匆又奔出店門，如飛趕往益信坊黃家。

抵達黃師爺住處，却不見丁振春。

蔡章情知不妙，剛要越牆進入黃宅，丁振春也正好從小巷中轉了出來，雙手還在繫着褲帶。

兩人一碰面，丁振春就發覺蔡章臉上的神色不對，急急問道：「怎麼？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蔡章不答反問道：「黃師爺怎樣了？」

丁振春道：「很好呀，咱們整整聊了一夜，什麼事都沒有，我剛出去解個溲，好讓他休息一會，現在大約才躺下……」

蔡章也不再多問，衝開房門，直奔進去。

不錯，黃師爺的確剛才躺下，但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泥地上。

一柄匕首，插在他的背心命門穴上，屍體未涼，氣息已絕。

× × ×

黃師爺是個鰥夫，獨自賃居益信坊一棟小木屋，除了雅好丹青，就是喜歡喝兩杯酒。

他這住屋只有前後兩間，一明一暗，外間作客室，裏面就是臥房，前面有個小院子，左右緊靠小巷，客室和臥房都開着窗。

這時，外間客室桌上，還有兩副杯筷和殘餘的酒菜，黃師爺中刀倒斃的地方，正好背向窗口，就死在小方桌旁邊。

顯然，兇手是隱伏在窗外小巷內，丁振春出去小便時，用飛刀刺殺了黃師爺。

這必然是不久以前的事，丁振春外出不會太久，蔡章又恰好在這時趕到，居然沒有發現兇手是如何逃走的？

兩人分頭搜索附近巷弄，毫無所獲，兩張臉都變得好像白紙。

彼此瞪目互望了許久，蔡章才長嘆了一口氣，喃喃道：「咱們整夜守候，仍然被他得手而去，這簡直太難置信了！」

丁振春張大眼道：「大柱子也出事了？」

蔡章點點頭，道：「花郎在我趕到瑞福祥以前，已經對大柱子下了手，這一夜，他必然一直在窗外等候時機，唉！振春哥，你若稍晚片刻離開，黃師爺就不會被殺……」

這話竟有些責怪丁振春的意思。

丁振春立即流露出不悅之色，但他仍然忍住，只無奈何的聳聳肩，道：「我曾經仔細搜查過，附近並無可疑的地方，黃師爺年紀大睡不着，出來看見我，强拉我一塊兒喝酒聊天，一整夜都沒有風吹草動，誰想得到，偏偏在天色要亮的時候出了事。」

蔡章道：「振春哥，不是做兄弟的說你，你實在不該跟黃師爺一塊兒喝酒。」

丁振春道：「爲什麼不該？」

蔡章道：「你們在屋裏喝酒，兇手却在窗外窺伺，彼暗我明，焉能不吃虧。」

丁振春不悅道：「可是，我喝了一夜酒，並沒有出事，偏在你來以後就出了事，難道這不透着蹊蹺？」

蔡章愕然道：「振春哥，莫非你懷疑是我殺了黃師爺？」

丁振春冷冷道：「我沒有那樣說，咱們是好兄弟，現在兩邊都出了事，說來誰也脫不了責任，我只覺得既是自己弟兄，就不應該再互相推責任，栽罪名。」

蔡章忙道：「振春哥，你誤會了，小弟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丁振春冷冷一笑，道：「我想，你也不應該有這種意思，老實說，咱們今夜瞞着總捕這件事，如今羊肉沒有吃到，反落得一身腥，等會兒還不知道怎樣跟總捕解釋呢？」

丁振春看看黃師爺的屍體，道：「黃師爺是府台大人跟前的紅人，咱們應該先去衙門報案？還是先回獅子橋？」

蔡章道：「命案已經發生，依小弟愚見，還是先回獅子橋比較妥當。」

丁振春不再多說，轉身出了益信坊。

× × ×

獅子橋倒是平安無事，花郎徒作恫嚇，結果却食言未至。

可是，李元福聽了丁振春和蔡章的回報，其震驚之烈，並不在花郎出現之下。

他除了連聲實備二人糊塗，立刻喚吳九吩咐道：「你趕快帶人去瑞福祥和益信坊，看守現場，等候仵作驗屍，我沒有到以前，不許他們先去報案。」

蔡章道：「屬下也跟九哥一塊兒去。」

李元福搖手道：「你得跟我同去，才能解釋當命案發生，你是來這兒向我報案，否則，瑞福祥出了人命，你未曾通知店東地保，竟不辭而別，這可是跳進黃河洗不清的罪嫌。」

接着，又對丁振春道：「你和黃師爺在一起喝酒的事，也不可告訴外人，府台大人震怒之下，說不定連你也會怪罪。」

丁振春和蔡章唯唯應諾，對於這位頂頭上司的呵護與關切，都衷心感激不已……

就在這時候，吳九却匆匆回來了。

李元福急問原故，吳九氣喘喘地道：「瑞福祥綢緞莊已經報了命案，府台大人十分震怒，特派緹騎營官帶人來了！」

「緹騎營？」

李元福聽了這三個字，心底突然冒起一陣寒意。

因爲緹騎營的紅衣馬隊，也屬府衙直轄的緝兇單位，工作性質和刑堂捕房相似，對象却畧有分別。

普通民間刑案發生，偵辦緝兇大都由刑堂捕房担任，若是官吏犯法，則歸緹騎營掌理；換句話說，捕房是對百姓，緹騎營，却是對官吏。

（未完）

民初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莫俊風與雲翔化敵爲友，共商刼奪飛龍璧。日已晌午，小蕾梳洗間一幪面客推門進來向她行刺，但卻被小蕾毫不費勁地制服，當小蕾向那蒙面刺客喝問是誰指使之際，毛開源閃入房中，自承是他指使，目的是要試試小蕾的鎭定功夫，毛開源喝退幪面漢子後，向小蕾透露莫俊風另有勾結的陰謀，要求小蕾與他合作——





輸寶又輸命　害人兼害己

小蕾很沉靜地等待着，莫俊風終於回來了。酒意微醺，心情愉快，以致步履間顯得格外飄逸。

小蕾笑臉迎人地問：「怎麼樣？」

「順利。」莫俊風在小蕾身旁坐下，摟着她的肩頭。「妳交代的事我還能不辦好嗎？」

「那種乳臭未乾的毛頭小伙子，那能不聽你的擺佈？」

「不，」莫俊風很嚴肅地說：「對付雲翔，我絕不會用手段……。」

「那麼，你用甚麼辦法呢？」

「友情。」

「友情？」小蕾不屑地說：「令人難以相信，你會用友情去對付那個毛頭小傢伙？」

莫俊風似乎已經聽出了小蕾話中的諷刺意味，有些詫異地說：「小蕾！妳難道認爲我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小蕾冷冷地說：「一個職業刀客應該是冷漠無情的。」

「那要看是甚麼時候，對付甚麼人……」

小蕾突然從莫俊風的袖管中的一幅手帕抽了出來，莫俊風想要搶回，她卻已飛快地將手帕藏到背後去了，還捉狹地說：「幹嗎那麼急？莫非是那個相好的送作訂情表記的麼？」

「別逗啦……」

小蕾站了起來，臉上的笑容更濃了：「俊風！我才不是逗你哩，手帕是挑紗包邊的，活兒挺仔細，包邊裏頭好像還藏了東西……」

莫俊風的臉色，微微一變，還向後退了一步。

小蕾終於將藏在手帕裏的藥丸拿了出來，笑着問道：「這是甚麼呀？」

「氣痛散。」莫俊風說出來，他實在沒有必要說出。因爲他已下定決心，絕不會聽信毛開源那一套，然而他卻莫名奇妙說出了。

「哦！我還不知道你有胃氣痛的毛病哩！」小蕾透着無限的關切，倒了一杯茶，遞到莫俊風的面前。「來！讓我服侍你吃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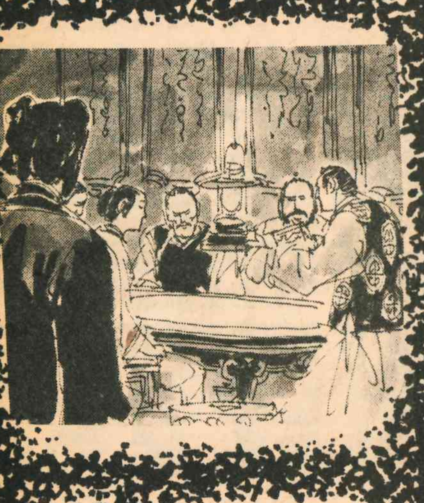
莫俊風發覺情況有些不對了，他還沒有想到該如何應付，小蕾已經皓腕一抬，將一杯熱茶全部潑在莫俊風的臉上。

茶並不太熱，不會燙傷莫俊風的臉，但是他卻無法睜開眼睛。小蕾的動作是連續性的，熱茶潑出，鋒利的匕首跟着也抵上了莫俊風的咽喉。

莫俊風這才發現事態嚴重得超過了他的想象，連忙叫道：「小蕾！這是幹甚麼呀？」

小蕾冷漠無情地說：「你問這句話似乎太愚蠢了。兩條路由你選，服下這顆氣痛散，或者讓我用匕首穿過你的咽喉。」

「小蕾。」莫俊風力持鎭定地說：「妳好像對我有所誤會。」





「不錯，是誤會，我誤會你是一個有感情的人。但，我錯了，我早該想想你幹的是甚麼行當。」

「剛剛甚麼人來過？」莫俊風已經領悟了過來。

「哼！」小蕾只是回以冷笑。

「嗯！毛開源來過，對不對？他教我用這顆藥丸對付妳，妳吃下去之後就會昏睡，他答應付我一萬大洋。」

「赫赫有名的刀客爲了一萬大洋就聽人擺佈，爲了一萬大洋就出賣我，眞是令人想不到，眞是令人想不到……」她的語氣愈說愈冷，臉色也愈來愈難看。

「小蕾！你難道不願聽我解釋？」

「你一進門就該解釋，那是唯一的機會，可惜你放過了。」

「小蕾！我不是想出賣妳，也不想隱瞞妳，只是怕你聽了這件事情之後會生氣……」

「哈哈哈……」小蕾笑得花枝亂顫，不過她手中的匕首卻分毫不離地抵在莫俊風的咽喉上。「你可眞體貼，可惜你現在說甚麼我都不相信了。」

「唉！」莫俊風喟嘆了一聲，並非他放棄了生機，而是他深深了解小蕾的脾氣，軟弱一點也許還有機會。「我看說甚麼也是多餘的了。小蕾！我只是覺得很遺憾。」

「遺憾你沒有機會看到那塊飛龍璧？」

「不！那對我並不重要。」

「那麼，你遺憾甚麼？」

「妳，我，雲翔，這是一個多麼堅強的陣容，是一個任何高手也抵擋不了的鐵壁銅牆，現在卻斷成了三截，怎不令人遺憾？」

小蕾冷笑道：「我並不感到遺憾。」

「妳早晚會有這種感覺的。」

「不，永不，因爲那塊飛龍璧一定會到我的手裏。」

「聰明如妳，實在不該相信毛開源的許諾的。」

「聰明如你，實在不該暗中算計我。」

莫俊風發覺事態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頹勢，竟然閉上了眼睛，不再說一句話，他不愧是一個久經陣仗的高手，在生死俄頃之間，還能如此鎭定。

小蕾也沒有說話，她似是在考慮，該如何處理這個背叛她的人。

沉思良久，她才拿起了几上的茶壺，用力地砸在莫俊風的頭頂上。

夕陽卸山，倦鳥歸巢，晚霞映出五顏六色，將人間點綴得多采多姿，可惜這光輝燦爛的美景只不過一瞬即逝。黑夜的魔手正緩緩舒張，它輕輕一揮，天空立即失色，將人間帶進了黑暗。

華燈點上了，雖然色彩，光亮都與彩霞相去太遠，卻也能够驅走一些黑暗，使得夜之魔還不至於過份狂囂。

這是小鎭最鬆弛的一段時刻，辛勤一天的

人獲得休憩，打了一下午瞌睡的厨子開始忙碌，茶館灶上的開水冒出了白白的蒸汽，婦人忙了一天家事之後坐在門口歇涼。

孩子們忙着捉迷藏，抓螢火虫……歡樂，歡樂，整個小鎭都瀰漫着歡樂的氣氛。

獅子山的朱漆大門平日都是關閉的，今天却已大開，巍峨的簷下吊着四盞油紙燈籠，每盞面上寫都着一個大紅字，四字相連，變成——紫氣東來。

從門外往裏看，是一條筆直的花徑，青石板路面光平潔淨，兩旁花木扶疏，柯枝間還掛滿了五顏六色，各式各樣的小燈籠。花徑盡頭處是一間華麗的廳堂，遙望之，但見燈光明亮，如同白晝。今夜，恐怕是夜之魔最頭痛的時刻，太亮，太絢爛，使它的黑色恐怖減到了最低的程度。

大門口，站立兩排青衣大漢，一個個精神抖擻，氣概非凡，顯然，獅子山的主人毛開源為了迎接幾位豪客已經擺出了最大的排場。

大概是六點鐘，鎭東頭响起了一陣奔雷般的蹄聲。孩子們停止了他們的玩樂，站在鎭口上等着，來了，來了，一匹，兩匹……孩子們指指點點地數着，一共是九騎快馬，從他們眼前閃過。

就好像是約好了似的，西頭上也來了數騎快馬，數量是少了些，只有五騎，然而來勢勇猛，氣概也非同凡响。

這兩隊快騎，正好在獅子山大門口會合，軍隊中的騎兵演練陣式只怕也算計不到這麼精確。

東頭上來的那九騎，是八皂一白，白馬上坐着一個年約四十的漢子，對襟褂褲，薄底靴，一副商家打扮，再往上看，不同了，濃眉，環目，銀盆大臉，滿頰虯鬚，完全是一副糾糾武夫的模樣。

不錯，他正是糾糾武夫，而且還是武夫中的武夫，華北巨寇金霸，積案如山，為冀魯豫三省軍警聯合執法處追緝的對象。

他帶着八個虎背熊腰的壯漢，每人腰間都插着駁殼槍，從他們的眼神，氣概去看，顯然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好手。

這邊五匹，全是麥色的，領頭一人，身裁瘦小，若是因為他身裁瘦小就不將他放在眼裏，那就上當了。

他也是華北巨寇之一，陰險毒辣，足智多謀的程長波。

程長波人雖瘦小，嗓門却粗，馬一停住，立即嚷道：「嗨！金霸王，這一回你可眞守時啊！」

這就是他的高明處，對方明明叫金霸，而他却加上了一個「王」字，敎聽了的人舒服透頂。

金霸一面翻身下馬，一面粗聲粗氣地回答：「東西在我這兒，晚來一會兒，你們不東猜西疑才怪哩！」

「那兒話？」程長波也下了馬。「若是咱們信不過你金霸王，誰還敢將東西交給你老哥呢？」

金霸咧開大咀向他笑笑，然後回身向他的部下打招呼，這一回嗓門却細得像蚊子叫：「四個人跟着我，四個人分頭在鎭外插旗，免得落進了別人的口袋。」

立刻有四個大漢掉馬疾馳而去。

這時，毛開源已經在大門口出現，他拱着手，高聲大叫道：「金兄，程兄！好久不見了哇！」

金霸走過去，在毛開源的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代表了他的寒暄，客套，他的左手拿着一個黃緞子小包袱，想必就是那塊飛龍璧。

程長波一個箭步搶上，大聲叫道：「嗨！獅子眞不愧是百獸之王，瞧這氣派，我還以為是到了皇宮內苑啦！」

「高捧！高捧！」毛開源連忙抱拳為禮。「二位駕到，蓬蓽生輝，快請裏邊坐。」

穿過花徑，通入廳堂，侍僕們奉茶上烟，忙個不停。毛開源告退，說他還要到大門口迎接另兩位豪客——吳浩和枕留香。

程長波精芒畢露的目光一掃，壓低聲音說：「金霸王，我可得跟你打聲招呼。」

「哦！」金霸回首瞪視，胆子不够大的人絕不敢接受他那兩道如炬的目光。

「當心吳浩和枕留香。」

「這是甚麼話？」金霸還是瞪着眼。

「他倆已經聯上了。」

「那又有甚麼關係？」金霸毫不在乎地說道。「小吳沒老婆，留香沒老公，他倆好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呀！」

「只怕他倆存有異心。」程長波仍在煽動的說。

「甚麼異心？」

程長波沒有答話，只向几上的黃緞子包袱呶呶嘴。

「我這個人一向是將心比心，我沒有動歪念頭，相信別人也不會。好兄弟！千萬莫猜忌。」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金霸倒有幾分豪氣，也是一個沒有城府的人。

「常言道得好，人為財死，鳥……」

「他們要死，就讓他們死吧！不過，他們不會那麼傻，在我金霸面前，誰還敢打馬虎眼兒？」

「嘿嘿！話是不錯，防着點，總要好些。」程長波嘿笑道。

金霸似是不願在這個話題上打轉，連忙岔開了：「他倆怎麼還不來呀？」

「嘿嘿！」程長波陰笑連連地說：「他倆早已到啦！」

「到啦？」

「嗯！昨晚他們就到了，這個時候只怕還在共商大計哩！」

大凡粗人都有個耳朵軟的毛病，被程長波一說再說，也不免有點動搖，疑惑地問道：「老程！你莫非聽到了甚麼風聲？」

「一點點。」

「說！」雖僅個一字，却有令人服從的氣勢。

「論起吳浩，他的確不敢，枕留香就不同了，她很想獨佔飛龍璧，吳浩對她，一直迷戀，只要這娘兒們一咬他的耳朵，他不敢也得敢了。」

「嗳！你說了半天，還是光憑猜想。老程！你老是担心別人算計你，難道你整天在算計人家？」看起來，金霸是人粗心不粗。

「金霸王！」程長波臉紅耳熱地嚷了起來：「這你可就寃枉人啦！不錯，我是有一點心眼兒，但我不會算計自己弟兄啊！」

「老程！」金霸突然一本正經地說：「說正格的，咱們這一回到這兒來賭寶分寶，眞他奶奶的有點開玩笑。官府在追緝，失主在尋賍，還有不少道上的朋友在打主意。我倒有個主意。」

「甚麼主意呀？」

「待會兒問問小吳和枕留香，他倆是否有意結成連理。如果他倆眞有意，咱們就成全他。」金霸指指几上的黃緞子包袱。「就用這個當賀禮。」

程長波臉色一變，沒有說話。

「怎麼？你不贊成？」

「這……我倒不是不贊成，只是……只是……」程長波有些吞吞吐吐：「……我覺得…我覺得……」

「嗳！」金霸又不耐煩了。「你就是這個毛病，說話老是吞吞吐吐的，為甚麼不乾脆點說？」

「金霸王！」程長波愁眉苦臉，一副為難之色：「你敎我怎麼說呢？你是一番好意，我若不贊成，豈不是太不懂事？我只是覺得……嘿嘿！覺得……」

「你到底覺得怎麼樣？別囉嗦啦！」

「以一場賭來決定飛龍璧屬於誰是咱們早就說好的，如今金毛獅子為了咱們大事鋪張，咱們却不賭了，這不但令人掃興，也讓人說咱們反反覆覆……」

「好啦！」金霸不耐煩地揮揮手。「別說，別說，賭就賭吧！瞧瞧誰的運氣好，倒也挺有意思。」

他們的談話似乎已告一段落，事實上他們也無法再談下去。因為這時另兩位豪客吳浩和枕留香已經在毛開源的引導下進入了正廳。

枕留香一跨進門檻，就笑逐顏開地嚷了起來：「喲！妹子眞該死，讓二位久候……」

金霸笑呵呵地接上了腔：「這是那裏話？留香，半月不見，妳愈來愈標緻啦！」

「金大哥眞會說笑。」她輕語一句，覓位坐下。

吳浩也免不了行禮告罪，覓位落座。

毛開源在主位上坐下，待僕童献過了茶，這才開口說話：「各位不棄，前來舍下一聚，眞是蓬蓽生輝，唯恐侍候不周，是以特別請了一位……」

金霸臉色突然一變，疾聲問道：「怎麼？你還邀了外人？」

毛開源滿臉含笑地，不疾不徐地說道：「不是外人，而是跟各位很熟的人，尤其是金霸兄。」

金霸疾聲問道：「誰？」

「彭嬰嬰。」毛開源一個字一個字吐出。

「她？」四個人異口同聲，唯有金霸臉上露出了笑容，他又單獨地問道：「人呢？」

「正在忙着擺筵哩！」

程長波扳着面孔說：「毛兄！我們事先就說過，當賭局開始的時候，除你之外，任何人也不得在場。」

「放心，彭嬰嬰在各位餐後即離去。在賭局進行的時候，只有一個女侍在旁侍候。」

程長波很堅持地說：「不行！那時候任何人也不能在場。」

毛開源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多年來，還沒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放肆。

「程長波！」枕留香開口了，很不客氣地說道：「你不要忘記自己身在客位，主人如此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個女侍，又何懼之有？」

「枕留香！」二人之間，似乎有些芥蒂，程長波立刻頂了回去：「妳是在存心跟我過不去？」

「嗳——」金霸忍不住了，碍於毛開源在場，他還沒有發作。「這是幹甚麼？你們老是愛頂咀，也不看看時候，也不看看地方。」

「沒關係！沒關係！」毛開源倒會打圓場：「都是自己人，有話當面說出來，總比悶在肚子裏要好得多。如果諸位認為不便，那個女侍就………」

「那裏話？」金霸很快接了腔：「客隨主便，你怎麼安排都行，若是咱們信不過你，也不至於委託你担任這個仲裁人啦！」

笑，所有的人都在笑，自然每一個人的笑意都不盡相同。吳浩的笑更是艱澀，他的心好像不在這裏，而在另一個人的身上。

客廳中突然靜了下來，靜得連呼吸聲都聽不到。

突然，一個輕脆的聲音打破了這份沉靜：「各位！請移駕到花廳，金毛獅子的接風酒已擺好啦！」

彭嬰嬰出現在大廳的門口，那份艷麗，絕非個花信婦人所有。

金霸立刻興高采烈地嚷了起來：「嬰嬰，別來無恙啊！」

想不到素來粗豪的金霸在彭嬰嬰面前突然變得文雅起來。

「各位！」彭嬰嬰笑盈盈地說：「移駕吧，這桌接風酒作主人的可算挖空心思啦！有金霸王最喜歡吃的梅花蹄子，程二哥最喜歡吃的炸山鷄茸，吳三哥最喜歡吃的油淋班鳩，留香妹子喜歡吃的鷄舌會魚唇可算最難弄了，整整殺了一百隻老母鷄，五十尾黃河肥鯉魚哩，酒更是不用說啦！十年窖藏的竹葉青……」

「別說啦！口涎已經淌了三尺長。」金霸接了腔，大臂一揮：「走！主人既然就備了，咱們也就不用客氣啦！這份情慢慢再還。」

「那裏話？」毛開源一個大步搶到門口，彎腰擺手肅客：「各位請。」

枕留香這會兒心裏挺舒泰，彭嬰嬰那一聲「妹」叫得眞是妙到毫巓，這表示她比彭嬰嬰年輕，因此她跑過去拉着彭嬰嬰的手問長道短一番。

花廳佈置更見巧思，三面是牆，一面接園，蘆蘿的枝葉伸進了廳房，幾叢茉莉順風送芬，香氣撲鼻。紅木八仙桌上擺着金杯銀筷，黃白相間，固然賣弄了主人的多財，却不俗。

待客坐定，彭嬰嬰揚掌輕拍，一道道山珍海味就由調敎過的女侍送了上來。

美酒佳餚，歡聲笑語，這場接風之筵是成功的。其實，這無異是死囚的刑前飲啖，但是絲毫不減歡樂氣氛，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信念——最後活着的必然是自己。

彭嬰嬰時而在席間侑酒，時而起身向女侍們吩咐這，吩咐那。有時忙裡偷閒，站在一邊欣賞座上客的「豪情」，她好像在看相，看看誰最先離開這個世界。

似有意，似無意，枕留香突然將席間的歡樂氣氛破壞了。她說：「金毛獅子！你過去是賭國之王，如今金盤洗手，隱居小鎭，也可以說是小鎭之王，鎭上來了幾位客人，不知你是否風聞。」

「哦？」金毛獅子毛開源微作詫異狀，並沒有接口。

枕留香道：「小薔，莫俊風，燕子飛，都在鎭上……」

「放心，這幾個人還不放在我金毛獅子的眼裏。」

「屠一壟呢？」

「屠一壟？」吃驚的不僅是毛開源一人，還有金霸和程長波。

枕留香一字一字地說下去：「他帶來了二十多個人，二十多支槍。」

吳浩低着頭，一個勁兒啃他愛吃的油淋班鳩，鬆脆的骨頭被他咬得咯咯作响，似乎除了盡情大快朶頤之外，別的事他都不關心。

金霸和程長波則目不轉睛地望着毛開源，等待着他的答覆。

毛開源自然不能再說大話，他換了另一種說法：「各位既然進了獅子山，我金毛獅子就要對各位負責。不管發生任何事，那怕是天塌下來，都由我頂着。」

枕留香冷冷地說：「天塌下來，你的確頂得住，但還有一個人，祇怕你頂不住。」

「誰？」

「蕭子敬。」

本來席間還殘餘了一點歡樂氣氛，枕留香此語一出，就完全消失盡淨了。

金霸倏地站了起來，沉聲說：「咱們立刻就走，別人還可以惹，姓蕭的老頭卻惹不起。毛兄！並非咱們怕事，而是怕給你添麻煩。」

「這是幹嗎呀？」枕留香乜了金霸一眼，嬌滴滴地說：「這位蕭老頭雖然厲害得很，還是有一個人可以制服他。」

「誰？」舉座同聲發問，祗有吳浩一個人悶聲不響。

「我。」枕留香指着自己的鼻尖，笑意盈盈。

大家都是一楞，包括身爲主人的毛開源在內。接着，金霸爆笑出聲：「哈哈……留香！妳可眞會拿人尋開心，既然妳可以制服他，又何必提出來教大夥兒嚇一跳！唉！妳還是不改捉狹的老脾氣……」金霸在笑，程長波卻拉緊了臉，立刻接上了腔：「留香姑娘，我要請教一下，妳到底用甚麼法子制服蕭老頭？」

吳浩開口了，口氣很淡：「你們說，枕留香甚麼時候吹過牛？說過大話？用甚麼法子是她的事，你又何必問？若是在大庭廣衆之前說出來，傳到蕭老頭的耳中，祇怕那個法子就不靈了。」

程長波很窘，很火，似乎很想頂吳浩幾句，結果還是忍住了，以一陣乾笑掩飾過去。

毛開源又開始敬酒，佈菜，金霸還是豪笑如故，不過，氣氛已大不如前，總感覺有一層陰影在每個人的心裏潛伏着。

蕭韻紅端着一盤龍門排翅站在花廳外的轉角處，直到這些豪客將話題從她父親身上轉開，她才將手中捧着的佳餚端上了桌。

× × ×

雲翔已經等了很久，從晚霧滿天等到夜色漆黑，但是，卻沒有等到莫俊風。他還準備等，因爲他曾經從莫俊風的眼睛中看到了眞摯的友情，而且他深信莫俊風是個守信重義的人，沒有理由不來赴這個約會，除非……

雲翔突然打了一個寒噤，本來他在那張椅上坐得很穩，現在，他霍地站了起來。

走下山丘，走進小鎮，走過那間倒塌的鐵匠舖。

「喂！」鐵匠叫住了他。

「喊我？」雲翔冷冷地問。

「嗯！你是不是要去找莫俊風？」

「你，怎知道我要去找莫俊風？」

「我只不過隨便問問。」

「你又怎麼知道我認識莫俊風？」

「晌午你不是和他在朝陽樓喝酒麼？」

「如果是與他相識，你又怎麼樣？」

「托你帶件東西給他。」

「甚麼東西？」

「三把刀。」

「拿來，」雲翔伸出了手。

鐵匠交給他一個沉甸甸的小包袱，雲翔將包袱打開，裏面果然包着三把鋒利的小刀，儘管天色漆黑，刀身仍然泛出閃閃的寒光。

雲翔是識貨的人，搭眼，知道這三把刀的名貴，他輕輕地將刀包好，緩緩地說：「鐵匠！我不希望別人知道我和莫俊風有來往，你該不會對別人說吧？」

「我不是一個多話的人。」

「但是，我不會相信。」

「那……」

「最好的辦法是殺你滅口，不過，你的運氣很好，因爲你能打得出這樣的好刀。所以我要留你一命。明天，我要你爲我打幾把好刀。」雲翔說完後，掉頭就走，他根本就不管鐵匠是否答應。

鐵匠凝望着他的背影，喃喃地說：「好一個可愛的年輕人。」

雲翔在客棧門口猶豫了一陣，終於還是走了進去。

店小二見他雙手空空，就知道是來會客的，忙問：「請問找那一位？」

「莫俊風。」

「莫爺！好像是不在哩！」

「不在！你能確定？」

那兩道目光就像刀，店小二不禁機伶伶打個寒噤，能確定也不能確定了，忙說：「我帶你去瞧瞧。」

房門打開，裏面沒有人，店小二點上燈，細看，還是沒有人。雲翔卻有感覺，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感覺。他確定房內有人而且那個人還是莫俊風。

於是，他揮揮手：「你出去，我在這兒等等。」

店小二那敢說不，連忙退了出去。

雲翔關上門，首先看衣櫃，沒有。再看帳子後面。有了，莫俊風像一個粽子，渾身被綑得結結實實，頭上血痂累累，臉上也滿是血污，唯有那兩隻眼睛還閃動着精芒，他已從昏迷甦醒，由於咀裏塞着帳子的一角，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雲翔楞住了，他絕對想不到，一個成名的職業刀客竟然會變成這副模樣。

他飛快地用小刀割除了莫俊風身上的繩索，莫俊風恢復了自由，卻沒有恢復活動，他的四肢和身上每一處關節都痲木了。

雲翔蹲下去，爲他按摩，揑拏，動作是生疏的，但是卻爲莫俊風帶來了活力，這活力不僅是在肢體上，還滋生在心田裏。

「雲翔！」莫俊風苦笑着站了起來。「我眞不知道該說甚麼。」

「你可知道我第一句話想說甚麼？」

「不管你說甚麼，我都願意聽。」

「你還沒有學會保護自己。」

「我承認……」莫俊風突然精神一振：「甚麼時候了？」

「六點已過。」

「四豪客都到了麼？」

「到了。」

「眞可惜，」莫俊風惋惜地搖着頭。「我又丟了刀，沒有刀，就永遠沒有機會。」

「還有三把。」雲翔將鐵匠托他帶來的短刀丟給他。

莫俊風的目光變得很亮，很亮，精神也變得格外旺盛，渾身的傷痛都像突然消失了。他手中的刀突然變得有生命了，就像是他的子女，他用手撫摸，用眼睛睇視，口裏喃喃，不知道在說些甚麼。

「眞是好刀！」雲翔又是脫口一讚。

「好刀！」莫俊風目光凝視着搖曳的燈光，那裏似乎有鐵匠的影子。「仇子玉！我該怎麼感謝你？我該怎麼感謝你啊？」

「那個鐵匠名叫仇子玉？」

「嗯！仇子玉，世界上最好的刀匠。」莫俊風神采飛揚地說：「雲翔！有了這三把刀，我又有了勇氣，我們這就走。」

「先洗洗臉，然後我們詳細聊聊，你還吃點東西。別忙，時間還早得很……」

「他們幾點鐘入局？」

「別關心他們幾時入局，只要關心飛龍璧最後落在誰的手裏。聽我的話，先洗臉，後吃飯，然後我們詳談。」雲翔眞沉得住氣，他在靠椅上躺下，閉上了眼睛。

「雲翔，我突然有一個感覺。」

「甚麼感覺？」雲翔瞇着眼問道。

「與你同在，我好像年輕了十歲。」

「嗯！」雲翔的反應很冷漠，似乎在專心一致地養精蓄銳。

莫俊風不再去打擾他，拿起一條面巾，用

茶壺裏的水浸濕，在鏡子面前坐下，開始擦拭臉上的血污。

× × ×

鐵匠仍然坐在那裏。火爐早已熄滅，這代表他的工作已經完畢。

一個人來到他的面前，是燕子飛。

「你很守時。」鐵匠的聲音很平靜。

「我是一個守信的人……」

燕子飛似乎覺得他說這句話有愧於心。於是又加以解釋：「那次的事希望你不要耿耿於懷，你爲我打造一把利刀，我卻用那把刀殺你，眞是太不顧江湖道義了。其實，我是一時喜極忘形……」

「那件事不必再解釋了，因爲已成過去，不過，眼前的事我卻要跟你談一談……」

「甚麼事？」燕子飛似乎很感詫異。

「鐵手已經打好，這隻鐵手雖非萬能，卻有五種不同的用途，憑這隻鐵手已經可以橫行江湖……」

「仇兄！我眞是太高興了。」

「現在還不要太過高興。」

「爲甚麼？」

「因爲，我爲你打造這隻鐵手，是有條件的。」

「條件？仇兄你幹嗎要用這兩個字？你教我幹甚麼就幹甚麼。我一定唯命從事。」

「我不敢相信。」

「爲甚麼？」

「因爲我認爲你是一個不重信義的人。」

「啊呀！你還在爲上次那事誤會我……」

「燕子飛，」鐵匠的語氣很嚴厲：「我說過不要再提那件事，早已過去了。可是……」鐵匠每一個字都說得很有力：「當我將鐵手裝上你的手腕之後，你就要和我寸步不離。也許你將要爲我作幾件事，放心，有那隻鐵手，你會作得毫不費力。那隻鐵手，有五種用途，但我現在不會告訴你怎麼用法……其它的，我也不必多說了。」

「爲甚麼不現在告訴我？」

「因爲我怕你不守信義。」

「好！」燕子飛的聲調很平和，不過仍然表露了他全力壓抑的憤怒。「我不怪你，那麼，甚麼時候告訴我？」

「我會一樣一樣地告訴你……我方才就說過了，你今晚將要爲我作許多事，說明白一點，就是你要爲我去對付許多兇狠的敵人。沒有你，我獨力難支，你沒有鐵手，將來也無法在江湖上混。所以，我們必須合作，希望你明白。」鐵匠道。

「我明白，但是我很担心。」

「担心甚麼？」

「只怕你想要告訴我如何用法時，你已來不及。」

「我願冒險。」

「你先告訴我用法，而我不重信義，或許會背叛你，同樣是一種冒險，爲甚麼你寧冒那種險，而不冒這種險？如果……」

「因爲我不願第二次寒心。」

「好吧，燕子飛垂着頭說：「我一切聽你的安排就是。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不管任何情況，寧願傷害我自己，也不會傷害你。」

「燕子飛！我不需要你任何言辭保證，因爲我已經爲自己的安全作了最大的防範。走！我們先去飽餐一頓。」鐵匠很豪情地摟着他。「然後，我們要去一個地方作不速之客。」

× × ×

在甬道中，蕭韻紅和彭鑾鑾面對面地碰上了，雖然她手裏端着的蓮子湯很燙，她也很願意停下來和彭鑾鑾說幾句話。

「宴席就要結束了。」彭鑾鑾輕輕地說。

「嗯！」蕭韻紅不明白她的意思，只得漫應了一聲。

「我們就要分手……！」

「彭姑娘！」蕭韻紅一面說話，一面注視甬道的兩頭。「我們的時間已不多，希望你長話短敘。」

「我要強調一點，希望令尊能守信義。」

「這一點你可以放心。」

「另外，我要給你一個警告——當心枕留香。」

蕭韻紅道：「雖然我已經有了這種警惕，我還是要感謝你的提醒，我希望你能夠說得更詳細一些。」

「她好像已經發現了你的身份。」

「也許……」蕭韻紅停頓了一下，又問：「你知不知道她用甚麼武器殺人？」

「心機。」

「心機？」

「是的。她從沒有親手殺過人。」

「你是說她慣於借刀殺人？」

「也可以這麼說。目前，她的劊子手是吳浩。」

「謝謝你提供了……」

「有人來了，」彭鑾鑾推了她一下。「我送給你兩個字——珍重。」

「你也要珍重。」

蕭韻紅以快速的步子通過甬道，以穩定的情緒進入花廳，然後以美妙的姿態將蓮子湯放在桌上。

她很想仔細地觀察一下枕留香但她沒有這樣作，因爲同樣也給予對方一個觀察的機會。但是，主動權卻不操在她的手裏，她想避免，對方卻不容許她的避免。

當她將蓮子湯分成許多小碗，一碗一碗送到每個人面前時，枕留香卻突然抓住了她的手，含笑問道：「小妹妹！你幾歲啦？」

「十九歲。」蕭韻紅盡力使自己表現得穩定。

「叫甚麼名字？」

「小紅。」

「小紅？這名字取得不好，你皮膚這麼白，應該叫小白。」枕留香的目光向在座的每個人都瞟了一下。「彭鑾鑾手下有這種佳麗，各位想不到吧！」

「嗯！不錯。」金霸接上了腔：「強將手下無弱兵，那還有話說？」

毛開源也開了口：「留香姑娘，很喜歡她麼？」

「嗯！很喜歡，她讓人瞧着順眼。」

「那我就放心了，」毛開源身子向椅背上一靠，像是眞的吁了一口氣。「等會兒賭局進行的時候，就是小紅留下侍候各位。」

「我頭一個贊成。」枕留香笑嘻嘻地說。她一直在撫摸蕭韻紅的手。「而且，我還有個提議，賭局完了之後，她還要留下去侍候一個人。」

「誰？」毛開源關心地問。

「呶！」枕留香向金霸呶呶咀。「侍候咱們的金大哥啊！金大哥最喜歡嚐鮮，小紅是又鮮，又嫩，而且是碗清水！」

金霸哈哈大笑，就像被人搔着癢處。

蕭韻紅面孔血紅，心中更是惱火已極。但她知道這是不該發火的時候。

毛開源適時站起來說：「各位！時候不早，賭局該開始了。」

那張賭枱非常講究，黑天鵝絨的枱面，紅木四週的架子，還以墨綠的翡翠嵌了邊。任何賭客都會興起這樣的念頭——在這張賭枱上玩幾局，就是傾家蕩產也值得。

一盞煤氣燈垂得很低，上面還加了罩子，將賭枱照得雪亮，這顯然是經過毛開源的巧妙安排，圍坐在賭枱四週的賭客，如果想彼此看清對方的表情那一定很難辦到，因爲每一個人的面孔剛好隱藏在陰影裏。

這張賭枱是長方形的，一端是寶官的位置，另一端則坐着金霸，左側坐的是程長波，吳浩和枕留香併肩佔據了右側。

每個人的傍邊都有一個茶几，上面放着鮮菓，零食，茶水，烟捲之類。蕭韻紅站在遠遠的一個角落裏，看上去眞像是個楚楚可憐的女侍。

其實，她沒有放棄在場所有人的言行，每一分鐘都在準備迎接一場突發的戰爭。

毛開源將這幾位豪客安排坐妥之後，含笑退了出去。誰也沒有問他要幹甚麼，身爲主人者總是有些特權的。

彭雙雙就在甬道的轉角處等着，當毛開源走到她面前時，她輕聲說：「獅子！幸不辱命，總算將你這幾位豪客侍候下來了，我可以走了吧！」

「辛苦！辛苦！………」毛開源一臉假笑。「照說我該送你………」

「那倒不必了，不過，有件事，千萬要拜託。」

毛開源道：「雙雙！跟我何必客氣，有事儘管交代。」

「小紅多請照顧。」

「這你放心……」

「可是，方才枕留香那幾句話聽了眞是教人寒心。」

「放心吧，金霸一定活不了一個鐘頭。」

「爲甚麼？」彭雙雙顯然在故作驚訝。

「他們一定會自相殘殺，金霸毫無心眼，一定頭一個送終。」

「啊呀！我的媽呀！」彭雙雙煞有介事地拍打着胸脯。「幸好不要我在旁邊侍候，不然，準會嚇得我渾身都軟掉，那不是給你丟人了麼？」

「雙雙！快走吧，我該進去啦！」

彭雙雙含笑走了，還說了許多祝福的話，其中只有一句才是肺腑之言——希望毛開源死無葬身之地。不過，這句話，是在心裏頭暗暗說的。

毛開源迅速地進了書房，又打開雲翔住的那間屋子，裏面是空的。他先是一楞，接着陰森森地笑了。他想：如果雲翔的動作稍爲快一點，此刻彭雙雙恐怕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毛開源回到那間精緻的賭室，同時帶來了那隻經他特製的寶盒子。

金霸有些不耐煩地叫道：「金毛獅子！快呀！咱們早走你早安心，何必磨時間？」

毛開源穩穩重重地坐了下來，笑着問道：「請各位吩咐一下，怎麼個賭法？」

程長波接上了腔道：「不是說好了賭寶的麼？」

「是賭寶，」毛開源輕輕將寶盒推到賭枱中央。「我是問，如何分勝負。」

「很簡單！」金霸說：「寶有四門，各押一門，誰押中，這塊飛龍璧就是他的。」

毛開源道：「好！現在請各位檢查一下這隻寶盒子。」

金霸不解地問道：「難道還有甚麼毛病不成？金毛獅子，你也太講究了，我們若是不相信你，還會請你作仲裁人麼？」

毛開源神態嚴肅地說：「正因爲各位看重毛某人，才覺得責任重大，最好還是請各位看一看……」

被他這麼一說，金霸就將那隻寶盒子看了一眼。

然後又一個個地傳閱下去。其實，看了也是白看，寶盒子明明有機關，他們壓根兒就沒有看出甚麼來。

毛開源又拿出一幅二尺見方大小的黃絹平鋪在賭枱上，絹上用墨筆畫成四格，每一格各寫着「青龍」，「白虎」，「幽門」，「龜孫」等字樣。

他解釋了一下押寶的規矩和方法，然後拿起寶盒子走到一座臨時豎立的屏風後面去了。

約莫過了五分鐘，毛開源從屏風後面走了出來，他將寶盒子放在賭枱中央，很緩慢地說：「寶已作好，各位可以押門子了。」

「金霸王！」程長波突然開了腔：「我說句話你可千萬別見怪，那塊飛龍璧可得亮亮相啦！」

「對！對！」金霸連連點頭。「我差點忘了哩！」

他拿起黃緞包袱放在賭枱上，黃緞解開，裏面是一隻精緻的紅木盒子，緩緩地他將盒蓋抽開，璀燦之色立刻顯露，那盞煤氣燈就顯得暗淡無光了。

每個人都瞪大了眼睛凝視着這塊寶玉，連毛開源在內，站在角落裏的蕭韻紅少不了也是其中的一個。

還是毛開源先回過神來，他笑着說：「能夠有幸見此寶玉，毛某人就是担上一點干係也是心甘情願的。………現在，各位可以開始押門子了。」

金霸搶先說：「我押白虎。」

「呀！」枕留香尖聲尖氣說：「白虎是不吉利的啊！我看你還是……」

「我才不忌諱哩！」金霸微有醉意，說起話來口沫橫飛：「人家認爲不吉利，我反而認爲大吉大利………老程，該你。」

「我押青龍。」程長波的聲色都很平穩。

「吳浩！」枕留香輕輕用拐肘碰了吳浩一下。「現在該輪到你啦！」

「我押幽門。」吳浩懶洋洋的，很不帶勁，好像對這一場賭，對這一塊寶玉，壓根兒就不發生興趣的。

「好吧！我只有押龜孫了。頭寶不出孫，看來我的希望最渺小。」枕留香說完之後，微微一招手，向毛開源打了一個招呼。

毛開源却沒有立刻去揭開寶盒子，他的目光不停地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掃來掃去。

「開呀！」金霸有些不耐煩地催促。

「各位所押的門子都決定了？」毛開源問了一句廢話，他顯然在拖延時間。因爲他一時還無法決定頭一寶到底讓誰押中。

「金獅毛子！」枕留香嬌滴滴地說：「瞧你那份謹愼勁兒，這可不是在你的廣東賭場裏，我們幾個只不過好玩罷了，誰也不會將這塊石頭放在眼裏，開吧！」

「開啦！」毛開源喊了一聲，三根指頭捏了寶盒蓋，並沒有立刻揭開來。

四雙眼睛，都集中在毛開源那三根指頭上，他突然用力一揭寶盒蓋，同時，很有韻律地唱出：「西山有猛虎，通體白如雪——白虎押中——」

「哈哈！」金霸發出了聲震屋宇的狂笑。「誰說白虎不吉利？瞧！我不是押出了麼？哈哈……」

他那粗豪的笑聲戛然而止，咀吧歪曲着，眼睛珠子向上翻，就好像屋頂有甚麼好看的東西，面頰上的肌肉在跳躍。他費了好大的勁才扭過頭來面對程長波，說話的聲音更是一抽一抽的：「老程，這……這是何……何……苦………爲了一………一塊石頭………你忍心下……這樣的毒………毒………」

砰的一聲，金霸連椅子摔倒在地，然後是

一段冗長的沉靜，沒有人動，沒有人說話，甚至每一個人的呼吸都停止了。

程長波的神色很穩定，在他的眼中只有兩個敵人——吳浩和枕留香，賭枱很寬，他們無法展開突襲，而且他有把握，這兩敵人絕不會輕舉妄動。

過了許久，枕留香才輕聲問道：「老程！爲甚麼要這樣？」

「爲甚麼你心裏難道沒有數？」

「我不明白。」

「你少裝迷糊。」

「我眞的不明白。」

「那麼，我就告訴你，金霸暗懷異心。」

「不可能吧？」枕留香連連地搖着頭。「飛龍璧一直放在他那裏，如果他暗懷異心，今天他就不會來了。」

「他來此的目的是引我們上套。」

「這話怎麼說？」

「他帶來的八名傑出的槍手，四個安排在獅子山，四名潛伏在鎮外。不管這塊飛龍璧歸誰所有，他都要將我們一舉殲滅。」

枕留香伸伸舌頭：「這話聽起來委實嚇人，不過，我懷疑你的消息來源是否正確？」

「絕對正確。」程長波說得斬釘截鐵。「我化錢買通了他的一個槍手，是他供給我的消息。」

「那麼，」枕留香向賭枱中央的飛龍璧呶呶咀：「這塊石頭應該如何處理。」

「再賭一局。」

「吳浩！」枕留香用拐肘碰了他一下。「你怎麼變得啞吧了啦！再賭一局，你有沒有意見？」

吳浩懶洋洋地說：「隨便怎麼都行，老實說，我對這撈什子玩藝兒壓根就沒有興趣。」

「那就只有麻煩主人了。」枕留香向毛開源拋過去一個媚笑。「再給我們作一次寶。」

毛開源從乍變之初，到情勢稍見緩和，他的臉始終沒有任何表情。現在仍然沒有表示甚麼，只是拿起寶盒子走到屏風後面。

片刻之後，毛開源又端着寶盒子走了出來。將盒子放在桌上，冷冷地說道：「各位請押門子。」

程長波搶着說：「我還是青龍。」

「那麼，我和吳浩都還是原注吧………」話到這裏，枕留香發現毛開源揭開盒蓋，連忙嬌叱一聲：「且慢！」

程長波雙眉一挑，沉聲問道：「你難道還有甚麼意見？」

枕留香笑瞇瞇地說：「我只是想問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這一寶開出來是『幽門』，或者是『龜孫』，你會怎麼樣？向押中的人攻擊嗎？」頓了頓，枕留香又接着說道：「你應該明白我和吳浩的關係，不管你的動作多快，始終有一頭跟隨螳螂之後的黃雀，結果就不會像剛才那一樣了。」

程長波自然不會回答問題，事實上他也無法回答。他很技巧地閃開：「說不定寶開出來是『青龍』，我倒想問問，那時你們二人將會有甚麼行動。」

枕留香笑瞇瞇地說道：「這也是有趣的問題。」

「我倒不覺得有趣，這畢竟是生死存亡的事。」程長波寒着臉，一副如臨大敵的漠樣。

枕留香還在笑，在氣勢上，她應該笑，以二對一，她這邊無疑佔了上風。她的語氣，更是輕鬆已極：「老程！聽你的口氣，似乎認爲這一寶開出之後，一定會有一個人死掉，是不是？」

「也許一個，也許兩個？」

「一個是誰？兩個又是誰？」

「一個是我，兩個是你們。」程長波並不示弱。

「哦——」枕留香臉上的笑意更加濃郁了。「我明白了，你是說，如果這一寶你押中，我和吳浩會像你對待金霸的方法對付你。反過來說，如果我和吳浩押中，那麼，你就會將剛才用過的法子再用一遍，對不對？」

「你只說對了一半。」

「一半？」

「如果我押中，你們一定會置我於死地。如果押中的是你們，我會甘心認輸。」

「既然如此，你何以又說，可能會死兩個人呢？」

「因爲我不會束手待斃，結果也可能是你們死在我的手裏。」

「你很有自信。」枕留香很輕鬆地靠上了椅背。「到底結果如何，且等待這一寶開了之後再說吧！」

他們針鋒相對地談論之間，毛開源始終保持高度的冷靜，不聞不問，一副完全置身事外的姿態。

這時，他才問道：「可以開了嗎？」

「請！」枕留香微微一招手。

毛開源很熟練地揭開盒蓋，有韻律地唱了起來：「兩山出猛虎，通身白如雪——白虎獨贏。」

程長波霍地站了起來，沉聲問道：「怎麼又是白虎獨贏？」

毛開源笑着說：「這叫老寶，我在廣東開賭場的時候有一個寶官竟然一口氣開了三十七次老寶。」

「我們誰也沒有押中，」程長波向枕留香和吳浩瞟了一眼。「看樣子還得要麻煩金毛獅子再來一次。」

毛開源冷冷地一搖頭：「不必再來一次了。本來各位都只有一次機會，如今連押兩次不中，這證明你們三位都沒有財運。生死由命，富貴在天，老天爺不讓你們發財，你們就認了吧！」

程長波沉叱一聲：「這是甚麼話？」

毛開源只是一味冷笑，並不說話。

枕留香也在笑，不過，她的笑容已不像先前那樣嫵媚，那樣自然了。

程長波看看毛開源，又看看枕留香和勾着頸子無精打采的吳浩。然後緩緩地問道：「留香姑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老程！你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怎麼回事你還不明白麼？這是獅子山，不是我們橫行無忌的華北平原。金毛獅子愛玉如命，這塊石頭他是要定了。」

程長波轉頭以嚴厲的目光盯着毛開源，一個字一個字如敲金擊玉般地說：「金毛獅子！如果你眞有這個念頭，你得先摸摸你有幾顆腦袋。」

「一個。」

「那你就不用妄想。」

「腦袋雖然只有一個，却有很多的錢，我化錢買，行不行？」

「行！那要看你出甚麼價。」

「歷來寶玉皆無價。」

「這是甚麼意思？」

毛開源面帶微笑，緩緩地說：「所以我只能象徵性地出個價，表示我不是在各位手裏掠奪而來。我淪爲盜賊倒無所謂，各位的顏面不好看。」

程長波竟然還沒有聽出毛開源的絃外之音，依然認眞地討價還價：「你說個數目吧！」

「總不能教三位白跑一趟，而且還放倒了一個結伴多年的好友。」毛開源說到這裏，豎起了一根指頭搖了搖。「每人奉送程儀大洋一

百元，聊表心意。」

這是明顯的消遣，連枕留香都倏然挑起了雙眉。

程長波反倒冷靜了，他笑笑，那笑，陰森而冷寒，語氣也非常陰柔：「金毛獅子！你是老江湖，不管作甚麼事都一定經過仔細地考慮和安排，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而且是一大失誤，你如果想化區區三百大洋就將我們三個打發走，那就錯了。」

「哼！」毛開源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甚麼話也沒有說。他坐在那裏的姿態也沒有變，像是篤定泰山。

枕留香一直在觀察毛開源的神態，她發覺：情勢顯然對他們不利，但是他們仍然有一次反擊的機會，那就是先發制人，將毛開源控制住。她衡量反擊的成功率，大概是五五之數。

程長波的眼光一直盯着她，彼此在眼光交匯之際，立刻有了默契——雖然各有異心，仍然要一致對外。

在場的人，最難理解的是吳浩，他始終是那樣懶洋洋的，似乎連生死二字都引不起他的興趣。

毛開源突然站了起來，向站在角落裏一直在冷眼旁觀的蕭韻紅招招手：「小紅！給幾位貴賓沖茶……各位！我先告退，到底怎麼樣，你們可以冷靜地考慮一下。」

他說完之後，轉身就要離去。

論情勢，是絕對不能讓他離開的，他一離開，他們就成了甕中之鼈。但是，枕留香和程長波却沒有動。

然而，吳浩却動了，而且，動得特別快，由此可見，他那副懶洋洋的神態完全是裝出來的。

他一動，就扣住了毛開源的手腕，枕留香和程長波也同時伸手，他們抓的是桌上的飛龍璧，雖然是同樣快，但畢竟還是有快慢之分，那塊璀燦奪目的寶玉到了枕留香的手上。

毛開源雖然已被吳浩扣住了手腕，却表現得非常冷靜，似乎有恃無恐。

吳浩疾聲叫道：「老程！先別搶那塊石頭，快些脫離此地要緊……留香！快走，若是有人胆敢攔阻，我就捏斷毛開源的頸子。」

毛開源冷笑道：「吳浩兄！你也想得太天眞了，獅子山就是獅子山，那裏是輕易由你們進出的。」

吳浩用力一扭，毛開源的手就屈到了背後。吳浩另一隻手還用力按上了對方的背頸，沉聲道：「我可不管你這裏是甚麼地方，只要程長波和枕留香受到攔阻，你就要粉身碎骨。」

「吳浩兄！」毛開源的態度，還是那樣冷靜：「你雖是老江湖，却犯了一個大錯誤，姓毛的從出道到金盆洗手，甚麼時候，被人挾持過？」

「現在。」

「你眞這樣認為？」

「我相信事實。」

「那麼，我就讓你看事實……」毛開源話未說完，就已展開了行動，誰也沒有看見他施展甚麼手法，却已輕鬆地脫離了吳浩的控制。

原來毛開源精於相搏擒拏之技。

同時間，賭寶的房門打開，在預料中，必定有大批壯漢蜂湧而進，却料不到進來的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是小薔。

她還是那麼嬌媚地笑着，輕緩地走向枕留香，嬌聲嬌氣地說：「艷名四噪的枕留香，今天總算讓我見着了，眞不賴。」

枕留香沒見過小薔，却聽過她的大名，因此冷冷地問道：「你是小薔？」

「嗯！你還算是有眼有珠。」

「你甚麼時候和毛開源攬上的？」枕留香這句話問得非常輕鄙。

「不久之前。」小薔竟然毫不介意。

枕留香第一個試探就得到了反應——對方有了週全的佈署，不然小薔的態度不會那樣輕鬆。

程長波立刻接上了腔：「打了一輩子的雁，有時也會被雁兒啄了眼睛。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二位，在獅子山的裏裏外外，我們埋伏了八名神槍手，到時候只怕誰也活不成。」

「哈哈！」小薔忽然大笑，眞是笑得花枝亂顫，滿室生春。「程長波，人人都說你陰險，以我看，還差得太遠。告訴你，那八名槍手早就被解決啦！」

吳浩，程長波，枕留香三個人迅速地交換一個眼色，心中也獲得了一個共同的結論——大勢已去。

此刻若是再不落帆收篷，恐怕再無機會，因此枕留香笑嘻嘻地說：「鐵打的江湖，流水的錢財，財去人安，咱們會看得開，毛開源，拿三百塊大洋來吧，咱們立刻上路，金霸也該得一百大洋，錢雖少，要買副棺材還是綽綽有餘的。」

毛開源微笑道：「我說話一向算數，每人大洋一百，連金霸的在內，算是毛某人聊表心意。」

程長波問道：「你讓我們安全無事地走出獅子山麼？」

「當然。」

「你不怕我們日後報復？」

「不怕。」

「算你有種！」程長波豎起大拇指一比，然後掉頭說：「留香，吳浩，咱們走。」

「留香姑娘！」毛開源笑容滿面地說：「走的時候別忘記留下手裏的東西，各位的利市錢早已用紅紙包妥，放在門房上，各位出門時，自有人雙手奉送。」

枕留香很豁達地笑笑，很馴服地將手中的飛龍璧放在賭枱中央，然而她的手收回時，却突然閃起了一道寒光。

誰都看得出來那是一把鋒利的短刀。

短刀直射小薔的咽喉。

同時間，吳浩抓起一把椅子向毛開源頭頂砍去，其勢銳不可當。

不管小薔閃躲有多快，那柄鋒利的短刀仍然割破了她的粉頸，口子雖不深，却是血流如注。

不管毛開源的功夫有多麼了得，那把椅子仍然砍着了他的左肩。椅子碎裂了，毛開源的左肩，左臂也麻木了。

小薔大叫：「來人啦！快……」

門外，閃進來兩條人影，但不是小薔所預期的伏兵，而是雲翔和莫俊風。

蕭韻紅一直在冷眼旁觀，此刻却突然發一聲尖呼，身子軟軟地摔倒地上，昏了過去。她是怕見出血呢？還是眼前的局面已使她心理上承受不了？到底因何而昏厥，只有她知道。

雲翔和莫俊風雙雙而進，在場的人無不感到驚訝，只有毛開源還神態鎮定。他疾聲說：「你們來得正好，快將這三個江洋大盜就地解決。」

雲翔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莫俊風也冲着毛開源翻白眼，二人誰也沒有開口。

毛開源還不死心地問道：「雲翔！你怎麼啦？」

雲翔仍是不理他，却向莫俊風問道：「莫兄！這些人該如何發落？」

莫俊風的聲音冷硬如冰：「小薔這賤人給她來個開膛破肚，我要看看她的心肝黑到甚麼程度。那三個草寇，挑斷他們的脚筋，讓他們

自生自滅，毛開源交給你，生死由你發落。」

小薔的臉色在變，不是變得很沮喪，很恐怖，而是變得格外嬌艷，格外嫵媚。她偏着頭，嬌笑地問：「俊風！你眞捨得用那種殘忍的方法對待我？」

「小薔，你笑得眞美。」莫俊風的語氣很柔和，措辭却很刻薄：「可惜我所看到的是一具骷髏，以及你那顆歹毒的心。我認為用任何殘酷的方法處死你都是最輕微的懲罰。」

這時，雲翔已發現昏厥的蕭韻紅，他連忙跑過去抱起她，將她扶在一張椅子上，頻頻搖幌，頻頻叫喚：「小紅！醒醒！小紅……」

「雲翔！」莫俊風嚴厲地說道：「快過來！我們面對五個兇狠毒辣的敵人，怎麼可以分心。」

雲翔根本充耳不聞，仍然搖幌着蕭韻紅，企圖將她喚醒。

「雲翔！快過來。」莫俊風第二次提出警告。

就在莫俊風轉首，呼叫雲翔的那一瞬間，小薔已經發動了攻擊。

由於一仁之念，當時留下了莫俊風的性命，如今才有殺身之禍。現在她當然不會重蹈覆轍，所以一出手，短刀就刺向莫俊風的咽喉。

她的速度很快，姿勢異常曼妙，就好像在那舞蹈樣輕盈飄逸。

莫俊風動也沒有動，最少看起來他是沒有動。

可是當小薔手裏的短刀只差半寸就要刺進莫俊風咽喉的時候，她所有的動作突然靜止了。接着，她高舉的右手緩緩下垂，身子輕緩的迴旋。當她的胸腹向上時，誰都可以看見她心口上插着一把刀。

威震關外多年的莫家飛刀。

她並沒有立刻倒下，頭頸向後仰着，面帶微笑地問道：「俊風，我已藏起了你的刀囊……告訴我，你身上……怎麼還……還……還有刀？……」

「仇子玉毀了我三把刀，但他又賠了我三把……」

莫俊風已沒有必要再加以詳細解釋，因為小薔已倒地氣絕。

面對小薔的屍體，莫俊風不無感慨，他不禁低首瞑目，默悼一番。

就在這一瞬間，枕留香和吳浩雙雙展開了攻擊。他們把握了最有利的時刻，採取了最好的攻擊角度，但他們仍不免一死。當他們的心房被利刄刺穿時，他們才發現了一件事——莫俊風的飛刀絕技果然名不虛傳。

很靜，當死亡之神來臨時，那個地方一定是很靜，很靜的。

蕭韻紅睜開了眼睛。

「哦——」雲翔如釋重負地說：「你總算醒啦！」

蕭韻紅咀唇在蠕動，似乎在說甚麼，但是雲翔却聽不到任何聲音，他將耳朶湊近，還是聽不到，再湊近……

「雲翔！」聲音像蚊子鳴叫，却很清晰：「我要那塊玉……」

「那塊玉本來就已經是我們的了。」

「你所說的『我們』是指……？」

「我和莫俊風。」

「你只有一半？」

「嗯！」

「那麼，你只可能給我半塊玉？」

「嗯！」

「但是我要整塊，我從來不與人分享同一樣東西。」

「好！整塊，」雲翔的語氣堅定如鐵：「一定，一定給你整塊。」

他說的話好像是古代帝王的旨意，也好像是個千古不移的定律。他向賭枱走去，蓋上盒蓋，結上包袱，將那塊千人爭，萬人搶，造過不少殺孽的飛龍璧交到了蕭韻紅手裏。

莫俊風冷冷地看着他，毛開源和程長波也冷冷地看着他。而雲翔似乎根本就沒有把他們看在眼裏。

他緩步走到莫俊風面前，緩慢地說：「莫兄！我欠你二十五萬大洋，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就是……那塊飛龍璧我買下了。」

莫俊風笑笑，語氣很淡然地說：「寶玉有價，友情無價，你這樣說，就太見外了。」

「不！」雲翔用力地搖頭，很堅持：「我絕不能這樣作，依照我們事先的約定，我只有一半的權利。財帛次之，守信第一。」

莫俊風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神情非常冷漠，他的情緒變化得如此之快，眞是使人捉摸不定。他的語氣也異常嚴峻：「雲老弟既然要作守信之人，我也只好依從了。好！飛龍璧歸你，我收你二十五萬大洋，不過，我要問一聲：這筆錢……」

「這筆錢我會慢慢設法奉上……」

「哼！」莫俊風冷笑了一聲。「雲老弟如此說，可就不像話了。」

「莫兄！你明明知道小弟並無積蓄……」

「既不多金，又何必勉强討美人歡心？」

「莫兄方才還說友情無價……」

「可是，你並不重視友情。」

「莫兄誤會了……」

「事實勝於雄辯，你為討美人歡心，並沒有經過我同意就將飛龍璧拱手送人，這豈是重視友情的行為？」

蕭韻紅站了起來，她柳眉高挑，雙目圓睜，顯得非常憤怒。她不再是一副楚楚可憐相，而是一頭張牙舞爪的雌老虎。她氣喘喘地吼道：「姓莫的！你把雲翔看成甚麼樣的人？」頓了頓她又道：「你把我看成甚麼樣的人？你以為一塊石頭就能討我的歡心麼？你錯了。我只不過試試雲翔的心，瞧！我不稀罕……」

話聲未落，她手中的黃緞包袱已脫手而飛。那塊飛龍璧連木盒在內份量不算輕，撞在花牕上，花牕立刻碎裂一個洞，那塊玉石也就飛落庭園之中。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個黃緞包袱上，程長波就利用這個機會向花牕的碎裂處撲去，這是他唯一可以脫逃的機會。

然而這個機會的成功率並不高，當他要竄離這間賭室的一刹那，身子突然起了一個翻騰，然後重重地摔在地上，胸口上插着一把刀。

這回是雲翔的飛刀。

毛開源此刻也突然飛躍而起，撲向花牕的碎裂處，莫俊風和雲翔都想攔截，但他們只有徒呼負負，因為他們的刀都已經插在敵人的身體上，手無寸鐵了。

等他們從死者身上拔出自己的武器，再追趕出來時，只見到一輪明月，萬里雲空，和一個靜寂無人的偌大的庭院。毛開源不見了，那個包着飛龍璧的黃緞包袱也不見了。

雲翔一頓脚，疾聲說道：「金毛獅子開溜啦！」

「不會。」莫俊風答得很快，很肯定，同時，敏銳的目光不停地向四週搜索。

「莫兄怎麼知道他不會開溜？」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獅子山，以及這裏的陳設，古玩，玉器，恐怕十塊飛龍璧，也抵不上偌大獅子山的價值，他怎捨得一走了之？」

「那麼……？」

「他一定隱藏起來了。」

「莫兄！我們應該……？」（下期續完）

驚魂六記故事／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胆劍客王風在墳地上，靜聽一躲在棺中，冀求能向血鸚鵡許願的老人，說出血鸚鵡的奇事，當王風正欲進一步採詢那老人要許什麼願望之際，名捕鐵手無情鐵恨已追踪來到，要那老人告訴他七年前富貴王府所失珠寶的下落，但這時那老人突倒斃棺中，鐵恨爲採求死因，將老人屍體運返衙門，王風爲了澈底了解其中眞相，不願就此離去，跟隨鐵恨前往衙門，鐵恨深信刼殺大平王府的並非妖魔作祟，因爲他已從大盜滿天飛處得到一件賍物，並否認王風說的血鸚鵡作怪的事，因滿天飛死前他一直在旁——

血奴勾魂鈴 鸚鵡攝魄笑

王風道：「他什麼都沒有說？」

鐵恨道：「沒有。」

王風道：「然後他毒性就突然發作，發作後只說出這兩個字就一命嗚呼？」

鐵恨點頭。

王風眼睛也不禁露出深思之色，道：「也許他發覺自己中毒後，是想說出點綫索來的，只可惜那時已來不及了。」

鐵恨冷冷道：「這才像句人話。」

王風道：「難道毒性還未發作時，連他那種老江湖都感覺不到？」

鐵恨道：「連我這種老江湖都看不出他已中了毒。」

王風又不禁嘆了口氣，道：「好厲害的毒藥！」

× ×

件作在檢屍房裏已工作了兩三個時辰。

他已是個老人，在這行裏不但行輩尊貴，經驗之豐富，更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可是，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查出郭易的死因。

一壺酒早已喝乾，王風道：「我看那位件作老爺，只怕有點老眼昏花了！」

鐵恨冷冷道：「像他那樣昏花的老眼，世上大約並不多。」

王風道：「據我所知，在他們那一行中，有位斷輪老手，本來是位名醫，後來因爲妻子的慘死，才改行做了件作。」

鐵恨沒有反應。

王風道：「因爲他自知沒有除惡鋤奸的手段，只有用醫道這方面的學識，來爲國法盡一分力。」

鐵恨還是沒有反應。

王風道：「我記得他好像叫蕭百草，不知道記錯了沒有。」

鐵恨忽然道：「沒有。」

王風道：「你也知道這個人？」

鐵恨道：「他是我的朋友。」

王風道：「你爲什麼不請他來？」

鐵恨道：「他已經來了。」

王風道：「檢屍房裏那老頭子就是他？」

鐵恨道：「是的。」

王風閉上了咀。

鐵恨也閉着咀，他們都在等，幸好這次他倒並沒有等太久。

蕭百草從檢屍房裏出來的時候，汗透重衣，彷彿精疲力竭。

王風忍不住搶着問道：「你已查出他的死因？」

蕭百草倒在椅上，閉着眼睛，過了很久，才慢慢的點了點頭。

王風道：「他是不是因爲焦慮而死的！」

蕭百草在搖頭。

王風道：「他究竟是怎麼死的？」

蕭百草終於張開眼，看着鐵恨，一字字道：「他也是被毒殺的！」

鐵恨的瞳孔收縮。

王風道：「也是？難道也是毒死滿天飛的那種毒藥？」

蕭百草道：「毫無疑問。」

殮房裏有窗戶，也有燈。

窗戶是慘白色的，燈光也是慘白色的，空氣中充滿了一種令人作嘔的，混合着藥香和腐屍臭的氣息。

王風沒有嘔吐。

他居然能够忍耐住，沒有吐出來，這連他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可是他手心已有了冷汗。

郭易的屍體，還擺在房子中央那張比床還大的桌子上，用一塊白布蓋着。

白布上血漬斑斑，還沒有完全乾透。

——要檢查一個人的死因，是不是要將他的屍體剖開？

王風沒有想，也不敢想。

他只希望現在鐵恨不要將這塊布掀起來。

幸好鐵恨並沒有這麼做，只是默默的站在桌子前面，也不知是在看？還是在想？

他看的是什麼？想的是什麼？

王風正想問問他，忽然發現他的眼睛裏發出了火炬般的光。

一隻壁虎正從屋頂上落下來，落在屍體上，大腿上。

這本是件很普通的事。

奇怪的是，這隻壁虎一落下來，身子就突然萎縮，然後就連動也不動了。

壁虎本身就是毒物，並不怕毒。

就像是大多數低級冷血動物一樣，壁虎的生命力也很强。

這隻壁虎怎麼會突然死了的？

鐵恨忽然出手，將這塊血漬斑斑的布，掀起了一半，露出了一雙蒼白乾癟的腿。

左腿的內側，有一條刀疤。

鐵恨道：「這是新傷？還是舊創？」

蕭百草沉吟着，道：「傷口既然已平癒，受傷的時候，至少已在三年前。」

鐵恨道：「剖開來看看！」

王風嚇了一跳，道：「你說什麼？」

鐵恨道：「我要蕭先生再將這條刀口剖開來看看。」

王風道：「他的人已死了，你何苦再凌辱他的屍體。」

鐵恨冷冷一哼，道：「你若不想看，可以出去！」

王風沒有出去。

其實他心裏也知道鐵恨這麼做，一定有理由。

一個男人的大腿內側，本來是很不容易受到刀傷的地方。

壁虎本來是很不容易死的。

他也想看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只希望自己能繼續忍耐着，不要嘔吐。

× ×

銳利的刀鋒，慘白色的刀。

一刀割下，已沒有血，慘白色的皮肉翻開

，裏面忽然有一粒明珠滾了出來。

珠光也是慘白色的。看來竟有幾分像是死人的眼珠。

王風的呼吸停頓。

現在他終於明白，爲什麼壁虎一落在屍體的大腿上，就立刻暴死。

鐵恨冷冷道：「你是識貨的人，你應該看得出這是什麼！」

王風終於吐出口氣，道：「這是辟毒珠，專尅五毒。」

鐵恨道：「好眼力！」

王風試探着問道：「這也是王府失竊的珠寶？」

鐵恨道：「這就是王府五寶中的一寶，價值還在那塊碧玉之上。」

王府失竊的珠寶，怎麼會到了郭繁兄弟的大腿裏？

郭家的人，究竟和這件竊案有什麼關係？怎麼會全都慘死？

難道這件竊案另有主謀？

難道他們都是被人殺了滅口？

在暗中主謀的這個人究竟是誰？

王風忽然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因爲他忽然想到了一件極可怕的事。

× ×

慘白色的燈光下，鐵恨的臉上也有了冷汗。——是不是因爲他也想到了同樣的一件事？

王府的禁衞森嚴，除了郭繁外，本來絕沒有第二個人能在一夜間搬空寶庫中的珠寶！

絕對連一點可能都沒有，除非……

王風忽然大聲道：「除非這件案子根本就不是人做的。」

鐵恨冷冷的看着他，道：「你說什麼？」

王風道：「沒有人能做出這種案子……」

鐵恨道：「能夠做出這種案子的，就不是人？」

王風道：「不是。」

鐵恨道：「不是人是什麼？」

王風道：「魔王。」

鐵恨道：「就是那個血鸚鵡的主人？」

王風道：「就是他！」

鐵恨笑了，冷笑。

王風道：「人世間的動亂和災禍，都是因爲什麼造成的？」

他知道鐵恨不會答覆，是以自己接着說了下去：「貪婪和猜忌。」

鐵恨還是在冷笑。

王風道：「魔王當然並不是眞的要那批珠寶，可是爲了要讓人們貪婪猜忌，要造成人世間的動亂和災禍，他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鐵恨冷笑道：「我本來以爲你是個大人，想不到你還是個孩子！」

王風道：「這已經不是孩子們聽的故事，因爲這其中的道理已經太深奧，非但孩子們聽不懂，連你都好像聽不懂。」

鐵恨冷聲道：「外面很涼快，你爲什麼不出去？」

王風道：「我怕受涼！」

鐵恨道：「如果你要跟着我，我保證你很快就會後悔的！」

王風道：「如果你是個小姑娘，也許我就會跟定了你，可惜你不是！」

鐵恨沉下了臉，他並不是喜歡開玩笑的那種人。

王風道：「我留在這裏，只不過想幫你一點忙而已。」

鐵恨道：「如果你能快點走，走遠些，就算你已經幫了我一個大忙。」

王風道：「不算！」

他不讓鐵恨開口，很快的接着道：「我想幫你破這件案子。」

鐵恨道：「你想怎麼幫？」

王風道：「指點你一條明路。」

鐵恨又笑了，不是冷笑，是苦笑。

王風道：「要被這種案子只有一條路。」

鐵恨沉住氣，等着他說下去。

王風道：「只要你能找到一樣東西，這件案子你想不破都不行！」

鐵恨道：「找什麼？」

王風道：「鸚鵡，血鸚鵡！」

鐵恨道：「你是不是能幫我找到？」

王風閉上了咀。

他不能。

事實上他非但沒有見過血鸚鵡，連這三個字他也是直到昨晚上才第一次聽到。

可是就在這時，他又聽見了一陣鈴聲——鈴聲怪異而奇特，就彷彿要攝人的魂魄。

這種鈴聲他已不是第一次聽見了。

他立刻叫了起來！

「血奴。」

他叫的聲音也很奇怪，就像是一個人忽然見到鬼一樣。

鐵恨忍不住問：「血奴是什麼意思！」

王風道：「這意思就是說，我很快就會替你找到血鸚鵡了。」

鐵恨道：「爲什麼？」

王風道：「因爲血奴就是血鸚鵡的奴才，血奴一出現，血鸚鵡也很快就會出現的。」

鐵恨看着他，就像是在看着一樣很稀奇古怪的東西。

王風不看他，所以也看不見他的表情，所以又接着道：「如果我能抓着血鸚鵡，我第一個願望，一定是要牠說出這件案子的秘密！」

鐵恨道：「你眞的相信？」

王風道：「相信什麼？」

鐵恨道：「相信世上眞的有血鸚鵡？」

王風點點頭，臉上的表情一點都不像開玩笑的樣子。

鐵恨道：「如果我能見到血鸚鵡，你猜我第一個願望是什麼？」

王風道：「是要牠讓你死？」

鐵恨冷冷道：「看來你倒是我的知己。」

王風笑了。

不是冷笑，也不是苦笑，是眞的笑。

就在他開始笑的時候，外面又響起了那種怪異而奇特的鈴聲。

——血奴又回來了。

——爲什麼要回來？

——是不是要帶引他們去找牠的主人？

鈴聲響起，王風已衝了出去。

鐵恨也衝了出去。

× ×

初秋。

天高氣爽。可惜，世上並沒有絕對的事，何以天高氣爽的秋日，也並不一定是天高氣爽的。

今日的天色就很陰冥。天非但不高，低得簡直就彷彿要壓到人頭上來。

鈴聲還未消逝。

陰冥的天空中，一隻鳥影正飛向西方，帶着鈴聲飛向西方。

× ×

西方有極樂世界。

西方也有窮山，惡水，曠野，荒墳。

他們又到了荒墳裏。因爲鈴聲又消逝在荒墳間，鳥影也投入荒墳裏。

他們不是鳥，不會飛。

他們並不是以輕功在江湖中知名的人。

可是他們施展起輕功，速度並不比飛鳥慢多少，所以他們能追到這裏。

可惜等到他們追到這裏時，鈴聲已聽不見了，鳥影也看不見了。

× × ×

只有墳。

雖然是白天，荒墳間仍然有霧，墳中也仍然有白骨死人。

陰沉的天氣，凄迷的冷霧。

「這種天氣，看來，正是血鸚鵡出現的天氣！」

「這種地方，當然也正是血鸚鵡出現的地方。」

「是的！」

「那麼我們就在這裏等？」

兩個面對面坐下來，坐在兩個墳頭上，墳上的衰草凄凄。

——墳裏埋葬的是什麼人？

——他們的一生中，有過多少歡樂！多少痛苦？多少幸福？多少不幸？

一陣風掠過，滿天林葉飛舞。

鐵恨坐在墳頭上，看來忽然顯得很疲倦，很疲倦！……

他這一生中，又曾有過多少歡樂？多少痛苦？

王風要阻止已來不及，鐵恨一回頭就看到了血鸚鵡。

像他這麼樣一個人，生命中的痛苦和災禍，想必遠比歡樂得多。

現在他是不是厭倦了這種生命，厭倦了那些永難消滅的盜賊和罪犯，厭倦了那種永無休止的追殺和搜捕。

王風看着他，忽然說道：「我瞭解你的心情。」

鐵恨道：「哦。」

王風道：「你是不是在少年時就已入了六扇門？」

鐵恨道：「嗯。」

王風道：「這麼多年來，死在你手上的人，至少已有七八十個人。」

鐵恨道：「我從未枉殺過一個人。」

王風道：「可是你殺的畢竟還是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

鐵恨沒有爭辯，只是看來顯得更疲倦。

王風道：「所以現在你就算想放手，也放不下了，這種生活已經變得像是條鎖鍊，將你整個人都鎖住，永遠也沒法子解脫。」

鐵恨抬起頭，冷冷的看着他，道：「你究竟說什麼？」

王風道：「我想，如果你眞的看見了血鸚鵡，你的第一個願望，說不定眞是……」

他的聲音突然停頓，瞳孔突然收縮，盯着鐵恨的身後。

鐵恨身後本是一片陰隱，一片空寞。

王風忽然看見了什麼？

他本是個堅強冷酷的人，連死都不怕的人，現在爲什麼會忽然變得如此恐懼。

鐵恨的手忽然也已冷冰，全身都已冰冷，彷彿忽然有一種尖針般的寒意自墳裏的死人白骨間升起，刺入他的背脊。

他身後究竟出現了什麼？

他想回頭。

王風已大聲道：「不要回頭，千萬不要回頭！」

他的聲音嘶啞而急促，他甚至想撲過去，抱住鐵恨的頭。

可惜他已來不及了。

鐵恨已回過頭，他身後一株枯樹上，已赫然出現了一隻鸚鵡。

血紅的鸚鵡。

× ×

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滴成了一隻血鸚鵡。

牠帶給世人的，除了一個邪惡的願望外，就是災禍。

牠的本身就象徵着邪惡的災禍。

鐵恨的瞳孔也驟然收縮。

就在他看見血鸚鵡的這一瞬間，他的整個人都已突然收縮。

血鸚鵡帶來的邪惡和災禍，已像是閃電般痛擊在他身上。

這個無情的鐵漢，這個連心都像是用鐵打成的人，竟在這一瞬間突然萎縮。

枯葉般萎縮。

然後他就倒了下去，倒下了墳頭。

× ×

血鸚鵡笑了。就像是人一樣在笑，笑聲中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邪惡妖異的譏誚。

王風全身也已冰冷，忽然大吼，飛身撲了過去。

他想抓住這隻血鸚鵡。

他的出手如電，只可惜還是慢了一步。

血鸚鵡已帶着牠那邪惡譏誚的笑聲冲天飛起，投入遠方的陰冥裏。

陰冥中忽然有人語聲傳來。

「你們是同時看見我的，現在，他的願望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關洛七雄老大高大爺六十華誕前，突有人送來壽材一具，高大爺剛要發作，卻爲公冶長勸服下來，並且聽從葛師爺建議，設酒款待其六位盟弟及燕雲六殺手，飲宴間，燕雲七殺手之一的虎刀段春突然闖將進來，向高大爺責問對於扶風珠寶商人羅大發人財兩亡之事，關洛七雄如何交代，並聲言明天晌午在太平客棧等候高大爺的確切答覆，段春走後，高大爺向管轄潼關地界的艾四爺和花六爺二人詢問打算怎辦，花六爺期艾地答稱照賠，而艾四爺卻不願負責，因這是趟暗鏢，事前花六爺並沒有通知他——

嬌娃弄玄虛　七雄生內鬨

花六爺一張大麻臉由紅轉紫，兩眼死瞪着艾四爺道：「你老四既然不願分担半數，我們當初又何必訂立這條規矩？」

花六爺這時的神情雖然兇巴巴的有點怕人，但艾四爺卻顯然並沒有被花六爺這副狠樣嚇倒。

他頭搖得像博浪鼓兒似的道：「這一次的情形，不不不不……」

底下大概是個同字。

但雖然只剩下一個字，他不了半天，卻硬是沒有能不得出來。

身爲盟弟的花六爺，當然聽得出底下是句甚麼話，當下眼皮一眨，眼珠又瞪大了一倍道：「這次情形甚麼地方不同？」

艾四爺道：「你你……問問……老老大好了。」

他總算念在結義兄弟的情份上，沒有當着這許多人，直接指出對方在這批紅貨上所担當的嫌疑。

但胡三爺可不領這份人情，他迅即轉向高大爺道：「老大，老四的話，是甚麼意思？」

高大爺當然知道艾四爺的意思。

可是，當着這麼多人，他這個當老大的，又怎能將艾四爺的意思公開出來？

高大爺狠狠心腸，毅然一擺手道：「算了，算了，你們就是歡喜爲這種鷄毛蒜皮大的事鬥咀。來來來，大家喝酒，老四的這一部份，由我墊出就是了！」

六名燕雲殺手見高大爺如此豪爽，人人臉上都流露出欽敬之色。

金蜈蚣高敬如，果然是個人物！

賠欵既然全部有了着落，艾四爺和花六爺自然都沒有話說。

不過，兩兄弟此刻的心情，卻有着顯著的不同。

艾四爺心頭坦然，他並不覺得這是高大爺施諸於他的恩惠；因爲這筆銀子本來就不該他出，誰拿出來，都是一樣。

他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獲得好處。

如果有人獲得了好處，獲得好處的人也是花六爺和高大爺本人。

花六爺獲得好處，非常明顯。

因爲高大爺如不承担另一半，苦主要找的人，必然是受到發符的花六爺，而絕不會是他

已實現了，還有兩個願望，我會留給你，你等着……」

邪惡尖銳的聲音，說到最後一句話，已到了陰冥外的虛無漂渺中。

夜。

小院中的大銀杏樹木葉蕭蕭。

王風又在等，又等了很久。

蕭百草又進入了那間驗屍的屋子，鐵恨也進去了，是王風親自將他抬進去的。

那時他屍體已冰冷了。

縣裏的捕頭已率領屬下將這小院子圍住，鐵恨突然暴斃，只有王風的嫌疑最重。

可是他們也並沒有輕率出手，他們還要等蕭百草查出鐵恨的死因。

這裏是個大縣，縣裏的捕頭叫何能。年紀雖不大，名氣也不响，做事卻極謹慎。

秋風蕭殺，他們已等了三個時辰，這次蕭百草耗廢的時間更長。

因爲鐵恨不但是他尊敬的人，也是他的朋友。

現在他終於慢慢的走了出來，不但顯得精疲力竭，而且是帶着種說不出的驚恐。

何能第一個搶上去，一把拉住他的手，又縮回。

他的手好冷。

何能吐出個涼氣，才能問：「老先生已查出了他的死因？」

蕭百草閉着咀，咀唇在發抖。

何能道：「鐵都頭是怎麼死的？」

蕭百草終於開口，道：「不知道。」

何能很意外：「不知道？難道連老先生你都查不出他的死因？」

蕭百草道：「我應該能查得出的，無論他的死因是什麼，只要是人世間有過的，我都應該能查得出。」

他抬手擦汗，他的手也在發抖：「只要是人殺了他，不管是用什麼殺了他的，我都應該能查得出。」

何能道：「可是現在你查不出。」

蕭百草慢慢的點了點頭，眼睛裏的恐懼之色更强烈。

看到他的眼神，何能忽然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道：「難道……難道兇手不是人？」

何能道：「絕不是。」

×　　×

夜雨瀟瀟。

道路上的行人已經很少了，平安老店外卻有三騎急馳而來。

馬快，人的動作更快。

馬蹄未停，三個人已縱身下馬，釘子般釘在地上，下盤穩如泰山。

他們的下盤本來就應該穩。

一個人若是練了二三十年的腿上功夫，下盤再不穩，那才是怪事。

南拳北腿。

大河兩岸的英雄豪傑們，練腿功的也不知有多少，能比得上他們的卻很少。

他們姓譚。

也許他們並不是北派譚腿的嫡系，可是他們自己要這麼說，就沒有人敢懷疑，也沒有人否認。

拚了十三年命，經過了大小兩百多次浴血苦戰，「譚門三霸天」確實已在江湖中穩穩站住了脚，想推倒他們的人，大多數已被他們一脚踢死。

平安老店是個客棧，也是家酒舖。

窗外夜雨如絲，窗內昏燈如豆。

譚老大譚天龍第一個闖進去，隨手掀起了頭上的氈笠，就看見了一口棺材。

×　　×

秋雨秋風令人愁。

在這種天氣裏，如果沒有急事，誰也不會連夜趕路的。

譚家兄弟更不會。

現在他們都已是家資鉅萬的豪富，譚老三譚天豹新娶的一位愛妾非但貌美如花，據說還有內媚。

若沒有急事，就算用鞭子抽他，他也懶得從床上爬起來的。

什麼事如此急？

這是他們兄弟的秘密，其實也不能算是秘密，譚門三霸天做的是什麼買賣，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只不過十萬兩銀子以下的買賣，他們是絕不會插手的。

現在看他們趕路趕得這麼急，這趟買賣當然不小。

要出去做買賣的人，不管是做什麼買賣，就算做的是沒本錢的買賣，出門撞見棺材，總不是件很吉利的事。

譚老大剛皺起眉，譚老二譚天虎的拳頭已重重搥在櫃台上。

櫃台立刻被打裂，掌櫃的胆子也幾乎被打裂了。

譚天虎瞪着他，厲聲道：「這裏是酒店？還是棺材舖？」

掌柜的一面抹汗，一面陪笑，道：「小店只賣酒，不賣棺材！」

譚天虎道：「酒店裏怎能會有棺材？」

掌柜的道：「那是這位客官帶來的，而且一定要帶到屋裏來！」

譚天虎道：「爲什麼？」

掌柜的道：「因爲這位客官一定要棺材裏的朋友陪他喝酒。」

×　　×

「這位客官」是個年青人，落拓的年青人，酒總是難免喝得太多。

現在他又在對着棺材舉杯，道：「這杯酒輪到我了，我喝。」

他果然一口氣就喝乾了杯中的酒，喝得真快。

棺材是嶄新的，他的衣衫卻已破舊，他做的事看來雖然有點瘋，可見他的人看來卻長得很不錯，只不過眼睛裏通常都帶着說不出的絕望之色，彷彿對世上所有的事都已不在乎。

——除了這口棺材外，對世上所有的事都已不在乎。

「這位客官」當然就是王風。

×　　×

譚家兄弟裏，火氣最大，拳頭也最大的，就是老二譚天虎。

他第一個走過去，拍了泊灑在桌上的棺材，道：「這是你帶來的？」

王風點點頭。

譚天虎道：「這裏面有什麼？」

王風道：「有個朋友。」

譚天虎道：「是死朋友？還是活朋友？」

王風道：「只要是朋友，死活都一樣是朋友。」

譚天虎道：「死人也會喝酒？」

王風笑了笑，又向棺材舉杯，道：「這杯酒輪到你了，我替你喝。」

他一口又喝了一杯。

譚天虎大笑，回頭看着他的兄弟，指着王風道：「原來這小子是個酒鬼！」

譚天龍沉着臉，道：「叫他快把棺材搬出去，叫他的人也滾出去！」

譚天虎道：「小子，你聽見沒有？」

王風道：「聽見什麼？」

（未完）

艾四爺。

就算花六爺不惜爲這件事跟他翻臉，也必須先賠了人家銀子再說。

至於高大爺，區區一萬多兩銀子，根本當不了一回事。

六十大壽前夕，花萬把兩銀子買個美名，又何樂而不爲？

換了他處在高大爺今天這種環境裏，這種富裕事，他也會做的。

但花六爺的心情就不同了。

艾四結巴子的話雖然沒有明白說出來，但今天在座諸人無一不是老江湖，聞絃歌而知雅意，大家誰也不難聽出，這結巴子不願履行約定的理由是甚麼。

對他花六爺來說，銀子雖然少賠一半，自尊心受的損傷，又用甚麼彌補？

關洛七雄中，以胡三爺跟花六爺處得較爲接近。

胡三爺見花六爺悶悶不樂，加上他自己的心情也不太好，於是舉起酒杯，晃了晃道：「老六，來，我們乾一杯！」

說完，頸子一仰，領先喝了個酒杯見底。

花六爺也跟着乾了杯。

公治長不願冷落了艾四爺，他微笑着端起杯子，正待向艾四爺敬酒之際，游目所及，不禁微微一怔！

他怔怔然轉向胡三爺道：「三爺甚麼時候跟人動過手？」

胡三爺不覺也是一怔道：「跟人動手？跟誰動手？」

公治長道：「否則三爺身上的血漬，那裏來的？」

胡三爺又怔了一下道：「血漬？」

他低頭望望胸前，抬頭道：「沒有啊！血漬在那裏？」

公治長道：「衣袖底下。」

胡三爺放下酒杯，曲起手臂，兩邊望了望，不禁皺起眉頭，輕輕咦了一聲。

因爲他發現左邊衣袖底下，果然染着紅紅的一小片。

胡三爺皺眉喃喃地道：「奇怪，這是甚麼時候沾上去的，我怎麼一直都沒有發覺？」

這其實並不奇怪。

衣袖一向是衣服上最不受重視的地方之一，這也正是衣袖經常要比別處來得汚髒原因。

一個人衣袖上，尤其是衣袖底下，如果沾上了髒東西，除非走在他的身後，或是他在人前高舉雙手，就連別人發覺的機會都不多。

剛才胡三爺如果不仰起頸子乾那杯酒，公治長根本就不會看到這片血漬。

現在每個人都看到了，坐在胡三爺右首的巫五爺看得最清楚。

巫五爺忽然道：「這不是血！」

大家仔細一看，那一小片紅色，果然不是血。

胡三爺今天穿的是一件淡青長襟袍，如果沾上血漬，看上去應該是深紫色。

有色的布料沾上血漬，無論時間久暫，都絕不會還紅得那樣顯目。

那不是血。

是漆。

紅漆！

× × ×

「高敬如六十大收！五殿閻羅贈。」

白皮棺材。

紅漆大字。

漆紅如血！

× × ×

大廳中突然呈現一片死寂，每個人都好像突然變成了啞巴。

每一雙眼光都在慢慢移向別處。

胡三爺面孔由紅轉靑，終於轉爲一片蒼白。他茫然張目四顧，口中不住喃喃重複着：「這——這是誰開的玩笑？」

沒有人能回答他這個問題。

就連跟他處得最接近的花六爺，也低頭避開了他的眼光。

這時整座大廳中，只有一雙眼光還在望着他。那是高大爺的一雙眼光。

高大爺靜靜地望着他，就像在望着一個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

胡三爺接觸到這雙眼光，不由得打心底泛起一股寒意，慌忙接着道：「老大，你聽我說，這一定是某些人有心佈的陷阱，他們先差人向你老大送上一口棺材，然後再以一小片紅漆，偷偷塗在我的衣袖上，希望我們哥兒間失和，他們好坐收漁人之利。」

高大爺面無表情地道：「你認爲這是什麼人設的陷阱？」

胡三爺迫不及待地搶着道：「這兩年來，天狼會在三湘活動的情形，你老大諒也早已有所耳聞，他們是不止一次向外揚言，說要想辦法接收我們七兄弟關洛道上的地盤……」

高大爺冷冷打斷他的話頭道：「天狼會的人呢？如今在那裏？」

胡三爺抹去額角上的汗珠，挺了挺胸膛道：「你老大放心，我胡三也不是一盞省油燈，只要我們兄弟之間，不中別人的離間計，我保證，不出半個月，一定會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

高大爺點點頭，說道：「很好！你慢慢去查吧。」

他接着轉向公治長，冷冷吩咐道：「公治總管，你等會兒通知張金牛他們，明天朝陽樓的席位，不妨重新安排一下。」

公治長應了一聲是，望着高大爺，等候下文。

高大爺指指胡三爺道：「胡三爺這幾天有要事待辦，明天大概不會來了。」

胡三爺一怔，忍不住霍地站了起來道：「老大，你這算什麼意思？」

高大爺就像沒有聽到一樣，端起酒杯，向席上的六名殺手道：「來來來，大家喝酒！」

胡三爺雙掌按着桌面，氣得渾身發抖，一雙充血的眼球裏，像是要有火焰噴出來，看上去比剛才花六爺瞪着艾四爺的神情，還要來得猙獰怕人。

另外的五兄弟，一個個悶聲不響，有的吃菜，有的喝酒，大家彷彿由不會說話的啞巴，大都變成了聽不到也看不見的聾子和瞎子。

高大爺等六名殺手喝過一杯酒之後，忽然抬頭向廳外一名閃閃縮縮的伙計喊道：「外面站的可是老陳？」

一名禿頭伙計硬着頭皮走進來，哈腰道：「正是小人！」

高大爺道：「你去把拉絃子的老鍾，叫他帶幾個嗓門好的姑娘來，讓大爺們今天好好的樂一樂！」

老陳道：「是！」

胡三爺像負隅之獸，又被射中一箭似的，突然一腳踢開座椅，瞪着一雙火紅的眼球，慢慢的向高大爺那一席咬牙走了過去。

高大爺只是冷笑，仍然望也不望他一眼。同席的另外五兄弟，一動不動，端坐如故。他們是懾於高大爺的威嚴，不敢出面勸解呢？還是他們人人都跟丁二爺一樣，早就在等着這一天呢？

公治長臉色一變，跟着長身而起。

就在這時候，魔鞭左天斗忽然站起來，向高大爺微微一欠身道：「謝謝高大爺的招待，

在下想告罪陪胡三爺先走一步。」

高大爺一哦，立即換上一副笑臉道：「左兄弟不想聽段曲子再走？」

俗語說得好：薑是老的辣！

這也正是高大爺的聰明處。

得罪一位盟弟，他不在乎。但他絕不會輕易簡慢一名殺手！

千金市馬骨，志在人心。

儘管燕雲七殺手彼此之間並無淵源，但在職業上，卻有一種無形的血緣。七殺手之間，爲了利害衝突而動刀動劍，那是另一回事。別人對他們的態度和看法，在他們無疑會有一種榮辱與共的感覺。

高大爺這種和悅的態度，果然大出魔鞭左天斗意料之外。

左天斗楞了一下，才露出感激之色，抱拳道：「盛情心領，改日定當奉陪！」

高大爺微笑點頭，然後轉向公治長道：「公治總管送客。」

公治長應聲道：「是！」

魔鞭左天斗連忙道：「不敢當，總管請留步。」

他口中說着，一面飛快的向胡三爺使了個眼色。意思似說：刻下情勢對我們十分不利，還是先離開再說吧！

胡三爺見魔鞭左天斗處在這種局面下，居然還能顧及江湖道義，心中總算得到了一點安慰。

他火氣一消，馬上警覺過來，左天斗的勸告沒有錯。

七兄弟之中，跟他站在一邊的，似乎並不多。

如果在這座大廳中動起手來，就算他有一個左天斗，也絕對落不到好處。

於是，他見風轉舵，強忍下一口惡氣，任由左天斗將他拉出了大廳。

胡三爺跟魔鞭左天斗一走，大廳中立即响起一片私語之聲。

巫五爺像打呵欠似的嘆道：「我們老三說起來也是個聰明人，想不到竟會做出了這種糊塗事。唉！」

孫七爺也嘆了口氣道：「老三照理雖說不該如此糊塗，但有了一個魔鞭左天斗，事情就很難說了。」

這兩兄弟懷疑的對象雖然不同，但有一點，卻無分別。他們顯然都認定高遠鏢局那口棺材，的確是胡三爺差人送去的！

艾四爺和花六爺爲了剛才的爭執，芥蒂似乎尚未消盡，兩人這時只是默默喝酒，誰也不說一句話。

五兄弟之中，只有丁二爺是個明白人，但也以這位丁二爺此刻的心情最複雜。

花十八昨夜向他保證，說是在這一兩天內，她將要在胡三爺身上要點花樣，到時候必然會叫高大爺和胡三爺於瞬息之間翻臉成仇。

她當時並沒有說出她要使的手段是什麼，他也沒有追問。

直到胡三爺衣袖上那一小片紅漆，被眼尖的公治長發現之後，他才突然想起那女人昨夜的承諾。

這片紅漆，不問可知，當然是那女人偷偷塗上去的！

那女人是用什麼方法塗上去的呢？

丁二爺一方面暗暗欽佩那女人神通廣大，一方面仍然覺得有點遺憾；因爲高大爺剛才雖然變了臉，卻沒有當場發難，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不過總算是個好的開始。

他知道高大爺對這件事一定還會追究下去，他也知道以胡三爺那種火爆的脾氣，對今天這場折辱，一定不會就此甘休。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無論將來倒下去的是誰，對他丁二爺都有莫大的好處！

他的地盤處於高大爺和胡三爺兩强之間，只要去掉其中一人，他的地盤便可擴張發展。

無論朝那一頭擴張發展，他經濟上的困窘，都能立即獲得改善！

× ×

走出萬花樓，胡三爺轉頭忿忿然道：「你說高敬如這老傢伙氣人不氣人？」

左天斗微微搖頭道：「我的想法跟三爺的想法稍稍有點不一樣。」

胡三爺一怔道：「那點不一樣？」

左天斗道：「我認爲，這件事怪不得高大爺。」

胡三爺道：「哦？」

左天斗道：「今天你三爺如果跟高大爺易地而處，相信你三爺必然也會大發雷霆，說不定比高大爺還要沉不住氣。」

胡三爺脾氣雖然躁急，人可並不糊塗。他將左天斗這幾句話反覆玩味了幾遍，不禁微微點頭，認爲左天斗的話，確是持平之論。

他向前走了幾步，皺起眉頭，又道：「但是我胡三也沒有做錯什麼啊！」

左天斗道：「我並沒有說你三爺錯，這件事根本就不是誰錯誰對的問題。」

胡三爺道：「哦？」

左天斗緩緩接下去道：「問題全在這片紅漆的來源上！我們首先必須追究：這片紅漆到底是什麼人暗中使的手脚？」

胡三爺道：「這個我怎知道？」

左天斗道：「如果一定要說三爺錯，也許就錯在這裏！」

胡三爺不覺又是一怔，說道：「這話怎麼說？」

左天斗道：「三爺心裏有數，別人心裏也有數，這片紅漆跟天狼會的人絕對扯不上關係，那口棺材也一樣。因爲以天狼會目前的實力，根本沒有問鼎關洛道的能力。就算天狼會的人想染指關洛道，也絕不會使用這種迂緩方法。」他頓了一下，又道：「所以當時三爺若是坦然表示不知道這片紅漆是什麼時候沾上的，高大爺也許還會相信。就算他高大爺不相信，他也不能僅憑這點証據，就一口咬定你三爺是送棺材的主使人。大家都是老江湖了，江湖上這種栽贓的把戲，一點也不新鮮。」

胡三爺似已聽出左天斗底下要說的是什麼，雙眉緊緊皺起，悔意油然流露。

左天斗嘆了口氣道：「但最後你三爺把事情往天狼會頭上一推，局面就僵得無法轉圜了！蜈蚣鎮上來了天狼會的人，他高大爺會不知道？你三爺這樣說，不僅顯得情虛，而且無形之中，也使高大爺顏面大大受損。試問：當着那麼多人的面前，你教他高大爺如何忍受？」

胡三爺一雙眉頭愈皺愈緊，像是完全沒有了主意道：「依左兄之意，如今又該怎辦？」

左天斗沉吟了片刻道：「如今只有設法先找出那個偷塗紅漆的人。」

胡三爺道：「客棧裏整天有人進進出出，除非親眼見到，這個人去那裏找？」

左天斗道：「三爺誤會了我的意思了。」

胡三爺道：「哦？」

左天斗前後溜了一眼，壓低聲音道：「我的意思，是要三爺想想，最近有沒有結下什麼仇家？你三爺知道的，換了普通人，當然不會有誰閒得手癢，去幹這種無聊事。」

胡三爺眼珠子轉了幾下，忽然失聲道：「啊，是了，這一定是老五攬的名堂！」

左天斗一呆道：「巫五爺？」

胡三爺恨不已地道：「是的，越想越對，除了這個瞌睡虫，絕不會有第二個人！」

左天斗迷惑地道：「因爲他第一個提醒大家那是一片紅漆？」

胡三爺道：「不！這一點只能說是那瞌睡虫担心別人也許會忽略過去，於不經意之間，露出來的小小馬脚。至於這瞌睡虫爲什麼要設計陷害我，另外還有更重要原因！」

左天斗道：「什麼原因？」

胡三爺道：「你還記不記得，我上次領你去藍田巡視的那座玉礦？」

左天斗點點頭，說道：「記得。那座玉礦怎樣？」

胡三爺道：「藍田那座玉礦，目下雖然沒有什麼大入息，但在四五年前，卻曾出現過大批美玉，其中有幾塊特別精良的，我請匠人依採出時的樣式和紋理，琢成三尊裸體美女，計分坐臥立三種姿態，這三尊玉美人，尺寸雖有大小，手工之精細則一，每一尊均栩栩如生，玲瓏透剔，曲盡其妙……」

左天斗微微點頭，即使胡三爺不再繼續說下去，他也不難想像得到那是怎麼回事了。

胡三爺接下去道：「這件事本來沒有外人知道，後來不曉得怎麼竟給這瞌睡虫探聽到了。他趁着新春拜年的機會，向我死纏活求，硬要開開眼界，我看在彼此是結義兄弟的情份上，違拗不過，只得將那三尊玉美人取出讓他欣賞了個夠。這瞌睡虫當時除了讚不絕口之外，雖然未有其他表示，但從這瞌睡虫一副貪婪的眼色中，誰也不難看出，這瞌睡虫當時心中在轉着一些什麼念頭。」

左天斗點點頭，同時輕輕嘆了口氣。

這並不是個新鮮的故事。

但千百年來，這樣的故事，卻一直有效地爲人類製造着無窮盡的流血慘劇！

胡三爺似乎越說越氣，切齒接着道：「事情已經過去這麼多年，我眞沒有想到，這瞌睡虫居然還未能忘情那三尊玉美人。哼哼——他想動我胡三鬍子腦筋，那是他瞌睡虫自己找死！」

左天斗淡淡地道：「三爺打算怎樣處理這件事？」

胡三爺奮然說道：「現在就全看你左兄的了！」

左天斗揚起半邊面孔道：「三爺的意思，是不是要我替您爭回這口氣？」

「不！」

「哦？」

胡三爺面泛紅光道：「等會兒你左兄要能纏住那個鬼斧桑元，我担保在三個照面之內，就能擺平那個瞌睡虫！」

他們邊走邊談，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信步拐入了一條小橫巷。

巷子中段的一扇大門裏，兩條長板橈上，坐着七八名抹着濃厚脂粉的女人。

這是一處什麼所在，自是不問可知。

在這家暗門子的兩隔壁，一邊是一家當店，一邊是一家藥店，斜對門則是一家棺材店。

一條小巷子裏，同時容納了這四種行業，倒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走出這條巷子，靠近山脚下，是個像小湖樣的大魚池。

魚池四週，垂柳成蔭。

柳蔭下很多人正在釣魚，兩人走去較空曠處，找着一段樹根坐下。

左天斗思索了片刻，才抬起頭來，緩緩地道：「三爺，我有幾句話，眞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胡三爺一咦道：「咱們哥倆，還分什麼彼此？」

左天斗懇摯地道：「如果照三爺的計劃，我纏住鬼斧桑元，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同時我相信以三爺的一身武功，要擺平巫五爺，也不是件難事……」

胡三爺搶着道：「既然你我都有這份信心，還有什麼好顧忌的？」

左天斗輕輕嘆了口氣道：「若是只圖快意一時，當然無話可說。」

胡三爺道：「你担心事後會有人代這瞌睡虫出頭打抱不平？」

左天斗苦笑道：「目前有一種很明顯的趨勢，三爺似乎並未加以留意。」

胡三爺道：「什麼趨勢？」

左天斗道：「三爺只要冷靜下來，仔細的想一想，便不難發覺，你們七雄兄弟，今天顯然是七個人七條心，大家所關心的，已不是盟兄弟間的道義，而是各人自己的利益。」

胡三爺點頭道：「這一點我承認。」

關於這一點，其實已不需要任何人加以承認。

艾四爺和花六爺之間的爭執，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盟兄弟之間，既然彼此猜疑，連共同的約定，都不願遵守，還談什麼道義？

左天斗緩緩接下去道：「如果三爺擺平了巫五爺，獲得益處最多的人，將是孫七爺。照理說，孫七爺私下應該感激你三爺才對。但說了你三爺也許不信，到時候第一個帶頭向你三爺問罪的人，說不定就是這位孫七爺！」

胡三爺果然露出一臉迷惑的神氣。

他不是不相信左天斗的話，而是因爲他那顆大得出奇的腦袋，一時還不習慣於領會這一類有深度的問題。

他眨着眼皮道：「爲什麼？」

左天斗道：「爲了兩個原因。第一：洗淸他自己！這樣可以表示他沒有想到巫五爺死後的利益上去。第二：藉此多拉一個幫手，爲將來進一步爭權充實力量。因爲他知道，如果他跟你三爺翻臉，一定會有人大力支持他！」

胡三爺道：「誰會支持他？」

第一點，他聽得懂。至於第二點他就不怎明白了。

左天斗道：「丁二爺！」

胡三爺楞了一下，忽然失聲道：「對，對！這胖子最近幾年來，聽說混得很不如意，我胡三如果倒下去，他自是求之不得。」

左天斗道：「所以，三爺在得罪了高大爺之後，如果又以莫須有的罪名找上巫五爺，便無異爲別人製造一個消滅我們的藉口！」

胡三爺皺眉道：「若是依了你，這件事難道就這樣罷了不成？」

左天斗說道：「這件事，當然不能就此作罷。」

胡三爺精神爲之一振，忙道：「那麼你左兄還有什麼好主意？」

左天斗道：「換一個報復的方式。」

胡三爺道：「什麼方式？」

左天斗四下環掃了一眼，然後放低聲音，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胡三爺一邊聽一邊點頭，臉上不時露出笑容，似乎相當滿意於左天斗的這條計謀。

左天斗說完之後問道：「三爺覺得這個辦法怎麼樣？」

胡三爺笑着點頭道：「好！好！只是這樣一來，丁二胖子的窮日子，又得要咬牙熬下去了。」

× ×

丁二爺酒醉飯飽，舒舒服服的回到了太平客棧。

他的窮日子如今總算熬出頭了！

血刀袁飛沒有跟他一起回來。

因爲高大爺爲了交結五名殺手，於散席之後，特將五人留下，又叫一羣姑娘，重整杯盤，另闢一室，以備興濃時進行一些年輕人歡喜的勸酒節目。

丁二爺推開房門時，紅得發亮的胖臉上，不自禁浮起了得意的笑容。想想今天發生的事情，他幾乎想不得意都不行。

只可惜這片得意的笑容，並未能在他那張胖臉上維持多久。

因爲他一推開房門，便看到炕上正坐着一名青衣勁裝漢子。丁二爺一看到這名陌生的青衣漢子，酒意頓告醒去大半。

他停下脚步，帶着戒備的神氣道：「這位朋友——」

青衣漢子微微一笑道：「不是朋友，是夥伴。」

聽到對方的口音，丁二爺的一顆心這才一下放落下來。

原來這青衣漢子是花十八所喬裝！

丁二爺吁了口氣道：「我的媽呀！你可眞會嚇人。」

花十八笑着糾正道：「是姑奶奶，不是你的媽。」

丁二爺關上房門，轉身皺眉道：「你這時候來幹什麼？」

花十八笑道：「隨便，你瞧着辦，能幹什麼，就幹什麼。有些事情並不一定晚上才能幹，你說是嗎？」

丁二爺忍不住又皺起了眉頭。

他並不是一個不懂風情的人，他的年紀也不算老。

有些事情，他不但還應付得來，甚至比年青人表現得更出色；但是，他這種念頭，永遠不會轉到一個像花十八這樣的女人身上。

他知道自己不配。

這女人口角春風，不過是拿他逗逗樂子罷了。他遇上這種情形，一向都以一個老方法對付，皺緊眉頭，一聲不响，直到對方自動提及正文爲止。

花十八見他皺眉不語，果然稍稍收斂些，微笑着道：「本姑奶奶的那一招見效沒有？」

丁二爺的兩道八字眉毛，登時舒展了開來，大姆指一豎，瞇着眼笑道：「有你這位姑奶奶的。沒得話說。行！」

他接着將適才萬花樓發生的衝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花十八當然不會感覺意外，她聽完之後，雙手抱着膝蓋，悠然微笑道：「我現在還可以再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丁二爺不禁怔了一下道：「還有一個好消息？什麼好消息？」

花十八像有意要賣一下關子似的，笑了笑道：「在說出這個好消息之前，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

丁二爺道：「什麼問題？」

花十八眼珠轉動了一下，笑道：「我想問你：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你們七雄之間，如果彼此鬧翻了臉，你認爲誰最可能跟高大爺結爲一黨？」

丁二爺不覺又是一怔！因爲這是一個他從沒有想到過的問題。

他過去沒有想到這一點，那是因爲，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關洛七雄，是燒過香，磕過頭的結義兄弟，盟兄盟弟之間，還分什麼黨派？

但如今情形不同了。

如今關洛七雄已是名存實亡，七兄弟之間，爾虞我詐，各懷異志，到了緊要關頭，誰跟誰可能結爲一黨，不僅已形成了問題，而且是個相當主要的問題！

丁二爺微微皺眉頭，沉吟着道：「讓我想想。」

他思索着，同時以右手將左手姆指輕輕壓向掌心。

這表示有一個人，可以先行除去不計。這第一個的人，當然就是丁二爺自己。

接着，他點點頭，輕唔着又扳下第二根指頭道：「經過今天這場風波，胡三鬍子也可以撇開不算。」

花十八見他思路緩慢，忍不住從旁提醒他，一方面也是催促他道：「艾四爺如何？」

丁二爺搖搖頭，表示艾四爺也不可能跟高大爺結爲一黨，同時又於左掌心扳下第三根指頭。

艾四爺是七兄弟中最講現實的一個，除非是爲了本身的利害關係，這位艾四爺永遠不可能跟任何人結爲死黨。

身爲七雄老二的丁二爺，對他們這位結巴子老四的性格，當然了解得比別人淸楚。

花十八道：「那麼，巫五爺呢？」

丁二爺仍然搖頭，一面又扳彎了第四根指頭。

花十八道：「這位巫五爺聽說爲人相當義氣，他爲什麼不可能跟高大爺結爲一黨？」

丁二爺冷笑道：「嘿嘿，義氣又值幾個錢一斤？這瞌睡虫地盤偏狹，入息與開銷之間，經常捉襟見肘，這幾年的景況，比我丁二爺好不了多少。當初劃定地盤的界綫時，一切都聽決於老大，這些年，他私底下不把老大恨死才怪！」

花十八道：「那麼，咱們宗家，花六爺怎麼樣？」

丁二爺一邊搖頭，一邊又扳下了第五根指頭道：「也不可能。」

花十八道：「爲什麼？」

丁二爺道：「這次扶風羅姓商人紅貨出事，老大雖然答應代老四賠償一半損失，但口頭上始終未對老四加以指責，老大不說老四的不對，便無異默認老四拒絕賠償是應該的，如果承認老四的堅持不爲無理，便等於他老大也認爲老六在這宗紅貨上脫不了嫌疑！你想想吧：在這種情形之下，那麻子對老大又是一種什麼感想？」

花十八道：「這樣說起來，有可能跟高大爺結爲一黨的人，只剩下一個孫七爺了？」

丁二爺點點頭道：「是的，算來算去，只有老七目前可能還向着老大。」

花十八道：「只是可能？」

丁二爺道：「應該沒有什麼疑問。」

花十八道：「何以見得？」

丁二爺說道：「這也跟老七目前的地盤有關。」

花十八道：「這怎麼說？」

丁二爺道：「老七的地盤跟老五的緊連在一起，老五的情況，他最淸楚。老五那塊地盤入息雖然有限，但如作爲一種額外收入，可也相當可觀。老七爲人一向精明，他當然看得出老五和老大之間的貌合神離，他如果一心向着老大，有機會再從中撥弄撥弄，只要能將老五除去，他便有說不盡的好處，有着這一層利害關係，他自然會跟老大站在一條綫上！」

花十八微微一笑道：「如果你的剖析正確，我要告訴你的，就眞的是個好消息了。」

丁二爺目光閃動，忽然福至心靈，神色一動，注目脫口道：「你的意思……是說……老大和老七之間，可能會失和？」

花十八微笑道：「不是可能會失和，而是一定會失和！」

丁二爺眨了眨眼皮道：「這消息是誰告訴你的？」

（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

雷火破山海

蕭逸·文　盧令·圖

寶環破魔火　異客釋妖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鐵池義助白猿，巧入前輩仙人修眞人洞府，見洞壁上繪有圖文，惜因天已近黑，遂先行退出。翌日，梁瑩瑩依約前來，交予他一本小冊子，上書青城開府秘笈，要他依着秘笈上的指示，修習百日，並立時由梁瑩瑩以身示範，指導他入門吐納功夫，梁瑩瑩授功完畢，一時高興，偕杜鐵池駕遁光前往南雁蕩峯頂，擬找尋雪鷄果腹，抵埗後，杜鐵池受不住峯頂罡風，梁瑩瑩又賜予他靈丹一粒，杜服後立覺遍體溫暖，二人遂慢步向峯下行去——

山勢和原先來處也大見其異，至此風力漸弱，那當受風力的一面，固是石質青紫，寸草不沾，而背風向陽的一面，卻一片青葱翠綠，千樹叠翠，萬花齊放，美景無涯。

杜鐵池和梁瑩瑩走到這面向陽坡前，併肩站立，下眺這一片青葱翠嶺，覺得無比欣悅。

梁瑩瑩用手指道：「那些雪鷄，一向就藏在這裏，我這就帶你去找——」說罷率先向嶺下奔去，杜鐵池不禁激發童心，自後面跟上！

前行的梁瑩瑩來到了一片雪松面前站住，回看着杜鐵池道：「雪鷄平常就藏在這裏！」

一面說，遂即雙手拍了一下。

她原意，定會驚飛滿天，誰知一拍兩拍，用力一連拍了許多下，卻不見有一隻飛起。

梁瑩瑩不禁「咦！」了一聲道：「怪事——」即行向前面走過去。

杜鐵池跟踪上前，走了百十步，才聞得松林內响起一片振翅聲，即見兩隻碩大白羽雪鷄鼓翅而起。二雪鷄身方飛起，即見瑩瑩玉手微微一揚，銀光暑閃，即有一隻雪鷄自空直墜下來，落地後不時撲騰着，像是傷中要害，不過只撲翻了幾下，遂即不動身死。

杜鐵池趕上去，彎腰拾起——

可是就在他方自彎下身軀的當兒，耳中卻聽見一片嗡嗡的蜂鳴之聲，隨着眸子一轉，發現了一樁怪事——原來就在這隻雪鷄墜處附近，陳置着千百隻黑蜂的屍體。

這類黑蜂，杜鐵池早先亦曾見過，知道是此山厲害的毒物之一，前此不久，他不愼爲一蜂刺中右膝，足足腫脹了有月餘之久，用盡了心機，才得復元，是以乍然見到這類黑蜂，爲數又是如此之多，不禁嚇得「啊——」的驚叫了一聲，忙自閃開一旁。

梁瑩瑩聞聲趕過來，乍見此情景，也不禁驚得呆了一呆，道：「咦，這是怎麼回事？」

二人打量着雪地上蜂屍，爲數何止萬千！

這類黑蜂，每一隻都約有銅錢般大小，體大而圓，色作紫黑，一雙翅膀卻如金色，看上去惡毒之至，只不知何以羣遭致死？

萬千黑蜂，散落地上，多數俱死，只少數沒有死的，卻猶自搧動着一雙金翅，發出嗡嗡之聲，看上去甚爲殘忍。

杜鐵池目光微轉，卻見十丈以外，折倒着一棵黃色巨松，忙趕過去，瑩瑩跟上來。

頓時，他們有了進一步的見地——

只見那棵枝葉黃枯的古松斷幹一旁，散置有一座蜂巢，足足有大水缸那麼大小。

那蜂巢看來已爲亂劍砍碎，砍碎的蜂巢，連同千百蜂屍散滿一地俱是。

就在這破碎的蜂巢一邊，放置有兩個碩大的朱漆葫蘆，雪地上插着一柄黃玉桿柄的拂麈，一旁斷枝上，懸掛着一襲紅色的肥大道衣。

杜鐵池一眼看見，不覺大爲驚異。

他咦了一聲，方待走近細看一看那兩個葫蘆裏盛裝些什麼，不意足下方一轉動，即見眼前紅光一閃，空中冒出了一道紅色光條，火也似的哧哧燃燒着。

這道燃燒的火綫，呈圓形的圍繞在那兩個葫蘆與一襲道衣，似乎不欲爲人接近一般。

杜鐵池差點爲怪火燒着，趕忙跳開一旁。

梁瑩瑩見狀冷笑一聲，出聲道：「何方道友，在此雁蕩賣弄玄虛，還不現身相見？」

話聲出口，甚久不見回音。

瑩瑩秀眉一剔，玉手駢指，運施仙法向前一指，只聽得「轟！」的一聲，火光乍然閃得一閃，對方所設計的那道紅色光圈，遂即失效無踪。她身子暑閃，已來到了那兩隻朱漆葫蘆面前，四下看了一眼，不見人跡。

瑩瑩冷笑道：「這裏是本門禁地，一向不許外人涉足，這人好大的胆子，竟然在這裏大肆横行，我倒要看看他這葫蘆裏賣什麼藥？」

說着右手向着一隻葫蘆上指得一指，一絲青光閃過，圍得那葫蘆繞了一繞，已把那隻葫蘆斬爲兩半。

頓時，地面上滾散了一些晶塊狀的東西，即有一蓬甜蜜的芬芳香氣散佈開來。

梁瑩瑩走過去，彎腰拾起了一塊，細看了一下，又嗅了嗅，伸出舌尖舔了舔——

她驚訝的道：「是蜜！」

杜鐵池大感驚訝，也拾起一塊來嚐了嚐，果然入口清芳奇爽，甜而不膩，不覺把手上的剩餘的大半塊，全數放入嘴裏。

梁瑩瑩一面就口吃着，一雙明媚眸子，不時四下打量着，道：「這個人一定就在附近，看我施展仙法逼他出來！」

說罷雙腕向上一舉，正待施展搜索法力，逼使對方獻身的當兒，驀地，身側傳來了一聲陰森的冷笑。

「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竟敢欺我忒甚，等一下本眞人再給你們算賬不遲！」

話聲就在身邊不遠，偏偏杜鐵池卻是一時看他不見。

梁瑩瑩雖然年歲不大，可是她自幼從道，師出名門，自是非比等閒。

是以，就在她一雙慧目細細觀查之下，竟爲她看出了一些端倪。

先前那個說話的蒼老聲音又起，道：「本眞人此刻行動不便，只是你二人要想看見我，卻是萬萬不能……小小年紀，仗着你家大人傳給一些小本事，竟敢在這裏班門弄斧，眞正是不自量力——」

他這裏只管不停的叨叨說個不已，瑩瑩早已看出了其隱身之地。

當時她冷冷一笑，一拉杜鐵池道：「跟我來！」

身形一閃，已落在了面前一片湖水之濱。

他二人身子方一落下，話聲立時中斷。

瑩瑩越知所料不差，一雙妙目，仔細在附近搜索着，只是杜鐵池卻是心裏疑惑的很，因爲面前除了一波清池以外，即是一坡翠嶺，目光望去並無障隘，自是不易藏身！那個人又會藏在那裏？卻是想他不透！

至於面前的一波清池，池水俱已結冰，因爲山勢甚高，湖面上飄浮着一層淡淡的雲烟，間以湖邊綻開的水仙，更具脫俗之美！

杜鐵池心裏納罕着，再看身邊的梁瑩瑩！

她臉上微微帶着冷笑，一雙妙目，只向池角凝視着，彷彿胸有城府的模樣！

忽然她冷笑一聲，大聲道：「不過是一點障眼法兒，竟敢在仙姑面前施展，看我要你馬上原形畢露！」

說完，伸手駢二指，向着雲霧聚結最濃的池角邊沿，一連指了三下！

陡然間，起了一陣大風！

池上雲霧，乍然接觸到這陣狂風，頓時如同萬馬奔騰般的消散開來！

瞬息間，烟消雲散，眼前現出一片光明！

杜鐵池頓時發覺到一樁怪事！

原來在一片光明如鏡的池面寒冰上，聚集着百十隻雪羽紅冠的碩大雪鷄！

奇怪的是這些雪鷄，彷彿爲一種莫明其妙的吸力所吸着，一個個全身顫抖作振翅狀，卻是無論如何也飛不起來！

這番景像，自是令人大惑不解！

梁瑩瑩冷冷一笑，道：「我說這些雪鷄都到那裏去了，原來都藏在這裏來了！看我飛劍取爾等性命！」

說罷，即作勢出手！

猛下裏，一人發音道：「女娃兒，放肆不得！」

正是前此說話的那個人！

即見一顆頭顱，自衆鷄收聚的雪白羽毛裏昂抬起來，杜鐵池不禁大吃一驚，這才注意到，原來那羣雪鷄，竟是扒伏在一個赤裸的道人身上！

——說起那個道人，更令人嘖嘖稱奇！

敢情，那道人全身赤裸着，僅僅穿着一條單薄的內袴，卻是面下背上，全身是一個「大」字的扒臥在冰上！

更令人驚奇的是，那爲數百十隻雪鷄，居然都以腹上塗了一層膠似的吸黏在道人赤裸的全身上下，僅僅只露出一顆頭顱而已，若非他先自發話，必是看他不到。

看到這裏，梁瑩瑩早已按捺不住，右手一拍劍囊，腰間所佩帶的那口短劍，倏地化爲一道碧森森的青光，直向道人那顆露出的頭顱上飛絞了過去！

道人驀然大吃一驚，大呼一聲道：「施不得！」

即見他那顆貼伏在冰面上怪頭，猛的幌了一幌，即由後腦上陡地起出了兩道紅色綫光！

兩道紅綫乍一出現，即有一片鳴雷之聲，迎接着瑩瑩飛來的劍光，就空絞戰成一團！

可是如此一來，道人眞力即爲之分散開來，但見得那羣雪鷄呱叫着一陣子鳴叫，紛紛振翅而起，飛向當空，一時雪羽交輝，振翅聲劈拍着而成一片！轉瞬間飛散了個一空二淨！

道人似乎防不及此，一時間大爲張惶！

他倏地由冰上躍起，再待施展法力召回時，已是不及，乃把一腔怒火遷向瑩瑩！

只見他一雙濃眉向上一挑，厲聲叱道：「無知的丫頭，壞了眞人的大事，看眞人取爾狗命！」

說罷一雙瘦手霍地一合，一搓一揚，即由一雙掌心裏，倏地飛出來兩股百十丈長短的綠色魔火！

兩股碧火，變龍出海般的猝然接觸在一起，匯成一片火海，瀰天蓋頂般的，直向着杜梁二人當頭直罩下來，魔火熊熊，流燄吞吐，看上去端的驚人之極！

梁瑩瑩秀眉一剔，清叱一聲，香肩幌處，那面穿戴在身上的翠荷披肩，登時脫肩直飛當空，變爲一面雲兜，擋在了二人頭頂之上！

道人所發碧火，雖是猛烈之至，無奈那裏面雲披更似一幢雲鐘，發出的千百道碧色奇光，更似空中洒下的一幢光網，緊緊的把二人隔空罩定！

如此一來，道人魔火儘管是看來威力無匹，無奈在這扇光網的籠罩之下，卻是絲毫不能侵入！

道人怒哼一聲，道：「我道你們這兩個娃娃，怎會有此胆量，原來背後竟然有厲害的靠山，居然把『碧溪仙子』的『青鱗霞披』借到了手中，無怪乎如此猖狂！」

說到這裏雙手回召，魔火盡收！

空中霞披，在對方魔火方收的一刹那，倏地下落，在一蓬碧光急收裏，復原如初，變爲一領短短披肩，覆在瑩瑩肩頭之上！

道人看到這裏，呆了呆，似乎稍挫銳氣！

這時空中那道青光，正與道人放出的兩道紅綫，疾戰在一團——

二人各自目睹當空，卻見青光下壓，紅綫已呈不敵，但見道人咀唇微動，那兩股紅綫卻又左右迂迴，向青光兩側上方包抄上來。

如此一來，青光不得不反捲上來，作兩面的應付！

看上去，雖是青光佔勝，卻因紅綫分軍兩側，一時也不易落敗！

梁瑩瑩眼見自己有戰勝的趨勢，不禁寬心大放，乃有餘暇向對方打量着。

杜鐵池早已注意到對方道人的怪樣！

那道人看上去約在五旬左右，頭上撮着一個奇特的「雲」字道髻，黃焦焦的一張瘦臉上，卻生着亂草也似的一叢黃鬍子！

三角眼，刀子眉，削鼻巨口，一看上去，那知是一個陰損刻毒，不易說話的人！

道人端肩拱背，全身上下更是鮮肌多骨，尤其是兩肋瘦骨嶙峋，看上去瘦得可憐，只是在瘦削的軀體上，却有一團團的青紫印痕，乍看上去，像是貼了一身的青銅制錢似的！

道人乍見二人目光集中看自己身上打量，似頗忿奪，鼻子裏怪哼一聲，瘦手微揚，掛在一邊樹梢上的那襲道袍，倏地化為一片雲霓，閃得一閃，已當頭罩落在他瘦軀上！

梁瑩瑩冷笑道：「你這個妖道，好沒有來由，莫非不知道，雁蕩山有我師徒坐鎮，豈是你這個道人隨便可以來得的？」

道人瘦臉上現出一片暴戾容色，冷冷的道：「娃娃好狂的口氣，我且問你師承何人？」

瑩瑩嗔道：「瞎了你的狗眼，既然認識我肩上青鱗霞披，何以又不知我師承何人？」

道人登時面色一驚，後退一步，道：「這麼說，令師莫非就是巳東碧溪山『碧溪仙子』吳嬪，吳仙子麼？」

梁瑩瑩道：「不錯，是又怎麼樣？」

道人登時大顯驚慌之色，却又怪笑一聲道：「這麼說起來，我們可就不是外人了！」

梁瑩瑩道：「你是那個？」

道人一笑道：「貧道乃是達達嶺，烏木堡的堡主『金針上人』楊昌，曾與令師早年相識，小姑娘不可失禮！」

這麼一說，梁瑩瑩倒一時怔住了！

「金針上人」楊昌一雙三角眼，頻頻在對方身上轉着，道：「令師不在碧溪山怎會來到了雁蕩？倒是奇了！」

梁瑩瑩忽然想起師父關照不可人前洩露的話，頓時心裏一驚，發覺失言！

她心裏暗忖着，看這道人分明不是善類，師父怎會與這類人結交？若是邪道中人，將師父底細洩出，傳到仇家耳中，那還了得？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給這道人一個厲害，擒下他之後，再把他押去聽憑師父發落！

這麼想着，甚覺有理——

當時有意作出一副笑容，道：「原來是烏木堡的楊堡主，倒是後輩失禮了！」

楊昌嘿嘿一笑道：「這還差不多！……這個小輩又是何人？」

說着一隻手大刺刺的指向杜鐵池！

梁瑩瑩道：「這是我杜師兄——」

姓楊道人哼了一聲，道：「這就是了！」

一面說着，遂即向岸邊走近幾步，傻佝着身子，十分吃力的步上堤邊。

梁瑩瑩道：「眞人何故落得如此模樣？」

楊姓道人膲了一聲道：「貧道途經南雁，因見這裏風景甚好，一時乃來玩耍一下，發覺到這裏有一蜂巢，因知這類黑蜂之蜜，最是滋補，尤其對於道家練氣功夫，更有莫大裨益，是以才想乘着衆蜂離巢的空隙，至巢中取上一些——」

說到這裏，冷哼了一聲，頓了半天，才又吶吶道：「那裏知道，這類東西可惡得很，居然未曾出巢，待我方將蜜晶採到手時，竟然傾巢而出，向貧道施以攻擊，也是貧道活該有此一難，才會為牠們刺中全身上下——」

他咬牙錯齒的接下去道：「——這類黑蜂身負奇毒，平常人如為牠刺中一下，已不保命，何況為數這麼多，若非貧道功力深湛，事先以丹氣維護內臟，只怕早已命喪黃泉，是我一時大怒，將蜂巢內衆蜂全數打死，奈因身中蜂毒，却是一時去它不盡，才想到聚集雪鷄，以之吸毒——這些雪鷄俱為我眞力鎭住，飛脫不得，再有半個時辰，就可大功告成，想不到你們兩個來得這麼冒失，使我功虧一簣，眞正的可恨——」

梁瑩瑩先見他那副形像，已無好感，再聽他如此繪影繪形的刻意描訴，更不禁對他大為厭惡！

當時冷笑道：「道長，你這就錯了！」

「金針上人」楊昌一怔，凌聲道：「怎麼錯了！」

梁瑩瑩道：「上天有好生之德，道長既為修道之人，理應戒殺惜命，上體天心，才不失一修行之人，以一己之怒，盡殺黑蜂，已是不對，這些雪鷄又與此事何干？道長竟然以法力聚結，忍心令其吸取道長身中之毒，平白使牠們喪失性命，這種所為，怎麼配稱我道中人？簡直可恥之至！」

「金針上人」楊昌先是面色猝然一變，想是顧忌到對方師尊非比尋常，強自壓下了一腔怒火，那張黃臉，瞬息之間，變換了好幾次顏色。

最後他嘿嘿怪笑了幾聲——

「娃娃——」他面色一沉，冷聲道：「妳好利的一張咀，妳那裏知道，天生萬物以養人的道理！」

說到這裏，停了一下！那雙三角眼烱烱放着精光，道：「損失百十隻雪鷄又算得了什麼？貧道這條性命何等寶貴？豈能相提並論？」

一面說，一面走過去，自雪地裏拔起了那柄拂塵，用手一指，兩半葫蘆又合攏為一！

他遂即拿起來繫在腰上！

梁瑩瑩兩步上前道：「你要走麼？」

「金針上人」楊昌看了她一眼，點點頭道：「不走怎地？」

梁瑩瑩冷笑道：「你不是說與家師曾經有過交往麼？」

道人冷冷的道：「是呀！」

瑩瑩見他說話時，目光閃爍不已，知係怯虛有詐，心裏更是有氣——

「既然這樣——道長豈能過門不入？待我即刻通知家師，前來迎接道長就是！」

說着，她遂即作勢，待向劍囊上拍去！

猛地裏「金針上人」楊昌一聲斷喝道：「娃娃找死！」

話聲出口，掌中的那柄拂塵，已迎面向着二人身前揮了過來！

即見千點火星，連同着無數團火燄，齊向二人當頭罩下——

同時間，一聲輕雷炸處道人已騰身而起！

梁瑩瑩似乎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着，她香肩輕搖，肩上雲披，先已化為一蓬碧色光網，如同先時一般，敵住了對方拂塵上飛來的萬點火星。

同時間，她囊中短劍，已化為一道青濛濛的劍光，匹練般的飛出，反抄着了道人去路！神龍翦尾般的，直向着道人身上捲了過來！

「金針上人」見狀大吃一驚，慌不迭的向着後腦上拍了一下，發出了兩道紅綫，敵住了瑩瑩的劍光。

他乎似眼前急於逃去，情急之下，左手袍袖展處，起了一陣陰風。

剎時間，烏雲暴起，匝天蓋地般的向着二人身前襲到——

杜鐵池梁瑩瑩頓時就覺出鼻端一陣奇腥！

瑩瑩大驚道：「快點閉住呼息！」

杜鐵池先已覺出有異，當時立刻閉住鼻息，只覺得頭腦一陣昏眩，差一點昏了過去！

總算他先前服過瑩瑩所贈靈丹，元氣大盛，又因見機閉息得早，否前此刻早已挺受不住，立斃塵埃！

道人顯然計不止此——

原來這團烏黑雲塊，仍係他在「烏木堡」採集萬年朽木腐蝕陰氣，滲以雲貴毒瘴，成為中人立斃的「萬載玄煞」，厲害無比！

道人果然陰損無比，「萬載玄煞」一經出手，尙恐對方不死，緊接着五指彈處，由其五指尖端，猝發出一蓬牛毛般粗細的金色飛針！

這蓬飛針，出手呼嘯，隱隱作雷鳴之聲，妙在一閃而進，夾雜在當空那蓬烏雲之中，向着二人身上直射過來！

這一手端的厲害之至！

梁瑩瑩急叫了聲：「不好！」

她陡然間拉起杜鐵池，向後一個倒翻，反縱出十丈以外，足方落地，左手一拍身上絲囊，即見由囊內飛出一雙紅色玉環！

兩枚玉環甫一飛出，迎風一個速轉，霎霎變為栲栳大小的兩團紅光！

二環一上一下，自環口內陡地噴出兩道紅燄，長鯨吸水般的，迎着空中墨雲飛針，只是一吸——

「滋——」的一聲！

那片烏雲及萬千飛針，頓時有三分之一，盡數投入環口紅燄之內！

——但見上下二圈，交相疾轉之下，喳喳一陣火焚疾燃之聲，空中冒出了一片火星，已把來犯的毒雲金針，毀了半數！

二環乃當年碧溪仙子鎭山之寶，名喚「兩相環」，前後為青城派三代教主祭煉，注以本身三昧眞火，自是威力不可一世！

碧溪仙子素知這個弟子胆大任性，原是無意將這等至寶假手與她！只因近來閉門韜光養晦，深恐仇人一旦發覺上門生事，這才將它暫交瑩瑩，囑其一旦遇見仇家不及招架時，才可施用。

想不到這一次，瑩瑩居然派上用場！

青城鎭山之寶，畢竟不同於凡响，「金針上人」楊昌，固然也非無名之輩，只是却不幸的遇見了對方這個「初生犢兒不怕虎」的梁瑩瑩！

那「萬載玄煞」為楊昌生平最為得意法寶，如匯合他的「無名金針」施用，更是威力無邊！

他滿打算此二寶同時施展之下，對方二人絕難逃得活命！那裏知道所想大謬不然！

等到他認出對方所施展的法寶，竟是青城鎭山之寶的「兩相環」時，其勢已是不妙！

但見二環上下呼應，各自發出碧河般的一道青光，兩相交匯之下，楊昌的「萬載玄煞」與「無名金針」已去了大半！

「金針上人」楊昌見狀，嚇得怪叫一聲，倏地運功急圖收回玄煞金針，同時拂塵揮處，原先放出的「天火星神龍捲尾般的倒收回來，將自己全身上下罩定，呼嘯一聲，正待轉身而去。

眼前形勢，却已難如他意！

就在他身子方才轉過一半的當兒，空中那兩枚碧光滲滲的翠環，陡地疾轉了數十圈，無端的加大了數倍！所噴青焰，也跟着加粗了數倍之大！

只聽得「颼颼！」一連串响聲。

空中玄煞、金針，全數收入環口，化為一陣濃烟，同時間，楊昌只覺得頭上一緊，已為一枚翠環懸空罩定，只嚇得他神色大變！

梁瑩瑩清叱一聲，喝道：「無恥妖道，現在應該知道本仙姑的厲害了吧！還不跪地討饒麼？」

楊昌心胆俱裂，尙思作困獸之爭。

他手揑法訣，東西連指，全身在無數火星包圍之下，前後左右連連衝撞，意圖脫身而遁，只是那環口吸力，威力至大，衝撞了半天，仍在眼前十丈範圍之內！休想掙脫得開！

如此一來，楊昌才知道厲害，偏偏一向自負過人，目高於頂，向對方開口求饒，已羞於啓齒，更莫說跪地討饒了！

偏偏瑩瑩童心未泯，存心要對方出聲討饒，才稱得上面上有光——

她也是第一次施展師門至寶「兩相環」，想不到一上來竟然有此威力，心中大喜！

當時勝劵在握，更不愁對方不伏首討饒！

這時她上前一步，手指向空中的楊昌高聲喝道：「你這個牛鼻子，現在爲什麼不神氣了？再不收收你的這一天鬼火星，跪地討饒，我只要略施小法，定叫你形神俱滅，永世不得超生！」

楊昌這時全身冷汗涔涔，聆聽之下，更知道對方不知天高地厚，只怕說得到做得到。

心中一急，忍不住脫口叫道：「小仙姑饒命——」

說了這麼一句，以下的話却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出口，一張黃臉更成了猪肝顏色！

梁瑩瑩嬌嗔的「呸！」了一聲道：「什麼小仙姑大仙姑的，仙姑就是仙姑，這算討的是什麼饒呀？還不收了你的鬼火星子，給仙姑與我這位杜師兄，一人磕上十個响頭，要不然你不是死定了！」

話方出口，只見楊昌大喝一聲——

「小賤人——」

三字出口，袍袖展處，自袖內飛出了綠豆大小的一點碧火！

這點碧火方一出手，道人拂塵同時用力的向後一揮，環身火星，變爲尖棱形狀，陡地向後就竄！

梁瑩瑩倒也並非無知！

這時見狀玉手向外一指，空中「雙相環」威力大增，所發碧光，陡地向後一收。

楊昌身子去得決，回得更快，「颼！」一聲，又被吸了回來。

同時間，瑩瑩看出了那點碧火，頗似師父所說的「陰雷」，知道厲害！心念一動，玉手指處，雙環之一，已電掣而出，迎着那點碧火一兜，已韓出百十里天空之外——

再聞得「波！」的一聲輕震！那粒「陰雷」顯然並沒有效的發揮出它的威力，只在翠環青光兜罩之下炸了開來，其聲勢看來，尙不及新春小兒玩放的一枚炮竹那般驚人！

楊昌目睹及此，才知道對方法寶微妙無窮，自己白費了一場心機，只怕此刻再想逃得活命，又是萬難了！

想到這裏長嘆一聲，乾脆在火星罩光裏盤膝坐定！

那柄拂塵，已撥向後領，却把一雙鳥爪般的瘦手，一上一下，掌心朝外的推撐着！

他心料大難即臨，却又不甘心如此就死，痛心之下，才施出內練的丹潛，用以抗拒翠環所發出的吸力！

梁瑩瑩冷冷一笑，道：「好個妖道，我有心對你網開一面，想不到你這麼陰損，這麼看起來，平常你不知道做了多少惡事，今天遇上了我，說不得要你形神俱滅了！」

言罷玉手再指，那另一枚翠環已迅速飛回，二環一上一下，將楊昌罩在中央！所發碧光，有如交尾神龍，吸力平白加强了一倍！

如此一來，楊昌登時大爲狼狽！——

他身側的護身魔火星罩，首先現出不支，被「兩相環」上下吮吸得形同一枚橄欖，抖顫顫流光四射，看起來眞似隨時都將要破開的模樣！

楊昌雖是傾全力支持着，却也現出力不從心的模樣，那張瘦削的臉上，已不禁現出了豆大的汗珠！

他目光四盼，面現張惶，分明已自陷入無比的內心恐懼之中！

杜鐵池看到這裏，不禁於心不忍！

只是梁瑩瑩稚心未退，一心要他眼前出醜

她玉手頻指，鑾環威力發揮益猛——

眼看着楊昌護身的魔火星罩，由一枚橄欖形狀漸漸拉長，最後幾乎已變成一根針的形狀，只待再一加力，那星罩即會立刻破開！

楊昌本人更似嚇得魂飛魄散——

他面色如土的顫抖着道：「梁仙姑請你收回法寶，容我說話！」

瑩瑩哼一聲，道：「還想讓我上你的當麼？我只問你，你來這裏到底是幹什麼？」

楊昌抖顫着道：「貧道方才不是說過了麼！只不過是途經這裏……罷了！」

瑩瑩嗔道：「鬼話，我才不信呢！再不說實話，你可是後悔莫及了！」

楊昌一心注意着身外星罩，這時在「兩相環」碧光力吸之下，只聽見嗞嗞一陣細响，似乎已現出了裂縫，果眞這層護身星罩一破，再想全身而退，其勢萬難！

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

楊昌顧及至此，前所矜持的那點自尊心，早已化爲子虛烏有——

當時心胆俱寒的道：「仙……姑且慢出手……貧道就實在與妳說吧……」

梁瑩瑩道：「說，你來雁蕩山究竟是存着什麼心？」

楊昌嘆息一聲，吶吶道：「貧道聽傳說，這雁蕩山藏有前輩仙人『七修眞人』的開山洞府，內裏有眞人當年身邊之物……所以……所以……」

「所以你想佔爲己有？」

楊昌道：「貧道老家『烏木嶺』，因異派人物太多雜處，不宜修練，所以很想能……覓尋一邊新的洞府……要是外傳是眞的，貧道就想……」

梁瑩瑩冷笑插口道：「你眞是作夢——慢說這傳說純是虛構，即使是眞的……那前輩仙人七修眞人，是何等人物，仙靈有知，又豈會容你這樣人，沾辱了他的昔日洞府？再說——哼——」

她哼了一聲道：「——況且有我師徒在此，豈會允許你這類宵小得乘？你這個壞東西明明與家師並不相識，却要編些謊話來騙我！」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打量着他——

「你老實說，可是妖師『劍髯公』命你來此，打探我師徒虛實來的？」

楊昌道：「劍髯公與貧道從無交往，他要我打聽些什麼？」

梁瑩瑩心裏一動，忖道：糟了，看來也許他眞的不是劍髯公差來的人，我豈不是自洩底細令他起疑嗎！

這件事既已至此，說不得先把他擒下來再說。

她心裏想着，冷笑一聲道：「你這人鬼鬼祟祟，絕不是好人，我且把你擒下來，交給師父發落再說！」

楊昌聽後心裏又是一寒——

那是因爲「碧溪仙子」吳嬪，早年有「辣手胭脂」之稱，邪道中人一旦遇上此人，重者喪命，輕者也難逃廢體之刑，是以黑道中人對其畏如蛇蠍！

也正因爲如此，「碧溪仙子」吳嬪這個人，才會結怨四海，最後逼使邪道中最爲厲害的人物——劍髯公向她出手！

「金針上人」楊昌一聽對方竟然要把自己交到吳嬪手裏，那能不嚇得心胆俱寒？

只是，較諸眼前的情勢，顯然還要好上許多——

心念一轉，只圖逃過眼前這步刼難，以後事再隨機應變就是——

楊昌心裏這麼想着，當下忙自大聲道：「梁仙姑且請先收回法寶，容貧道前往拜見令師聽候發落就是！」

梁瑩瑩冷笑一聲，抬手一指，兩相環分別退後了數丈。

如此一來，自是威力大減，楊昌那團護身的魔火星罩，遂即又變成了橄欖形狀。

楊昌的神情頓時大爲輕鬆，然而他表面上仍然故作出一副不勝負荷模樣！

梁瑩瑩胸有城府，知道對方奸猾成性，不易就範，她却另有打算！對方如眞的伏首認輸，倒也罷了，否則自己正好借機把他除了，却也理之所當！

當時冷笑了一聲道：「既然這樣，你且把你護身的那層鬼火星子收了再說！」

楊昌應了一聲道：「這個使得！」

右手略抬，那幢護身的魔火星罩遂即收入袖內。

梁瑩瑩遂即把手一抬，空中「兩相環」由大而小，落入掌內！

就在她兩相環方自收回的一刹那，耳聽得楊昌大吼一聲，拂塵倏地一揮，化爲一道赤色火燄，包裹着他全身上下，箭矢也似的射空直起！

同時間，他忙裏偷閑，左手五指彈處，再次的發出了一蓬飛針，有如倒捲的浪花，直向梁瑩瑩杜鐵池雙雙飛射了過來！

此舉看來驚險，其實早在瑩瑩預料之中！

就在「金針上人」楊昌身子方自竄起的一刹間，梁瑩瑩清叱一聲：「道人找死！」

玉手一翻，掌上的一對翠環，閃出了一片綠光，已打了出去！——

出手發出了霹靂一聲雷鳴，一雙碧環陡然發出了萬丈青光，向着楊昌身上吸捲過來。

同時間，梁瑩瑩肩上霞披也已飛出，發出了一幢青色霞光罩子，將自己全身罩定，敵住了楊昌發來的萬根金針！

「金針上人」楊昌何以會不知道對方法寶厲害？他却也有他的打算！

看上去，他身子起向空中，其實却是一種「聲東擊西」的手法！

就在對方的「兩相環」方自出手的一刹間，他起在空中的身子陡地一個倒轉，疾如箭矢般的直向地面上射來，身子方一落下，一揚手收回飛針，就地一滾，正待施展地遁身法，潛身入土——

猛可裏，梁瑩瑩一聲嬌叱，冷聲喝：「那裏走……」

話聲出口，右手疾的向身側絲囊上用力一拍，空中像是閃電般的，亮出了一絲紅光！

楊昌半身已潛入土，竟是逃走不及，吃這絲紅光當頭一繞，活生生的拉了出來！

杜鐵池自始至終靜立一旁，早已被雙方這等上天入地，出手霹靂的身法驚駭得目瞪口呆，而每一番驚險，都幸而未能使他受害！

這時他眼見那道人楊昌，原已半身入土，竟然被瑩瑩所發出的飛索，活生生的由土中拖出，更是驚異絕倫，說時遲，那時快——

空中紅光霍閃之下，楊昌已爲吊在了半空裏！

那道緊緊纏在他身上的紅色光索，有如一條細長的紅蛇，在他身上伸展吞吐不已，像是具有相當的彈性，那楊昌的身子時上時下，滿空彈跳不已！

楊昌萬萬沒有料到會有此一手，一時大爲驚惶，他拚命的力掙着，竟圖掙開緊緊束在身上的那根紅色光索，只是一任他施展出全身之力，却休想能掙脫分毫！

一時間，他大爲驚懼情急——

「梁仙姑——請妳劍下留情……貧道知罪了！」

他邊自討饒，邊自掙扎不已。

只是那道緊緊束在他身上的紅色光索，却是越來越緊，像是深深的勒進到他的肉裏！

梁瑩瑩冷笑道：「道人，你當我還會相信你的話麼？眞是作夢！」

楊昌原以爲束在身上的不過是一件尋常法器，却未曾料到大是不然，妙在他只要心念略動，身手微有反應，那光索必然加緊束縛，幾乎使他透不過氣來。

利時之間，他那張黃臉，竟然成爲猪肝顏色！

梁瑩瑩笑吟吟的道：「牛鼻子，你可知罪了？」

楊昌掙了一下道：「女娃娃，我楊昌並非無名之輩，我叔公乃是雲貴十萬大山的鐵衫老人，你如果胆敢不利於我，我叔公上門復仇，你師徒必將罹難滿門橫禍！」

梁瑩瑩聽他報出「鐵衫老人」四個字，一時甚爲耳熟，彷彿會經聽師父說過，却也未會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

楊昌黔驢技窮，搬出了他叔公鐵衫老人，滿以爲鐵衫老人大名滿寰宇，無人不知，對方聆聽之下，一定大吃一驚，立刻將自己開釋放回！那裏知道瑩瑩初生之犢不怕虎，根本未會把鐵衫老人看在眼裏！

非但如此，瑩瑩反倒認爲對方挾持他人之名，來恐嚇自己，更爲可惡，決定饒他不得。

當時聆聽之下，大爲氣忿——

她冷笑一聲道：「你以爲提出鐵衫老人我就怕了？看我飛劍取你狗命！」

話聲出口，腰間劍匣，倏地輕鳴一聲，一道匹練般的青光，電掣而出，直向道人身上捲去！

「金針上人」楊昌目睹及此，嚇得鬼叫了一聲，在空中一個疾滾！

饒是如此，青光閃處，兀自把他一隻膀臂平空削了下來，那條斷臂未曾墜落地面，已吃青光絞爲粉碎，化爲一灘爛肉血泥！

楊昌慘叫一聲，幾乎痛昏了過去！

眼看着那道匹練青光，呼嘯着再度折回，方待取楊昌性命時——

驀地，這道青光，像是平空遇到了阻力。換言之，在楊昌高吊空中的軀體之外，像是有一無形的阻力，眼看着青光衝刺猛銳，竟未能攻進分毫！

這種情形，非但梁瑩瑩吃了一驚，就是楊昌本人，亦大感驚訝——

他原來自忖必死，正自聚結元神於腦海，意圖着在身首分離的一刹那，突破命門逃歸西天，却未曾料想到竟然會有此怪事發生！

梁瑩瑩一驚之下，再指劍光，那道青光由下而上，再向楊昌下身絞去，不意亦是一般模樣，眼看着空中青光如靈蛇跳動，却休能攻進楊昌身側分毫！

這種情形，自不能以偶然等閑視之。

梁瑩瑩立刻警覺到有人作梗！

她環顧左右，大聲道：「什麼人多管閑事？還不現身出來說話？」

話聲出口，並無反應！

梁瑩瑩冷笑一聲，手指當空，那道青光益形活躍，衝刺更烈——

奈何楊昌全身上下，就像是罩有一透明的罩子一般，一任它前後上下，各方衝刺，竟未能突破分毫！

梁瑩瑩既驚又怒——

她生性要強，當着杜鐵池，更覺得面上無光，當下嬌叱一聲，再次施法向空中一指。

不意不催還好，這一運法催施，那口劍反倒不動了，就那麼不上不下，不前不後，乾脆停在空中不動了。

梁瑩瑩粉面一紅，怒聲嗔道：「什麼人，再不現出身來，我就燒了這座山，看你往那裏藏身。」

這一次果然有了反應！

那是一聲既寒又澀的冷笑之聲！

「女娃子如此托大，好不知羞恥！」聲音像是來自眼前那堵高山，又似出自對面山谷絕壑。

梁瑩瑩大吃一驚，秀眉一揚道：「你是誰？雁蕩山豈是你隨意可以來去的麼？」

暗中人這一次不再冷笑，却發出了冗長的一聲嘆息——

「聽了妳的話，就想到了妳那個自大的師父，妳們可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雁蕩山偌大的地方，你們佔得，別人就來不得麼？」

梁瑩瑩不由暗自一驚！——

聽這人口氣，彷彿他與自己師父也認得，語氣裏雖未現出明顯敵意，却也並不和善！

她並且可以斷定出這個人法力高深，自己遠非其敵，然而她却是心裏充滿了不服——

乘對方說話之時，她乃運用智慧四面觀察，却是看不出一絲端倪。

心裏有氣，她禁不住冷笑了一聲道：「聽你口氣，才叫托大，怎不現出身來與我當面見個高下，只管躲躲藏藏在暗處說話，又算得是什麼英雄？」

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當然是會出來的，只是何苦要別人受罪！」

這個「別人」，當然指的是高吊空中的楊昌！

「金針上人」楊昌在空中聆聽至此，禁不住高聲嚷道：「前輩開恩萬請救貧道不死！」

那人冷聲道：「你這牛鼻子叫些什麼！無怪這個女娃子討厭你，連我也是看見你就一肚子氣——」

楊昌大駭道：「前輩聖明，貧道並不會作什麼壞事，你老……開恩！快快放了我吧！」

那人一笑道：「這話可要看看該怎麼說了，大壞事是沒有，小壞事却是不斷，楊昌——你想想看，這些年你屠殺了多少無辜生靈？」

楊昌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那人冷冷的道：「就拿今天事來說吧。只爲你貪心奪取晶蜜，竟把滿巢數萬隻黑蜂悉數殺光，尤其不該將聚集東山雪鷄，爲你吸毒，這個女娃娃斬你一條膀臂，絲毫也不寃枉，你說是麼？」

「是……」湯昌不住口的答應着，並哀求道：「前輩開恩，只求這次救得貧道活命，下次再也不敢了！」

那人像是深立冰澗，聲音是由澗底傳上來道：「沒出息的東西，我若非是看在鐵衫老兒當年對我曾有恩情的份上，才不願管你的閑事，只此一次，下次再犯，莫說這個女娃兒饒你不過，就是我老人家也非要你狗命不可！」

楊昌雖不知說話的這個人到底是誰，可是，聽其口音，料定輩份甚高，是無可疑，言下之意，似乎與自己叔祖公『鐵衫老人』甚有交情！——

心中正想乘機用言語搧動他與對方那個姓梁的女孩師徒仇恨，却只覺得身上緊綑的繩索猛然爲之一鬆，身軀已平空落下來。

再聽得那人怒聲叱道：「還不快走，當眞想死不成？」

「金針上人」楊昌這才突地一驚，猝然將手中拂塵向外一展，化爲一天飛星，直射當空而起！

梁瑩瑩見狀自然不肯放鬆，嬌叱一聲道：「那裏走——」

嬌軀一幌，方自騰身掠起，却見面前人影一閃，被人迎空阻住了去路！

略一遲緩，楊昌已遁跡無踪！（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葉慈輝隨着向東洋，見到母親，又獲向東洋授以血手神功正訣，葉老夫人也得七姑爲她除去面具，七日後，葉慈輝護母要趕回止水山莊，途遇武當掌門師弟玄靈道長率衆攔道，要葉慈輝隨他往武當晉見掌門人玄玄道長，葉慈輝修習血手神功後心性大變，加之對武當派存有偏見，這一遇見武當門下，更惹起怒火，雙方一言不合，立卽拚搏，激鬥一番後，葉慈輝施展血手神功不敵，爲玄靈道長大清眞炁震傷，玄靈道長正命門下帶葉母子回山，葉慈輝調息復原，轉運玄武神功，要與玄靈道長再鬥——

魔教逞陰謀　玄門蒙不白

葉慈輝剛才與玄靈道長硬拚之下，一則，他的血手神功在本質上，就是畏忌武當派的「大清罡氣」，再則，他「血手神功」的功力火候，又不及玄靈道長深厚，所以不但敗下陣，而且，一身「血手神功」便不能運用自如了。

也就因爲這樣，葉慈輝被「血手神功」蒙蔽住了的「神武神功」從新回到了他意識之中。

「神武神功」神妙無方，首先他就用神武神功，醫好了受創不輕的內傷，接着振奮而起，並要和玄靈道長再分高下。

玄靈道長心神震駭之下，人却反而沉穩了下來，他到底出身名門正派，受過嚴格的修養教育，深知在這關係重大的緊要關頭，更需冷靜與勇敢不可。

因此，他收歛心神，暗中提足全身眞氣，把大清罡炁運轉到極至，蓄勢以待。

「大清罡炁」是武當派至高無上的超人境界，千萬弟子中，難得有一二個人得窺大道，玄靈道長就是這極少數中之一。

葉慈輝的「神武神功」自是不用說了，是目前武林之中的王牌神功。

但，到底何者强過何者，從前沒有交手的紀錄，現在還沒有分出眞章，是誰也無法預測的。

葉慈輝較足了神功，人是顯得更見精神，站在那裏，就像天神般，使人打心底生出敬畏之心。

葉慈輝眼看玄靈道長也提足了功力，忽然禮貌地一拱手道：「我們各憑己身內功修爲，再對三掌，以分高下，道長以爲如何？」

玄靈道長這時也不再以高傲的態度相對，微微一點頭道：「貧道完全同意。」

葉慈輝肅然道：「那麼道長請！」

玄靈道：「少俠請！」

人貴自尊，葉慈輝行功運氣的表現，使玄靈道長不得不客氣起來。

葉慈輝微微一笑，道：「道長客氣，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道長請小心。」

說着，單掌一立，凌空輕輕一送。

葉慈輝掌勢出手，立時有一股極强極猛的勁力，移山倒海般向玄靈道長壓去。

玄靈道長脚下凝步爲樁，「大清罡炁」佈滿全身，雙掌一托，迎住了葉慈輝送來的「神武神功」。

兩種强絕武力的神奇功力一接之下，靜悄悄的沒有發出任何撞擊之聲，但葉慈輝的身形却微微向後一仰。

玄靈道長的身子却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一大步。

玄靈道長臉上神色一凝，錯愕地說道：「你這是什麼功力？陽動陰生，大中大和。」

葉慈輝微微一笑道：「道長法眼高明，在下這神功叫『神武』。」

玄靈道長身軀猛的一震，道：「你會『神武神功』？」

葉慈輝道：「機緣遇合幸運而已。」

玄靈道長略一沉思，道：「貧道久聞『神武神功』，天下無敵，今日有幸相逢，貧道倒要全力以赴，印証一下敝派的『大清罡炁』了。」

葉慈輝道：「我們還有兩掌，道長儘可盡展所長。」

玄靈道長不再說話，靜立了片刻，把功力提足到十成，突然向前跨了一大步，欺入葉慈輝身前，雙掌一推而出。

這次，攻守易勢，葉慈輝足踏子午樁，施展「神武神功」，揚掌接住來勁。

這一次，兩人手掌接實，玄靈道長只覺自己的「大清罡炁」擊在葉慈輝手掌之上如同擊在一塊燒紅的鋼板上，燙得自己手掌一麻。

本來武當「大清罡炁」乃是天地之間的至清功力，向有化濁揚清的神奇妙用，尤其對純陽純陰功力，更具相尅之功。

這次，好像完全不是那回事，不是「大清罡炁」出了問題，就是「神武神功」太不尋常了。

葉慈輝一觸在玄靈道長手掌之上，只覺玄靈道長的掌力，有一種無比的韌性，使自己的「神武神功」威力大減。

這是，他們兩個人各自心理上的感觸與反應，其實，毫厘之差，勝負已分，玄靈道長掌力一收，倒退而回，接着便閉起雙目，再次調息起來。

葉慈輝也暗自吸了一口長氣，穩住了心神。

玄靈道長這次足足閉目調息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才睜開眼睛，點頭道：「神武神功果然名不虛傳，厲害無比，但貧道與猶未盡，請盡最後全力一擊。」

葉慈輝道：「道長有與，在下捨命相陪就是。」

玄靈道長再次凝功，這次臉上却泛起了一種淡淡的紫氣，臉上的紫氣隨着時間的加長，而越來越是濃厚，最後，差不多要成了一個紫人了。

葉慈輝目睹此狀，心中大感奇怪與震駭，不知他這是一種什麼功夫？

在無可預知前途的情形之下，葉慈輝只有以不變應萬變，在凝聚自己的神武神功上着手。

因此，他盡其全身修爲，把他的「神武神功」提聚到十二成，準備全力以赴。

就在這箭已上弦，一觸卽發之際，只見遠處人影閃動，如飛般奔來七八個人。

那七八個人來勢奇快，眨眼之間，就到了三四丈外。

葉慈輝目光一觸之下，不由暗暗驚「咦！」了一聲！

敢情來人之中，除了三個年高道長之外，其他五個人，都是葉慈輝的熟人，止水夫人與他的姊姊葉雅慧便在其中。

微微一怔之下，只聽那爲首道長嚴肅的喝聲道：「玄靈師弟，你還不收功，與貧道一旁站下。」

同時，止水夫人也叫道：「慈輝，快快收功，不要鬧意氣了。」

玄靈道長在掌門眞人玄玄子叱喝之下，不敢違命，望了葉慈輝一眼，道：「敝掌門人有命，貧道不敢有違，未能如願以償，至感悵憾，但願我們將來還有機會印證所學。」話是說得非常客氣，但不甘不顧之情，流露無餘。

葉慈輝微微一笑，道：「只要道長有興趣，在下隨時奉陪。」

止水夫人走到葉慈輝面前，叫了一聲，道：「慈輝，過來見過武當掌門人玄玄前輩。」

葉慈輝見了武當掌門人玄玄子，一肚子的不愉快，立時勃然而生，冷笑一聲，道：「小侄無意高攀，不見也罷。」

止水夫人一怔，喝道：「慈輝，你瘋了麼？你往常的禮貌那裏去了？」

葉老夫人內心之中似乎有着同樣的反應，接着也是一聲冷笑，道：「人貴自尊自重，這種掌門人，咦……」下面的話沒有再說下去了，其實不必再說下去，也就够叫武當全體道士變顏色的了。

止水夫人目光一厲，投向葉老夫人，道：「你這婦人好沒道理，爲何唯恐天下不亂，是何用心？」

她們兩姊妹這番見面，根本沒有說明時間，止水夫人自是不認識她了。

葉老夫人被止水夫人這一喝問之後，才想起自己容顏已變，忙叫了一聲，道：「姊姊，是我。」

止水夫人一皺雙眉道：「你是誰？」

葉慈輝接口道：「阿姨，她就是我娘呀！」

止水夫人楞道：「她是你什麼娘？」

葉慈輝笑了起來道：「當然是我的親娘呀！」

葉老夫人也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大姊，我的面貌變了，難道我的聲音你也聽不出來？」

止水夫人只因事情發展得太離奇，那會注意葉老夫人的聲音，一經提醒，這才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妹妹，原來是你呀！這就好了……。」

止水夫人是一團高興，却不料葉老夫人悻悻的接口道：「大姊，你不要高興太早。」

止水夫人面色一怔道：「你……你怎樣了，你們母子怎麼都變了？」

葉老夫人望了武當掌門人玄玄子一眼，冷冷一笑，道：「大姊，這些我們回頭再說，你就看眼前吧，剛才慈輝被他們武當派幾乎打得命喪當場……。」

止水夫人當然相信自己妹妹的話，臉色一變，投目望向武當掌門人玄玄子。

武當掌門人玄玄子目光一肅，轉向那爲首的道士道：「你們是怎樣辦事的？」

那道士惶悚地說道：「葉少俠不肯應邀……。」

葉老夫人冷笑一聲，道：「不肯應邀，就該武力相向麼？」

武當掌門人玄玄子欠身一禮，道：「夫人，這是一件極大的陰謀，有人故意製造事端……。」

一言未了，葉老夫人已是眉峯一揚，截口道：「我看你不要一手遮天了，我就是被害人，在你們卵翼之下的『惜玉山莊』被囚禁了二三十天，事實俱在，你再想說辯，也是枉然了。」

武當掌門人玄玄子被葉老夫人說得一愣，答不上話來了。

玄妙道長閃身向前，稽首一禮，道：「夫人，生氣是應該的，但其中確有着無

比惡毒的陰謀，請夫人暫息雷霆之怒，給敝派一個探討解釋和贖罪機會好不好。」

詎料，葉老夫人身受之痛，刻骨難忘，如何聽得進玄妙道長的話，當下又是一片冷笑，便不再答理他們了，回頭招呼了葉慈輝一聲，道：「慈輝，我們走吧！」

說着，連葉雅慧都不再招呼，回身就走。

葉雅慧見到母親之後，心裏激動不得了，幾次想與母親相見，都因他們一上來就唇槍舌劍，叫她根本沒有上前的機會。

這時，她首先大叫了一聲：「娘！」搶到葉老夫人身旁去了。

葉慈輝掃覛了大家一眼，伸手按在劍把之上，轉身隨在母親身後。

武當弟子人人面現忿激之色，尤其玄靈道長雙肩一斜，就要出手攔擋他們。

武當掌門人玄玄子輕嘆一聲，搖了一搖頭，道：「讓開，任由他們離去。」

葉慈輝護送着母親越走越遠了，武當掌門人玄玄子長嘆一聲，道：「這話從何說起，爲什麼葉夫人也自認被囚在『惜玉山莊』過？」

玄妙道長向止水夫人問道：「夫人，您看她是令妹麼？」

止水夫人道：「舍妹本來被人在臉上加了一個面具，數十年不見她的本來面目了，從面上我已無從辨認，只是她的言語話聲，倒是不錯。」

眉峯輕輕一顰，反問玄妙道長，道：「你可是認爲她所言不實？」

玄妙道長一皺眉頭道：「夫人，你不是懷疑敝派吧？」

止水夫人道：「不敢，不過舍妹向來是有一句說一句的人，她不會無中生有，尤其，她這次歷刧歸來，對人生的認識更是深刻，更不會製造事端。」

玄妙道長道：「夫人對令妹的觀察自是不會有錯，怕只怕她不是令妹。」

止水夫人雙目射出一道稜芒道：「道長，你說話可要有憑據。」

玄妙道長：「貧道眞懷疑她是某一個人……。」

止水夫人冷笑，道：「道長……。」

玄妙道長搖手截口道：「夫人，請聽貧道把話說完，好不好。」

止水夫人話到口邊，忍住了。

玄妙道長接着說道：「早年武林之中，有一位靈舌夫人，不知夫人可曾聽人說過？」

止水夫人道：「聽說過……」馬上接着又道：「她會有這樣年輕？」

玄妙道長道：「如說年齡，她最少也在六十開外了。」

止水夫人一笑道：「道長，我看你是想入非非了。」

玄妙道長道：「也許她是靈舌夫人的女兒也不定。」

止水夫人道：「你的想像眞豐富。」

玄妙道長道：「據貧道所知，那靈舌夫人與血手惡煞向東洋很有關連，如果他們存心欺騙令侄，那不是不可能的事。」

止水夫人哈哈一笑道：「道長，你把我們慈輝看得太那個了……對不起，我要追上他們去。」

話聲一落，人已飄身而起，朝着葉慈輝他們所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止水夫人追出一道山峯，却是不見了葉慈輝他們的行踪。

她停下身形皺着眉頭思索了一下，覺得沒有追不上他們的理由，難道他們是有意躲起來不與自己見面。

如果眞是這意思的話，那葉慈輝他們可就值得懷疑了。

她心裏起了疑念，問題越想越多，越多越是出神。

不知不覺之間，一站，就站了大半天時光。

驀地，一抬頭，只見暮色茫茫，已是傍晚時分了。

她輕輕的嘆息一聲，自言自語道：「我到底那裏去找他們呢？」

忽然，有人接口道：「我知道。」

止水夫人一震，沉聲喝道：「你是什麼人？」

「老夫我！」話聲來自一塊大岩石之後。

止水夫人暗中吸了一口眞元內力，冷笑一聲，道：「你爲什麼不現身出來。可是不敢見人？」

那岩石之後，哈哈一笑，道：「老夫倒不是不敢見人，而是怕嚇倒了夫人，不見也罷。」

止水夫人「哼！」的一聲，道：「除非你不是人……。」

那人笑着截口道：「夫人帶罵帶激，老夫要不現身與夫人一見，豈不有叫夫人失望。」

止水夫人話聲稍爲和緩的道：「所以你最好現身出來。」

「夫人，老夫出來了。」話聲一落，但見衣衫飄動，現身出來一位身着黑袍，但面目不成形狀的奇醜之人。

止水夫人可說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了，面貌再醜的人，她也見過不少，可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奇醜無比的人，他的臉，簡直可以說沒有臉的形狀，只是翻捲着的一朵肉花。

止水夫人嚇得臉色一陣慘白，驚叫一聲，身不由己的只往後退。

那人只看得哈哈大笑道：「夫人，你現在可相信了老夫的話。」

止水夫人身形一旋，不敢再與那人正面相對，訕訕的道：「尊駕……尊駕……。」她眞不願再看他那張臉了，可是她又怎樣說得出口哩！

那人輕輕嘆息一聲，道：「夫人不用害怕，請回過頭來再看一看老夫。」

止水夫人定了一定心神，硬着頭皮回過身來，再一舉目向那奇醜之人望去，只見他竟然完全換了一個人，面孔胖胖的，帶着和善的微笑。

他一定是戴了人皮面具，只不知他是現在戴了人皮面具呢？還是那副醜像才是人皮面具？

止水夫人心中，立時興起一種被戲弄的反感，非常不高興的發出一聲冷笑，冷聲說道：「尊駕可是認爲老身是一個好欺負的人？」

那人搖手道：「夫人請不要誤會，老夫從無相戲之意。」

止水夫人冷然道：「那你是……。」

那人接口道：「老夫只是向夫人證明老夫的身份……。」

話聲微微一頓，又道：「不知夫人可曾聽令侄葉慈輝提到過老夫？」

止水夫人先是一怔，接着恍然大悟地一頓蓮足，欠身道：「原來前輩就是慈輝的師父，老身多有失敬了。」

不錯，那人正是葉慈輝的師父「恨海遊魂」。

恨海遊魂抱拳還禮道：「前輩之稱不敢當，老夫『恨海遊魂』，……。」

止水夫人一笑截口道：「這種稱呼不方便吧。」

恨海遊魂一笑道：「那夫人就稱老夫恨海生吧！」

止水夫人點首道：「那麼，小妹就有僭了。」

皺了一皺眉頭，接着問道：「恨海兄，你剛才爲什麼沒有與慈輝他們相見？」

恨海遊魂道：「老夫本待現身與他們相見，因見另外有人把他們接走了，所以，老夫只有在此有候夫人了。」

止水夫人道：「接走他們的，是什麼人？」

恨海遊魂道：「老夫不認識那些人，只從他們談話之中，聽出他們來自九嶺南坪橋。」

止水夫人道：「他們就這樣到九嶺南坪橋去了？」

「恨海遊魂」道：「夫人猜想得一點不錯。」

止水夫人聽得心中好不氣憤，怒惱的冷笑一聲，道：「可惡，現在小妹倒成了外人了。」

說來也眞叫人生氣，自己的妹妹不回到自己止水山莊去，而去找九嶺南坪橋，豈不親疏倒置了。

「恨海遊魂」輕嘆一聲道：「夫人，這倒不能怪他們到九嶺南坪橋去。」

止水夫人道：「爲什麼不能怪他們，就算我這姊姊誤會了他們，他們也不能就此去投別人呀。」

「恨海遊魂」道：「夫人，你有所不知，他們本來是想回止水山莊去，只因九嶺南坪橋的人特派人迎接他們，所以他們才臨時轉意到九嶺南坪橋去了。」

話倒言之成理，可是止水夫人心裏總是覺得不大舒服，嘆息一聲，道：「多蒙指點，小妹告辭了。」

「恨海遊魂」聽她語氣，看她神情，竟有點意興闌珊，微微一怔道：「夫人，準備到那裏去？」

止水夫人道：「回止水山莊去，他們的事，我已經管不了了。」

「恨海遊魂」道：「他們的事只怕你還非管不可。」

止水夫人沉思了一下道：「你的意思是……」

「恨海遊魂」道：「老夫陪你一同到九嶺南坪橋去。」

止水夫人猶豫了一陣，勉强地點頭道：「好吧！我們就去九嶺南坪橋看看。」

他們兩個人於是會同一路，向九嶺南坪橋奔去。

他們可說是在後面追趕葉慈輝他們，一路行來甚是快速，可是一直沒有趕上葉慈輝他們。

止水夫人不免面現疑惑之色，道：「恨海兄，你看慈輝他們是不是沒有向南坪橋去，要不我們怎會追趕不上他們呢？」

「恨海遊魂」本來在暗中聽得清清楚楚，葉慈輝他們實被南坪橋的人接去了，這一路始終未趕上他們，也不免覺得奇怪道：「不會吧，也許他們走了另一條路？」當然這話說得沒有一點信心，不過，他不能不這樣說吧了。

止水夫人當然也聽得出來，輕輕的嘆息一聲，彼此保留一綫希望，向南坪橋奔去。

當他們到得南坪橋時，南坪橋已不是往日那種寧靜淡澹的南坪橋了。

這時的杜府可熱鬧極了，不知有多少武林耆宿向南坪橋杜府而來。

當止水夫人向杜府接待人員表明身份的時候，竟由李飛鵬親自出迎，把他們安置在一處獨院之內。

他們問起來，才知葉慈輝確然還沒有來到，不過，李飛鵬說，他們一定會來，而且很快就要來了。

李飛鵬安置好了他們之後，便告辭而去。

他們也來不及問李飛鵬，南坪橋爲什麼這樣熱鬧，李飛鵬更沒有自動告訴他們，他們人雖到了杜府，但覺更是納悶了。

正在這個時候，侍奉他們的童婢向他們報告道：「邵姑娘來見兩位老前輩，有請兩位示下。」

止水夫人道：「那位邵姑娘？」

那侍婢道：「邵姑娘就是敝莊莊主的的九師妹天香玉鳳呀！」

「天香玉鳳」邵文瑛之名，止水夫人已是早聞葉慈輝說過，當下高興得離座而起，道：「恨海兄，邵姑娘對慈輝最好，我們迎到門前去。……」

話聲未了，卽聞得廳外一聲嬌脆的聲音說道：「不敢有勞兩位老前輩，晚輩特來向兩位老前輩請安。」

止水夫人與恨海遊魂兩人聞聲望去，只見一位裝束淡雅，面帶病容的大姑娘走了進來。

「天香玉鳳」的美，已是聞名天下，這時，倒看不出她的過人之處，顯然是被病容消蝕了她的顏色。

「天香玉鳳」邵文瑛搶到他們面前，欠了一下柳腰，萬福一禮道：「邵文瑛見過兩位前輩。」

止水夫人拉住「天香玉鳳」的手，笑道：「邵姑娘，請不要客氣，快一同坐下。」

「天香玉鳳」邵文瑛微笑謝過，坐在止水夫人身旁。

止水夫人首先表達她是葉慈輝長輩的心意道：「老身聽得慈輝道及姑娘對他一片愛護之情，……。」

「天香玉鳳」邵文瑛一笑截口道：「說來慚愧，老前輩提他作甚。」

止水夫人道：「飲水思源，姑娘之德，理當時在心頭。」

「天香玉鳳」邵文瑛輕嘆一聲，道：「回想起前情，也許是晚輩害了他了。」

天香玉鳳微微一震，問道：「此話怎講？」

「天香玉鳳」邵文瑛臉上隱現了一道淒然慘笑，道：「要不是晚輩當年認識了令侄，也許他就不會捲入這次大悲劇之中，而安安然然的度過一生了。」

聽她語氣，頗有大澈大悟，看破了世情的意味。

這種話出之於一位像她這樣年輕少女之口，實是有點不正常和不應該。

「恨海遊魂」可是一位飽經憂患，歷盡人生的人，聽了她的話，也不以為然的搖了一搖頭道，道：「姑娘，話不是這樣說，慈輝要沒有姑娘的知遇，說不定他現在還是一個行乞的乞兒。」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其實乞兒又有什麼不好，無憂無慮，自由自在……晚輩倒……。」

「恨海遊魂」一笑道：「姑娘，人生不能看得太透澈，過份的透澈，也不定是真理。就拿老夫我自己來說，我本來已經是一個萬念俱灰的人，結果，我改變了慈輝，同時慈輝也改變了老夫，因此，老夫還是再投入這滾滾的紅塵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含笑道：「姑娘，還記得不？你送過慈輝一首『金縷衣』七絕。」

天香玉鳳邵文瑛似是早已忘記了那次往事，聞言之下微微一凝眸，接着輕輕的吟哦道：「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唸聲越唸越小，最後，她焦黃色的面容，竟然泛上一道紅暈，螓首低垂的嘆息了一聲。

「恨海遊魂」柔聲道：「姑娘還年紀輕得很……。」

天香玉鳳邵文瑛畢竟是一位過人之人，不待「恨海遊魂」把話說完，已是面容一肅，說道：「老前輩說得是，晚輩謝過了。」

說着，站起身來，欠身一禮。

同時，更不多留，立時告辭，轉身退了出去。

她來得突然，去得更是突然。

止水夫人搖頭發出一聲苦笑道：「她，到底是來做什麼？」

「恨海遊魂」一笑，道：「還不是禮貌上的拜訪。」

止水夫人道：「老身看她，號稱『天香玉鳳』，真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遠遜聞名，我家雅慧不知比她强了多少倍。」

「恨海遊魂」微微一笑，翻掌現出一張小紙片，向止水夫人眼前一照。

止水夫人一笑，正要問什麼的時候，忽然被「恨海遊魂」傳音神功止住道：「夫人請看紙片就是。」

止水夫人凝目向紙片上看去，只見那紙片寫着一些細小的字跡：「午夜後，請開窗以待。」

止水夫人輕輕的「哦！」了一聲，「恨海遊魂」微微一笑，收回了那小紙片。

止水夫人遊目一轉，只見男女侍者都已退下，廳中就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叫了一聲，道：「恨海兄……。」

「恨海遊魂」仍以傳音入密神功截口道：「一切仍以小心為上。」

止水夫人心中一驚，改用傳音神功道：「你看這天香玉鳳會不會是在搗鬼？她為什麼這樣鬼鬼祟祟呢？」

「恨海遊魂」心中捉摸了一下道：「照說她沒有向我們搗鬼的必要。」

止水夫人道：「可是我們也不能太君子了，要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卻是不可無。」

「恨海遊魂」點了一點頭，道：「你說得是。」

於是，他們兩人商量了一下，到了晚上，「恨海遊魂」開了自己房中窗戶，等待天香玉鳳邵文瑛來到。

因為，「天香玉鳳」邵文瑛那張字條是交給「恨海遊魂」的，所以，「恨海遊魂」只開了他自己的窗戶。

到了午夜時分，「天香玉鳳」邵文瑛自己並沒有來，卻由暗器打進來張紙條。

紙條上說：「葉慈輝母子快要回來了，約會取消。」

約會取消沒有關係，聽說葉慈輝他們要來了，卻使他又高興又興奮。

可惜，這是內幕消息，他們明知葉慈輝他們母子就要來了，卻無法到外面去等待他們。

葉慈輝他們來到杜莊的時候，很是轟動了一陣，止水夫人忍不住故裝不知的叫侍童到外面去打聽。

當然，這只是一個過門，當那到外面去打聽的侍童，只說了一句：「葉大俠來了……。」

他們就衝出去，去看葉慈輝他們了。

其中最高興的，與其說是她們老姊妹言歸於好，不如說是葉慈輝見到師父「恨海遊魂」來了。

李飛鵬對葉慈輝可說是優待到了極點，馬上請「恨海遊魂」與止水夫人和葉慈輝他們住在一起——一座專用的獨院。

大家分手各自回房之後，「恨海遊魂」正待解衣休息的時候，葉慈輝叩門走了進來。

「恨海遊魂」微微一皺眉頭，道：「你有什麼要緊的事？」

葉慈輝輕嘆一聲，道：「弟子心裏有着非常矛盾的想法，有請師父開導。」

「恨海遊魂」點了一點頭，道：「我想你應該有這種矛盾的想法才對，否則，你也就不是原來的你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也是一嘆，道：「我看你快要迷失自己了。」

葉慈輝點頭說道：「是，弟子自己也知道，這都是因為修練了一種『血手神功』的緣故。以致弟子無法控制情緒上的平衡。」

「恨海遊魂」「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這就是問題的中心了……。」

上下瞧了葉慈輝一陣，接着又道：「你就為了想學『血手神功』而拜李飛鵬為師麼？」

慈慈輝搖頭道：「不，弟子是拜了李飛鵬之後，被他計誘弟子學習『血手神功』的。」

「恨海遊魂」一怔，道：「這樣說來，李飛鵬就大有問題了。」

葉慈輝道：「他本來就不是好人。」

「恨海遊魂」雙目一凝道：「你以前好像沒有提過他？」

葉慈輝道：「弟子從前年輕不懂事，

被他嚇唬住了。」接着又把顧忌李飛鵬的前因後果說了一遍。

「恨海遊魂」聽了搖頭一嘆道：「你現在已經非比從前，為什麼還來找他？」

葉慈輝道：「弟子這次來找他，是懷疑家母被擄之事與他有關，原是抱着試探的心理而來。想不到卻由他身上發現了武當派的真面目。」

「恨海遊魂」皺了一皺眉頭道：「你對武當派的論斷，是不是太早了一點？」

葉慈輝道：「弟子親目所見，應是無可置疑，同時，家母的話，又可以與弟子所見兩相印證，自然，更是鐵證如山，千真萬確了。」

「恨海遊魂」沉吟着道：「這，這倒令人百思莫解了。」

葉慈輝道：「話又說回來，武當這次的事情雖證據確鑿，但也還有些地方令人迷惑，所以，弟子想請師父暗中再調查一番。」

「恨海遊魂」聽了欣然大喜道：「慈輝，你能有這種心意，為師高興極了，為師明天就替你去進行。」

葉慈輝起坐行了一禮，說道：「多謝師父。」

「恨海遊魂」心中一動，接着問道：「奇怪你這個時候怎會有這種看法？」

葉慈輝道：「弟子也覺得奇怪，自與武當玄靈道長對掌受傷之後，弟子的心境，又好像恢復了原來的明澈，所以，也就想得多了。」

「恨海遊魂」道：「你查出甚麼原因沒有？」

葉慈輝道：「弟子還沒想這問題。」

「恨海遊魂」道：「你最近也沒再練那『血手神功』了？」

葉慈輝道：「弟子過去對那『血手神功』是有着非練不可的渴想，現在那種渴想沒有了，弟子也就懶得練它了。」

「恨海遊魂」暗喜道：「此事李飛鵬知不知道？」

葉慈輝道：「弟子不準備告訴他。」

「恨海遊魂」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慈輝，為師這就放下心中一塊千斤大石頭了。」

葉慈輝微微一笑道：「弟子心中還是自有主張。」

「恨海遊魂」點了點頭道：「這就好……。」微微一頓，接着又問道：「你現在準備怎樣辦？」

葉慈輝道：「弟子現在對他們還不大清楚，所以什麼對策都言之過早，只能隨機應變，走一步算一步。」

「恨海遊魂」「嗯！」了一聲，忽然問道：「你想過令堂的事沒有？」

葉慈輝一怔道：「家母怎樣？」

「恨海遊魂」說道：「她，真是令堂麼？」

葉慈輝說道：「她老人家，當然是家母。」

「恨海遊魂」道：「你如果認為令堂沒問題的話，那是為師多心了。」

葉慈輝劍眉微微一皺道：「師父，您怎會有這種想法呢？」

「恨海遊魂」道：「令堂的面貌，很像早年江湖上一位有名的人物……」

一言未了，葉慈輝已是笑了起來，道：「原來是這回事，那完全是誤會。」

於是，葉慈輝將葉老夫人整容的事，告訴了「恨海遊魂」。

「恨海遊魂」也就沒有再說什麼了。

葉慈輝忽然想起菲菲，接着問道：「師父，您去看過飛霞姊姊沒有？」

「恨海遊魂」一聽葉慈輝提起他的女兒飛霞（飛霞就是古家堡菲菲的本名），臉上笑容立時一斂，嘆了一口氣，道：「不用提了，為師暗中看了一看她就够了。」言下不勝失望之感。

葉慈輝本來想勸慰他幾句話，後來回心一想，目前時地都非所宜，話到口邊，化作一聲輕嘆，搖了一搖頭道：「師父，弟子覺得她很是可憐！……」

話聲未了，人已轉身走出房外去了。

「恨海遊魂」楞了一楞，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取出文房四寶，提筆寫了「為師去了」四個字，當即身形一幌，穿窗而去。

第二天一早，葉慈輝剛向葉老夫人和止水夫人請安出來，一位李飛鵬身前的侍童走過來，行了一禮，說道：「五爺有請公子。」

葉慈輝來到李飛鵬書房外面，只聽書房之內有着四五個人談話之聲，那個請葉慈輝來的侍童，站在門外，對着書房之內，恭恭敬敬的說道：「回稟五爺，葉公子來了。」

房內傳來李飛鵬的話聲，道：「慈輝快進來，你看是誰來了。」

葉慈輝走進房去，只見書房之內除了李飛鵬之外，另外坐着四個老人。

四老人其中之一，便是「血手惡煞」向東洋。

葉慈輝先向李飛鵬行了一禮，然後與「血手惡煞」向東洋相見。

「血手惡煞」向東洋一手拉住葉慈輝，打量着葉慈輝道：「慈輝，聽說你與武當玄靈牛鼻子，對掌受了傷，不要緊吧？」關愛之情，溢於言表，實在叫人感動。

葉慈輝道：「多謝老哥哥垂注。」

葉慈輝一聲老哥哥，只聽得李飛鵬臉上情色一變，頓時顯得侷促不安起來。

「血手惡煞」向東洋目光一轉，望向李飛鵬道：「叫他們把酒菜送到書房裏來吧。」

李飛鵬恭敬地躬身一禮，應了一聲：「是！」退出書房而去。

看他對「血手惡煞」向東洋這副恭順的神態，不難想像到他與「血手惡煞」向東洋，定然有着非常不平凡的關係。

「血手惡煞」向東洋這時指着葉慈輝向那三個老人道：「這是老夫的一位忘年交，小兄弟，姓葉名慈輝。」

那三個老人，都有一張冷酷的面孔，聽了「血手惡煞」向東洋的話後，只把目光向葉慈輝掃視了一下，此外便沒有其他的表情了。

「血手惡煞」指着一個長瘦個子，道：「這位是風摩手胡展天。」

葉慈輝抱拳道：「胡老前輩。」

「血手惡煞」向東洋又指着另外二人介紹給葉慈輝，那二人一個叫長短叟任如意，一個叫飛天蜈蚣侯七。（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無形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天龍、雷慶、王人傑、黃蜂女、苗奇在雜林中，遭遇索魂手冷八公率領索魂四釵伏擊，眼看不敵，幸黃蜂女放出毒蜂，把冷八公等驚退，當杜天龍等擬在一荒廢茅舍中歇足，忽見冷八公與索魂四釵全部斃命在茅舍中，杜天龍忖料是凌度月所為。返回大祥綢緞莊後，杜天龍立往客棧邀請凌度月返回大祥綢緞莊，未幾，綠竹堡主與歐陽鳳也已趕到，歐陽成方把適才遇險之事和開封目下形勢，詳細向歐陽老堡主稟告後，歐陽老堡主目光凝注在杜天龍身上，向他詢問事情怎麼會演變至此的呢——

奇功擒虎倀　犯險探龍潭

杜天龍站起身子道：「保過柳家那趟鏢，事情就一波連一波，未平復過……」

簡明說出了事情經過，自然，把凌度月的事情瞞了一些。

歐陽老堡沉吟了一陣，道：「大可，你瞧，這是什人幹的？」

陳大可道：「屬下這些年中，一直避免參與江湖事務，還未摸清楚對方的底細，不敢妄作論斷。」

歐陽老堡主微微一笑，道：「凌世兄，對此有何看法？」

凌度月究竟是年輕人，歐陽老堡主這麼一高抬，抬的他有些難再矜持，緩緩說道：「就在下查看所得，這是個很奇怪的組合，他們不能算江湖上門戶，幫會，因為他們和官府中有着往來……」

一聽說和官府有關，歐陽老堡主不禁一皺眉頭，道：「這確然是很麻煩了。」

凌度月道：「雖然和官府中有來往，但他們借重的還是江湖……」

目光一掠苗奇，黃蜂女，接道：「他們不惜重金，聘約江湖高手，和杜總鏢頭，及在下恩兄作對，必欲殺之而甘心。」

老堡主道：「這就是老朽不明白的地方，小婿只不過是一個保鏢的鏢頭，吃一口奔波勞碌飯，既談不上名揚江湖，也不算什麼武林高手，對方既非為利劫鏢，更不可能是殺小婿，以揚名立萬，他們的用心何在呢？」

凌度月道：「也許杜總鏢頭是貴堡的嬌客，以及在下的捲入，使他們把事清越辦越大，就在下聽得消息，江湖上一些很有名氣的黑道殺手，都趕來了開封。」

歐陽老堡主，一皺眉頭，道：「這麼說來，他們非要殺小婿不可了。」

凌度月道：「看情形，似是被老堡主言中了。」

老堡主沉吟了片刻，道：「凌世兄，既探知他們和官府來往，却又探得他們聘請了不少江湖高手，和小婿為難，想必是已找出些眉目了。」

凌度月道：「在下雖然探出了不少的內情，但還未找出他們幕後的主持人物，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幕後人物，一定很有錢，禮聘那樣多江湖殺手，恐怕是一筆很龐大的數字。」

老堡主道：「能聘到冷八公那樣的殺手，確然要一筆很大的銀子，就老夫所知，冷八公人是六親不認，計酬殺人，全無交情可言。」

陳大可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老堡主，這檔事實在有些奇怪，古往今來，江湖上，大約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重金聘請江湖高手，目的只在追殺一位鏢局的東主，而且一次不成，再次繼來，大有不得手，不罷休的用心，這要多少錢，目的何在？」

歐陽老堡主突然把雙目轉注在杜天龍的身上，神情肅然的說道：「天龍，你自己想想看，這些年來，你作了什麼神、人共憤的事，使人非有殺你不足以消去心頭之恨？」

這位江湖名宿，雖然退休了多年，但他自有一種威嚴的氣勢，這幾句話問的聲色俱厲。

杜天龍楞了一楞，起身一個長揖，說道：「小婿保鏢為生，在江湖上結了不少仇家，但自信沒有做出一件是神、人共憤的事，頭上三尺有青天，小婿如有一句謊言，天誅地滅。」

老堡主的凜然神色，不但使杜天龍驚慌莫名，就是黃蜂女，苗奇等，也有些心頭怦然，只覺他那股冷厲的氣勢，頗有奪人神志的威嚴，一時間大廳中鴉雀無聲。

杜天龍立下重誓，老堡主臉上的冷厲神色，逐漸轉成一股激憤之氣。

只見他緩緩站起身子，端起桌上酒杯，說道：「皇天在上，諸神共鑒，我歐陽明金盆洗手，封刀歸隱，十多年來，一直守信誓，未出堡門一步，不問江湖是非，小婿苦受追殺，而且出手的盡都是武林中第一等殺手，蘭因絮果，莫非是種於弟子之身，形勢迫人，弟子不得不暫拋誓言，重入江湖，再啓封刀，為武林除害了。」

一揮手，撒出杯中之酒，大步行出廳外，對天大拜三拜。

這無疑解除了他立下的誓言，綠竹堡中人，又重行步入江湖上的恩怨是非中。

廳中人個個肅立原位，直待歐陽明歸回原座，陳大可才一欠身，道：「堡主決心再啓封刀，重入江湖，咱們也可放手一拚了，屬下這就去關照他們一聲，放手施為。」

歐陽明一搖手，道：「慢着。」

陳大可一欠身，道：「老堡主還有什麼吩咐？」

歐陽明道：「咱們要先禮而後兵，你先坐下，綠竹堡重入江湖，總不能留給人話柄。」

陳大可應了一聲，歸入原座。

歐陽明輕輕咳了一聲，回目望着杜天龍，道：「聽說你已把鏢局子歇了。」

杜天龍恭恭敬敬的應道：「是的，小婿已經歇了鏢局子。」

歐陽明道：「好！大可，你想法子通知開封地面的武林同道一聲，就說龍鳳鏢局子已經歇了業，杜天龍夫婦，暫住在大祥記綢緞莊中。」

陳大可道：「屬下這就遣人送出訊息，但不知老堡主重出江湖的事，是否也要告訴他們。」

歐陽明道：「告訴他們，明人不作暗事，我一生光明磊落，這番重出江湖，也不希望使清白受到沾污。」

陳大可道：「屬下就去趕辦。」

需知那歐陽明能夠成為武林中一代受人敬仰的人物，並非全是武功高強，他的智略，氣度，都有着過人之處。

黃蜂女和苗奇，都不禁生出了敬佩之心，自動的詳述了受僱的經過。

歐陽明笑一笑，道：「苗兄的大名，老朽相聞已久，只沒有見過罷了，此番相助小婿，老朽十分感激。」

苗奇道：「慚愧，慚愧。」

歐陽明目光轉注到黃蜂女的身上，接道：「姑娘，老朽昔年和令堂有過數面之緣……」

黃蜂女接道：「老前輩，家母在江湖的聲名，是不是很壞？」

歐陽明道：「令堂使很多人誤解，不過，老朽的看法，令堂只是行事偏激一些，有時間太暴急，誤傷了不少人。」

黃蜂女道：「老前輩的氣度宏大，不忍傷害晚輩，晚輩未和杜總鏢頭，雷老英雄等相處之前，確然，不知自己為人，那裏不對，這半月相處，使晚輩體會到，正邪之間，確然有很大的分野。」

歐陽明微微一笑，道：「那很好，姑娘生具慧相，能夠及時醒悟，明辨是非，老朽為姑娘慶賀。」

凌度月突然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堡主，晚進有幾點不太瞭然之處，不知可否請教一二？」

歐陽明道：「凌世兄，有什麼指教，但請明言。」

凌度月道：「老前輩通知武林同道重出江湖之後，第二步作何打算？」

歐陽明道：「唉！老朽希望，他們能夠看我這張老臉，事情到此而止。……」

凌度月接道：「晚進的看法，似乎是不太可能。」

歐陽明道：「老朽也明白，這似乎不太可能，不過，老朽希望給人一個選擇的機會，屈幾位的大駕，暫在大祥記留住幾日，等他們找上門來，再來打算。」

凌度月道：「原來如此，老前輩果不愧一代武林名宿，單是這等氣度，就非常人能及。」

歐陽明道：「老了，已不復當年的雄心豪氣了。」

凌度月道：「老前輩胸懷磊落，但對手却未必是有此胸懷，晚進之意，讓他們準備好了大舉來犯，倒不如咱們也暗中派人查看一下他們動靜。」

歐陽明道：「什麼人去呢？」

凌度月道：「晚進初入江湖，識者不多，如是老堡主相信得過，晚進就毛遂自薦了。」

歐陽明道：「凌世兄肯親自出馬，那是再好不過，只是為老朽和小婿的事，這樣勞動你凌世兄，叫人不安的很。」

凌度月道：「老堡主言重了，晚進這就暫行告辭。」

歐陽成方突然站起身子道：「我也很

少在江湖上走動，我和凌兄同去一趟。」

歐陽明冷冷說道：「坐下，你大搖大擺的在開封府遊了一天，還認爲別人不認識你，有你同行，那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了。」

歐陽成方不敢多言，緩緩坐下去。

黃蜂女道：「凌少俠，我跟你同去如何？」

凌度月道：「姑娘還是暫請留此，在下先去瞧瞧，如若有需用姑娘之處，再請姑娘幫忙。」

轉過身子，快步而去。

黃蜂女碰了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心中甚是難過，望着凌度月的背影，半晌說不出話來。

歐陽明淡淡一笑，道：「姑娘，由他去吧！姑娘役蜂逐敵，只怕早已被人認了出來，恐無法瞞過敵人的耳目了。」

黃蜂女想一想，實也有理，心中的怒火消去了不少，緩緩落座。

這一陣，一直很少開口的雷慶，突然說道：「老堡主這等張網待魚的辦法，十分高明，給他們一個莫測高深的感覺，讓他們自動找上門來，既可保持了先禮後兵的氣度，誘敵犯我，再作反擊，不失一代名宿的身份。」

歐陽明拂髯一笑，道：「雷兄，這件事由頭至今，雷兄大部在場，雷兄的看法，這件事，是否和柳家有關呢？」

雷慶道：「老堡主不耻下問，雷某人自當奉告一得之愚，當今之世，除了山西柳家長福銀號之外，還有什麼人，能有聘請這多武林中第一等人物的財富，和我們作對，不過……」

歐陽明道：「不過什麼？」

雷慶道：「柳家雖然財大勢雄，但他們沒有理由和綠竹堡結仇？這是使在下唯一想不明白的地方？」

歐陽明道：「我也一直在想這件事，他們這做法，不外兩種途徑，一種是他原本把事情看的很簡單，想不到連番受挫，惱羞成怒，不得不放手對付咱們……」

沉思了片刻，接道：「另一個原因，是他有意逼老朽出山，只好讓他們償此心願了。」

這時，陳大可已辦完事情行入廳中。

歐陽明道：「大可，事情辦完了！」

陳大可道：「訊息已經發了出去，今夜之前，開封府地面上，都將知道老堡主啓封刀重入江湖的事。」

歐陽明話題一轉，道：「大祥記綢緞莊，從此刻起，好好的佈置一下，地處鬧區，就怕用火，連累了街坊隣居，那就不好說話了。」

陳大可點點頭，道：「屬下明白。」

歐陽明道：「替客人備好靜室麼？」

陳大可道：「早已備好。」

歐陽明道：「那很好，帶他們各自回房去休息一下，也許今夜咱們就無法平安渡過。」

杜天龍突然取出一粒丹丸，交給了黃蜂女，道：「服下之後，運氣坐息一段時間，可除去身中奇毒。」

黃蜂女接過藥丸，正待招呼苗奇，歐陽鳳已行近身側，道：「妹子走，咱們在一起休息，彼此照顧，也方便一些。」

凌度月拒他於千里之外，使她內心中產生了很大的自卑，認爲在場中人，能和她患難相扶的，只有一個苗奇。

歐陽鳳近身相邀，使得黃蜂女心中産生了無比的感動，熱淚盈眶，幾乎要滾落下來。

陳大可也特別行了過來，招呼苗奇，道：「苗爺，先請回臥室中休息一下，二更之後，只怕還有麻煩苗爺的事。」

苗奇道：「這幾日所歷所見，我自己感覺到，這點本領，有限的很，但我願作先驅，死而無憾。」

陳大可道：「苗爺言重了。」

衆人魚貫離去，大廳中只餘三人，老堡主歐陽明，過關刀雷慶和歐陽成方。

雷慶是老堡主暗中示意下，留在廳中未走，歐陽成方却是未得父命不敢退下。

片刻之間，陳大可重入廳中，撤去殘席，又換上一桌酒菜，大廳中，加多了四支火燭，顯然更爲明亮。

歐陽明低聲道：「大可，全都準備好了？」

陳大可道：「都準備好了，但只怕，他們不能體會到老堡主這番用意。」

歐陽明道：「那是人事，但咱們自己不能不準備一下。」

陳大可一欠身，退出廳外。

歐陽明突然哈哈一笑，端起酒杯，道：「雷兄，你看他們連番遣人追殺小婿的用心何在呢？」

雷慶道：「這個麼，在下一直未想明白，但見到你老堡主後，確使在下茅塞一開……」

歐陽明接道：「雷兄聽出了什麼？」

雷慶道：「項莊舞劍，志在沛公，追殺令婿，只不過是一個幌子……」

歐陽明點點頭接道：「高見，雷兄何妨暢述所見。」

雷慶道：「好！在下恭敬就不如從命了……」

語聲一頓，接道：「一開始，這就是一個設計好的圈套，用心，就指向了老堡主，希望把你逼的重出江湖，離開綠竹堡，天龍只不過是他們安排的一個借步。」

歐陽明道：「仔細想來，確也是如此了。」

雷慶歎口氣，道：「這點我們早該想穿才對，寒陰透骨索，本是中人無救，偏巧的柳三夫人，就有那麼一節參王……」

歐陽明哈哈一笑，道：「雷兄，再深一層想，那不是什麼參王，根本就是解藥，只是它形狀改作參王罷了。」

雷慶道：「對啊！當時，大家都注重在杜兄弟的生死之上，有誰去留心那參王是眞是假？」

歐陽明凝目思索了一陣，道：「他們自始至終，就沒有存着殺死天龍的用心，但壓力却一波强過一波，有心逼的小婿無路可走，自然就逼的老夫出頭了。」

雷慶道：「老堡主不愧是一代武林領袖人物，坐在綠竹堡，竟然能把事情瞭解得如此深刻。」

歐陽明道：「小女述說了經過之情，再得適才諸位詳說各節，湊在一起，老夫才有了這個推斷，留下雷兄，只是想再多求證一番。」

雷慶道：「雖然如此，但如老堡主不提起來，咱們却又無從想起……」

似是突然想到了一件重大的事，接道：「冷八公的出頭，荒野截查，似乎又有些認眞了。」

歐陽明道：「不錯，老夫出堡的事，我相信他們知道十分快速，這時，他們倒很認眞的準備殺死各位了，以凐滅逼我出堡的證據，只是，他們千算萬算，算錯了兩件事了，唉！這大約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吧。」

雷慶道：「是那兩件事呢？」

歐陽明道：「是凌度月少俠突然出現，而且，又全力爲小婿助拳，二是黃蜂女和苗奇的倒戈，自然，這全是雷兄之力，點穿了對方的陰謀，使兩人，變成了小婿很忠實的幫手。」

坐在一側的歐陽成方，只聽得圓睜雙目，道：「爹，這裏面竟有這大曲折。」

歐陽明道：「江湖上太複雜，也很奸險，你知道的太少，這就是爲父的平日不讓你們多在江湖上走動的原因，走江湖，武功的强弱，只是條件之一。」

歐陽成方一欠身，道：「孩兒敬謹受教，不過，孩兒還有很多不明之處。」

歐陽明道：「好！你問問看？」

歐陽成方道：「他們如若志在綠竹堡，引誘爹爹出山，爲什麼不直接侵犯咱們綠竹堡呢？」

雷慶微微一笑，道：「直接侵犯綠竹堡，是一件立刻哄動天下的大事，大約他們還不敢這樣明目張胆。」

歐陽成方道：「至少，他們可以下個帖，約家父在什麼地方會晤，也可省去不少手脚。」

歐陽明道：「孩子，爹不會去，別忘了爺已是金盆洗手，封刀歸隱的人了，能够忍的事，我會盡量的忍下來。」

歐陽成方啊了兩聲，未再多言。

雷慶接口說道：「老堡主，經過之情，你都已經瞭解，但我也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

歐陽明接道：「雷兄只管請說，區區留下雷兄，就是借重雷兄的多聞，博見，以解決其中很多存疑之處！」

雷慶道：「老堡主已經退隱很久了，而且是千眞萬確的不聞問江湖中事，少了老堡主這個阻碍，對他們豈不是利多害少，爲什麼一定要千方百計的把老堡主逼的重入江湖呢？」

歐陽明道：「這一點，我也想過，但還未完全想通，自然，我如被他們殺死了，自然比退休在綠竹堡，對他們更爲安全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雷兄，江山代有才人出，凌少俠，似乎就是主裁這一代江湖正邪分野的領袖人物。」

雷慶道：「區區也有這個看法。」

歐陽明道：「只是他年紀太輕了一些，眉宇間的傲氣，又太重了一些，我看，這還得雷兄從中相助他一臂之力才成。」

雷慶微微一笑，道：「我會留心這件事……」

突聞一陣步履聲，傳了過來，打斷了雷慶未完之言。

轉頭看去，只見陳大可手中捧一個大紅錦緞的盒子，行了過來。

歐陽明望了那錦盒一眼，道：「瞧過了麼……」

陳大可道：「已經查看過了。」

歐陽明道：「什麼東西？」

陳大可道：「錦盒中一張拜帖，別無他物。」

歐陽明道：「取出拜帖。」

陳大可應命打開錦盒，取出拜帖，只見上面寫道：「要事面謁，敬請賜予接見時刻。」

下面寫名萬年虎。

歐陽明道：「筆硯。」

一個小斷，捧着筆硯而至。

歐陽明就在原帖子上批道：「回書不及，今夜二更至三更間，恭候大駕。」

下面寫了綠竹堡主歐陽明拜啓。

陳大可收去了拜帖退下，歐陽明突然回顧了雷慶一眼，道：「雷兄，他們有一個缺憾，那就是太急了一些。」

雷慶笑道：「年輕人，唯一的缺點，就是不够老成持重。」

× ×

二更過後，大廳中又添新燭，明亮的燈光，照的大廳纖毫畢現。

一桌重新整治的酒席，擺在廳中。酒杯，碗筷，都已經重新換過。

歐陽明端坐在主人的位置上。

雷慶坐的陪客位置。

整個大廳中，只有兩個人，歐陽成方，早已被歐陽明遣離客廳。

來的很準時，二更過後不久，陳大可帶着一個戴着虎型面具的人，緩步行入廳中。

歐陽明緩緩站起身子，一伸手，道：「朋友請。」

雷慶借機會，打量來人一眼，只見他穿着一件青袍，足登粉底逍遙履，態度很從容，只可惜，自頸以上，都被虎形面具掩去，只見一對神光炯炯的眼睛，和虎口，露出的白牙。

青袍人也不歙辭，一抱拳，道：「謝坐了。」

大馬金刀的在客位坐下。

歐陽明也緩緩在主位坐好，端起酒杯，道：「請盡一杯水酒。」

青袍人端起酒杯，作了一個樣子，放下酒杯，道：「在下寒夜拜訪……」

歐陽明一揮手，道：「慢着。」

青袍人停口不言，兩道目光，却盯住在歐陽明的臉上。

歐陽明道：「自老夫出現江湖之日算起，到封刀歸隱，以迄於今，數十年來，從沒有接見過戴着面具的朋友。」

萬年虎笑一笑，道：「原來如此，不過，在下這副面具，取下不易，還望老堡主破例一次。」

歐陽明一皺眉頭，道：「取下不易，那是什麼意思！」

萬年虎道：「這面具之上，有個特製的暗鎖，那鑰匙不在區區身上……」

歐陽明冷冷接道：「老夫不願和無法作主的人，多費口舌，你朋友請便吧！」

萬年虎道：「老堡主，如若咱們是故舊相識，在下取了這副面具，和你面對面

的，談斤論兩，那豈不是一件十分尷尬的事。」

歐陽明道：「你不可能是老夫的舊識故友，老夫的辨別聲音之能，自信天下無人能夠及得。」

萬年虎道：「所以，我這些年，一直在練習變音之術，老堡主如若不信，在下立刻可以試過。」

歐陽明道：「老夫就洗耳恭聽了。」

萬年虎立刻用另一種方言出口，片刻間，連用七種不同的方言。

每一種方言，又是那樣的字正腔圓，叫人無法分辨是出自一人之口。

歐陽明也不得不點頭了，緩緩說道：「的確高明。」

萬年虎笑一笑，道：「老堡主可是鑒諒在下戴着面具說話了？」

歎口氣，歐陽明帶有三分傷感的說道：「也許我眞的老了，不復當年的豪氣，你說吧。」

萬年虎目光一掠雷慶，道：「這位過關刀雷老英雄，是否要迴避一下。」

雷慶站起身子，準備離去，歐陽明却沉聲喝道：「坐下，雷兄，兄弟留你在此，就要你作個人證。」

萬年虎哈哈一笑，道：「歐陽老堡主，有些事，似乎是只宜兩人交談，多一人，就有些不便。」

歐陽明淡淡一笑，道：「雷老英雄，和我們綠竹堡素無源淵，閣下有什麼事，只管坦然說出，老夫已封刀退隱，能夠忍讓的，我會盡量的忍耐下來，只要你開的條件不太苛刻，老夫覺着，咱們很可能談個完滿的結果出來。」

萬年虎哈哈一笑，道：「老堡主，如此虛懷若谷，實是大出了在下的意外。」

歐陽明笑一笑，說道：「你如若眞是老夫昔年的故友舊識，當知老夫的爲人如此……」

萬年虎接道：「在下的記憶之中，老堡主不是一個如此忍氣吞聲的人。」

歐陽明道：「老了，人已老，脾氣也改了很多，這一點，你朋友還沒有體會到吧？」

萬年虎歎口氣，道：「說的是啊！老堡主，不過，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你老兄的名氣太大了，所以，武林道上，人人都想念到你老兄。」

歐陽明道：「江湖朋友這麼抬愛老夫，當眞是給老夫的面子，小婿只是代我受過了。」

萬年虎呵呵一笑，道：「杜總鏢頭那點道行，如非受你老堡主的支持，別說他在江湖上闖不出這大名氣，我們也早把他收拾了。」

歐陽明道：「萬兄，老夫年紀大了，既無在江湖上爭雄之心，也不習慣和人互較心智，萬兄，有什麼事，還請開門見山的談吧！」

萬年虎點點頭，道：「既然老堡主這麼吩咐，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是這麼回事，咱們希望你歐陽老堡主，替咱們辦件事情，如是你老堡主能夠答應下來，不但令婿殺傷了咱們很多的朋友的事，咱們不再追究，而且，你老堡主，還可收到一筆很豐富的禮物。」

歐陽明淡淡一笑，道：「萬兄，老夫綠竹堡那點基業，雖然談不上什麼豐厚，但溫飽足可無憂，所以，送禮一事，再也休談，重要的是萬兄有什麼見教，還請先說出來，讓老夫有個斟酌。」

萬年虎道：「並不是什麼大事，咱們只想你歐陽老堡主，替咱們寫一封信，並把你堡主的一個翠玉斑指，借給敝上，用作信物。」

歐陽明笑一笑，道：「萬兄可否說明，要老夫寫給什麼人！」

萬年虎道：「鐵花夫人。」

歐陽明臉色突然一變，道：「萬兄，貴上是何許人，爲什麼要老夫寫信給鐵花夫人？」

萬年虎道：「老堡主，你是否答應，還未決定，咱們似乎是用不着先把事情說明白吧！」

歐陽明搖搖頭，說道：「很抱歉，老夫不能答允此事。」

萬年虎道：「那證明了一件事，你老堡主，仍有着很重的名利之心了。」

歐陽明道：「其他的事，咱們都可以商量，唯獨此事，老夫不能答允。」

萬年虎道：「老堡主一口回絕，那是毫無商量的餘地了。」

歐陽明道：「這件事，決沒有商量的餘地。」

萬年虎站起身子，道：「老堡主，如若咱們全無商談的餘地，在下也不便在此多留了。」

歐陽明道：「是的，老夫很抱歉，此事不能答允。」

萬年虎一抱拳，說道：「既是這麼商量不通，在下也不敢多麻煩你老堡主了，在下告辭了。」

一抱拳，轉身向外行去。

歐陽明暗一沉吟，高聲說道：「萬兄，請留步。」

萬年虎人已行出廳外，聞言重又回過頭來，道：「老堡主還有什麼吩咐？」

歐陽明道：「萬兄，問了老夫不少的事，老夫也想問問你萬兄幾件事了。」

萬年虎道：「請說。」

歐陽明道：「貴上是何許人？」

萬年虎冷聲道：「這個，在下不能奉告。」

歐陽明道：「萬兄你非說不可。」

萬年虎道：「如是在下不說呢？」

歐陽明道：「那萬兄就很難生離此地了。」

萬年虎道：「堂堂綠竹堡主，江湖上人人敬仰的前輩高人，難道還能殺了來使不成！」

歐陽明冷冷說道：「萬年虎，你不用拏話激我，你既然敢來，想必早已有信心破圍而去了。」

但見人影連閃，突然由院中暗影裏，閃出來三個人。

這三人還是杜天龍，歐陽成方，和黃蜂女。

就在三條人影出現的同時，陳大可，也急急的奔了過來。

四個人一字排開，攔住了萬年虎的去路。

萬年虎冷冷一哼，說道：「你們四個人要幹什麼？」

黃蜂女道：「報仇，你要我們去殺杜天龍，自己却又從中撤腿，而是，又在我身上下毒，這筆債，你不交代一聲，就想離去麼？」

杜天龍道：「咱們素不相識，自然也說不到什麼仇恨，閣下爲什麼多番遣派人手，取我杜某之命，希望你今夜能交代個明白出來。」

萬年虎冷笑一聲，道：「你們這做法，可是想老夫出手了？」

歐陽成方道：「閣下只要有必勝把握，那就不妨出手一試？」

萬年虎哈哈一笑，道：「你們眞想動手……」

陳大可笑一笑，接口說道：「閣下，貴組合，所用的手段，無一不卑下惡毒，咱們就算留下你，也不算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萬年虎道：「如若在下沒有一點準備，也不會單人匹馬來了。」

歐陽成方道：「閣下有什麼手段，只管施用出來。」

萬年虎道：「你是什麼人。」

歐陽成方道：「在下歐陽成方？」

萬年虎冷冷道：「你是歐陽老堡的公子。」

歐陽成方笑一笑，道：「不錯。」

萬年虎道：「閣下如若不顧及令尊歐陽老堡主性命，那就只管出手。」

歐陽成方不禁呆了一呆，說道：「我父親，……」

歐陽明接道：「萬兄，可是在施用詐術麼？」

萬年虎冷冷一哂，道：「也許歐陽老堡主還不知道，你已經中了在下所施放的無形之毒。」

歐陽明暗中運氣一試，果然覺着中了毒，不禁一皺眉頭。

歐陽成方，目睹父親神色，心知有異，仍忍不住問道：「爹，眞中了毒麼？」

歐陽明緩緩站起身子，直行到大廳門，雙目中神光如電，盯注在萬年虎的臉上，冷冷的說道：「萬年虎，你究竟是什麼人？用毒的手法，如此高明，竟然能使老夫，全無所覺中，身受毒傷？」

歐陽成方右手一揮，長劍出鞘，振腕一劍，刺了過去。

萬年虎右手一揮，閃起一道寒芒，嗆的一聲，封開了歐陽成方的長劍，手中已多了一把一尺五寸左右的短刀。

歐陽成方只感右臂微微一麻，長劍被震的直蕩開去，不禁心頭駭然。

但他年少氣盛，又心急父親中毒，長劍一振，又攻了上去。

萬年虎短刀劃起一道冷芒，又把歐陽成方的長劍震開，短刀順勢推出，一抹寒芒，直奔歐陽成方的前胸。

歐陽成方長劍被震開去，一時間收不回來，只好一吸氣，向後退開了五尺。

萬年虎一跨步，陡然間，向前欺進了五尺，如影隨形一般，一抹刀光，劃向歐陽成方的咽喉。

但見一道黑光，橫裏飛來，及時架住了萬年虎的短刀。

及時出手的，正是陳大可。

陳大可手中執着一柄鑌鐵懷杖，封開了萬年虎的短刀之後，立刻反擊三杖。

萬年虎短刀回轉，封開了三杖，回手一刀，又把陳大可迫退了三步。

歐陽明高聲喝道：「住手。」

萬年虎收住短刀，說道：「歐陽堡主，兄弟施放的無形之毒，有一個很大的禁忌，那就是不宜提聚眞氣，提聚眞氣，很容易促使毒性提前發作，但目下的情景，你老堡主，大約心中也已明白，除了你老堡主親自出手之外，只怕他們很難能留住在下？」

歐陽明緩緩向前逼進了兩步，道：「萬年虎，老夫就算要毒發身死，也要把你留下，打開你臉上的虎型面具，瞧瞧你的眞面目……」

只見一個清亮的聲音，接道：「老堡主，用不着，你是武林名宿，怎可輕易涉險。」

隨着那說話之聲，緩步行過來一身青衫的凌度月。

他舉止很瀟洒，緩步行到了萬年虎的身前，接道：「你這頭老狐狸，當眞是狡猾的很啊！另一面，安排了一個替身，眞身却跑來此地。」

目睹凌度月的輕鬆神態，萬年虎心中立時提高了警覺，冷冷說道：「你是什麼人？」

凌度月搖搖頭，道：「我不會告訴你，像你這種頭上戴着古怪面具，不敢以眞正面目示人的人，不配問我的姓名。」

萬年虎怒道：「好狂的小輩，老夫刀下不死無名之輩，你小子要是怕死，那就別報姓名了。」

凌度月淡淡一笑，道：「你不用用話激我，我不是不敢通名報姓，我只是覺着你不配知道我是什麼人。」

萬年虎對塲中惲忌的人，就是歐陽明，這年輕人雖然氣勢不凡，但萬年虎已被他冷言激怒，大喝一聲，揮動短刀攻去。

他刀勢迅若雷奔電掣，快速至極，一眨眼，就攻出了七刀。

七刀快攻，化作了一片寒芒刀幕。

凌度月冷笑一聲，赤手空拳，掌拍，指點，點穴斬腕，竟然把七刀快攻，完全給封擋開去，連兵刃也未撤出。

這一來，不但萬年虎大爲震駭，就是老堡主歐陽明，也看的大爲驚奇不止，這年輕人太高明了，高明得大出想像之外。

逼退了萬年虎，凌度月又向前逼進了一步，道：「萬年虎，你自己棄去兵刃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我出手？」

萬年虎已然知道厲害，但看他那點年紀，心中實在又有些不服，重重的咳了一聲，道：「區區在江湖上走了三十年，還未棄過兵刃，束手就縛。」

凌度月冷聲道：「每件事，總會有第一次？」

話聲一頓，接道：「還有一個辦法，可以放你離去！」

萬年虎不自覺的衝口問道：「是什麼辦法？」

凌度月道：「留下解藥。」

萬年虎冷冷道：「很可惜，老夫沒帶解藥來！」

凌度月劍眉一聳，雙目冷芒如電，逼注萬年虎的臉上，道：「萬年虎，不論你如何狡滑，今夜裏遇上了我，你就別想討了好去，不肯留下解藥，你將付出更大的代價，留下解藥，是你唯一生離此地的機會。」

萬年虎道：「老夫不信這個邪。」左手一揚，劈空一掌。

一股強猛絕倫的掌力，追擊過去。

凌度月似是不願和他硬拚掌力，一閃身避了開去。

那知萬年虎竟是一招虛攻，借身飛身而起，有如白鶴凌空一般，飛上了屋面。

陳大可猛一揚手，兩隻弩箭，電射而出。

萬年虎一回身，短刀揮動，叮叮兩聲，把兩枚弩箭，一齊擊落。

就這一停耽誤，凌度月已飛身而起，流星趕月一般，躍上屋面，攔在萬年虎的身前。

萬年虎大喝一聲，短刀疾探，劃向凌度月的前胸。

這一刀是在急怒之間出手，刀如流星劃空，快速至極，也凌厲至極，刀芒籠罩了凌度月前胸七處大穴。

凌度月長劍像閃電一般脫鞘而出，硬接下了萬年虎的刀勢。

噹噹噹，幾聲金鐵撞擊之聲，傳入了耳際。

短刀，長劍接觸的太快，沒有人聽清楚，那是幾聲撞擊。

但顯然的，凌度月的長劍佔了很大的優勢，封開了刀勢之後，凌度月已然搶勝上風。

劍勢如長江大河綿綿不絕的攻向萬年虎。

突然間，萬年虎發出一聲驚叫，身子由屋面上直跌下去。

原來，他被凌度月一劍拍中了右腕，短刀脫手，人也被逼下屋面。

但他深厚的功力，人雖落着實地，但很快的一挺而起。

一隻堅實有力的手掌，突然搭上了萬年虎的肩頭。

萬年虎用力一掙，竟未掙脫，只覺那搭在肩頭上的手指，有如鋼條一般堅實，內力直透肌膚。

身後，響起了歐陽明冷冷的聲音，道：「朋友，老夫的鷹爪力，足可碎碑裂石，如若你朋友想保住肩骨不碎，最好是不要妄動。」

萬年虎果然沒有再妄行掙扎，江湖上，又有誰不知綠竹堡歐陽老堡主的大鷹爪力神功的厲害。

這時凌度月已然飄身落着實地，還劍入鞘。

他未再出手，只是冷冷的站在旁側。

但他的目光，一直未離開過萬年虎，他心中明白，這一頭狡滑的老虎，智計和武功，都非常人能及。

冷冷一笑，萬年虎緩緩說道：「歐陽老堡主，在下已經警告過你了，妄運眞氣，只有使毒性提前發作！」

歐陽明道：「老夫年過花甲，死何足惜，你朋友不用以死亡，威脅老夫。」

萬年虎道：「歐陽老堡主你覺在下用毒的手法如何？」

歐陽明道：「很高明。」

萬年虎道：「那麼，老堡主也相信在下隨時可以吞下預藏的毒藥自絕了！」

歐陽明道：「這個，老夫也相信，不過，就算你自絕一死，老夫也要打開你臉上的虎型面具，瞧瞧你是何許人物？」

萬年虎厲聲喝道：「歐陽明，咱們還有沒有條件可談！」

凌度月道：「在下說過，你只要交出解藥，放你離去！」

萬年虎道：「歐陽明，你怎麼說？」

凌度月道：「用不着和歐陽老堡主談判，在下答應的事，決不食言。」

萬年虎道：「看到我這虎型面具之上，那個王字麼？」

凌度月道：「看到了。」

原來，這虎型面具作得很像，那面具之上，果然還有一個王字。

萬年虎道：「用手在王字正中左旋三下，就可以取出一顆解藥！」

凌度月冷然一笑，道：「希望你不要再要花招，那對你無益的很，你雖狡滑萬端，但却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伸手向虎型面具按去。

杜天龍忽然沉聲說道：「少俠，這個由我來。」

搶近凌度月的身前，依言施為。

萬年虎沒有說謊，果然，左旋三下之後，那虎型面具中滾出了一粒解藥。

杜天龍托在掌心瞧了一陣，才緩緩把解藥交給了歐陽明。

接過解藥，歐陽明無限感慨，想到自已一世英雄，竟然領受一個後生晚輩的救助。

凌度月道：「老堡主，快請服下解藥，你是領袖武林大英雄，犯不着和這等人生氣賭命。」

歐陽明未再多言，舉手吞下解藥。

凌度月問道：「老堡主，解藥是眞是假？」

歐陽明閉目調息片刻，道：「對症之藥，毒性已解。」

凌度月道：「那就請老堡主賞晚輩一個面子，放了他吧！」

歐陽明道：「人本是少俠所擒，老夫何敢居功。」

一鬆五指，放了萬年虎。

萬年虎長長吁一口氣，雙目盯注在凌度月的身上，點點頭，道：「閣下的劍法，的確高明。」

凌度月道：「過獎，過獎，希望咱們下一次別再遇上！」

萬年虎聳聳肩，道：「在下那一個大缺點，閣下可否見告？」

凌度月道：「你很怕死。」

萬年虎冷笑一聲，冷聲道：「多承指教！」

突然，飛身而起，躍上屋面，飛奔而去。

黃蜂女一揚手，一隻毒蜂，疾飛而出，疾向萬年虎追了過去。

凌度月低聲說道：「姑娘，請召回毒蜂。」

對凌度月，黃蜂女忽然生出了一種敬畏心，一之面收回毒蜂，一面低聲說道：

「此人用毒手法，高明無四，如不除了他終是禍患。」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咱們到大廳中說吧！」

歐陽明一直望着萬年虎遠去的背影出神，直待歐陽成方呼喚，歐陽明才如夢初醒一般，轉身入廳。

凌度月一抱拳，道：「老堡主，想出一些頭緒麼？」

歐陽明微微頷首，道：「老夫倒是想起一人，只不過，還不能肯定罷了！」

黃蜂女嘆口氣，道：「凌少俠，他們手段惡毒，無所不用其極，咱們這等以君子手法待人，豈不太吃虧了。」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到目前為止，咱們所見到敵方之中，身份最高的就是萬年虎這個人了，但顯然的，他不是首腦人物，如是咱們把他逼死，很可能完全斷了線索，留下他一條命，對咱們而言，益大害輕。」

黃蜂女呆了一呆，說道：「凌少俠高見。」

歐陽明一揮手，道：「諸位請回房休息去吧，天色不早了。」

當先起身，回返臥室。

雷慶和凌度月住在一座廂房，雖是各有門戶的獨室，但中間只隔一道磚牆。

輕輕咳了一聲，雷慶緩緩說道：「凌少俠，很睏倦麼？」

凌度月笑一笑，道：「晚輩還好。」

雷慶道：「年紀老了，瞌睡不多，凌少俠如若有興，咱們聊聊如何？」

凌度月推開房門，道：「前輩有興，晚輩當得奉陪。」

雷慶步入房中，幌燃火摺子點上燈火，笑道：「老弟，你好像已經查出了一點眉目？」

凌度月皺皺眉頭，道：「不瞞老前輩說，在下也正為此事困惑的很！」

雷慶道：「怎麼回事？」

凌度月苦笑一下，說道：「咱們雖然不算安善良民，可也不是江洋盜匪，對不對？」

雷慶點點頭，道：「俠以武犯禁，但在江湖上走動，難免如此，至少，咱們都算是白道中人！」

凌度月道：「萬年虎那般人呢？」

雷慶道：「他們處處用毒殺人，手段卑下的很，自然算是黑道中人了！」

凌度月道：「但他却與官府中有着來往，不瞞老前輩說，晚輩幾度追踪，發現他們都進入一座大宅院中！」

雷慶哦了一聲，道：「那宅院主人是誰？」

凌度月說道：「開封府知府大人的公館！」

雷慶呆了一呆，道：「有這等事？」

凌度月道：「是的！晚輩已經問過了幾個人，決不會錯。」

雷慶沉聲道：「這，當眞是有些奇怪了。」

凌度月道：「更妙的事，晚輩也打聽了，這開封府的出身，據晚輩查問所得，這開封府是進士出身，而且，很有一點政聲。」

雷慶道：「衙門中捕快衙役，良莠不齊，說他們和萬年虎等有所勾結，還可說得過去，堂堂四品知府，怎能和江湖盜匪來往，就算是錢能通神吧！買動了知府，也只能在暗中幫他們個忙，怎敢這樣明目張胆的和他們來往，把高來高去的江湖人，藏在私宅之中。」

凌度月道：「這也是晚輩今夜之中，堅主放走萬年虎的原因……」

雷慶接道：「老弟，那萬年虎可也是住在知府的公館之中麼？」

凌度月道：「是的！晚輩已見他兩次進入那知府公舘的宅院中了！」

雷慶道：「果眞如此，咱們眞得從長計議了。」

凌度月苦笑一下，道：「江湖悍匪，綠林巨寇，晚進都不全怕他們，不論他來勢多大，武功多高，晚進自信都可以應付，但如要我和官府中人，正式為敵，在晚輩確也覺着不妥的很。」

雷慶道：「這確是一個很奇怪的組合，他們似是有着無數的金錢，而且，和官府中人，也有着很親密的交往，這算是怎麼回事呢？」

凌度月道：「所以，晚進準備明天和王恩兄談談……」

雷慶接道：「老弟的意思是……」

凌度月道：「我們也沒有大大的損傷，如是能夠罷手，似乎就不用再互鬥下去了！」

雷慶緩緩說道：「老弟，這件事確然透着古怪，我走了一輩子江湖，不但沒有遇到過這等怪事，而且，連聽也沒有聽過，但越是光怪陸離的奇事，越有着曲折詭異的內情，老弟，像你這等江湖上奇人才物，如若不揷手此事，還有什麼人敢担起這副担子呢？」

凌度月嘆口氣，沉吟不語。

雷慶心中暗道：「歐陽堡主，一向躲避官府中人，能忍耐的，全都忍了下去，這凌度月也似是不願招惹上官府中人，看來，他們似乎都有着難以告人的苦衷，這位年少的劍客，顯然已豪氣頓消了。」

心中念轉，口中接道：「老弟，有幾件事，我有些想不明白！」

凌度月道：「什麼事？」

雷慶心中暗道：「只要開口，就不怕你不跳入是非之中。」

當下說道：「他們既和官府中來往密切，不知何以不肯用官府中力量對付咱們，却化了大批金銀，僱請了江湖大批殺手，對付咱們？」

任他凌度月聰明絕世，但終是全無江湖歷練的人，當下一揚劍眉，道：「是啊！他們為什麼不用官府力量呢？」

雷慶道：「所以，這中間，定有隱情，應該查個明白！」

凌度月低聲說道：「混入知府公舘中去！」

雷慶說道：「對！老弟，我陪你去瞧瞧！」

凌度月道：「什麼時間？」

雷慶道：「明天去。」

凌度月道：「大白天？」

雷慶道：「大白天才能出其不意。」

凌度月說道：「咱們怎麼能混得進去呢？」

雷慶道：「法子是人想出來的，我已經有了一個腹案，明天咱們去碰碰運氣，不過，老弟，咱們要易容改扮。」

凌度月道：「晚進對易容手法，倒是有些心得，老前輩準備如何改扮，只管吩咐一聲就行了。」

雷慶心中暗道：「難怪啊！他能够忽然不見了，東跑西轉，四處奔跑，不畏別人發覺……」

心中念轉，口裏說道：「還不能帶長劍，但也不能太大意，明天，咱們先去鐵器店選一把匕首帶上。」

凌度月道：「這個，老前輩不用担心，晚進本來也不用長劍……」

但他够聰明，發覺了失言，便立刻住口。

但這已經够了，對一個老江湖如雷慶這樣的人物，自然是一點就透。

他想到了冷八公和他的屬下之死。每人的額上只有一道紅痕。

凌度月佩帶長劍，只是用來掩人耳目，雖然他劍法已然精奇絕倫，但那並不是他眞正的兵刃。

忽然，雷慶想到了數十年前一位出現於江湖的高人，頓覺背脊上，泛起寒意。

但他盡力按下心中的震動和驚異，笑一笑，道：「老弟，天不早了，咱們睡一陣，明天，還得早起身。」

× ×

旭日初昇，一片金黃色的陽光，照着一座高大的宅院。

這時大宅院的後門，早已大開，成担的魚，肉，青菜，都從後門進入了大宅院中。

一個微微駝背，頸前長着一個拳頭大肉瘤的老者，帶着一匹騾子，馱着兩大綑劈好的木柴，直向宅後行去。

在那老者牽着騾子之後，還跟着一個二十五六，面孔黝黑的年輕人，挑着一担木柴。

兩個人魚貫行入了後門。

後門裏面，對立着兩個佩着腰刀的大漢。

兩個佩刀的大漢，穿着黑色的勁裝，生像慓悍，一望即知，是江湖中人。

只聽左首一個冷冷說道：「駝子，你沒有走錯門麼？」

駝背老人，左手摸摸前頸上的肉瘤，道：「這不是王知府大人的公館麼？」

左首大漢道：「不錯，這是知府大人的公館，不過，張總管沒有交代過，今日有木柴送到。」

駝背老人吃了一驚，暗暗忖道：看起來，府中人出出入入，十分容易，事實上，管制的十分嚴密，連往府中送一担木柴，事先都有安排。

盡管心中十分震駭，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平靜，緩緩說道：「張總管在吧，老漢見見他……」

左首大漢一擺手，道：「總管事務繁忙，那有時間見你。」

聽張總管無暇接見，駝背老人精神一振，道：「總管大人事務忙，也許忘記交代兩位了，府中近日裏客人多，這木柴該晚幾天送來的，交代老漢早些送來。」

右首大漢低聲說道：「老廝，叫他們送厨房去吧！咱們一下子來了七八十號人，府中增加了不少食用之物，張總管怎會記得這許多雞毛蒜皮的事。」

左首姓廝的漢子點點頭，指指東首一排房子，說道：「快送到厨房去，孥到銀子，快快離去，府中近來客多事繁，不要多留。」

駝背老人打躬作揖的連連稱謝，牽着騾子，向東面行去。

那黑面孔的年輕人，一直追隨在駝背老人的身後，一語未發。

快行近厨房時那年輕人才開了口，低聲道：「老前輩，看來府中的管制很嚴，咱們留下來不出去，只怕是不容易了。」

駝背老人道：「這一點，老朽也未料到，但他們來了七八十號人，加上府中的僕從，護院兵，總有一百多人，咱們定然可以找出一些空隙，目下情形，只有隨機應變了。」

談話之間，已然行近了厨房。

其實，厨房很容易找到，因爲不少送菜送肉的人，進入厨房。

駝背老人，看到堆集木柴的地方，一面動手解下騾背上的木柴，一面低聲說道：「老弟，府中人很雜，他們未必都是互相認識，出入之間，定然有一個連絡的法子，或是什麽證物。」

年輕放下了肩上的木柴，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駝背老人接道：「找出他們的連絡法子，咱們就可以出入這座府第了，看情形，這地方似乎是他們主要的落足所在，如若咱們在這裏多下一點工夫，可能會找到那位眞正的幕後人物，目下只有一個萬年虎出面，但他也只是一個身份較高一點的頭目。」

年輕人道：「他們的管制似乎是很嚴格，除了用强之外，只怕很難取得他們通行證物。」

駝背老人道：「老弟，多忍耐，千萬不能打草驚蛇，寧可讓咱們計劃失敗，退出此地，也不能有任何使他警覺舉動。」

年輕人道：「要這樣小心麽？」

駝背老人回顧了一眼，道：「不錯，老朽的想法，那眞正的幕後人物，不但狡滑的很，而且，還十分謹愼，只要聽到風聲，就可能聞風而逃，所以，不能讓他知曉咱們已查出他的落足之處！」

年輕人低聲道：「老前輩，已肯定他在此地麽？」

駝背老人道：「大概不會錯了！堂堂四品知府的公館，豈是一個江湖人歇足留宿的人，但顯然的，王知府也不是他們組合中的人物，但老朽想不通的是，一位頗有政聲的知府大人怎的竟在公舘來接待這多江湖人物，這該是件不易忍受的事。」

年輕人道：「是不是那位隱於幕後的人物，也是位官場中人！」

駝背老人沉吟了一陣，道：「這也不大可能，如若他是官場中人，怎會明目張胆的帶着數十位江湖人，留在此地。」

年輕人道：「老前輩這麽一分析，使晚進茅塞大開。」

兩人一面說話，一面工作，把木柴堆好，在厨下一位管事中，領了銀錢，又從原路，退了出去。

（未完）

抗戰英雄傳奇故事

天網

諸葛青雲

貪財甘玩命　求祿願爲奴

江海關鐘樓上的大自鳴鐘，正抑揚有致地敲出十二點——午夜十二點。

橫跨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已失去了平常那車水馬龍的盛況。

那些整日裏「轟轟隆隆」，震耳欲聾的有軌電車，大巴士，大卡車，以及各型各式的大小汽車，已全部或大部停駛，只有間或一二輛私家小汽車和出租汽車，亮着强烈的燈光，由橋上飛駛而過。

那些五顏六色，向行人擠眉弄眼，將夜上海點綴得多采多姿的，各型各式的霓虹燈，也少得多了。

不夜城的夜生活，畢竟是少數人的，絕大多數的人們，都已因夜幕的深垂，而進入了夢鄉。

與外白渡橋緊隣的外灘公園，也是一片寂靜。

不過，所謂一片寂靜，可並不是絕對沒有人。

如果你是有心人，就不難發現，公園一角，近蘇州河出口處，一片濃密的花叢陰影中，就隱伏着一個神秘人物。

這位神秘人物的手中，緊握着一枝長槍，槍上還裝有滅聲器和紅外綫瞄準器。

雖然由於光綫太暗，看不清這位神秘槍手的身裁和面目，但由於那枝槍所瞄準的方向，却不難看出他的目的何在。

槍口是指向矗立蘇州河畔的百老匯大廈的第十五層。

百老匯大廈是上海灘上僅次於國際飯店的摩天大廈，住的都是洋人和大佬官。

不過，如今時代變了，百老匯大廈內所住的絕大多數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橫行霸道，趾高氣揚的東洋蘿蔔頭——日本鬼子。

由於夜已深沉，此刻，由外灘公園瞧去，整個百老匯大廈，露出燈光的窗口，已是寥若晨星。

至於這神秘槍手所瞄準的第十五樓，僅有一個窗口露出燈光，有着一男一女兩個上半身的人影在晃動着。

那一男一女，似乎正在爭執着，吵鬧着，因而那映在窗上的人影，也一直在晃個不停。

當然，那一對男女不會想到，外面不遠處的外灘公園中，正有人等待着機會，要他們的命。

更不會想到，由於他們的爭執和吵鬧，無形中使他們那危險在俄頃的生命，得以苟延。

因爲，由於他們一直在晃動不停，使得那位神秘槍手一直沒機會扣下扳機。

就當此時，另一道人影以無比敏捷的身法，悄沒聲地欺近了那神秘槍手的背後。

這位突如其來的神秘人物，也似乎是事先隱伏在公園的暗影中。

由於他的身手靈活得像一隻狸貓，使得那神秘槍手心頭一驚之下，還來不及有甚反應時，一把雪亮的匕首已抵上他的背心，並傳出一個低沉的冰冷的語聲道：「朋友，乖一點，放下武器，舉起手來！」

那神秘槍手的確很「乖」，只苦笑了一下，就將雙手舉了起來。

神秘人物又低聲喝道：「背轉身去，面向黃浦江，好好答我所問。」

那神秘槍手又乖乖地照作了。

由於兩個人都已採取半蹲半跪的姿勢，因而在由枝葉空隙的路燈燈光照映之下，已可以約略看清楚兩人的面目了。

那神秘槍手是一個年約二十四五的年輕人，那身打扮，就像是一個樂隊中的洋琴鬼。

事實上，他也是以一個洋琴鬼的姿態，來到外灘公園的，身旁還有一隻盛裝樂器的皮匣，不過，它所盛裝的，卻是一枝配備有最新穎儀器的長槍罷了。

至於那將神秘槍手制住的人，卻是一個穿着一套咖啡色西裝的年輕人。

儘管他還戴着一副墨鏡，遮住了半個面孔，卻仍然可以依稀地看出，面部五官都很端正，年紀也絕未超過三十以外。

他，一手以七首抵着對方的背心，一手將對方身上的手槍，搜了出來之後，才低聲問道：「告訴我，你爲什麼要射殺那百老匯大厦十五樓……」

那神秘槍手倒很乾脆，不等對方問完，立即截口答道：「爲錢。」

「你知道那房間內住的是什麼人嗎？」

「不知道，我只是奉命要殺那個男的。」

「奉誰的命令？」

「奉錢大哥的命令。」

「錢大哥？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做錢萬能，是我的大哥，也是你的大哥，更是所有勞碌終日，爲它賣命的人的大哥。」

此人也眞够絕，在目前這種性命交關之際，他居然還會有心情去調侃對方。

那西裝客苦笑了一下道：「好小子，居然尋起我的開心來……」

右手一緊，七首的尖鋒，業已透膚而入，一面並冷然叱道：「說！奉誰的命令？」

那神秘槍手沉聲說道：「朋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你也該懂得，幫有幫法，行有行規，洩漏秘密是死，死在你手中也是死，但爲了死得像一個人物，我情願死在你的手中。」

西裝客冷笑一聲：「好！我成全你！」

他的話聲未落，一聲輕微的「卡察」聲，劃空傳來。

西裝客聽覺銳敏，反應也很神速，那異聲入耳，人已帶着那神秘槍手倒了下去。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明明聽到有推動子彈上膛的輕微響聲，事實上卻並未受到狙擊。

倒是那神秘槍手，卻已乘着身軀倒地，暫時脫離對方控制的剎那之間的機會，就地一滾，到了丈許之外，並呵呵大笑道：「朋友，你上當啦……」

西裝客不等對方說完，飛身而起，揮掌直撲，一面冷笑道：「我不信你能逃得出我的掌心！」

那神秘槍手身手之矯捷，比起西裝客來，並不多遜。

由於他起步在先，當西裝客快要追上他時，他已飛登公園的鐵欄杆上，足尖一點，逕行撲入滔滔濁流的黃浦江中。

西裝客目注水花四濺的江面，禁不住苦笑了一下道：「這眞是陰溝裏翻船。……」

話沒說完，忽然一陣破空銳嘯，使得他身形急倒，接連三個翻滾，避過了由三個方向激射而來的三把七首。

右邊暗影中傳來一聲冷笑：「好身手！」語聲係來自一株龍柏的陰影中，西裝客疾如離弦急矢，循聲飛撲，但那龍柏陰影中，已失去敵人的踪影。

而且，他的身形才落，至少有十把以上的七首，由不同方向向他集中射來。

西裝客怒叱一聲：「卑鄙無恥的走狗！」

只見他手舞足蹈中，慘呼一聲，立即倒了下去，寂然無聲。

少頃，五個短裝漢子，像幽靈似地，向西裝客倒臥處徐徐逼近。其中一人壓低語聲說道：「這小子非常扎手，要不要補上一刀，以防有詐。」

另一個卻笑道：「不必多此一舉，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前胸和後背都中了兩把七首，早就翹了辮子啦！」

他的話聲才落，那倒臥着的西裝客忽然發出一聲冷笑道：「作夢！」

緊接着，「颼颼」連響，慘呼連傳，五個短裝漢子已倒下四個，胸前插着的，正是他們於片刻之前，擊向西裝客的七首。

那僅剩的一個短裝漢子，雖因身手略爲高明，而逃過了西裝客那致命的一擊，但也僅能避開要害，那把七首卻已釘上他的左肩。

匆促中他來不及考慮，立即飛身向黃浦江中撲去。

這當兒，西裝客已飛身而起，一腳踢上那短裝漢子的臀部，並怒叱一聲：「老子送你去水晶宮！」

那短裝漢子只發出半聲慘號，就「撲通」一聲，掉入黃浦江中。

西裝客再度隱入花叢陰影中，凝神諦聽，確定附近已無敵人之後，才輕「吁」一聲：「眞他媽的活見鬼！」

這一陣緊張而又驚險已極的搏殺，使他暫時忘去百老匯大厦那邊的情況發展。

這時，他一面拍去身上的塵土，一面舉目向百老匯大厦瞧去。

不瞧倒好，這一瞧，不由使他心頭猛地一沉。

因爲，百老匯大厦十五樓那透出燈光的窗口，已是一片漆黑，而外白渡橋那邊，卻發出一片叱喝聲。他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接着，百者匯大厦前，發出一片槍聲。

循聲投注，只見一輛出租汽車，正以最快速度，駛上外白渡橋，那密集的槍聲，還正在向那輛出租汽車集中猛射哩！

那輛出租汽車衝過外白渡橋後，沿着外灘大道，向南市方向絕塵疾馳而去。

西裝客聳一聳肩，也立即快步走出公園，跨上一輛事先停在公園門外的摩托車，啣尾疾追。

× ×

那輛出租汽車中，只有一位司機和一位乘客。

司機是一位皮膚黝黑，長得頗爲精壯的中年人，一頂鴨舌帽，帽沿拉得很低，雙手扶着方向盤，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衝刺着。

那乘客卻是一位紳士型的年輕人，烱烱有光的雙眸，薄薄的嘴唇，眉峯緊蹙着，一迭聲地在催促：「快！快！」

司機向反光鏡瞄了一眼，苦笑道：「先生，不能再快了，好在後面沒人追上來。」

那年輕紳士道：「誰說的，你沒看到，有一輛摩托車追了上來。」

司機笑道：「我注意到了，那摩托車不是由橋那邊跟來的，顯然是一個不相干的人。」

那年輕人道：「不相干的人，怎會跑那麼快？」

那西裝客的摩托車，的確是够快的，雙方的距離，很快就縮短了很多。

年輕紳士顯得很緊張，手中的手槍，已向後面瞄準着。

司機的目光又向反光鏡中瞄了一眼，促聲說道：「先生，請別胡亂殺人，那人手中沒帶槍……」

就這說話之間，那西裝客的摩托車，已由

出租汽車旁邊一幌而超越過去。

那年輕紳士笑了笑道：「你可眞是一個好人。」

這位年輕紳士，面部輪廓和五官，都長得相當的帥，目前這一笑，更是特別具有男性的魅力。其唯一缺點，是臉色過於蒼白了一點。

那司機也笑了笑道：「先生過獎了，我不能見死不救。」

年輕紳士道：「對於我，也是基於不能見死不救的原因？」

「是的，這是先生祖上有德，不該遭刧，所以才恰好碰上我……」

那年輕紳士沉聲道：「有這麼巧的事，據我所知，你們的出租汽車，是事先以電話相召的。」

那司機點首接道：「先生說得不錯，我是應召回程，經過百老匯大厦。」

年輕紳士笑問道：「你不以爲我是一個壞人？」

那司機不自然地一笑道：「先生說笑了，哦！先生，已經到南市了，你要去那兒？」

不錯，已經到南市了。

南市是上海市的落後地區，也是大上海的市區。

這時，車子已進入一條崎嶇而又偏僻的小徑，速度也低了下來。

那年輕紳士突然以手槍抵住司機的背部，淡然一笑道：「就停在這兒吧！」

那司機身軀一震，扭頭苦笑道：「先生，怎麼開起我的玩笑來？」

年輕紳士冷然接道：「探長先生，你最好是乖一點，將車子停下來，因爲，我雖然認識你是上海灘上大名鼎鼎的王探長，我手中的伙計，它可不認識你。」

原來這位司機，就是上海市黑社會人物，所聞名喪胆的探長王倫所喬裝。

車子停下來了，停在一盞昏黃而又光綫微弱的路燈之下。

王探長扭頭苦笑道：「辛子雲，你眞够高明，你是怎麼瞧出我的破綻來的？」

那被叫作辛子雲的年輕紳士笑道：「在王探長面前，這高明二字，可實在担當不起。」

他，避重就輕地，將對方的問話輕輕帶過，空出的左手，卻已乘機將對方身上的手槍和手銬，都搜了出來，並歉然一笑道：「探長先生，請將尊手伸出來。」

王倫很合作，立即將雙手伸了出來。

「卡察」一聲，那平常扣在犯人手上的手銬，此刻卻扣到探長的手上。

辛子雲也眞够絕，將對方用手銬銬住之後，還得意地笑道：「這，對你來說，該說是大姑娘上花轎，還是生平第一遭吧？」

「不錯啊！」王倫表現得非常沉着。

「滋味如何？」

王倫道：「我想，跟你戴上這玩藝時，有點不同。」

辛子雲將對方挪到後座，他自己卻坐上了駕駛座上，淡然一笑道：「探長先生畢竟是見過世面的大人物，這一份沉着功夫，不由不令人由衷佩服。」

王倫笑了笑道：「因爲，我諒準你不會殺我，當然會樂得休息一下呀！」

辛子雲道：「你怎能斷定我不會殺你？」

王倫聳聳肩道：「方才，我還救過你一命，我想，你不是以怨報德的人，何況，此情此景之下，你也沒有殺我的理由，你說是嗎？」

辛子雲沒答話，汽車已經發動了，但他卻忽有所憶地，回過身來笑道：「很抱歉！我雖然不殺你，卻必須將你的咀蒙起來才行。」

王倫連忙接道：「慢着，先讓我喝點酒，然後再悉聽尊便。」

辛子雲一怔，道：「喝酒？幹嗎要喝酒？這兒怎會有什麼酒喝？」

王倫苦笑了一下道：「我有一個風濕痛的毛病，每隔四個鐘頭，必須要喝一點酒，所以，我是隨身帶得有酒的，就在前座的工具箱中，是用一個軍用水壺盛着的，勞駕你幫我取一下。」

辛子雲蹙了蹙眉峯，道：「你這位探長大人，可眞難伺候……」

說歸說，但他還是將那盛酒的軍用水壺找出來，拔開塞子，遞向王倫唇邊。

剎時之間，一股冷冽酒香，充滿車廂之中，連那原有的濃烈汽油氣息，也冲淡淨盡。

這情形，使得辛子雲禁不住脫口讚美道：「好酒！」

王倫淺淺地飲了一口，才含笑說道：「這酒的確是不賴，是已有五十年酒齡的拿破崙白蘭地。」

辛子雲嚥下一口口水，哼了一聲道：「你可眞會享受。」

王倫苦笑：「作爲一個窮探長，可享受不起這種高貴的奢侈品，這，還是一位在洋行工作的外國朋友，送給我的。」

辛子雲注目問道：「還要喝嗎？」

王倫道：「不用了，我是將它當藥吃的，一口就足以舒筋活血了。」

接着，又含笑說道：「這酒可實在名貴得很，普通人肯花大把的鈔票，也買不到，不過，我王倫不是那麼小氣的人，你如果有興趣，請儘管喝，只是，給我留下兩三口的份量就行了。」

「你眞够大方。」

「多承誇獎。」

辛子雲目光深注着，道：「你不是存心要灌醉我吧？」

王倫苦笑了一下道：「你要存這種想法，那就算了，我這酒雖然不是花錢買的，來處卻也不易。」

辛子雲眉梢一揚道：「即使我喝醉了，目前，你也沒什麼咒唸的。」

也許是抵不住那冷冽酒香的誘惑，說完，立即以壺就嘴，接連飲了兩口，「唔」了一聲道：「味道的確不賴。」

王倫漫不經意地問道：「你打算把我怎麼樣？」

辛子雲笑道：「我能把你怎麼樣哩！你是官府的探長，我再胆大妄爲，也不敢擅殺『朝廷命官』呀！何況，以往你對我還有過救命之恩。」

說完，又就着水壺喝了一口酒。

王倫微微一怔道：「這些，你是怎麼知道的？」

辛子雲得意地笑道：「我是幹什麼的，如果有人救過我的命都不知道，還够資格在這十里洋場的上海灘混嗎！」

舉壺又喝了一口酒，正容接道：「我不但知道，當我坐牢的期間，三次有人企圖更要我，都是你在暗中識破，而且也知道，我這一次能順利越獄，也是你有意縱放，你說是嗎？」

王倫只好苦笑道：「高明，高明……」

辛子雲一笑道：「在你這位現代福爾摩斯面前，高明二字，可愧不敢當。」

一頓話鋒，才神色一整道：「現在，說到正題了，我不會難爲你，只想借用你這一身道具和派司，重回市區去。」

王倫一怔道：「光憑這些，你能通過重重關卡？」

辛子雲笑道：「當然行，其實，借用你這些道具，都是多餘的，我只要有你的一張派司

就行了，上海灘上，誰不知道你王探長有千面神探之稱，所以，你自己也應該能想到，只要有一張派司，就可以通行無阻了。」

不自覺地，又喝了一口酒，道：「這酒的勁道，倒是够强烈的。」

接着，却是曖昧地一笑道：「已經算是三月不知肉味了，待會我得好好逍遙一番去。」

王倫訝問道：「怎麽，方才在你老相好那兒，難道沒有溫存一番？」

「別提了！」辛子雲一挫鋼牙道：「那臭婊子變了心。」

王倫漫應道：「說來也難怪，你在牢中一呆就是半年，人家年紀輕輕的，致她怎能熬得住……」

辛子雲忽然「咦」了一聲道：「我怎麽頭暈起來？」

王倫笑了一笑道：「不要緊，那是你喝得太急了一點，又是空肚喝下去的。」

辛子雲臉色一變，道：「你在酒中作了手……脚……」

最後那「手脚」二字，已有點含糊不淸，話聲一落，人已就着座椅歪了下去。

當然，那盛着陳年白蘭地的水壺，也掉落車座下，潑散出的美酒，使得車廂中的冷冽酒香，也更爲濃烈了。

這回，是王倫得意地笑了：「辛子雲，縱然你一個筋斗能翻十萬八千里，也翻不出我佛如來的手掌心去。」

說完，掙扎着由口袋中掏出鑰匙，以牙齒咬着，準備將手上的手銬打開。

車廂外忽然傳來一聲朗笑：「不必費事了，探長先生。」

這位突然揷上一腿的，就是由外灘公園乘摩托車追來，又超前而去的西裝客。

王倫眼睜睜地，看着對方由自己口中將鑰匙取走，蹙眉苦笑着問道：「朋友你是誰？」

西裝客笑了笑道：「探長先生，別問我是誰，請告訴我，你在酒中作了什麽手脚？」

「那是强烈的痲醉劑。」

「方才你自己也喝過了，爲何沒暈倒？」

「我只喝了半口，而且，乘他不注意時，全部吐了出來。」

「解藥呢？」

「在我左邊口袋中。」

當西裝客在他口袋中掏取解藥時，王倫又苦笑了一下道：「你是辛子雲的朋友？」

西裝客連王倫的派司也一併掏了出來，揑在手中笑道：「這正是辛子雲所須要的，我代他謝了，探長先生，別問我什麽，我不會告訴你的。」

說完，將王倫拖出車廂，歉笑道：「探長先生，有勞你的尊腿，多走一點路，我要告辭了。」

他，從容地登上駕駛座，當車子開動時，還很禮貌地，騰出一隻手來，向王倫搖了搖道：「探長先生，祝你好運。」

王倫氣得「呸」了一聲道：「他媽的！鬼的好運……」

辛子雲醒來時，發覺自己是躺在一間簡陋的民房中。

雖然沒有燈，但他略一定神之下，即察覺身邊有輕微的呼吸聲，因而立即冷笑一聲道：「王探長，別想在我身上發現什麽，那是沒有用的。」

西裝客低聲笑道：「如果我不是王探長呢？」

辛子雲不由一怔，道：「你是誰？」

「一個將你由王探長手中救出來的人。」

「那我該先行致謝才對。」

「那倒不必。」

「如果你也同王探長一樣，希望在我身上獲得些什麽，那你必然會失望。」

西裝客笑道：「我有自信，因爲，凡是我所想作的事，一向就不曾失望過。」

辛子雲冷哼了一聲，說道：「這回，你會例外。」

西裝客沉聲說道：「朋友，你是聰明人，你想想看，目前的上海灘是誰家的天下……」

辛子雲飛快地接口說道：「這個我知道，目前，整個東南半壁江山，都是日寇與漢奸的天下。」

「這就够了。」西裝客接道：「你再想想看，日本人與漢奸，都欲得你而甘心，王倫更想利用職權，搾出你的秘密來，更糟的是，你以前的同夥，也必欲殺你才甘心，此時此地，你算得上是四面楚歌，寸步難行……」

辛子雲一挫鋼牙，道：「不管如何困難，我也要跟他們週旋到底！」

西裝客笑道：「老弟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請附耳過來……」

西裝客貼着辛子雲的耳朶，低語了足有分鐘之久，才笑問道：「怎麽樣？我這辦法還可以嗎？」

有着這一段時間的緩衝，辛子雲已能適應目前這黑暗環境了。

他，對對方的問話不置可否，却是目光烱烱地，凝注西裝客笑了笑道：「先告訴我，你是什麽人？」

「中華兒女，炎黃子孫。」西裝客的回答雖然很籠統，却是義正辭嚴，字字作金石鳴。

「很動聽，但要想作爲我的伙伴，却還不够。」辛子雲聳聳肩，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

「你認爲不公平？」

「你總算有自知之明，因爲，你對我的一切，似乎知道很多，而我對你却連姓名都不知道。」

「我姓白，草字文山。」

「也是幹我這一行的？」

「唔……」

辛子雲接道：「這不够，白兄，你想和我合作，就必須以誠心換誠心。」

白文山正容說道：「朋友，我已經說得够明白了，難道你對中華兒女，炎黃子孫這八個字都聽不懂？」

辛子雲道：「我懂，我也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但我從小就不曾得到任何人的照拂，等於是一株生長在路邊的，自生自滅的小草，所以，當我有能力自立時，我的一切，都只爲我自己……」

「爲你自己，也可以去當漢奸，就像王倫一樣？」

「不！我不會當漢奸，因爲我已說過，我也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

白文山慰然一笑道：「好！總算我沒有白交你這個朋友。」

辛子雲笑道：「不用套交情，我很坦白說，我還不會把你當成朋友。」

白文山苦笑了一下道：「是爲了我沒詳細說明自己的來歷？」

「也可以這麽說。」辛子雲接道：「最主要的是，我懷疑你是王倫的伙伴，故意作成圈套來計算我的。」

白文山禁不住苦笑道：「這的確算是我的百密一疏，當我制服王倫時，我應該先將你弄醒，就不至於有目前這種誤會了。」

辛子雲正容說道：「也許眞如你自己所說，這是一種誤會，但站在我的立場，却不能不特別愼重，所以，即使你的計劃再好，說辭再動聽，我也不敢相信。」

「沒有挽回的餘地了？」

辛子雲道：「除非你能提出使我可以相信的證據來。」

「你這是强人所難。」白文山意興闌珊地站了起來，苦笑道：「算了，以後再談吧！我堅信，總有一天，你會相信我的。」

「但願如此。」辛子雲也站了起來，道：「白兄，這兒是什麽地方？」

「還在南市。」

「謝謝你！再見！」

「慢着……」

「白兄還有何指教？」

「有一件有關你安全的事情，我不能不提醒你……」

接着，白文山將在外灘公園所身經目覩的一切，複述了一遍，然後正容說道：「辛老弟，我告訴你這些，不是向你討好，只是提醒你，善自珍惜你有用之身。」

辛子雲臉上肌肉抽搐了一下，正容接道：「我會珍重此身的，我再說一遍，謝謝你！」說完，立即悄然出門，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一直等對方的身形，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白文山才想起那張取自王倫身上的派司，掏出來，輕輕撥弄着，苦笑道：「白忙了一夜，這玩藝，也只好留給我自己，以備不時之須了……」

× ×

座落愚園路底，有一幢精緻的洋房，主人翁是一位年約四旬出頭的中年紳士，姓花，名易之，是上海灘上有名的有數富商之一。

生意人都有一副靈活的頭腦，花易之能在萬千商人之中脫穎而出，出人頭地，自有他成功的條件，而長袖善舞，更是他的特長。

也就是憑他這一項長袖善舞的特長，和雄厚的財力基礎，當日本軍閥的鐵蹄，蹂躪我國的錦綉河山時，他却大發其國難財，而更加腦滿腸肥了。

如果說，花易之也有什麽遺憾的話，就是年愈不惑，膝下猶虛，繼承他那億萬家財的只有一位雙十年華的掌珠——花傲霜。

女兒畢竟是人家的，自己辛辛苦苦掙來的偌大家當，如果全部作爲嫁粧賠了出去，任誰也會感到心有不甘。

何況，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如果花家的香火，到他這兒中止了。死後，何顏見他的列祖列宗於地下。

因此，花易之平時除了忙着交際應酬，和主持他那龐大的事業之外，就是忙於替他花家傳遞香火的工作。

也因爲如此，花易之的姨太太之多，在上海灘上，也是非常有名的。

不過，不知是他生理上有甚缺陷？還是那些姨太太們都是不下蛋的母鷄，儘管他夙夜匪懈地，耕之耘之，却始終沒什麽收穫。

目前，這愚園路底的這幢小洋房，是花易之所有住宅中，唯一沒有安置姨太太的住宅，但却住着一位比他所有的姨太太更美，更媚的女人——他的掌珠花傲霜。

同時，這幢住宅，也是花易之遇有重大疑難問題時，藉以靜思解决之道的場所。

今天，他顯然就是有着很嚴重的心事，一大早就到這兒來了。

他到達時，他那寶貝女兒花傲霜，還正在好夢方酣哩！

不過，除了門房之外，他並未驚動任何人，把自己關在書房中，猛抽着雪茄。

可能是門房老王通知了傭人何媽，可是，當何媽端着精美的早點，送到書房門外時，換來的却是一串怒叱。

十一點三十分。

一位淡掃蛾眉，薄施脂粉，身着紅色洋裝的美艷少女，悄然走到花易之的書房前。

這，就是花易之的掌珠花傲霜。

雖然是薄施脂粉，淡掃蛾眉，但却無損於她那麗質天生的天香國色。

不過，此刻的花傲霜，却似乎有着嚴重的心事，使她的俏臉上，顯得一片冷肅。

她，在乃父書房門前靜立少頃，才舉手在房門上輕輕地敲了三下。

「誰？」花易之的語氣中，有着太多的不快和不安。

「我是傲霜。」

「好，妳進來。」

花傲霜嬌應一聲，推開房門，滿室濃烟，也隨之向門外湧出。

花霜傲首當其衝地，被嗆得一陣咳嗽之後，才向乃父大發嬌嗔道：「爸爸，我還以爲裏面失火了哩！」

花易之只是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花傲霜注目問道：「爸爸，妳是爲了辛子雲的事在煩神？」

「唔……」花易之擺擺手，道：「丫頭，給我將房門關上。」

「可以，但你不能再抽雪茄。」

「好。」花易之苦笑着：「女兒的命令不聽，我能聽誰的命令哩！」

花傲霜關上房門，在乃父身邊坐下之後，也苦笑了一下道：「爸爸，晨報上有關辛子雲的消息，你都全部看過了？」

「唔……」

「剛才出版的號外呢？」

「號外？什麽號外？」

「天亮前後的三個鐘頭之內，辛子雲一共殺死了五個半人……」

花易之幾乎震驚得跳了起來，道：「是那五個？怎麽又有半個的？」

花傲霜屈着春葱似的手指，一個個地數着：「姜伯伯，劉伯伯，陳叔叔，唐叔叔，唐媽媽，所謂半個，就是唐媽媽肚子裏的那個未出世的孩子。」

「該死，該死……」花易之頓足咒罵着，也不知他究竟是說那些被殺死的人該死，還是說那個殺人的逃犯辛子雲該死？

花傲霜似乎有點幸災樂禍的意味：「爸爸，看情形，精彩好戲還在後頭哩！」

「孩子，爸爸已經是够煩的了，妳還好意思說風凉話。」

「我說的可是老實話啊！」

「丫頭，說，辛子雲抓回去沒有？」

「如果給抓回去了，那以後還有什麽精彩好戲哩！」

花易之忽然拉開嗓門叫道：「何媽，快去小姐房中，將所有的報紙都取來。」

「好的，馬上來。」何媽在門外恭應着。

花傲霜似笑非笑地道：「爸爸，看情形，你很希望他再被抓回去？」

「那還用說。」花易之搓着手苦笑道：「他這一出來，就是五條半人命，再鬧下去，那還得了！」

「話是不錯，不過，我諒他也不敢鬧到你的頭上來。」她還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

花易之根本沒注意到女兒的奇異表情，反而顯得很興奮地，連連點頭，說道：「對了，如果辛子雲眞的找上門來了，也只有妳才能安撫他。」

「爸爸，別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花傲霜嬌嗔道。

「從前，你們不是很要好嗎？」

「從前？那些已經都過去了。」她幽幽地嘆了一聲：「爸爸，你該能想到，現在他見到我時，只有更加使他火上加油。」

不等乃父接腔，又立即接道：「爸爸，請接受我一句勸導：寃家宜解不宜結，應該給人家的，就乾乾脆脆的給他吧！」

花易之苦笑道：「應該給人家的？這是什麽話？」

「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肯相信我，我這口黑鍋，要揹到幾時才能……」

他的話，被送報紙進來的何媽給打斷了。

他揮揮手，示意何媽快點出去。

不過，何媽走了之後，他只是將報紙隨便翻了翻，就丟過一邊，並喟然長嘆。

花傲霜注目問道：「那麽，那筆錢，究竟是什麽人吃掉了呢？」

花易之攤手苦笑，說道：「妳問我，我去問誰？」

「事後，你沒調查過？」

「誰說的！半年來，爸爸一天也不會放鬆過。」

「經過半年的調查，都查不出一個水落石出來，看來，那個吃掉那筆錢的人，可的確是神通廣大。」

「是的，那個人是了不起，因爲，在暗中調查這個案子的，明裏暗裏，至少有四五個隸屬不同的單位，但他們卻都是徒勞無功。」

「對於您的淸白，辛子雲會相信嗎？」

「這是很難說的，」花易之意味深長地輕輕一嘆，說道：「有些事，連骨肉至親，也不能互信，我又怎能夠奢求於辛子雲這麽一個手下人。」

緊接着，卻是神色一整道：「傲霜，有一點，我不能不提醒妳：那筆錢，雖然是一個大數目，但爸爸的財產，至少要多出那筆錢一倍有餘，爸爸又只有妳這麽一個寶貝女兒，錢再多，死後也不能帶到棺材裏去，爸爸有理由去貪那筆非份之財嗎？」

「爸爸，我並未懷疑您呀！」

「那就好，不過，我看得出來，妳對辛子雲那小子並未忘情。」

花傲霜苦笑了一下，沒承認，也沒否認。

花易之接道：「報紙上的新聞，妳都看淸楚了？」

「唔……」

「住在百老匯大厦十五樓的那位小姐，妳知道她是什麽人嗎？」

「報紙上只說是某小姐，但我知道，那是新仙林以前的紅舞女珍妮，也是辛子雲的姘頭，現在是跟一個日本高級軍官姘居着，也因爲牽涉日本高級軍官在內，報紙才沒有公佈她的芳名。」

「妳的消息倒很靈通，只是，辛子雲逃獄成功之後，首先去探望珍妮，這一點，妳有何感想？」

花傲霜嬌笑道：「爸爸，我想法跟您不同，我認爲，辛子雲出獄之後，首先去探望珍妮，那絕對不是感情方面的事。」

「那麽，妳以爲還是錢的問題？」

花傲霜道：「是的，多半跟那筆下落不明的錢有關。」

花易之站起身來，拍拍愛女的肩膀，含笑說道：「好！虎父虎女，英雄所見畧同。」

「爸爸，您也是這麽想法？」

「是呀！平時，妳是我花家的女諸葛，方才，我特別提及感情方面的事，就是要故意試試妳，感情是否會蒙蔽妳的理智。」

花傲霜故意撒嬌道：「爸爸，我不來了，您在我面前，也用上心機……」

門外，傳來何媽的語聲道：「老爺，有客人求見。」

花易之不加思索地答道：「回說我不在家，記着，還告訴老王，今天，我不接見任何客人，……」

何媽的語聲苦笑道：「老爺，這位客人，您是一定要接見才行。」

「那是什麽人？」

「日本人。」

一聽到日本人，花易之似乎沒咒唸了，沉吟少頃，才問道：「有名片嗎？」

「有……」

「快送過來。」

「是……」

名片上是用日文印就的：大本營情報部上校情報軍官川奇一郎。

雖然花易之並不認識那位川奇上校，但他目光一掃那張名片之後，立卽向何媽說道：「告訴川奇上校，我馬上去歡迎他……」

「不！人已到了客廳呀！」

「好！」花易之苦笑着：「我就來，我就來……」

扭頭向一旁的愛女笑道：「傲霜，妳陪我去。」

「爲什麽？」

「因爲妳的日語比我流利。」

「才不哩！而且，我討厭日本人，日本男人都是色狼。」

花易之苦笑道：「人家官拜上校，年紀一大把了，還有什麽可怕的。」

說完，强行拉着他的愛女，向樓下的客廳走去。……

川奇上校倒並不像一般日本人那種矮多瓜式的，有着一個中等身裁，也有着一副淸秀的面孔，年紀大約四旬出頭，着一身鐵灰色西裝，如非是那一口流利的日語，和嘴唇上的仁丹鬍，誰也不會相信他竟然是日本情報部的一位上校軍官。

還有一個特點，這位日本上校，並不像一般日本男人那麽色迷迷的令人討厭。他，對於美若天仙的花傲霜，除了禮貌上的點點頭之外，可顯得一本正經。

雙方畧爲客套之後，川奇立卽開門見山地說道：「花先生，我是爲了辛子雲那個案子，才奉命派到中國來的……」

花易之禁不住身軀一震，道：「上校，辛子雲的案子，怎麽會找到我們頭上來？」

川奇笑了笑道：「我雖然是一個外國人，而且是昨晚才到上海……」

花易之忍不住截口問道：「昨晚才到，今天就到我這兒來？」

「不可以嗎？」

花易之道：「可以，當然可以，而且這也是我的光榮，只是，上校是否跟貴國的有關機關聯絡過？」

「沒有，我奉的是密令，在案子未明朗前，不許與官方任何單位聯絡的。」

「哦……」

「由於這案子案情重大，拖延半年，無法破案，所以才驚動層峯，特別派我前來，專責主持。」

「這就奇了，上億的美鈔，在民間來說，固然是一筆很大的財富，但對一個政府來說，卻也算不了什麽，想不到居然會驚動貴國當局，指派專人前來處理。……」

川奇截口笑道：「花先生有所不知，站在我國的立場，對這個案子是不能以金錢數字的大小去衡量的。而是關繫着兩個政府的威信，與辦事人員的效率，試想，一件刧案，歷時半年以上，居然沒法破案，這，不但顯示南京汪精衞政府的低能，也意味着我們皇軍協辦人員的差勁，你說是嗎？」

「是是……」

「何況，一億以上的美金，也不能算一個小數目，你想想看，它能購買多少軍火？」

「上校說得是，說得是……」花易之連連點着頭。

川奇神秘地一笑道：「花先生，我雖然是一個外國人，而且是剛剛到達上海，但對這一個案子的大致情形，卻相當了解，只是其中若干細節，還必須向花先生請敎一番。因爲，花先生是策動這筆捐欵的原始承辦人，有些事情，只有你才知道。」

花易之謙笑道：「上校太客氣了，請敎是不敢當，有什麽問題請儘管吩咐，只要我花易之所知道的，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那我先謝了！」

「不過，我還有一個不情之請，尙請上校格外原情。」

川奇微微一怔，道：「花先生有話，請儘管說。」

花易之神色一整道：「上校，由於這案子牽涉太大，昨宵又有了意外變化，同時，上校又是微服私訪，所以，爲愼重計，在談到細節之先，我必須斗胆，請上校出示身份證明。」

川奇連連點首笑道：「應該、應該。」

他一面探懷掏出證件，一面以讚許的語氣接道：「這，足見花先生的能幹與辦事的認眞，我，讚許之不暇，又怎會怪你哩！」

花易之雙手接過對方的派司，一面歉笑道：「上校過獎，其實，如非你我素昧生平，就不至多此一擧了。」

他將川奇的派司仔細的瞧了瞧，順手向一旁的愛女手中一遞，道：「傲霜，爸爸老眼昏花，瞧不準，妳代我仔細瞧瞧。」

花傲霜仔細瞧過之後，一面將派司遞還川奇，一面說道：「派司不會假。」

「這我就放心了。」花易之目注川奇歉笑道：「這一切都請上校包涵。」

「言重，言重，花先生太客氣啦！」

「現在，上校可以吩咐了。」

川奇微一沉思，才注目問道：「花先生，最初，你是怎麽想到要策動一筆捐欵的？」

「這個麽！」花易之不自然地一笑道：「首先我要說明，我花易之能在上海灘上有目前的這點地位，可以說，完全是皇軍的協助所造成，所以，飲水思源，才想到策動全上海各界，捐一筆欵子，獻給皇軍作爲添購軍火之需，以聊表寸心。」

「你本人捐了多少？」

「合美金約爲五百萬。」

「全部捐欵總數呢？」

「總數是一億五千萬美金，本來是不足這一個數目的，不足之數是由我補足，所以，我個人實際捐出的是五百六十萬。」

川奇誠懇地一笑道：「花先生對咱們皇軍的這一份熱誠，我首先致敬最眞誠的謝意。」

「不敢當。」花易之苦笑了一下道：「何況，我這一份誠意，等於是半途而廢。」

「不要緊，這筆錢，我有自信，一定可以找回來的。」

「但願如此。」

「不過，還得請花先生推心置腹，給我提供有關的資料才行。」

「那是當然！但請上校吩咐。」

川奇沉思着接道：「首先我要知道，這筆錢，是如何被刧的？」

花易之道：「錢是在解送熊本中將的司令部途中被刧走的，首先，我還跟熊本司令通過電話，爲防意外，請他派四位便衣憲兵協同護送……」

「熊本司令是否派過便衣憲兵呢？」

「有的，那筆錢，就是由那四個便衣憲兵和辛子雲共同押運，乘一輛日本軍車前行，我則另外帶了四個保鏢，乘一輛自用轎車隨後護送。……」

川奇揷口道：「好了，以後發生的事我已知道，我還有點事要辦，告辭了。」

花易之道：「上校……」

川奇立卽搖手道：「請叫我大佐。」

花易之與他熱烈地握着手：「歡迎大佐隨時光臨。」

父女倆送走川奇大佐之後，花易之回到屋內，第一件事就是向他的隨身保鏢急促地下着命令：「快！釘住那個日本人，小心一點，隨時以電話報告行踪。」

「是是……」那保鏢連聲恭喏着，返身飛奔而出。

花易之扭頭向一旁的愛女笑問道：「丫頭，看出那個日本人的破綻沒有？」

花傲霜嬌笑道：「我知道，問題就在稱呼上，您故意稱他上校，就是要試探他這個大佐的眞假，如果是眞的日本大佐，當時就會糾正您的，但他卻一直到快要告辭之前，才驚覺過來……」

「好好……」花易之拍着愛女的香肩，笑道：「不愧是我花易之的女兒。」一頓話鋒，才正容接道：「趕快改裝一下，只等阿旺的電話一到，就該妳親自出馬了。」

「爸爸，你以爲那是哪一方面的人？」

花易之陰陰地一笑道：「不管他是哪一方面的人，對咱們父女而言，都是敵人……」

× × ×

當夜十二點三十分。

一輛日本軍用小轎車，戛然止於百老匯大厦前。

車門啓處，一位風姿綽約，裝束入時，約莫是花信年華的美艷女郎，俯身而出。

這位美艷女郎，就是新仙林舞廳的紅舞星，辛子雲以前的情婦，如今卻和一個日本軍官共營香巢於百老匯大厦十五樓的珍妮小姐。

她，一鑽出車廂，頭都不會回一下，立卽快步進入大門，走向電梯前。

說來也眞巧，珍妮剛走到電梯前，電梯也恰好降落下來，而且，除了一個司機之外，並未儎運別的人員。

那司機很禮貌地，向珍妮點首招呼着：「珍妮小姐今宵回來得早啊！」

「唔……」電梯已開始快速地上昇，珍妮「唔」了一聲後，這才發覺這位司機不是以前的老王，不由訝問道：「你……是新來的？」

「是啊！今宵才開始上班。」

「老王呢？」

電梯忽然在半途停住了，那司機笑了笑道：「老王嘛！我給了他一筆錢，至少够他吃過三年五載的……」

珍妮一見電梯忽然停下來，禁不住芳心一震，注目問道：「你……你是辛子雲？」

「不錯啊！」辛子雲含笑接口說道：「居然能一口道破我的身份，不枉我們以往相交一場，……」

「你好大的胆子！你知不知道，到處都有人在等着抓你嗎？」

「這與妳不相干……」

珍妮道：「我是一番好意，快點走，現在還來得及。」

辛子雲笑了笑，說道：「走？我此行所爲何來，……」

珍妮截口接道：「昨宵，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所接到的那口皮箱，裏面裝的全是廢紙和石頭……」

「如果妳我易地相處，妳會相信嗎？」

「信不信那是你的事，我只提醒你一個事

實，時間已隔了半年，如果我得到那筆鉅欵，還不早已遠走高飛，又何必還跟一個日本老頭兒同居……」

「我懶得過問這些，」辛子雲淡然接道：「那日本鬼子今宵不回來？」

「唔……」

「那麼，陪我走……」

「陪你走？你要不要命了？」

「是的，我不要命了。」辛子雲迅疾地打開擺在電梯中的一口旅行箱，取過一套西裝，以最快速的動作，將自己打扮着，一面笑道：「只要有着妳這麼漂亮的小姐墊背，我甘之如飴。……」

說完，重行開動電梯，降到二樓，挾持着珍妮走出去之後，又使電梯向上昇去，然後低喝一聲：「咱們走，還有很多問題，須要好好談談。……」

不由分說，挽着珍妮的臂膀，循梯向樓下走去。

從外表看來，男的衣冠楚楚，女的嫵媚多姿，煞像一對熱戀中的情侶。但誰能知道他們的心中，正各懷着鬼胎哩！

到達一樓的電梯前時，正有七八個晚歸的男女，圍在電梯前，七嘴八舌地議論着。

當那些人發現珍妮和一位男士步行下樓時，立即有人訝問道：「珍妮小姐，今宵電梯好作怪啊……」

辛子雲搶先代答道：「是啊！所以，我們只好乾脆步行下來了。……」

也不管那些人的反應如何，挽着珍妮快步走出大門。

好像事先一切都已安排妥當，一輛出租汽車，適時停在他們面前，車廂門也隨之打開。

辛子雲根本不會說過半句話，偕同珍妮進入車廂之後，車子立即疾馳而去。

沉默了少頃，終於還是珍妮先開口：「你要去哪兒？」

「妳別管。」

「哼！我看你如何通過檢查哨！」

「妳等着瞧吧！」

在十字路口，車子停了下來，兩個槍兵向辛子雲沉聲問道：「什麼人？」

辛子雲沒答話，大漠大樣地，掏出派司向那查問他的槍兵眼前一晃。

也不知他使的是什麼派司，那槍兵目光一掃之下，居然向着他行了一個軍禮，諂笑道：「對不起……」

接着，轉向司機揮了揮手，車子又繼續前行。

辛子雲扭頭向她一笑道：「牛皮不是吹的吧！」

珍妮冷冷地一笑道：「別得意得太早，前面的關卡還多着哩……」

前面的關卡雖多，但全都順利通過了。

二十分鐘之後，車子在楊樹浦的一條小巷中停下，那位司機低聲說道：「到了。」

那是一個貧民住宅區，但辛子雲所租的這間房子，內部陳設卻頗爲講究，一切都是現代化的，也都是高級的。

辛子雲首先斟好兩杯白蘭地，遞了一杯向珍妮，道：「我敬妳……」

珍妮沒接腔，卻是將酒一口喝了下去，然後，將她自己擲向沙發中，在茶几上自行取過一枝三砲台。

辛子雲表現得很殷勤，連忙取出打火機，替她燃上，他自己也點燃一枝。

珍妮悠悠地噴出一連串烟圈，淡淡地一笑道：「你很懂得享受。」

「比起那個日本猪的藏嬌金屋來，可差得太遠了。」

「是你自己租的？」

辛子雲道：「我昨宵才由牢裏逃出來，怎麼可能呢？」

「那麼，是你朋友的？」

「不錯，我要他借給我臨時住幾天。」

珍妮道：「唔！有什麼要商量的，現在可以說了。」

辛子雲在她身邊坐下來，一手攬住她的纖腰，輕輕一嘆道：「經過冷靜的攷慮之後，現在，我相信妳的話了。」

「相信我說的，那口皮箱中，是廢紙和石頭？」

「是的。」

珍妮道：「那麼，你以爲，那筆錢是誰吃掉了呢？」

「花易之。」他，似乎早有腹案，答話脫口而出。

「花易之？這……不可能吧！」

「爲什麼不可能？」

「因爲，當解送那筆欵子時，他自己也是押運人員之一，如果是他自己事先掉了包，則在熊本面前，他又如何自圓其說？」

「妳是聰明人，何妨多想想看。」

珍妮苦笑了一下道：「不瞞你說，我也曾經有過這種構想，但就是想不通。」

辛子雲說道：「如果說，花易之事先安排自己的人，準備在半途攔刼，那不就天衣無縫了嗎！何況，他還事先要熊本派出四個便衣憲兵護送，更可以減輕他自己的責任，而最主要的……」

珍妮連忙截口接說道：「慢着，讓我想想看。……」

辛子雲笑了笑，沒有接腔。

少頃，珍妮才點點頭道：「我明白了，是的，最主要的，是花易之是目前上海灘有數的大富豪之一，家產遠超過這筆欵子，而這筆欵子又是他自己發起捐獻的，他的捐欵之鉅，列名第一，因此，如果是他事先掉了包，誰也不會懷疑到他身上去。」

「是的，我正是這樣構想。」辛子雲苦笑道：「可是，沒想到，我的行動，卻等於是幫了他的大忙。」

珍妮不禁注目問道：「現在，你打算怎麼辦？」

辛子雲一挫鋼牙，道：「我不會放過他的，出賣我的四個，已被我宰掉了，那老賊也不會多活多久……」

珍妮嫵媚地一笑，說道：「捨得下手嗎？別忘了，他那位美賽天仙的女兒，曾經是你的情人……」

「別談這些，那已經過去了。」他，扔掉手中烟蒂，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並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今宵不回去，對妳沒妨碍吧？」

她，扭動着蛇樣的腰肢，媚笑道：「爲了陪你，有妨碍也顧不得啦……」

由於她的挑逗，也由於酒精的刺激，辛子雲的呼吸，忽然急促起來，雙目中噴出熊熊火燄，以最快的動作，解除她的衣衫，一個羊脂白玉似的美妙胴體，已毫無保留地呈現在他眼前。

對於辛子雲而言，這是他所最爲熟悉的一個胴體。

可以說，不用度量，他可以估計出這一美妙胴體上，每一部份的尺寸來。

如今，時隔半年，這美妙的胴體，似乎稍微豐腴了一點，也更爲增加了對他的刺激性。

因此，他有點迫不及待地，以最快的動作，解除他自己的衣衫，一個「餓虎擒羊」之勢，撲了上去。

「燈……燈……」她嬌喘着。

「格」地一聲，電燈熄了。

這洋溢着盎然春意的斗室中，刹時間變成一片漆黑。

黑暗遮住了室內的旖旎春光！

但卻遮不住都令人悠然神往的嬌喘、呻吟……還有那……

約莫半個鐘頭之後，所有異聲都已停止，電燈也隨之復明。

鬢亂釵橫，但眉梢眼角間仍然洋溢着無限風情的珍妮，一面以手帕代他拭去額際汗珠，一面媚笑道：「眞是小滑頭，看方才那情形，就像連老命也不要了似的。」

辛子雲涎臉笑道：「你不贊成？」

「小鬼頭……」

「昨宵，我才跟王倫說過，已經半年不知肉味了……」

她忽然冒出一句上海話：「臉皮厚得來……就像是鄧祿普車胎……」

他們之間的悄悄話兒忽然被一陣輕微的敲門聲打斷了。

辛子雲臉色微微一變，沉聲問：「誰？」

「我，王倫。」

辛子雲臉色再度一變，本能地探手枕頭底下掏出手槍。但門外的王倫又立即接道：「辛老弟，別掏槍，我此行沒有惡意……」

「誰相信你的鬼話！」

「你必須相信才行，我此行不但沒有惡意，而且只有找一個人……」

「那麼，你是來給我請安的？」辛子雲仍在冷笑着。

「老弟，我說的是正經話，也是實在話，不信，你可以請珍妮小姐先出來，到這附近察看一下。」

辛子雲冷笑道：「探長先生，你眞打得好如意算盤呀！」

王倫不由苦笑一聲道：「我又是哪一點說錯了？」

「告訴你，王倫，目前的珍妮，已成了我的護身符，寸步也不能離開我。」

「這倒的確是我的疏忽，但我要提醒你一個事實，在監獄中，我曾不止一次救過你的命，你這次的越獄逃亡也是我故意放縱的……」

「那還不是爲了那筆錢。」

「這一點，我承認，我還要提醒你一個事實，我早就等在這兒了……」

「你的鼻子可眞長！」

「吃這碗飯嘛！又有什麼辦法。」王倫苦笑着接道：「昨宵你曾說過，你已半年不知肉味，所以，方才我一直不敢驚擾你……」

「這一點，我承情。」

「當然，你們的談話，我也全都聽到，而且，我也同意你老弟的見解。」

「是哪一方面的見解？」

「就是那筆錢，是花易之先行掉了包的見解。」

「同意那一見解又怎樣？」

「咱們可以合作，聯手對付花易之，而且，我還另有生意照顧你，事成之後，你不但不會有任何罪過，還有特殊，而又無以倫比的功勞。」

「你眞是越說越玄。」

「不！我說的字字眞實，都可兌現的。」

辛子雲沉思了一下，說道：「好，我賭上了！」

王倫一怔道：「賭？賭什麼呀？」

「賭你的誠意。」

「那是讓我進來了？」

「不錯。」

「二位的衣衫都已穿好了嗎？」王倫邪笑着。

「早已穿好，門閂也已拉開，請！」

王倫推開房門，只見辛子雲左手摟着珍妮，右手中的手槍卻正瞄準着他，不由苦笑道：「說了半天，你老弟還是不相信我！」

「這叫作防人之心不可無。」辛子雲沉聲接道：「先用脚跟將房門關好。」

「是！」王倫用脚跟關好房門之後，高擧着雙手，向辛子雲面前走去，一面笑道：「老弟台……」

辛子雲沉叱一聲：「站住！」

王倫接道：「我是送上前來繳槍，以便使你老弟安心呀！」

「你乖乖的站在那兒。」辛子雲一雙精目緊緊地盯着對方，右手的手槍也仍然瞄準着，口中卻向珍妮說道：「珍妮，去將他身上的武器搜出來！」話聲雖低，但語氣卻是命令式的，使得珍妮猶豫的餘地都沒有。

不過，搜查的結果，王倫身上只有一枝左輪手槍。

辛子雲接過那枝左輪，仍然將珍妮摟在身邊，徐徐說道：「閣下可以請坐了。」

王倫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在一旁的沙發上坐下之後，才苦笑道：「老弟台，我要先抽枝香烟。」

辛子雲道：「可以，烟、酒都在茶几上，可以隨意取用。」

王倫燃上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徐徐地噴出一口濃烟，臉上依然是一片苦笑。

辛子雲冷冷地接道：「探長先生，有什麼話，現在可以說明了。」

王倫沉思着接道：「第一件事，也就是關於那筆錢的事，咱們就決定携手合作，共同對付花易之，老弟是否還另有高見？」

辛子雲接道：「我不反對合作，卻也不讚同聯手。」

王倫一怔，道：「這不是矛盾嗎？」

辛子雲道：「不！我認爲一點也不矛盾，我的意思是：咱們各行其是，殊途同歸。」

「這叫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不錯，誰先得手，那筆錢就是誰的。」

王倫苦笑了一下道：「好！老弟既然這麼堅持，咱們就暫時這麼決定吧！」

辛子雲正容接道：「還有，這一秘密，絕對不能讓第四個人知道，以免打草驚蛇。」

「這個，我懂得。」

「好！現在，說你的第二件事情。」

王倫神秘地一笑道：「這第二件事情嘛！說來很簡單，卻也非常棘手，不過，我考慮過很久，辦這件事情你老弟是最適當的人選。」

「別打啞謎，直截了斷的說！」

「請你去殺一個人，一個槍法、武功，都和你一樣高明的人，任務非常危險，所以，你可以冷靜的攷慮一下，如果沒有絕對的把握，還是……」

「不用激我，我不吃這一套。」

「這是說，你已經接受了？」

「不！我先要知道殺人的代價。」

「美金五萬元。」

「殺一個人，五萬美金，這代價，是相當高。」辛子雲注目問道：「是誰有那麼大的手面？」

王倫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道：「七十六號，懂嗎？」

七十六號，也就是淪陷區中一般人對汪記政府中特工總部的簡稱，那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令人聞名喪胆的恐怖組織。

（未完）

「神眼遊龍」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致歉意。

奇人奇技

神光·文
盧令·圖

聶隱娘

滔滔東流的漳水在晨光下發出萬道金蛇。銅雀台聳然而立，雖然從漢末到唐朝貞元已經興建了五百餘年，却還不曾坍倒。台下的官道上正有兩匹駿馬來回飛馳，那是魏博節度使麾下的大將聶鋒帶着愛女聶隱娘在這裏試馬。

隱娘剛滿十歲，生性好武，而且嬌媚聰明，父母家人都愛她如掌上明珠。因爲聶鋒祇生了這個女兒，所以把她當作兒子一樣撫養，教她詩書兵法，馳馬舞劍。雖然祇有十歲，却已學得文武雙全了。

聶鋒是駐防的守將，清晨試馬，成爲父女兩人的日常生活。有時騎馬後也常在銅雀台下擊劍舞刀，甚或縱跳跌撲。隱娘對於這些都有濃厚的興趣，尋常成人已漸漸不是她的對手。軍中傳遍了隱娘的名字，大家看到她策馬馳過，全會向她發出一陣讚嘆的歡呼。

現在父女倆騎馬飛也似的奔向銅雀台，準備對舞一套越女劍法。還沒有到達台下，忽然閃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尼擋住去路。兩匹馬受驚直立，發出一陣嘶叫，幸而父女兩人都精通騎術，才沒有摔下馬來。聶鋒勒住韁繩，怒喝道：「出家人爲什麼鬼鬼祟祟？你要化緣，不該到這個地方來！」

老尼不答，祇有盯着隱娘看。隱娘在馬上祇覺得這老尼似曾相識，偏又記不起在何時何地會過。兩人靜靜地對望着，直到聶鋒忍不住又喝問道：「出家人，快快讓開！莫惹本衙發火！」

老尼合十道：「押衙不必這樣。出家人無事不登三寶殿，求求押衙佈施！」

「本衙半生征戰，不信佛家法道，你另找施主去罷！」

老尼眼望隱娘說：「出家人並不求施佈銀米。女公子夙緣未盡，特來向押衙討去代爲教養。」

聶鋒大怒道：「我自己的女兒不曉教養？倒要你代勞？快快讓開！」

老尼聲色不動，依然微笑道：「出家人自有絕技傳她，非押衙所能夢想。」

聶鋒倏地離鞍下馬，拔劍在手，睜目怒喝道：「狂言惑衆，還敢侮辱本衙！快快認錯求饒，尚可留你一命。否則就要試試本衙的青鋒寶劍！」

老尼頂禮道：「敬請押衙賜教！」

聶鋒見她赤手空拳，倒不好意思用劍，想了一想，側顧馬上的隱娘道：「女兒把佩劍給她，教她死而無怨！」

隱娘呆望不動，似乎未曾聽到。聶鋒又說了一遍，正待自己向前解取，已聽老尼道：「押衙雖然所向無敵，祇是人間武技。出家人不需兵器，就用這一對赤手空拳，陪押衙試走幾招如何？」

聶鋒怒不可遏，左手揑定劍訣，右手執劍分心便刺。初意只把老尼袈裟割破，略示懲戒，便予放却，免她厮纏不休。那知一劍刺出，對面人已不見，就像影子般突然消失了。方在驚疑，已聽身後飄來一句佛號，接着道：「押衙慢了一剎那。再請試招！」

聶鋒氣往上冲，這次不再手下留情，也不回頭，就這樣一個斜式的一招撥草尋蛇，循聲舉劍直刺。

聶隱娘在旁不覺失聲驚聲呼道：「師父，仔細了——」

百忙中只見那老尼身隨劍轉，貼着外刄滴溜溜地欺身直進，剛好繞到聶鋒背後。那動作比猿猴還要輕靈，比飛鳥還要迅捷。

聶鋒見到眼前，依舊不見老尼踪跡，忽然腦後風生，急忙回頭，祇見一團黑影撲面飛到。他劍法精絕，一劍落空，早已及時收回，百忙中移步換勢，用劍尖向那團黑影劈去，祇聽得「嗤」的一聲，輕如無物。收劍細看，那黑影掛在劍上，原來是一塊紫綢。又覺腦後涼風習習，伸手一摸，帽上風兜已突然不見，這才大驚失色。

隱娘在馬上看得清楚，見那老尼只用兩指一夾，便把風兜剪下，心裏欽佩得了不得。再見父親回轉身來，狂怒舉劍，還想拚命。女尼却斂手站立，神色淡然。隱娘忙着一躍下馬，攔在中間，說道：「爹！師父是神人，不可力敵——」

聶鋒也已明白，將隱娘一手拖住，低聲道：「這尼姑會邪法，女兒不要信任她！」

隱娘雖然點着頭，心裏却對老尼非常傾慕，恨不得跟她去學習武藝，一變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對方，臉上滿面爲難神色。

老尼點頭微笑，仍向聶鋒道：「押衙肯捨不肯？」

聶鋒臉色如灰，死力抱着隱娘不放，用劍尖遙指道：「我夫婦只有這一個女兒，怎能捨得？出家人雖然四大皆空，也不應離人骨肉，請向別處去物色罷！」

老尼搖頭道：「夙緣難逢，豈能强求？女公子隨我入山，祇要五年便可學成歸來。還請押衙暫時放手，不要阻她前程萬里。」

聶鋒辭窮計絕，祇顧抱緊女兒，不肯放手。又把劍虛擬，以防刦奪。

老尼笑道：「押衙舐犢情深，也是難怪，出家人就此告別。押衙回去當心把女公子好好藏起！但是卽使用鐵櫃銅門，也無用處了。」

聶鋒見她回身走去，心裏略安。但聽到她最後幾句話，又不免忐忑不寧。好在眼前難關已過，連忙抱起女兒同騎一馬，背着老尼去路回家。

隱娘在馬上不時回頭，見老尼的背影漸漸遠去，心裏實在願意跟她同走，却又不敢明說，恐怕傷了父母的慈心。祇好一步一回頭，直到看不見了，方才悶悶回家。

聶鋒回家告訴妻子，都各愁悵無計。祇好把隱娘藏在密室，輪流派人作伴，門外窗前，又有二十個武士守衞。聶鋒夫婦，當夜睡在隱娘隣室，幫同看守。

一夜無事，但天明不見隱娘起來，聶鋒連忙派人破門而入，祇見兩個伴睡的女人仍然未醒，那裏還有隱娘踪跡？喚醒細問，却絲毫沒有知覺。外面武士終夜守衞，也未見有人出入響動。聶府亂了幾天，無計可施，也就祇得罷了！

那夜隱娘被安置在密室中，思緒起伏，遲遲不能入睡。她相信那老尼今晚必來，心裏又喜又愁。

銀燈搖搖，照見外室的兩個女伴早已睡着。窗下傳來輕微的脚步聲，她知道那是奉命守衞的武士。縱然這樣防備嚴密，她還相信那老尼能穿破障碍，把自己帶到海闊天空的世界裏去。

無論如何，隱娘總還祇是一個小女孩，在興奮的期待和戀家的迷惘中，她漸漸睡着了。

也不曉得過了多少時候，她突然醒來，已不再在床上，一個人背負着她奔馳，時高時低，看不出是什麼地方。但她能够斷定一點，那就是師父終歸實踐諾言，來把她接去了，她輕輕叫了一聲：「師父——」

「不要怕！孩子。」果然是老尼的聲音，而且還回過頭來，向隱娘慈祥地一笑。

隱娘完全安心了，騰雲駕霧般的黑夜飛奔使她感覺舒適，從舒適和安心招來一場酣睡。

等到她醒來才發覺自己是躺在一張石櫈上，無怪感到又冷又硬。仔細看，這是一間陳設簡陋的石屋，沒有窗子，但是明亮得像在陽光底下，側面有一個月洞門，可以看到門外是一條甬道，想必可以通到洞外。不見一個人，聽不到一絲聲息，彷佛這裏是另一世界。

隱娘從矇矓中漸漸清醒，開始有些着急，她跳下石櫈，在洞裏走了一圈，便從石洞門跑出去，在彎曲的甬道裏，急急地奔着叫道：「師父——」

「師父——」石壁的回聲。

這使隱娘益發害怕；她拚命快跑，老覺得後面有人追趕，不敢回頭，一直循着甬道衝出去。

她看到外面的天空、山壁和樹木了，脚步更快，最後一段，簡直像飛一般地撲向出口。

突然，脚下踏空，身子翻了一個筋斗，往下直落——

她嚇得一陣暈眩，祇覺得像紙鷂斷了綫往下飄，往下飄。然後，下墜突地停止，身上並沒有痛楚，她以爲自己一定跌死了！模糊的聲音在她的耳邊响起，叫着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她悠悠然緩過一口氣來，睜開眼睛——

「不最怕！隱娘，師父抱着妳呢！妳爲什麼從洞裏跑出來？傻孩子！」

隱娘怔怔地答不出話。定睛細看，自己是被師父抱着，師父却在一塊像尖刀般的山石頂上。兩邊都是峭壁，底下却是不可度測的深淵。如果一直跌下去，可能這時候還沒到底。想到這裏，她不禁渾身冷汗，把臉孔緊緊地埋在師父的胸膛上。

「我是出來給你找些吃的東西，因爲洞裏從來不備，現在我帶你上去！」

隱娘只覺得凌空疾飛而起，身子被師父横抱着，平平穩穩的就像睡在床上一樣，轉眼停住，她跳到地下，認得正是方才失足跌下的甬道出口處。

老尼朝外站在邊沿，突然撮口發出一聲長音。

其聲清越，遠山壁動，餘音嫋嫋未絕，對面石壁上也發出兩聲長嘯。隱娘定睛細看，這才發現是兩個人，但奔走的姿態比猿猴還要矯捷。初見時遠在半里外，倏忽已近，手足並用，爬登峭壁如履平地。這時已能看清楚是兩個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女孩，但本事却比自己大得多，心裏不勝羨慕。兩女孩越過山谷，來到這面峭壁下，看看無路可走，她們却像走慣了似的一直往上爬。隱娘所站的地位看不到她們怎樣攀登峭壁，等到想要抱住師父的腿往下細看時，兩個女孩的頭已從下面冒上，含笑看着隱娘，一面喚道：「師父，回來了！」

「小淘氣，快上來罷！我給你們帶來一位朋友，可得你們好好照應她。」

兩女孩縱身而上，站在那裏，正好和隱娘一般高。兩個都是圓臉短髮，滿身有一種清氣籠罩，好像不食人間烟火，依戀在女尼身傍，兩對大眼睛却不住的向隱娘打量。老尼撫摩着她們的滿頭短髮笑道：「這是聶師妹隱娘，以後跟你們學藝，將來成就却要勝過我們！」又對隱娘說：「她們叫大白小白，隨我已有三年，可以不食不饑。眼前先讓她們帶你攀山緣木，練氣輕身，把根基紮實，然後方能進一步學藝。」

隱娘恭謹受命。兩女孩便過來拉着她的手，彼此說笑親熱，一面隨着師父往裏面走去。來到石室中，女尼從懷裏取出許多瓜菓和一粒藥丸，命聶隱娘把藥丸吞服，然後隨意吃些瓜菓。

丸是靈藥，菓是異品，隱娘服用後便覺精神陡長，元氣充沛。自此每日跟隨大白、小白在山嶺間爭逐攀緣，先還覺得有些痛苦，後來漸漸身輕如風，耳目靈警。照樣能够履峭壁如平地，而且漸漸不思飲食。

老尼又給隱娘寶劍一口，劍長二尺，鋒利可以吹毛。大白、小白教她刺猿，以練習劍術。猿類輕靈，要刺中牠不是容易。隱娘足足花了一年時間，才算成功，此時得心應手，萬無一失。

接着又學刺虎豹，刺鷹隼。共計費時三年，方能擲劍飛刺禽鳥，無有不中。這時寶劍的鋒刄已漸漸減到祇有五寸，精華益發淬礪，凌空疾刺，飛禽根本不會覺得其突然如來，已與飛劍一樣。

到第四年初，老尼方親自教授隱娘等三人的劍術。精巧神妙，變幻不可思議。一年後學成，老尼命大白、小白守洞，自己帶了隱娘下

山行道。

那時，隱娘才十四歲，但已長得亭亭秀發了。

師徒二人出山入市，隱娘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祇見鬧市上人來人往，車輛輻輳，比幼年時跟隨父親去過幾次的魏城還要熱鬧。她不懂師父帶自己到這裏來做什麼：祇覺得人間繁華，戀戀不能割捨。

這一夜，老尼帶隱娘出城，投宿在野外的一個廢寺中。還沒等她發問，老尼就從腦後取出一把匕首來道：「隱娘，從現在開始，你要殺人了！」

隱娘驚駭得說不出話來。她接過匕首，看見三寸利刄上寒光閃閃，柄是羊角，恰好盈手。一時拿着匕首，顯得心神不寧。

老尼含笑道：「殺人同殺禽獸一樣，祇要能够鎮懾心膽，比飛刺猿鳥還要容易，但鬧市人多，切不可被旁人發覺：否則卽使得手，也算失敗。」

隱娘囁嚅道：「師父，殺人不怕罪過？」

老尼笑着點頭道：「你用心很好。但我並不是敎妳亂殺，凡我所指，必是那人作惡多端，却逃過法網：我命你替天行道，那人自然是死有餘辜。却又什麼罪過？」

隱娘再拜受敎。明日師徒再至鬧市，在人叢中擠來擠去。老尼似在尋覓，忽然指點道：「看那站在茶館門首的紫衣大漢！」

隱娘道：「看見了——」

「此人是市井無賴，與官府勾結，恃勢橫行。他要威脅商戶每月納貢，否則命人搗毀洩憤。又曾垂涎牛秀才的妻子，不惜誣良爲盜，害死牛秀才夫婦兒女一家四人。其餘誘姦良家婦女，欺壓良善商民等惡行不計其數。問罪當死，你卽刻替我取他的頭來！」

隱娘道：「遵師父命——」

聲還未歇，人已蛇行向前，調息凝神，把紫衣人當作了深山中的飛禽走獸，把手中的羊角匕首一揚，斗大頭顱已到手中。當茶客及路人發覺無頭屍體倒下，隱娘早已隨着師父奔出了百步以外。

兩人來到街尾人少的地方，老尼接過隱娘手中盛頭的布袋，低聲笑道：「可是不難？」

隱娘道：「容易極了！但此時心還在跳，畢竟殺人和殺鳥不同。」

老尼道：「下次就不會了。」

兩人出城回到廢寺中，老尼倒轉布囊，血淋淋的人頭滾下來。隱娘又驚又怕道：「師父，快找個地方埋掉！」

老尼搖頭不答，從腰間解下一個葫蘆，倒出少許藥末彈在人頭腔子裏。轉眼間藥性發作，竟把那麼大的一顆人頭變成一灘清水，不但骨肉，連頭髮牙齒都一齊化作烏有，頃刻水乾，形跡全無。

隱娘不禁咋舌。接着連殺數人，都是來去無蹤，手脚乾淨。她的膽子便漸漸壯了起來，不像開始時那樣患得患失，驚惶不定了。

現在隱娘已明白這裏便是帝都所在的長安城。輦轂之下，禁衞森嚴，偶然不小心便是一場麻煩。但她也明白，自己的武藝卽使還不能出入青冥，却已足够橫行長安而不怕敗露形跡了。

在長安勾留了差不多一年，統計前後手誅了三四百人。這許多無頭命案轟動了長安，捕快費盡心力也查不到半點痕跡，祇有推諉到鬼神頭上。這一來，長安市上的惡人爲之歛跡不少，他們不怕官法和良心責備，却害怕無影無蹤的神鬼行誅。

隱娘的劍術在不斷試驗中跨進了一大步，再加師父的每天耳提面命，終於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這天師父正色對她說：「隱娘，你的劍術已得我眞傳，雖然火候還嫌不足，將來自然能够漸漸進步。當初我曾答應你的父母，五年後便送你回家。現在時限已到，明天我便帶你東行，讓你去和親人團聚了。」

隱娘正想有所陳詞，師父又道：「但今夜還有一件事要你去做。你要誅殺的那人是當朝權臣，執政十多年來害人無算，卽使凌遲處死也不足以贖其罪。今晚起更以後，你便可潛入他的私邸，取頭回來。預計二更可以完事，我等你回來還有話和你說，不可遲了。」

隱娘聽說去取權臣首級，益發喜不自勝。問清了路徑府第和其人容貌身材後，看看已經起更，便拜別師父獨往城裏馳去。

越城翻牆，對隱娘說來眞是易如反掌。權臣府中那些巡邏的武士，更不放在她的眼中。現在她已經伏在屋樑上，底下二丈就坐着那個罪大惡極的死囚，而她竟遲遲不能下手。

那是爲了一個五六歲大的男孩。

權臣的作惡多端是無疑的了。但他在家裏，至少對於那男孩，却是一個慈祥的老人。他抱着孩子在膝上逗弄，老少二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着些非常可笑然而親情盎然的家常話。孩子拔着老人的鬍鬚，仰着頭說：「爺爺，你的鬍子眞難看！明兒剃光它！」

老人頻搖着頭躲避道：「好！好！爺爺明兒就剃。」

孩子又說：「爺爺，外面有人說你是奸臣。究竟你是忠臣還是奸臣？」

老人沉默了一會說：「你聽誰在講？」

孩子搖頭道：「寶寶不說，說了你又殺人，寶寶不要你殺人。」

老人沉思了一會方說：「好！爺爺答應你，從此不再胡亂殺人了。」

孩子對這個回答很滿足，不再追問忠奸的問題。他爬起身站在老人膝頭上，笑道：「寶寶比爺爺還高！」老人抱着他的腰，高興的笑了，說：「是呀！寶寶大起來比爺爺還高，官做得比爺爺還大。」

孩子睜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說：「寶寶不要做官。做官要殺人，寶寶不喜歡。」

老人默然不語。孩子却從他身上一溜烟滑下，在滿屋子裏奔跑玩耍。

隱娘幾次三番要動手，終於下不了決心。這孩子太善良可愛了！連帶老奸巨滑的祖父也沐到了人性的光輝。她感到今晚的任務不平常，柔情的軟絲繞住了她鋒利的銳刀，也繞住了她的心腸。

後來孩子在老人懷裏入睡了，他放恣地伸展着手脚，而老人却小心翼翼地抱住他。卽使是世界上最慈愛的母親也不過如此。這使隱娘更不忍立下毒手了。

等到孩子由女婢抱去以後，老人便繞屋彷徨，若有所失。

他的臉上時而痛苦，時而茫然，分明在進行一場非常劇烈的思想鬥爭。

隱娘想起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兩句話，她看得出老人因孩子的啓發，已經開始後悔。一旦大澈大悟，痛改前非，憑他的權勢和地位，足可以在短期中，補還他以前的過失而有餘。

隱娘等待着這動人的一刻。

於是聶隱娘決心放棄她的任務，寧願違抗師父所托，回山受罰。

可是，回到山後，老尼不僅沒有責備她，反而稱讚她，能够見機行事，放過知道能改的大奸人，他可能以後是個大善人，不枉自己全心全意的敎導她一番苦心。

此可見聶隱娘當時以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能有此慧根，難怪後來便成爲唐人一代的俠女。